張元濟詩文



商 务 印 书 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张元济诗文



商务印书馆

1986年·北京



张 元 济 诗 文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10017·17

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98 千
印数 2,300 册　　印张 12 3/8 插页 8
定价：2.65 元

卅年同事之區休因應羣叙

參5話別詩以送之

多年患難久相依

舊日勤勞最可思

我病未能同作別

臨言遠望再來時

張元濟謹上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二日



出 版 说 明

本集辑集张元济先生的诗词文章，能收集到的都已编入。其中很多篇过去没有发表过，或虽发表而现在已很难找到。这些诗文对于我们了解这位有远见卓识、为祖国自强而奋斗终生的爱国老人是很有帮助的。

诗文当初大半没有标题，集子里有些是我们代拟的。诗文的写作时间对了解作者思想背景至关重要，我们尽可能作了查考，注在题下（一九一二年后月日用阳历）。限于条件、水平，所注会有错误。没有发表过的文章、题识、诗词，是根据张先生哲嗣树年先生所提供的抄件。已刊各件我们尽量搜集最早发表文字。所辑各件除错讹衍夺外，概不删改分段，旧译名和通假字亦一如当年，仅加简单句逗。

除有关商务印书馆七件外，诗文都按体裁约略分类；同类按写作先后序次，无法查考的各件殿后。

《通艺学堂章程》和总理衙门奏稿并非张先生文字，考虑这两件为研究通艺学堂所必需，又极难找到，作为附件收入。明清各科乡会试朱卷例有传刻，兹选张先生己丑乡试卷四份。一九五〇年张先生大病后，精神渐复，回忆童子试旧题，戏而重作。后来重作，当有新意，现一并排在最后。

《张元济诗文》同《张元济书札》等一样，都是在顾廷龙同志指导下编辑的，并蒙题签，谨此志谢。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一九八六年六月



目　次

古　诗

题沈子培海日楼图

（一九四〇年）

登危楼兮瞰长空。海山苍兮旭日红。尝捧心以献兮耿耿孤忠。挥鲁阳之戈兮。终难返乎再中。何忽焉其十出兮。愿与公同关后羿之弓。

西藏解放歌

（一九五一年五月）

西藏通中国。自唐始。千百年来情势扞格。以迄于今。幸值我邦新造。中原解放。遂及边圉。于是去岁有昌都之役。兹者遣使来京。互订盟约。使者既至。协议告成。班禅已先莅首都。备受礼遇。观光南国。所至人民争先瞻仰。亲如家人。遄返西域与达赖释嫌修好。时达赖出亡于外。闻风兴感。亦由亚东归于拉萨。从此上下一心。实行自治。修明庶政。巩固边防。完成民族大团结之伟业。赋此志喜。

巍巍乎我国。西南境之南缘。有世界莫大之山。琼绝数千万丈。障隔中外之喜马拉耶。其他三面复有无数冰山雪岭。环列而周遮。天胡故设此境。使我藏胞不得窥见中土之繁华。更有异国来

自数万里外。乘间抵隙。思潜肆其爪牙。斯为我兄弟诸族之一。睹其不幸。忍不为之安内而攘外。相扶相助。使来集于我邦家。爰整其旅。伐鼓鸣笳。若淮阴之出井径。葛亮之扼褒斜。凿羊肠以通道。凭鸢飞以当车。粮食皆空运。谋外侮之共御。信和会之孔嘉。招延信使。越险陟遐。輶轩戾止。槃敦交加。载申盟誓。毋相疵瑕。许从宜而后俗。抚黎庶与僧伽。睦邻交于身毒。崇法教于释迦。使事毕而欢悦。捧盟书以回槎。寄语藏胞。毋憾于天。英豪首出。能为今日炼石补阙之女娲。人定胜天。以先知觉后知。兢兢业业。终能博进步于无涯。谓予不信。试于十年二十年后。攀登万古积雪不化之峰巅。俯瞰前后两部满地灿烂自由之花。

*　　*　　*

赠井田东阳少将

（一九二八年）

蓬莱水清浅。神仙此窟宅。真假芝尤灵。康强寺无极。

题刘澂如七十小像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

我生非不辰。时至秘乃泄。水行助以火。陆行济以铁。窕财忽东渐。强我入一辙。英伦独思逞。折冲首江浙。余时始交君。相顾忧如结。爱国先爱乡。忍使金瓯缺。君输卜式财。我效苏秦舌。保此自主权。愿竭民膏血。醵资千百万。周道亟敷设。谁意同舟者。邪许竟中辍。朝官肆挤排。债帅复攘窃。君知不可为。去志亦遂决。萧然物外身。湖山自怡悦。寄怀在图史。抗志希明哲。

皇纲倏解纽。兄弟日墙阋。有道未荡平。战祸或少劣。齐卢二人割踞江浙。皆循铁路而战。大错同铸成。追思胥欲裂。君今游九阍。五载已长别。烽火弥中原。尘世倘一瞥。长驱赍盗粮。往事更难说。披图瞻遗像。挥泪徒哽咽。

题萧俊贤画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

夙闻西哲言。初民宅榛莽。递传亿万载。巢窟孕景象。故居城市中。昨作山林想。我生嗜漫游。曾着屐几辆。神秀登天台。奇诡穷雁荡。岱华更峨嵋。东西恣攀仰。归来摹清景。梦寐每萦网。萧翁富丘壑。涉笔寄幽赏。层峦耸苍翠。云气郁仙掌。危桥亘长虹。飞瀑百千丈。中有幽人居。跫然足音响。佳处容我庵。披视辄神往。

读金君幼昌传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越中有高士。肃然鸾鹤姿。青青在子衿。皎皎出污泥。名场耻自荐。宁为童子师。穷经治训诂。兼攻古文辞。青囊青乌术。肄业尝及之。小道有可观。济众齐博施。乃有贤主人。愿为设绛帷。招邀来海滨。栽培逮孙枝。桃李倏成阴。主宾施别离。翩然返乡国。兰玉森阶墀。薄技倘在身。嬴金安足遗。高高狮梦陇。落落古襟期。有友传生平。感慨寄遐思。读罢我太息。斯人不可追。

读黄节母苦命行题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日）

男女各正位。易义分柔刚。世论渐偏仄。夫乃为妻纲。重男斯轻女。抑阴以扶阳。婚娶一而再。我辈独无妨。钤束在闺阁。障水戍堤防。异说乘隙起。有泉群饮狂。解放后解放。恋爱堂且皇。吃人訾礼教。闻者感叹伤。平往致陂复。物极必反常。夫妇本敌体。家齐征百祥。我今进一言。请读苦命行。吾友有慈母。所遭堪断肠。呱呱甫坠地。所天倏云亡。何以慰亲心。登堂告姑嫜。誓以妇代子。修膳晨夕将。抚孤犹未成。相继持亲丧。卖宅慕陈妇。负土随赵娘。勖儿苦攻读。短檠灯在床。资儿远游学。万里裹行粮。胜彼健丈夫。门户勤持撑。有子学业成。特达称圭璋。负笈赋归欤。舞采娱萱堂。苦尽甘方来。宝婺忽敛亡。天乎胡太酷。靳此炳烛光。寸草违春晖。陟屺徒瞻望。渭阳有至文。奇节表泷冈。遗稿屡沈佚。疑遘秦火殃。楚弓忽楚得。孝思格穹苍。持以示贱子。读之泪淋浪。我亦孤露人。与君同凄惶。掩卷念吾母。劬劳不敢忘。欲报罔极恩。惟祈圣教昌。妇德久不修。都邑尤晦盲。舍内徒骛外。家庭多就荒。卓哉君母贤。志洁而行芳。譬彼鸾与鹤。矫矫云中翔。沧海任横流。百世资表坊。斯文常在兹。天意匪难量。曷写千万纸。播扬满谷坑。庶几熏德馨。闺阁培贤良。

哀舞女

（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

贫家小儿女。嗷嗷不得食。幼未攻诗书。长未习耕织。穷途无所

之。舍身充贱役。搂抱诚可羞。急则何能择。可憎亦可悯。抚衷长恻恻。恒舞我所戒。陋俗来异域。士夫恬不耻。反以身作则。上行下自效。治生更有术。善贾舞长袖。墙宇炫金碧。穷女水赴壑。妖冶竟粉饰。火山腾烈焰。青年易蛊惑。暮夜事苟且。廉耻潜丧失。禁遏惜已迟。桑榆日未昃。雷霆果奋厉。浇风亦可熄。政令徒依违。民情渐反侧。翘首瞻学校。孔武方尚力。异党日争斗。长吏任掊击。相习已成风。愚昧安所识。况绝其生路。饥寒直相逼。一夫振臂呼。千人势辟易。虎兕方出柙。鸱鸮竟毁室。直如儿戏耳。快意图片刻。军警疾驰至。周遭峙矛戟。等是釜中鱼。一网尽捕获。壮夫不可恕。女子焉足责。即云保治安。惩一足儆百。胡有十余辈。囹圄严禁勒。粥粥此群雌。拘絷距百日。瞽母泪如縻。娇儿乳空忆。呼天我何辜。有家归不得。朝官忘张皇。大患疑在即。刑庭创特种。奚复虑冤抑。巾帼岂英雄。乃视如叛逆。低头受讯鞫。涕泪盈胸臆。辩护来正士。慷慨尽天职。杀鸡用牛刀。侃侃言戆直。人皆有恻隐。请命祈保释。刑官亟摇首。心肠等铁石。听讼畏民志。圣言不足述。宪政方权舆。奇事独首出。报章晨夕至。披读如亲历。哭声不忍闻。天道何漆黑。悲哉可怜虫。胡事生我国。我亦徒口诛。掷笔长太息。

哀　女　奴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

哀哉小女奴。奴命贱如土。女生于粤东。潮州极贫户。穷困乏衣食。鬻身为婢女。沪市陈氏妇。遂为女奴主。妇性故横暴。游惰兼嗜赌。其夫一木商。多钱自善贾。司晨有牝鸡。内言无敢忤。闺中雀战场。朋辈聚三五。牌声彻四邻。长昼达夜午。女独供驱使。力竭勉支持。初来原健硕。一瘦遽如许。吃著有何物。残羹与败

絮。女病久成瘵。动辄逢主怒。诟骂无已时，敲扑声凄楚。邻有恻隐心。惨不忍闻睹。投书入报社。为女诉冤苦。事乃闻警局。凶案备检举。遣员亟诹访。妇狡能抵拒。先移女病院。预将众口杜。警员追纵至。真相思刺取。女卧床席间。呻吟色惨沮。问以胡至是。欲言不敢语。骨瘦等于柴。胆小更如鼠。探询至再三。言词半吞吐。医云病亟矣。药后恐难愈。果不出旬日。残花萎风雨。陈妇初有身。故令缓对簿。草菅人命者。宽典未可与。计期久弥月。依律应判处。判词吾未见。岂已入囹圄。窃欲进一言。为政或有补。里巷小家妇。教育殊未普。耽闲事赌博。陋习莫如沪。物腐虫愈滋。害群马当去。愿司刑宪者。毋责我越俎。

八十五岁病中作。

床前月寄陈叔通

（一九五一年十月五日）

昨检宾朋籍。叠见君名姓。我时宿病院。频来问我病。我病虽未起。感君意殊盛。儿妇得君书。灯前又读竟。劝我保残生。忠言能勿听。独卧长相思。沉沉深夜静。忽见床前月。照我光如镜。云散去复来。隔窗频掩映。多情半钩月。与君踪迹并。月近故人远。寸心千里印。见月如见君。相见何时更。

唁陈叔通丧偶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八日）

故人得君书。示我书中语。云有肠胃疾。词气似消沮。亟欲驰电讯。病状可痊愈。恐反累裁答。欲发意旋阻。别求相识者。为我代探取。音书迟不回。搔首时延伫。忽闻鼓盆音。戚戚何凄楚。

贤偶病经年。床蓐亦良苦。逝者诚解脱。存者独踽踽。鳏鱼目不闭。长夜惊更鼓。我尝此况味。几历廿寒暑。同是悼亡人。君已胜多许。恨难作奋飞。相慰倾肺腑。愿少抑悲怀。万变若无睹。高年衰病躯。尤宜善自处。节劳慎饮食。晚作桑榆补。

题赠君九令妹

（一九五四年）

君九吾故人。有妹称女师。好懿本天性。在室奉母仪。少小最贤淑。蒙养端始基。阃政既娴习。艺事亦兼治。写生有妙笔。百卉斗芳菲。韶华正及岁。之子赋于归。适于伊川氏。门第无参差。翩翩佳公子。秉性亦仁恕。嘉耦今作配。宜可庆齐眉。何期丧所天。正在赋结褵。膝下虚继嗣。犹子聊比儿。教养如己出。门户赖维持。戚党夸贤妇。众口无异辞。守节世所钦。扶孤亦难为。然此皆庸行。妇道何足奇。女有丈夫志。矫矫轶群雌。慨言旧家风。习贯渐浇漓。纵有好子弟。结习宜挽回。慷慨捐巨金。黉舍起崔嵬。兴学固为亟。执中尤所宜。大政首惠工。庠序犹迟迟。献作工专校。施政有所资。子孙相继起。毋负慈母慈。母能善用财。用财不自私。志洁而行芳。急公兼好施。大雅久不作。古有今则希。不与树风声。何以励将来。借问姑苏城。可有怀清台。

*　　　*　　　*

戊辰暮秋至日本东京观静嘉堂藏书。赠岩崎男爵。兼示冈部长景、服部宇之吉、安井小太郎、德富猪一郎、姊崎正治、宇野哲人、盐谷温、中村久四郎、久保得三、诸桥辙次、石田干之助、滑川达、内野五郎三、永山近彰、长泽规矩也暨京都

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长尾槙太郎、神田喜一郎诸君子并斯文会会员。

（一九二八年）

昔闻海上三神山。仙人之居不可攀。卿云轮囷满霄汉。乃知福地兼鄉嬛。中原文物万方布。大师巡礼竟西渡。蓬莱清浅时往还。携归经籍纷无数。唐宋阅今千百年。流风未息薪火传。海通地缩旦夕至。书城舶载尤便便。我生不辰厄阳九。抱残守阙尝恐后。只怜百宋与千元。廛架萧条渐乌有。吴兴观察兴独豪。南北搜讨不辞劳。带经宜稼尽销歇。层楼皕宋瞻天高。陆氏皕宋楼书。大都得自侯官带经堂陈氏、上海宜稼堂郁氏。守先岂无克家子。世事沧桑非得已。遗书珍重方凿楹。韫玉求沽旋入市。故人闻讯喜开颜。愚公有志思移山。皕宋楼书初在上海求售。亡友夏粹方谋之于余。欲为涵芬楼收之。余竭力怂恿。许以八万金。久未成议。祖生一鞭先我著。海涛东去不复还。静嘉主人长袖舞。耽玩经史争快睹。挥斥黄金无吝容。万卷归来埒天府。东京学术之中枢。兰台延阁无处无。主人意是犹未慊。更辟文库饷师儒。我闻此举深太息。廿年宿愿偿未得。破万里浪乘长风。好探珍秘开茅塞。皕宋楼书在国内时屡谋往观。迄未如愿。有客惠好示周行。导我急登读书堂。余抵东京。长泽君即夕过访。约期偕往静嘉堂文库。风驰电掣原野阔。山光掩映溪声长。溪山深处乐游苑。旧朋握手喜相见。诸桥君数年前曾至上海。晤谈甚欢。别后久未相见。指公遗像陈堂前。堂中供岩崎老男爵铜像。诸桥君指以见告。始获瞻仰。恨我迟来艰觌面。墓门佳气郁葱葱。百城长傍泉台宫。文库距故男爵墓仅数百步。生前爱玩不忍释。英灵呵护长无穷。令子象贤称主器。大启堂构继先志。金匮石室严弆藏。精椠名抄广罗致。我来海外交有神。特许巡览娱远宾。执事靖共骏

奔走。相助检索逾兼旬。好书不厌百回读。快事生平夸眼福。既入宝山宁空回。得陇何嫌更望蜀。是邦朝野多名士。同声相应未遐弃。仰体前贤求法心。俯酬远客东来意。公私典籍同秘藏。门墙数仞徒旁皇。片言相介重九鼎。遍窥邺架并曹仓。官寮美富首屈指。内阁精华差可拟。足利遗迹亘千秋。五经纷纶叹观止。尊经世说古本孤。前田侯邸藏宋刊世说新语。附有叙录考异。并人名谱二卷，为敝邦所未见。成篑鲁论美且都。德富君出示古写本刊本论语凡数十种。更有宛陵留半集。内野君有残宋刊宛陵集。亦中土久佚之本。诗老长怀梅圣俞。独惜祝融淫虐肆。太学烬余闭箧笥。余至帝国大学图书馆。姊崎馆长语余。地震被焚。新馆尚未落成。所收书籍均在箧中。怅然而出。摩里手泽留东洋。目盲未识蟹行字。至东洋文库。石田君视余旧抄古文尚书。可谓世间珍品。英人摩利孙收藏欧人论述东方之书甚伙。今归库中。惜未能读。二三贤俊栖京洛。补亡缉遗殊不弱。三辅图籍雄关中。归途定访石渠阁。来时道出京都。内藤君介观故富冈氏遗书。善本甚多。归时尚拟至内藤神田二君家观所藏书。寒家世泽传清河。横浦遗集今不磨。等身著作云烟散。什无一二堪搜罗。宦游所至亟访古。数典自惭竟忘祖。忽闻员峤方壶间。乃有陈编在东土。逸书百篇今尚存。将伯请诵前人言。良朋意气重然诺。许我探索不惮烦。先文忠公著书甚富。国内仅存孟子解残本二十九卷。前读盐江氏经籍访古志。知普门院藏有中庸说六卷。无自访求。晤内藤君。始知在京都东福寺。此去拟乞影写。归国影印。私冀所著尚书详说、大学说、论语解、孝经解、孟子解拾遗、标注国语类编、唐绘唐诗该或尚有存于此邦者。诸君子均许代访。意至可感。回首乡关尚烽火。礼失求野计未左。国闻家乘亡复存。感此嘉惠非琐琐。呜呼。世界学说趋鼎新。天意宁忍丧斯文。遗经在抱匹夫责。焚坑奚畏无道秦。当世同文仅兄弟。区区阋墙只细事。安得

尔我比户陈诗书。销尽大地干戈不祥气。

题孤山补梅图

（一九三〇年）

西湖名胜冠天下。四时佳卉争芳妍。独有高人踪迹之所寄。一丘一壑一花一□。其精神乃能贯诸千百年。昔者宋逋翁。结庐孤山巅。有梅有鹤作眷属。清操绝俗不可攀。一朝人去鹤亦化。空余梅花错落环墓前。几历沧桑尽摧折。朽株败叶埋荒阡。可怜此山无此花。岑寂何以慰前贤。钱塘许公风雅士。睹兹遗迹心怦然。巍亭杰阁共经始。卬须我友同仔肩。甫涂丹雘饰祠宇。更携锄臿穷林园。手取梅花六百本。来伴高士眠。鹤既归来花亦开。仙乎仙乎倘复还。瞻仰遗像竞罗拜。湖山群屐来翩翩。奏罢迎神送神曲。饮胙受福张修筵。宾朋兴尽各归去。武林嘉语争喧传。主人好事善摹绘。濡染大笔腾云烟。写出当年孤山孤绝景。寒葩素羽上下冈峦间。谱成新词诏后来。游者一唱百和无限阳春白雪篇。我生百年后。陵谷多变迁。登山一凭吊。祠墓丛榛菅。欲求昔人遗植一二不可得。郭汪题记片石无存。亦已藓蚀苍苔斑。赖有此图备志乘。居今思昔聊传观。高阳世泽久弗替。故家旧物留青毡。何期银杯竟羽化。入他人室徒矜怜。幸遇解人慎藏弆。宝兹翰墨联因缘。精品已厕梅王阁。家珍犹数瑞芍轩。我居甥馆终日阿所好。惟望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

又七绝四首

（一九四六年）

高君野侯以所得玉年外舅祖所绘孤山补梅图属题。为赋

长句。尚未写成。内子亟思输金赎回。浼人向高君说合。竟无成议。旋即索还。余亦未及录写。境过情迁。亦以为不可复见矣。今此图忽为宝骅内侄收回。携以见视。展阅数过。欢喜无量。因将前诗补录如右。并更题四绝。

过眼匆匆十六年。几疑幻灭等烟云。谁知寓室伤叹日。犹见明珠合浦还。

高君于庚午年以此嘱题。时尚承平无事。

曾闻剪取吴淞水。不断飞鸿踏雪泥。毕竟护持有神物。织成无缝返天衣。

杭州既陷。被贼将图剪去。所余题记弃掷地上。任意践踏。今靴痕历历犹在。高君弥加爱护。且著意搜寻。卒使破镜复合。重付装璜。完善如故。可谓知所爱护矣。

追怀祖德在深闺。誓赎文姬愿竟违。图画再来人不见。更谁摊卷促题诗。

前高君属题。余诗既成。内子常催写录。匆匆未应。今内子殁已十二年。追念前尘。曷胜凄恻。

最羡楚弓能楚得。牛腰卷轴耐观摩。一门多艺诗书画。更祝家珍尽网罗。

敦煌公昆季、叔舟太常素负诗名。著有求已斋诗集。今已失传。文恪公暨信臣中丞均善书。文恪德配项太夫人、哲嗣仁山侍郎并工绘事。今手泽或有存者。宝骅数典不忘。尤望多多搜集也。

陈澄中得宋刻荀子绘荀斋图属题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兰陵先生开绝学。参透天人道性恶。性自恶。能创作。有指南针有火药。更有印板传诗书。梨枣美材竞雕琢。泰西人称三发明。谓是东方古国文化之所托。咸阳烽焰横飞腾。几尽曲坟与印索。伏生叔孙还健在。百家诸子又倡新流略。先生遗书亦未焚。留贻至今尤赖良工为镌凿。千百年来重文不重武。乃有人袭我所长攻我弱。认取罗盘南北飞。轰然爆弹九天落。可怜文化尽焦土。亿万人民百城郭。恶苟不自作。此祸胡自来。呜呼先生一言真能不破任颠扑。老师祭酒垂令名。举头齐仰先知觉。陈侯视我古雕本。老见异书一欢跃。还祝高斋慎弆藏。毋为今日五丁雷电强取攫。

陈慎侯先生重游泮水诗以颂之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辟雍钟鼓鸣铿锵。薄采芹藻腾芬芳。斓衣鹤顶肃冠带。学官子弟联班行。光绪龙飞岁丁丑。聿修斯礼循典章。金山陈侯年十四。童犹未冠升胶庠。是时海宇号宁谧。士习纯静无张皇。甲申交趾忽启衅。初来蛇豕窥南疆。君方拔萃贡京国。释褐仪部班曹郎。中朝庶事日萎败。鹰瞵鹗瞬环其旁。弃台甫结东邻约。更割肤肉饲虎狼。鸟蜚冲天翼再折。龙漦流庭椟不藏。耻事牝朝洁身去。翩幽挂冠归故乡。赤眉黄巾炽妖□。毒痡四海地血殃。大恐群雄逐失鹿。亟惩前失追亡羊。君知匹夫兴有责。且从乡邑图明强。童男稚女勿歧视。新知培养馈贫粮。乾坤旋转启新国。起视内外

常扰攘。弦诵阒寂俎豆绝。泮林鸮集堂庑荒。儒林丈人存者几。君今已作鲁灵光。诗囊画卷恣意适。萧然物外身徜徉。弹指倏经六十载。回首空忆少年场。茫茫后不见来者。独临璧水殊踽凉。乡人际此大欢忭。佥日盛典宜恢张。士林佳话犹余事。堪为后学资津梁。礼先释莱后饮酒。敬圣敬老仪文详。济济生徒共观感。毋入歧路徒彷徨。我谓尼山时中圣。有教无类何汪洋。陋儒空谈久误国。宜补己短取彼长。异端杂说画涵纳。形上形下无低昂。东西文化互陶铸。开新纪元弥辉煌。岂惟光荣在东土。西行吾道宁无望。我欲追随后七载。陈词先请晋一觞。屈指他时大同世界或将近。与君扶杖再来瞻仰万仞之宫墙。

张海楼同年龄嗣武宏空军少尉战殁于汉口诗以哀之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科学万能说日盛。福国殃民事未定。海陆并峙空军兴。争地杀人且逞胜。东邻崛起能得师。整军饬武帷孜孜。我独清谈尚主义。酣睡不醒称雄狮。十万貔貅任驰突。铁蹄踏碎芦沟月。纵横南北莫敢撄。遂使二京同覆没。四面楚歌动地哀。忽闻将军天上来。鲁阳有戈麾不止。机声轧轧殷如雷。卓哉闽南张氏子。飞驰扫荡数千里。壮志誓欲灭匈奴。谁知未捷身先死。十年浙赣几经营。宜若稍可相抗衡。谁秉国钧令至此。宁非自坏汝长城。利器乃可谋善工。空炊奚能责巧妇。运筹决胜伊何人。所可道也言之丑。犹幸亿万人一心。桑榆可收日未沉。处处神鹰时出击。前仆后继相追寻。男儿死耳何足痛。矧死有如泰山重。愿君魂兮归自来。他日黄龙一杯饮相共。

叶揆初七十生日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四日）

人生一大梦。修短何足论。亦既涉斯世。自当寿其身。我国有史四千载。步步陈迹只相因。欧风美雨猛澎湃。东来豁出新乾坤。吾侪诞降适当此。莫叹生晚实逢辰。见皆所未见。闻亦所未闻。不幸乃大幸。真堪傲古人。君今七十古稀翁。惯看东海扬沙尘。更阅一二三十载。事难思议尤纷纷。天地为炉万物铜。朝夕煎炼何艰辛。愿君善葆千金躯。且避玉石昆冈焚。漫漫长夜梦正好。栩栩游戏及未晨。祝君期颐还自祝。同留此千百年。眼静观。造化小儿搬演日新又日新。

题瞿君良士先德虹月归来图卷

我登铁琴铜剑楼。堂瞻惇裕揖书府。主人雅尚希前贤。孙从添与曹倦圃。涵芬覆瓿嘉惠多。助我丛编辑四部。能聚能散真能藏。泽绵高曾奉规矩。在昔天一四百年。书如禁脔锢图圄。累叶子孙皆茫然。遇劫飘零不知所。照旷阁后爱日庐。亦止两世坠宗绪。君家四世已能传。远溯南阳授公武。载车犹如载祏行。当年间关历险阻。今已周甲逾一星。数典渊源不忘祖。丹青物质通精灵。鸡鸣胶胶晦风雨。

为葛书征题明清名人刻印汇

雕虫篆刻亦艺事。漫云壮夫不足为。秦钵汉印古珍品。逮及宋元俱可师。明清作家郁云起。名列印史胜芳辉。葛侯嗜古超俗尚。

精研治印称宗匠。名家手迹宏搜罗。飞鸿天籁无多让。我昔曾登传朴堂。天禄万卷媲琳琅。尊公与我有同嗜。有无通假勤商量。乡贤著述互投赠。书城坐拥乐未央。东海罡风挟尘起。戎马仓皇窜乡里。守先阁上烽火来。玉轴牙签尽已矣。独君藏印神护持。先期埋瘗未遭毁。书亡印存差可欣。犹有第一留折薪。路侯邑乘遗篇在。硕果聊亦慰先灵。世间尤物用保享。流传宜作千秋想。研生渍墨编绘拓。游邀同好共欣赏。肇始正嘉逮同光。姓名罗列如指掌。中有作者张文鱼。亞形精制与俗殊。先人手泽久遗佚。赖君还我合浦珠。从兹数典毋忘祖。楚弓楚得频欢呼。感君嘉惠意良厚。欲报愧乏琼瑶玖。聊作新诗还一瓻。愿祝是编一续再续更富有。

奇 女 吟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

旧邦新造文治始。不系官府系闾里。乞儿劝学称武丐。绥西复有奇女子。女子刘姓英士名。嫁为农妇耦而耕。夫也不良忽离异。形单影只嗟茕茕。回望高堂且归去。母女相依守寒素。敢辞劳瘁惜胼胝。朝出耘田暮织屦。薄有田园暨牲畜。宁云自助非天助。母病女求仙。母愈女还愿。欲报神恩徧乞人。为书榜额悬神殿。可怜陋邦书种绝。几如凤麟不可见。女哀氓庶多愚顽。设为库序教宜先。慨出私财起乡校。手葺茅屋三两间。茅屋肖然一老儒。童子六七相咿唔。试授新书广闻见。更办美食徕生徒。童蒙求我远近集。渐见风气开边隅。力小任重谈何易。平地为山聊覆蒉。家产荡尽难复难。乃作沿门托钵计。身负土物逾乌拉。贡之当路求施舍。谁知肉食多鄙夫。一滴杨枝轻试洒。女正彷徨自叹吁。新闻记者遇诸涂。询知颠末思援手。登高作为大声呼。闻者惊异更心许。相率招邀同晤语。女亦慷慨自陈词。多士莘莘环听

取。同抱救灾拯溺情。愿作股肱襄义举。跪泣捐募事竟成。百万金钱随畀予。将军重武兼重文。贫女兴学从未闻。延之上坐见恨晚。赠以匹布礼非轻。温语拊循同挟纩。女亦请辞归里门。归来声誉何煊赫。尽解行囊输所得。远作十年百年谋。树木树人共培植。遂教男女尽倾心。交荐芳名登议席。议席何荣敢自骄。还为诸生供力役。衣裳绽裂纫箴补。慈母手线缝密密。墨氏兼爱顶可摩。周嫠忧陨纬更恤。我闻斯事长仰止。太息异人出乡鄙。吾辈空谈改良教育数十年。对兹巾帼英豪真愧死。

跋朱屺瞻临王孟端松竹卷

（一九四九年冬）

先生胸次超尘俗。纵笔写出青琅玕。割取潇湘半江景。鼓臂三丈呈奇观。水清石瘦境夐绝。叹观止矣聊陈言。昌黎论文贵己出。我思绘事当同然。青出于蓝冰生水。傍人门户天难全。愿君戛戛运神笔。云中白鹤寥天盘。文苏头地且当让。余子奚数王孟端。

屺瞻仁兄属题画竹长卷。率贡狂言。意在景仰。想勿责也。

海盐张元济呵冻试题。年八十三。

朱君屺瞻以所辑明人书扇假阅凡数十通有奇节淑行者汇列在前反是者别附于后寓劝惩于赏鉴中用意甚正谨赋长句即乞教正

我疑造物胡不仁。故使阴阳晦明并相行。犹幸人心有好恶。一遇

好色恶臭能分明。国家多难日。贤奸每杂陈。凤麟一再见。狐兔亦纵横。有明人物数叔季。史臣直笔褒贬垂定评。谁知姓字污众口。犹以书家文苑留盛名。朱侯嗜古博搜采。纷纶翰墨俱绝精。均是纨素行贵贱。中有渭浊同泾清。群分类□聚。于正勿稍紊。奚啻市朝挞辱华衮荣。我嘉君意足示戒。又怜认贼作父者。犹是招朋引类日夕争钻营。

题邹忠介书赵父毅传并书后黄忠烈书公集序墨　为常熟赵敢夫作

我国自古重纲常。盖为人群相处立之则。君臣上下正厥分。忠事礼使当各尽其责。何来妄人踞高位。乃凭权势恣意为残贼。凤阳阛市一恶少。皇觉寺僧滁阳盗。居然徼幸作天子。自幼未识诗书教。视人犬马何骄横。性成豺虎尤狞暴。亮祖鞭死夏祥毙。从古未有廷杖之刑由我造。暴君代作权相更。奸宦摧残正类上下相行效。衣冠涂炭任流毒。土芥寇仇难直报。卓哉虞山古荩臣。思为当世扶彝伦。江陵相国闻丧正恋位。更有党徒纷纷献媚请夺情。吴公中行首抨击。公复抗疏陈明廷。正言大拂相臣意。乃舍天宪张威棱。匍匐官门同拜杖。聊伸正气声为吞。史称公肉溃落如掌大。夫人腊之藏以示子孙。一朝权贵忽倾逝。帝心终惜忠良弃。忠贤已去还复来。只知触邪不知忌。姜桂弥老性弥辣。党祸民瘼频建议。卒为宵小挤排仍去官。归老家园赍恨长。入地同寮吉水称邹公。甘受同罪瘁厥躬。悲夫可逝矣。为公传。阐明大节彰精忠。胪举朝事委曲书于后。写成尺幅付诸遗孤垂无穷。石斋先生稍后起。扶植名教志则同。中朝巧官江陵武陵一丘貉。疏揭廷辨天意终梦梦。投身讼狱更受杖。仰瞻前哲追高风。诵公遗集

气类感相合。援笔作序字字言由衷。作者能文兼以能书箸。挥洒翰墨气度弥春容。呜呼文毅忠节足千古。两贤忠直堪继武。文以事传寿金石。书以人重珍毫楮。历世三百数十年。孝子慈孙永藏弆。偶然离散终为弓。迭遭丧乱未一炬。精神物质胶固难磨灭。天亦欲留瑰宝昭来许。回首洪武朝。赫赫万乘主。手订大诰成三编。强令传习遍海宇。未几幻灭如云烟。间有留存等粪土。道长道消相乘除。一薰一莸效可睹。世间尚德尚力只两途。流芳遗臭愿人慎勿误去取。

律　诗

冒雨由华顶至上方广寺
答沅叔见怀即步原韵

（一九一六年十月）

山中晴雨事。今夕最关情。恍入朦胧境。重闻淅沥声。夜寒乡梦促。地迥楚音清。便欲冲云去。相将笠屐行。

丙寅春敬题毓珊姻伯大人遗像

（一九二六年三月）

句漏仙源远，郎星德早潜。科名三世重，孝友一身兼。绩学惟传朴，饬书殊不廉。今披行看子，栩栩颊毫添。

托荫瞻乔木，因依阶下兰。当湖诵文献，徐堞拜衣冠。物寄无涯感，碑从有道刊。典型如诏我，想像白云端。

戊辰初冬过内藤湖南
山斋晤谈甚欢谨志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宿雾冲京驿。清流渡木津。长桥凌碧浪。叠嶂远红尘。橘柿林容

淡。茶桑穑事新。山居真可羡。图籍更纷陈。

别府间歇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别府开山市。名泉冠海东。漫游仍未倦。奇景忽相逢。水射冲天天。虹成倚地弓。苍然呈暮色。归路太匆匆。

仲咸先生开九华诞兼值重游泮水撰句奉贺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

世泽传经旧。高堂介寿虔。欣逢悬矢日。已过杖朝年。景庙初元节。鲁侯泮水篇。重重征瑞气。家庆祝联绵。

福开森博士韦美瑞夫人金婚纪念撰句拜贺

此翼鹣鹣鸟。飞从万里来。使君能讲学。内助亦多才。喜见佳期再。年刚大衍回。鳏鱼真羡煞。遥贺一觥罍。

八月廿三日炮弹中先施楼上死难者数百人诗以吊之

（一九三七年八月）

生死刹那顷。祸从天上来。国危民命贱。世险杀机胎。原作牺牲想。空将血肉埋。朝朝腾捷报。读罢有余哀。

熔西先生盖棺之日获睹遗容今又瞻遗像赋此志痛

珥海苍山外。斯人不世才。名言金玉在。多难栋梁摧。绕室忧无策。闻君殁前数日。尝绕室旁皇。默然无语。衔杯恨未陪。君约旧雨数人。每周茗谈。近两月来余因事未到。良医良相尽。此事最堪哀。

挽陶兰泉

（一九三九年）

终望沉疴复。君患偏中。为日已久。余频往问疾。甚为忧虑。谁知厄运逢。叩门方闻讯。易箦早从容。旧历新正二日。余往贺春。讵启门即闻噩耗。大限临除夕。孤魂旅殡宫。君殁于旧历大除夕。时已移灵大陆殡仪馆矣。凭棺谋一面。翌日大殓。余曾往瞻遗容。凄绝听丧钟。

百般新事业。撒手弃如遗。君从事种种实业。成绩昭著。辞去已八九年矣。古意耽金石。深心托枣梨。君刊书数千百卷。为世人所传诵。好书留我读。乱世失相知。半月遗笺积。旬日之间。内君馈余所刻书若干种。与君数通音问。屡属代索南海潘氏宝礼堂宋本书录。余乞得送往。距君殁才五日耳。重看涕泪滋。

挽叶揆初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小别才三日。徘徊病榻前。方欣占勿药。昨日以电话询君病。君弟答称更见轻减。胡遽及重泉。落落谁知我。梦梦欲问天。痛君行自念。多难更何言。

京洛论文始。今逾五十春。维新百日尽。通艺几人存。光绪丙申年余与夏地山陈简始诸君在京师设通艺学堂。延师教英文算术。君来共学。变易沧田异。过从沪渎频。鼎革后君与余同居沪上。往还较密。新亭曾洒泪。情谊倍相亲。

故乡如此好。只手任撑扶。入市兴宏业。浙江兴业银行为君所创。趋朝索众逋。沪杭铁路政府收回国有。发给公债。后忽停止。君入都交涉。复允清偿。此案始结。山头劳覆篑。江上快驱车。钱江桥工政府亦以无资中辍。君从旁赞助。为集巨款。始得观成。恭敬维桑梓。高风世或无。

万卷输将尽。豪情亦罕闻。君能城众志。天未丧斯文。君尽输所藏图籍。在上海创设私立图书馆，颜曰合众。募集巨资。买地建筑。落成有年矣。约余同为发起人。甚愧未能有所襄助也。差比曹仓富。还防秦火焚。敢忘后死责。努力共艰辛。

闻赴后即作成一首。成殓之日送悬灵前。意有未尽。今又续成三首。亦聊摅哀情于万一耳。

挽仲良叔祖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吾宗推长老。介弟继贤昆。族长森伯叔祖逝世。公继其后。负荷持竞业。诒谋克巨艰。宗祠恒产无多。岁入仅敷所出。公苦心维持。竟能免于陨坠。会要严岁月。宗祠岁刊征信录。公严加稽核。无少舛差。播获守田园。元济等每思废斥瘠产。别谋展拓。公终不忍。往矣英灵在。惟祈启后人。

少时精举业。几席共钻研。童年尝与公研习应试文字。科第偏相厄。公屡试棘闱。终未获售。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元济尝以为愧。儒官合有缘。鼎革后公曾充圣庙奉祀官。诗篇助磨琢。公尝以所撰诗词寄教斟酌。病榻虑缠绵。公体气羸弱。近尤多病。元济仅时通讯问候。未能往视。忽报哀音至。南瞻涕泗涟。元济前月应中央政府招邀。参与新政协商会议。甫抵北平数日。即闻讣音。无限哀感。

一九五一年除夕失眠口占（用新名词）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人人都站起。我独久新生。势竟成边倒。名真称左倾。翻身嗟不易。讲话幸还能。医生告我右脑血阻。故左半身中风。倘摔在右边。话也不能说了。劳动全无力。时犹说斗争。

* * *

丙辰九月游天台遇宗镜上人导游数日阻雨不克尽穷其胜今将别去上人有诗见惠即步原韵

（一九一六年十月）

未到桃源兴自赊。先从香积饭胡麻。劳君远送潭千尺。作客相逢天一涯。莫问时艰悲劫火。愿闻禅理证昙花。他年倘践重来约。定款柴扉处士家。

竹庄坐石梁上摄影沅叔赋诗赠之用原韵为和

（一九一六年十月）

横扫千军笔阵雄。登临今更气如虹。已看险阻为平地。直欲翱翔到上空。濠濮庄生原自乐。蒲团佛子此成功。偶然游戏真豪举。我亦低头拜下风。

丙辰秋日游天台阻雨匆匆返沪桐柏圆明宫叶纯素道人追赠以诗即步原韵奉答

（一九一六年十月）

浪游山水客情赊。几首新诗写白麻。绝胜林峦真福地。肯甘虮虱旧生涯。巍巍岩石瞻孤竹。志称桐柏宫有夷齐石像。寂寂丹房剩落花。闻道院昔年楼观宏伟。今多煅废。招隐不关逃世计。茅庵佳处是吾家。

挽严范孙先生步自挽原韵

铜驼荆棘今何世。北学星沉已十旬。勿诵遗诗来远地。更怜吾党失斯人。弦歌百里声犹在。山木千秋道不沦。白马素车长诀别。临岐愧我未躬亲。

乙亥初夏偕陈理卿叶揆初徐眉轩刘培余诸子暨葛诃蔚亲家同游太华寓北峰真武宫过无锡遇霁云女士遂同游东西南中峰诸胜女士有诗见贻即步原韵

（一九三五年五月）

拄杖攀缒短褐完。披书痛哭昔闻韩。欲探奇胜窥林壑。遍历艰危越岫峦。玉女婵娟应有伴。琼楼高迥不知寒。名闺壮志真堪羡。五岳环游此造端。

余与金息侯先生不通音问三十余年然时闻先生言论未尝不殷殷向往比承寄示六十自述诗并附以近著数种展诵尤深景慕谨步原韵奉和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我自识公逾卌年。久闻忠孝两堪传。家声未替终臣满。母教难忘旧氏钱。君母姓钱。老去情怀聊学圃。君自称瓜圃老人。少时心事欲擎天。君童时谒彭刚直。彭以三潭印月四字属对。君答曰一

柱擎天。一腔热血今犹昨。漫说南阳只苟全。

和郭沫若归国书怀步原韵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

报国男儿肯后时。手挥慧剑斩情丝。孤怀猛击中流楫。远志徐搴旭日旗。甘冒网罗宁结舌。遍观袍泽更陈诗。惭余亦学深宵舞。起视星河泪满衣。昨夜闻空中战。不能成寐。

任之自长沙以七律二首见寄依韵奉答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

是何时世太难名。瞎马盲人夜半行。入学儿童争爱国。满朝耆御尽知兵。开关相诱宁无获。焦土能拼恁未成。看编流民图万幅。欲呼天听又吞声。

一身轻便我无官。戊戌政变余被落职。吾母慰之曰无官一身轻。四十年来言犹在耳。忍说春池事不干。尽见甘罗诩年少。微闻魏绛立朝端。卧薪尝胆犹非晚。烂额焦头后更难。遥望桂林好山水。愿君留与策攘安。

和黄肯堂甲申同入学嘉善人八十自寿诗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昔年芹藻芬馨地。君独才名噪魏塘。报国有心频读律。回天无术且还乡。一方垣见神仙侣。百卷书成岁月长。转瞬泮池重到日。

更随鸠杖拜宫墙。

寿戴表姑沈太夫人百龄暨哲嗣雨农表弟七旬同庆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

人生耄耋已难逢。况复期颐有壮容。令子檗才通寄象。当年苦节励凡熊。蓬莱水浅征仙迹。绰楔风高冠女宗。最羡萱兰同茂密。阶前戏彩乐融融。

揆初七十生日余有寿诗揆翁有和作余复步原韵一首

（一九四三年）

终觉未能忘物我。故应多事判恩仇。有薪不尽争传火。无米还量惯唱筹。填海倘穷炎女力。崩天宁释杞人忧。只今一发中原望。任溃吾痈且扶疣。

宗庆世兄出示先文恭公师与先外舅许恭慎公戊子秋闱唱和诗卷。忽忽六十年。遗墨如新。而沧海变迁至于此极。瞻望师门。不胜人亡国殄之感。敬步原韵。赋成短什。泚写竟为之泫然。

（一九四七年十月）

昔年知遇荷恩深。复睹文星两照临。际会科名留宦迹。流传翰墨

重词林。论诗敢说承津逮。许恭慎公诗词绝罕见。济尤不善吟咏。今诵遗作。益增惭恧。钩党相从看陆沉。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廿一日济与康有为同日召见。甫出宫门。即闻文恭师被严谴之命。戊戌政变此为权舆。一例泰山梁木痛。最怜仰屋老臣心。

久病渐起聆医言有感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四日）

暮年喜得延龄术。忽被横来二竖欺。今幸病魔潜敛退。大亏元气待扶持。身心缺陷交相养。器宇冲和顺所宜。此是新生真妙用。别无良药并良医。

绝　　诗

宣统庚戌六月至比利时。游马士河。书此志慨。兼示子琦。

（一九一〇年六月）

小小山河点缀多。居然名胜数欧罗。故乡风景非无比。举目荆棘可奈何。

丁卯九月二十二日夜。盗入余家。被劫而去。留居窟中凡六昼夜。口占十绝。聊以自遣。

（一九二七年九月）

数椽矮屋称幽居。布被绳床体自舒。还我儒酸真面目。安然一觉梦曚曚。

牺易久严天泽办。而今旧习待更张。料应到此无阶级。谁识犹分上下床。

余高据一榻。守者皆席地而卧。

寂寂深宵伴侣多。篝灯围语意偏和。微闻怨说衾裯薄。只为恩情待墨哥。

第一夕天气寒甚。守者终宵瑟宿。自言为银钱。故不得不尔。

频烧银烛漏声长。陡觉熊熊焰吐芒。惊起披衣同扑救。犹虞玉石烬昆冈。

守者不慎失火。四周门窗紧闭。无可逃避。幸即扑灭。否则为熏穴之鼠矣。

眼加叆叇耳充绵。视听全收别有天。悔被聪明多误我。面墙从此好参禅。

守者强余戴黑眼镜。并以绵塞余两耳。解释良久始允撤去。

静听邻家笑语声。池塘鸭子更喧鸣。闲中领略皆天趣。隔断尘嚣万虑清。

天高只许隙中窥。一线晴曦射入迟。偷得驹光分寸好。有书堪读不多时。

室中有板窗一糊以厚纸。仅于屋顶启一小穴。方五六寸。借通光线。

摩西十诫传来久。愧未研求到福音。马太路加齐卒业。可能穿出骆驼针。

余索书消遣。守者畀以耶教新约马太路加福音两册。翻阅一过。所获甚微。骆驼针孔即用新约中故事。

鸭栏豚苙贫民窟。安得三迁母教行。堪诧夜深人静后。邻童偏有

读书声。

四邻皆贫家小户。儿童叫呼异常喧杂。不意夜间书声忽起。令人神往。

一之为甚何堪再。闻自此中人语云。我是塞翁今失马。评量祸福尚难分。

依韵答和适之先生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

世事遭逢未足奇。本来无喜亦无悲。为言六日清闲甚。此是闲中学赋诗。

戊辰暮秋与心南同游日本。至严岛。宿宫岛旅馆。步入肆中购得此杓。云可邮寄。心南索诗如左。

（一九二八年十月）

二十三年溯陈迹。刘郎前度又重来。深宵一夕伤心语。故国迢遥首屡回。

长崎雨中登山买松不就

（一九二八年十月）

长崎道上雨濛濛。策杖采寻十八公。谁识是翁多狡狯。偏教避面不相逢。

和盐谷节山步原韵

（一九二八年十月）

诗礼传家述旧闻。更将剞劂寿遗文。敢忘水木寻源本。窃诵清芬愿学君。

盐谷博士以其所刊先德文集见贻。

赠静嘉堂藤田昆一君

（一九二八年十月）

我是书丛老蠹鱼。骆驼桥畔自欷歔。羡君食尽神仙字。守静舍嘉愧不如。

赠静嘉堂饭田君

（一九二八年十月）

十载辛勤侍石渠。早辞朝籍赋归欤。重燃天禄青藜火。遍校人间未见书。

赠内野皎亭

（一九二八年十月）

碧格翠竹幽人宅。愧我门停问字车。百宋千元今有几。眼明真幸见奇书。

赠山崎正董君

（一九三一年三月）

蓬瀛清浅渡征航。有客东来意气昂。看尽苏杭好山水。满收诗料入奚囊。

居今稽古是真儒。更慕章逢欲与徒。闻先生甚羡我国衣冠。亟思仿制。难得同文惟尔我。忍将旧制换新符。先蒙示本国有人主张令废汉字。专用假改名。以为不可行。余谓我国近人撰成注音字母。汲汲推行。私意亦虑为全国文字统一之碍。

先生国手擅扶桑。桃李栽成遍故乡。犹恨中原民瘼在。可能医国畀良方。

先生邃于西洋医学。任熊本医科大学长。

故人卅载相思苦。一刺欢然入眼来。阅尽沧桑几尘劫。为言蒲柳未轻摧。

友人古城贞吉君。相见询知近状。甚慰别怀。

散原先生卜居匡庐弥见矍铄今岁欣逢八旬正寿谨集查初白庐山纪游诗成四绝句借申颂祝

（一九三一年）

人间难得好林泉。气爽风清秋景妍。扶老安心就闲散。依然冰雪照苍颜。

先生旅沪时有小疾。山居后返臻康复。

行尽悬崖接翠微。林深谷暗人更稀。相逢不谈户外事。惟有松柏参天枝。

先生结庐在松树路侧。

此间临池颇自可。一灯照壁犹吟哦。想象先生旧游所。殒乃手泽存岩阿。

重修白香山花径。新辟黄家坡。先生均有诗文。勒石纪胜。

六朝风景独留松。突兀西南五老峰。有此林峦应著我。他年终伴采芝翁。

先后三次亟思追随终老于此。

赠傅沅叔

（一九三一年十月）

车笠相逢胜会初。调停新旧费踌躇。回思天宝当年盛。坊市琉璃满异书。

国事艰难不忍言。倦居海上且偷闲。小楼一角无嚣杂。静读南华秋水篇。

万卷罗陈待贾沽。海东尤物问邻苏。书囊珍重凭携取。寒月双车返寓庐。

半山遗集雁湖笺。清绮重雕憾未全。忽讶姑苏来足本。更看完璧出人间。

韵高词丽夸才调。千首诗歌认旧刊。最是故人嘉惠意。故将遗墨祖庭还。

小印猩红是涉园。万卷飘零亦未湮。祖庭手泽君堪识。传家时复返青毡。

郁华阁冷意园荒。散尽芸签岂慢藏。流寇长篇元秘史。载来珍异尽琳琅。

朱明大典今希觏。况有胡元经世编。估客东来争捷足。只怜过眼等烟云。

看罢龙湫又石梁。山中商榷为书忙。君矜绳武兴文鉴。我亦完归敬业堂。

我为古人蕲续命。更从新法试留真。多君不惜嫏嬛秘。举世莘莘获馈贫。

鸿镌涑水未丛残。两宋名刊待续刊。七宝楼台看涌现。漫云一角补天难。

道家灵宇白云深。宝笈玄文尚可寻。喜见异书谁纵读。孙洪遗响未销沉。

经籍销亡千载后。艺林饥渴甚今时。穷披四部新梨枣。发箧频频借一瓻。

善夫佳刻补龙门。旧史重翻百衲新。难得萧齐欧五代。更惊蛱蝶漫轻嗔。

七阁崔巍半劫灰。愿开中秘可重开。天风未许□□□。已近神山却引回。

快睹无双居士集。邮筒稳渡达京华。空劳骏骨千金市。遗恨淮南一顾差。

铁琴铜剑岿存外。冀北江南此二楼。君自丹铅吾石墨。相期事业共千秋。

蜀中山水多石胜。宋代文章几作家。最羡敬恭桑梓意。尽移瀛海待披沙。

咸阳道中口占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

王侯将相今何在。满眼累累尽一抔。底事群雄犹逐鹿。拚枯万骨委蒿莱。

骠骑勋名万古留。长将马足踏胡头。同仇敌忾差堪取。不灭匈奴誓不休。

咸阳古道丰桥岸。虞美人花白间红。倘许项王窥国色。当年应悔让关中。

我车轻驶逐红尘。稳坐飞行百里程。堪叹道旁牵索者。犹随牛马作劳人。

由西安乘车至华阴。将登华岳。县
长马君子翔迎于驿中。下山后招
至衙斋午饭。情谊殷拳赋此以谢。
(一九三五年)

管领名山吏亦仙。花阴栽遍县堂前。他年若遂买山志。更愿为氓受一廛。

游华岳毕。乘轿下山。山形陡峻。
特倒坐以避其险。拈此解嘲。
(一九三五年夏)

游尽三峰两日程。去时无限别离情。好山未许回头看。故使舆夫对面行。

千岩万壑争奇秀。归去难忘此画图。倒退看山看不厌。漫嗤张老又骑驴。

胜境重来在何日。欲将真面更参详。山灵笑我贪痴甚。特展层云一敛藏。

是日将午有云。群山尽掩。

至郑州遇霁云女士偕其弟永昭见访。翌日招饮。登堂拜母。并晤其季弟永昌。既饱盛筵。即席赋谢。

（一九三五年夏）

道韫能工咏絮词。更觇介弟凤鸾姿。名门母教超恒俗。旧学新知并女师。

画稿诗囊收太华。又来厨下作羹汤。我闻彼美多才艺。未许西方独擅场。

民国廿六年九月挽粹和侄孙

（一九三七年九月）

铃声一震等惊雷。失箸俄然胆欲摧。太息无多佳子弟。阶前玉树久长埋。

余正午餐。震生以电话相告。闻讯为之失措。

童孤羸弱最堪怜。却喜成人转健全。不似轻柔蒲柳质。如何零落望秋先。

汝髫龄失恃。继又丧父。自幼多病体弱。余甚忧之。迩来渐见壮硕。乃仍不能永年。伤哉。

遘疾传闻未及旬。忽成危疾究何因。岂真药石全无效。定是庸医误汝身。

闻汝患疟。余妹来信云发寒热。何至殒身。余意必为肠炎。不知警戒。所谓国医乌能治病。杀人而已。

汝若早来何至死。舟车道阻恨无穷。此身谁杀仇应报。敌忾还期作鬼雄。

闻汝因战事迟迟不来。若在沪或不致病。即病亦可得良医。是虽不死于敌。而致死实由于敌也。

挽陈伯岩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

铜驼荆棘伤心事。忍及吾身屡见之。一瞑长辞旧京国。千秋遗恨黍离离。

北平沦陷未及二旬而讣音遽至。

湘中新政萌芽日。钩党累累出汉廷。敢说微名齐李杜。剧怜寥落剩晨星。

戊戌政变君与余俱墨名党籍。忽忽四十年。今存者仅熊兼三及余二人而已。

衔杯一笑却千金。未许深山俗客临。介寿张筵前日事。松门高躅已难寻。

君隐居庐山数年。八十生日时帅有献千金为寿者。峻拒不纳。余同居山中时相过从。自是秋别后遂不复见矣。君所居为松门别墅。

频年烽火隔乡关。满地残花色自殷。为报返戈同杀敌。应报泉下一开颜。

公籍义宁。久为红军所占。自移军陕北。其余部尚有占据山乡者。此亦输诚请缨杀敌。而公已不及见矣。

光绪戊戌政变。六君子以身殉国。余亦去职。先后罹党祸者二十余人。忽忽四十年。沦丧几尽。今秋伯岩逝世。存者仅秉三及余二人而已。拔可出示暾谷遗墨。属为题记。感喟不能成一字。前日作诗数首吊伯岩。拔可复敦促之。率赋二绝。追思往迹。为之泫然。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

男儿一死何当惜。栋折榱崩事可哀。江上鸱夷曾几日。忍看麋鹿上苏台。

披君遗札墨犹新。举目山河迹已陈。我愧偷生四十载。浮沈桑海作余民。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晨起书于上海寓庐。时炮声隆隆不绝。

庚辰冬日。余因患癃闭入上海大华医院疗治。今渐就痊。还家休养。病中蒙亲朋殷勤存问。只以体力未复。尚未能趋前诣谢。至深惭歉。病榻无聊。率成俚句八首。谨先录呈。借博一粲。

（一九四一年）

自昔文人多水厄。散原海日两相仍。手挥目送浑无事。欲往从之

病未能。

义宁陈伯严。嘉兴沈子培。二公均患此疾。且均在高年。时发时止。但终以此疾致死。余所患似比二公为重。

十年症结蹉跎甚。差幸祸根犹可除。人道藏珠曾剖腹。我翻剖腹取吾珠。

曹晨涛医师为陈叔通所介绍。诊治后语余。病为膀胱内摄护腺肥肿。若不取出。难期痊愈。

故道九河尽窴灭。凿山鬼斧有神工。新流终使宣房塞。旧迹仍还微禹功。

余入院后小溲全阻。频频以金属管通导。病苦殊甚。曹医师为施手术。先从小腹启一小穴。通至膀胱。以皮管插入其中。使小溲改道。徐徐就管中泄出。越若干日再施手术。将摄护腺摘去。使正道无所阻塞。逐渐将小腹穴口封闭。于是悉归故常。

素衣缟袂绝纤尘。病榻周遭抚视频。佛氏慈悲耶博爱。西来文化此精神。

院中看护诸女士均曾受高等教育。并实地练习数年。故能于病人心理体贴入微。其照料之周至。尤能脱尽垣蹊。直视为神圣之职业。病人受惠若此。不能不有感于泰西文明之输入矣。

有报报道天下事。读罢耳熟余能详。偶闻与国战必胜。刀针余痛全相忘。

看护庄继静女士每日阅报。在床前为余讲诵。闻英希两国捷音。辄为欢欣不置。

故人闻讯倍关情。知是衰龄一险程。每近奏刀前后日。属垣几未驻机声。

友人邝安堃博士在巴黎习医有年。语余此病除割除外别无他术。法国名人克利蒙梭、霞飞诸人均高年患此。亦以割治而愈。余入院后亲明多为忧虑。道远者函电纷驰。同居沪上者日夕存问。至施行手术之际。电话探问尤为络绎不绝。情谊恳挚。感何能忘。

临床慰问意殷拳。果饵分贻户限穿。最爱筠篮花掩映。盎然生意满当前。

天宁许我长偷活。国岂容人作冗民。莫负残生任虚掷。试看世事正更新。

沅叔仁兄同年寄示七十自述。捧读再四。于聚书游山二事。言之特详。因成二小诗为献。伏乞教正。

(一九四一年十月)

先生笻屐半天下。西南未到遥相望。与君预期太平日。同上罗浮陟点苍。

学术新陈今代谢。整齐流略待斯人。著书岁月浑无尽。我亦更生

欲步尘。

辛巳中秋后十日 年小弟张元济时年七十有五。

挽汪仲谷

（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

夙订神交稀觌面。新巢徙后益相逢。倘知诀别成终古。扶病归来定叩扉。

邮筒到手滋疑讶。明是君书字却非。迟我开缄才卒读。嗟君易箦已多时。

故人情重难相舍。一纸临危话别离。最是浮屠三宿处。颠危还属好扶持。

盖棺未许来为别。埋玉遥闻一涕洟。老去知音日零落。伯牙何处觅钟期。

挽孙伯恒

维摩示疾逮三春。依旧音书往复频。报道一阳已来复。新机徐转待针神。

前两个月得君信。云延西医诊治。施用针药有效。

如何已见神山面。又被罡风忽引回。最痛知交零落尽。相将携手赴泉台。

前日伍君昭扆下世。今君又继之。

有儿负笈正求学。有女及笄迟相攸。知君此去难抛却。有弟承担且莫愁。

乾三令弟来备述君身后事。言责无旁贷。

惠我墨丸香与麝。报君纸箑醜涂鸦。故人珍重遗笺在。每一寻看泪落麻。

此最近事。往来音信。尚未入箧。实不忍读也。

王君九七十生日
(一九四二年)

人间法曲几销歇。百卷元明尚有书。点定千秋不朽业。吴兴而后是吴趋。

也是园元明杂剧沉霾已久。忽发现于海上。涵芬楼假得原本。君为之选定二百四十种。亲事仇校。景印流通。臧氏元曲选后此为嗣响。书以人存。并堪寿世矣。

西来和缓人未识。忌医讳疾太瞢腾。与君共作先河者。携手同胞寿域登。

余与君同病癃闭。除剖取摄护腺外别无治法。余先试行。君继之。均获痊愈。其后有同患者相率踵行。无不转危为安。同济仁寿之域。快何如之。

陈廉斋属题黄花岗图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日）

男儿死耳曾何惜。为拯斯民水火中。太息英雄长已矣。谁怜深热陷重重。

我尝瞻读新阡表。腊腊西风留墓门。举目山河浑不足。诸公何以慰英魂。

壬戌之春余有事于粤东。精卫导余至其地一游。俯仰凭吊。且遍读其所书铭碣。追思往事。回首黯然。

敬修仁兄八十生日。朋好作册介寿。敬呈二绝。借博一粲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到处相逢古稀辈。君今又是十年增。肩随我敢忘兄事。愿祝期颐学步能。

漫说忧罹扰此身。我生当幸适逢君。桑田已见蓬莱浅。更看飞扬东海尘。

题顾昉山村消夏图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萧萧芦荻接汀州。绕屋千章夏木稠。如此清凉仙境界。难容热客暂勾留。

虎头妙笔传家法。石谷遗题重艺林。最怪梁溪老名士。偏严许鹭在相荫。

海市炎歊障俗尘。披图聊叹寄闲身。知君窥得渊明意。到处桃源好避秦。

题海盐海乐三江邨消夏图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三日）

曲曲朱阑映绿杨。筠床蒲箑自徜徉。微风拂拂濠梁上。非我非鱼乐意长。

是处桃源好避秦。萧然物外独抽身。世间多少嚣尘镜。留与趋炎附势人。

题和卿先生遗像。用沈淇泉同年韵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几生修到傍明湖。不羡真形五岳图。独坐空山避人迹。尘缘净处入禅无。

养志生前有白眉。还将风木寄遐思。贤郎别篆。顾名思义。盖有深意。披图一树灵椿茂。色笑常亲且莫悲。

题郭河阴豁山行旅图为伊近岑峻斋子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字字珠玑淡墨痕。品题亲侍鲤庭闻。丹青宝玩犹余事。珍重瑶华手泽存。

近岑仁世兄出示此图。属题卷耑。并装有先德峻斋先生手录昔贤考证数纸。故人遗墨。历久如新。展诵再四。仅成一绝。

题香池弟妇钮意丹女士画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天公水墨自奇绝。危峰乔松互颃颉。风雪扶邛独往来。写出幽情称高节。

又五绝一首

远山复近山。小舟琢树根。不知世外事。我有一渔竿。

查金钞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曹家校尉称能手。只向丘坟去摸金。市上道旁好搜括。古人毕竟不如今。

文选。陈琳为袁绍移豫州檄。操又特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遇隳突。无骸不露。

当局取缔金钞黑市卖买修正办法。携带金条美钞出入于公共场所。认为有准备交易之嫌疑。照新规定予以没收。

交易所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物价抑平无贵贱。市场交易定繁荣。可怜经纪成囚犯，公所堂堂地狱门。

十一日下午二时余。当警备部稽员在证交市场监视时。有二一九号经纪人当永纱价格每股在四〇八与四一〇之时喊价愿以四〇九买进。被稽查员认为抬价。将他逮捕。幸经经纪人公会及证交负责人解说。方始释放。

为商藻亭题寒灯听雨图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天伦乐事真堪羡。聚少离多可奈何。写出鸰原无限意。一生低首拜东坡。

漫天风雨太漂摇。牖户齐推竟压销。更听鸡鸣声不已。愿同起舞度深宵。

自病院还家赠姚彭二护士

(一九五〇年春)

殷勤伴我百晨昏。病榻相逢定有因。频探寒燠调药饵。异姓居然

骨肉亲。

病魔侵扰太荒唐。爱者成仇梦呓狂。菩萨心肠究降伏。几回追忆总难忘。

奉赠小松一盆并附小诗一绝沧舟先生清览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日）

自惭衰耄不窥园。三径就荒松尚存。君是岁寒后彫者。故将微意结为邻。

以小松赠王志莘夫妇并系以诗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日）

幽居梁孟饶请兴。小小庭园部署佳。最羡四时花不断。聊将凡卉助安排。

庚寅岁暮告存

（一九五一年二月）

足云跛矣宁忘履。指不若人还自信。八十四翁原未老。一年一度又逢春。

积雪西垂今渐化。怒涛东海讵难平。祈天我欲须臾缓。扶杖来观告武成。

本公司同事七人退休。因病未能参与话别。诗以送之。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三日）

多年患难久相依。旧日勤劳最可思。我病未能同作别。晤言还望再来时。

挽颜惠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

居自北方归来。因劳致病。亦旋患偏中。缠绵至今。近闻始知君已仙逝。至为感怆。三年前南京政府请求罢兵。君任和平使者。奔走崎岖。至感劳顿。李君宗仁邀余与君偕行。余未之允。视君之力疾从公。甚自惭也。

屡接清谈病榻前。谁知同病竟相怜。匆闻跨鹤乘风去。往事寻思倍惘然。

行路艰难况病躯。只缘国事勉驰驱。和平我亦曾呼吁。跋涉关山愧不如。

别天顺吾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余患偏中。需人看护。天顺吾友愿此役。来此已十有八月。勤劳可感。今将别去。甚望其唱随之乐较前尤笃也。

抛别家庭来伴我。于今半载一年多。谢君看护勤劳甚。归去长调琴瑟和。

别全国人民

（一九五二年初）

美洲人治美洲事。一语门罗世所宗。今日以矛还陷盾。莫辞东亚主人翁。

别沈衡山

（一九五二年初）

文字偶违遂成狱。语言失检亦诒罹。自来缧绁多非罪。深望毋忘在莒时。

别自身

（一九五二年初）

未生以前本无有。从今以后是谁何。我非我更非非我。灰灭烟销一刹那。

别众友

（一九五二年初）

闻道西方人鬼会。得通音讯总成空。辽阳我有归来鹤。魂梦容能一笑逢。

别商务印书馆同人

（一九五二年初）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别顾起潜

（一九五二年初）

艺文每易招劫火。尚有良朋万卷书。秀野遗风勤护惜。须防殃焰及池鱼。

别唐蔚芝

（一九五二年初）

居官不肯随流俗。讲学还能证道心。葆得岁寒松柏性。长留人望在儒林。

别李拔可

（一九五二年初）

卌载论交几砚间。竭来同病每相怜。君家亭上风光美。珍重嘉时硕果全。

留别绝句

（一九五二年初）

形体积成泡沫耳。一朝化去更空虚。世人幻说辽阳鹤。魂梦可能相见无。

志莘兄嫂同鉴。前日辱临失迎。歉歉。重荷嘉花之赐。再呈两绝。即乞教正。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八日）

吟成下里巴人调。换取奇葩又一盆。看到后来更居上。花花叶叶现精神。

春寒今岁百花迟。才觉春回春已归。留得残春如许媚。依然红紫斗芳菲。

喜见旧栽白杜鹃

（一九五二年五月四日）

白白红红相间开。花时移入画堂来。而今逼仄无余地。傅粉何郎独我陪。

拔可道兄赠我翁松禅师墨绘双忠祠前银杏画幅

（一九五二年七月）

师门遗笔传乔木。无限情怀尺幅中。故国山河今已矣。世人谁识拜双忠。

以松树两盆赠拔可媵之以诗

蟠根移植自东瀛。庭院荒芜总向荣。我未岁寒凋已甚。故应持赠伴聃彭。

其一繁茂。用祝长寿。

卌年珍重故人贻。夭折只怜剩一枝。愿入名园承雨露。重回生意半枯时。

其一为故人梦旦所赠。今已半槁。冀入君家或可更生也。

王志莘世嫂惠我雪客莲一盆赋诗为谢

昔年居梵王渡路时。园中盛植此花。余为命名曰兔耳花。义取象形。有一盆开至百朵者。自移居后不复睹矣。今蒙赐贶。为之开颜。新花渐谢。送还原根。如培养得宜。明年定可盛开。仍乞赐我一观。先此预谢。拙句并呈志莘世兄教正。

兔耳翘翘花样新。红英翠叶绿苔盆。廿年不见此花面。丰致嫣然逢故人。

初花看到渐开残。准待来春再度看。留得根苗好培养。定教明岁胜今年。

挽李拔可

(一九五二年九月)

几砚亲交四十年。竭来同病倍相怜。平生百事蹉跎惯。终竟输君先着鞭。

文物销沉待兴复。相将邪许共艰难。剧怜心力余无几。一篑微亏九仞山。

新国肇兴。教育为急。余等从事编译。此何等事业。岂区区数人所能胜任。宏愿难偿。徒惭蚁负。想君亦同此意也。

三峡归来长别离。旧游空自忆峨眉。故人泉下如相问。已老春蚕尚有丝。

昔年共事诸人。旧学新知。梦旦最为负责。梦久逝矣。今君又继之。颓然孑遗。奚裨万一。泉下有知。定多惆怅。

宝书名画纷投赠。伴到秋兰又一盆。此是同心真臭味。人亡花落我何言。

前月君以翁松禅师画银杏暨先人校刊王荆公诗诗见贻。

旋又馈我兰花一盆。陈诸卧室。尘虑为清。花谢后送还故园。并附小笺。乞来岁花时仍以见惠。而今已矣。

心能安处无何有。病到深时险若夷。君是岁寒松柏性。如何顿失后凋姿。

君病虽久。偶发即愈。友人往候。君自言无病。余闻之欣然。不图突然变化。遽尔长眠。凶问传来。令人心震。

长埋玉树悲黄土。每念良朋独永叹。痛极病魔缠扰甚。未能临穴一凭棺。

追述戊戌政变杂咏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余羁栖沪渎。卧病有年。友朋眷念。存问不绝。谈次每以戊戌政变时事相询。睽隔多年。太半遗忘。病榻无聊。偶忆及当时闻见。或身所亲历者。随得随记。成杂咏若干。不能依次叙述敢云诗史。聊答客问而已。壬辰一九五二年冬至节日张元济。

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万木草堂。长素与其及门弟子在广州讲学之所也。

君门入告有嘉谟。直继公车再上书。唯恐帝心多启沃。故争体制是臣奴。

长素尝以所著新学伪经考及世界各国变法小史送至总署(原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请进呈御览。闻有满洲某堂言。进书应自恭缮。今用印本。纸墨装璜均极草率。不合体制。不应进呈。后卒以有所忌惮而止。照常奏进。

天禄石渠非所眷。喜从海客听瀛谈。丹毫不厌频挥翰。诏进新书日再三。

德宗喜读新书。尝以朱笔开列书单。交总署购进。署中均以委余。时都中书店新书极缺。余因以箧中所有。并向知友乞假。凑集进呈。寒俭可哂。

崛起东陲新建国。交邻未可袭常仪。宸衷独具先知觉。一字低昂未可欺。

中日战败。许朝鲜独立自主。我国遣使修好。应递国书。总署拟稿进呈。稿中将大清国大皇帝提行高一格。写朝鲜国王低一格。德宗严词批饬。斥为腐败。

一代斯文妖孽尽。英才教育此权舆。河汾自有千秋业。早赋归与计未疏。

时诏各省广设学堂。考试并废八股。余劝长素乘此机会出京回籍。韬晦一时。免撄众忌。到粤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而长素不我从也。

松筠遗迹吊孤忠。又上江亭眺远空。不见西山朝气爽。沉沉散入暮云中。

中日战败。外患日迫。忧时之士每相邀约在松筠庵陶然

亭集会。筹商挽救之策。讨论当时所谓时务西学。余亦间与其列。到者多一时名下。然毫无组织。其中亦有奔走权门者。党会二字当时视如蛇蝎。闻见既歧。趋向各异。未几星散。

欲识民间真疾苦。故开言路到乡间。臣愚愿学涓埃献。家法朝仪试革除。

德宗下诏求言。许各部司员上书言事。余连递封奏。请满汉通婚、去发辫、除拜跪。阅者为之咋舌。

微官幸得觐天颜。祖训常怀入告编。温语虚怀前席意。愧无良药进忠言。

余与长素同膺徐学士致靖之荐。四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是日黎明至西苑门外朝房预候。长素已先在。未几荣禄亦至。膳牌下。长素先入。约历一小时出。余继入。至勤政殿东偏室。内侍搴帘引入。余进至军机大臣垫前跪。德宗问。汝在总理衙门供职。又云。闻汝设一通艺学堂。有学生若干人。作何功课。余答现习英语及算学。均是初步。德宗云。外交事关紧要。翻译必须讲求。又问有无铁路课程。余答未有。将来大学堂开办。必须设立。德宗云。闻印度铁路已开至我国西藏边界。现在云南交涉事繁。由京至滇。路程须两三月。相形之下。外交焉得不受亏。余答要开铁路必须赶紧预备人材。洋工程师断不可靠。不但铁路。即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在在均关紧要。应责成大学堂认真造就各项人材。皇上注重翻译。尤为扼要之图。如公使领事均能得人。外交必能逐渐起色。臣在总署觉得使领人才殊为缺乏。亦须

早为储备。现仅有同文馆及外省之广方言馆。断不敷用。德宗语音颇低。然辞气和蔼。屡谕畅所欲言。不必有所戒惧。余见御座后窗外似有人影。亦不敢多言。未几谕令退出。约时不过三刻。

为拯国危频发愤。反违慈意竟成仇。幸灾乐祸心何毒。岂是人鸣戴畜头。

德宗发愤为强。力求自立。西后惑于奄竖之言。渐成乖忤。宵小乘机煽搆。日进谗言。西后厌于听闻。谓屡戒不竣。任其横行。彼必自食其害。我们尽可坐观。噫。此何言也。岂尚有人心者乎。

帝王末世太酸辛。洗面常留涕泪痕。苦口丁宁宣国是。忧勤百日枉维新。

当时内侍亦尚有忠于德宗者。如寇良材之徒。尝对人言。德宗在宫内。每于无人独坐之时频频叹息。掩面而泣。又言西后性情暴躁。对德宗一言不合。即责令长跪不起。故德宗入觐问安时。觳觫万状。

何处鸡声鸣不已。风潇雨晦倍萧寥。分明阴盛阳衰像。应是司晨出牝朝。

德宗厉行新政。守旧诸臣私相诋毁。造为种种谣言。谓变法为西后所恶。母子不能融洽。将来必有变故。至八月初六日懿旨宣布由颐和园还宫。于是人心惶惧益甚。咸知大祸即在目前。

围宫何事能轻举。疑案今犹万口留。莫须有成三字狱。只缘压日有秦头。

袁世凯有八月十四日日记。载民国十五年二月申报。云得自苏州张一麐君。见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卷上二十五页。果如所。言则德宗之有亏子道。谭嗣同之胆大妄为。荣禄之忠荩老成。袁世凯之有功社稷。均赅括无遗。此中奥窔概可窥见。

东市朝衣胡太酷。覆巢余卵亦难完。只应沟壑供填委。土芥臣原一例看。

四卿既诛。党人捕逐殆尽。有劝余出亡者。余有母在。此求生害仁之事。余何能为。惟有顺受而已。

不安卑位竟言高。妄欲回天气自豪。未必挥戈难返日。老臣胡事若辞劳。

西后垂帘训政。已奉明诏。余不自揣量。妄思消弭。拟谋之李文忠。此何等事。文忠岂能挽回。自今思之童騃可笑。余既见文忠于贤良寺。直陈来意。谓强邻遣人觇国(时日本伊藤博文以聘问为名昨甫觐见)。设将变法之事遽行停罢。甚或对皇上别有举动。恐非社稷之福。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剀切敷陈。或有转移之望。文忠闻言。瞠目视余者久之。默然无语。余知其有不能言之隐。未敢多渎。遂即辞出。

权奸只惯工欺蔽。直以官场作戏场。欲纵故擒聊布局。逋臣稳渡太平洋。

夏穗卿语余。闻都中政变任公避入日本使馆。已由日人送至天津。日领郑永昌伴至塘沽。将登日本兵舰。即追至塘沽。觅得日领汽船与任公话别。旋登岸。遇王菀生

陶杏南于河滨。时菀生以候补道官北洋。询以何来。菀生言捉拿要犯。一笑而散。后菀生告以当日荣禄传见。云奉电旨。梁某由日人护送至津。潜图出国。经探报日领已偕至塘沽。将登日本军舰。汝可速往塘沽。设法拿捕。务须慎重。菀生心知其意。请带日语翻译。荣云陶大均可。菀生即请同行。荣允之。急派小轮追至塘沽。遂遇穗卿于途。既登日领汽船。说明缘由。见任公正在船中。佯若不识。时任公已去发着日本服。日领诿云我船中并无此人。从者指任公形迹可疑。日领云此为我国人。菀生言带有翻译。愿与一谈。任公坚不开口。杏南尝试无效。彼此厮混一场。毫无结果。王陶遂与日领道扰。还登小轮。回津销差。任公既托庇于日人。无从逮捕。王陶与任公均系好友。荣岂不知。知之而故为之者。正欲遮掩外人耳目。菀生请派日语翻译。正是心心相印。王陶二人既销差。而荣禄遂以捉拿无着。电复总署代奏矣。

满朝钩党任株连。有罪难逃心自安。分作累囚候明诏。敢虚晨夕误衙班。

时谣诼纷纭。谓逮捕即将及余。余母处之泰然。余惟恐缇骑到门。不免惊及堂上。时步军统领崇礼兼总署堂官。余因每日进署。早到晚退。俾知余在署中。可以就近缚送。不必到家查抄也。

同罪岂能行异罚。宽严妙用特恩叨。若非早放归田里。怎免刑书列二毛。

九月二十三日余与王锡蕃李岳瑞同拜革职永不叙用之命。越数日谒廖仲山师。师时值枢廷。语余是日王李处

分既定。德宗特谕枢臣。张某亦尝上书妄图国事。应并案办理。盖隐有保全之意。余封奏语涉狂妄。设有人弹劾。必膺严谴。即幸而漏网。余亦不能乞假出京。逗留都下。逮至义和团起。余亦必步刘葆真同年之后矣。葆真任大学堂教习。有二毛子之目。后竟失踪。时都中舆论对喜言新学者。均称为二毛子。义和团辄送至坛前。焚香上表。以候神谳。余亦久负此名。葆真既以此丧生。余亦岂能幸免。

无官赢得一身轻。犹望孤儿作范滂。老去范滂今尚在。不闻阿母唤儿声。

余既褫职。晨起见邸抄。送呈吾母。母诏余曰。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言下抚慰再四。余不觉捧母手而泣。岁月如流。言犹在耳。而吾母弃养已五十有四年矣。

和陈叔通出国纪事俚言七绝二十四首

（一九五三年初）

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创造和平新世界。亚洲而后又欧洲。大陆中原古都会。择地堪称最上头。

与会者各国人民代表或代表团及来宾

只是此心同此理。故能号召共参加。众宾均有如归乐。天下原来是一家。

应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理事会之招赴维也纳

老人报国寸心长。雪虐风饕志愈强。伏枥壮心原未已。不辞跋涉更翱翔。

反　战　争

八十五邦齐戾止。弟兄姊妹列成行。译鞮象寄浑难辨。异口同声反战争。

音乐堂开大会

照眼奇花常绿树。华灯彩帜共辉煌。欣逢胜会前无古。携手同登音乐堂。

大会公报用五国文字

东方文字我中华。俄英法共西班牙。异国异言公报在。风同道一更堪夸。

闭　幕　宣　言

熙攘八日宝光阴。闭幕宣言合铸金。康乐和亲涵义足。仁声到处入人深。

上书五大国政府请缔结和平公约

我虞尔诈非人世。旋转乾坤仗五强。一纸盟书真玉烛。妖氛散处尽祥光。

两国间分歧协商解决

果能讲信同修睦。更好排难共解纷。谈笑从容消浩劫。协商两字

是真言。

废除武力政策裁减军备

恃强凌弱故黩武。竞争军备富亦贫。富强贫弱并存在。废除武力共裁军。

停止朝鲜越南寮国高棉马来亚战争

亚南亚北多烽火。弹雨枪林历岁年。愿乞俯从民视听。鼓鼙早息莫耽延。

人民应有自决权

生人原有自决权。岂是凡民甘弃捐。可恨强邻滥干涉。惟期完璧早归赵。

勿以暴力窒息摩洛哥突尼斯民族独立愿望及种族歧视

法北英南互殖民。非洲时局太纷纭。诚求独立兼平等。旧染陈陈待革新。

不许在外国驻军并建立基地

驻军域外增基地。订约加盟计愈工。名曰联防实侵略。民生国本两难容。

建议日本德国问题和平解决并使奥国摆脱占领

日受金山伪和约。奥犹占领亦堪怜。东西德境遭分割。胡不全归独立权。

停止细菌战

细菌毒人应殄灭。翻施培养祸生民。如何好胜求荣者。恶辱反甘居不仁。

禁止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灭绝人民一切工具

杀人武器争精进。科学无辜被恶名。公约庄严日内瓦。好教管制莫横行。

归途游乌克兰列宁格勒

雍容坛坫追侨札。雅望能增上国光。写出邻邦风物美。还将佳句压归装。

归国即赴中央人民政府重要会议

往矣来思倏五旬。乘风踏雪意欣欣。回看祖国山河绚。大政恢弘又日新。

决定今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艰难革命庆成功。数十年来奋斗中。五七兆民齐会合。满堂欢乐主人翁。

制定宪法

解放三年好收获。共同纲领及瓜期。斯氏名言根本法。鸿文编纂合乘时。

起草选举法

集中民主于何寄。职在能操选举权。大道为公称普选。善征民信

待英贤。

美国空袭挑衅闻讯志慨

世事千钧一发悬。星星有火燎于原。未识何时可扑灭。杞人无那自忧天。

和平万岁

激成大战排舆情。善战还当服上刑。敢信弭兵终属我。光荣毕竟是和平。

畹华先生冠世才华妙解音律。贯通今古。协谐雅俗。昆黄推为绝谊。中外艳其盛名。援朝义勇首荷拊循。滨海众庶咸接观喜。犹欲远涉天山。巡行洱海。宣扬文教。启迪群伦。壮志高怀。至堪钦羡。欣逢周甲。谨缀芜词。奉祝遐龄。兼志景仰。

（一九五三年六月）

审音知政称师旷。此事君今独擅场。玄鹤白云长在望。愿闻盈耳永洋洋。

移风易俗重明时。击拊虞廷足一夔。谱出共和新乐府。萧诏九奏凤来仪。

冰天雪地从军去。百战归来意气盈。听罢高歌齐奋起。感人深入是仁声。

举国升平盛歌舞。独怜近远尚差池。天眷榛苓留硕果。现身南服并西陲。

夏地山先生今年八十生日国庆家庆先后举行前日以和聂约庵诗寄示即用其首句成七言绝句八首奉和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小雪节）

行年八十喜逢辰。最喜朝鲜息战氛。东亚醒狮才一吼。已能驯服虎狼秦。

朝鲜停战为和平初步。美虽狡横亦只得俯首服从。

行年八十喜逢辰。最喜匡扶来往邻。百四一宗新事业。向荣景象更欣欣。

苏联以技术资财。助我振兴一百四十一项大企业。

行年八十喜逢辰。最喜民族倍相亲。等是同胞称少数。弟兄姊妹百千群。

政府照顾少数民族。从宜从俗。助其自治。不久可能成一大家庭。

行年八十喜逢辰。最喜藏族列齐民。达赖班禅同向化。无边佛力靖烟尘。

西藏两首领先后入京。和平解放西藏。嗣经协定。顺利推行。

行年八十喜逢辰。最喜初期计画新。阴雨未临怜牖户。云雷相应见经纶。

我国第一期五年计划今岁开始。全国人民欢喜奉行。

行年八十喜逢辰。最喜长淮禹迹循。水患消除成水利。巫支祁亦解归仁。

淮水为虐。大禹一排一导。后无继者。政府并力踵行。足纾民困。

行年八十喜逢辰。最喜铁轨布兰新。通道天山遍南北。粼粼万里展征纶。

兰新铁路今岁兴工。两三年后即可通车。

行年八十喜逢辰。最喜鞍钢百炼纯。利赖民生兼武卫。平原吾欲贱金银。

鞍山钢铁产量极丰。尽供全国建设之用。

一九四九年政府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余赴京参与。事毕旋沪。未几即患偏中。半身不遂。緜历数载。医药罔效。正所谓带病延年。今余年八十有七矣。始病至今。适满四年。闲卧无聊。成绝句若干首。详述病状。借留纪念。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人皆四体我存半。帝与九龄犹欠三。仔细衡量间领略。别般滋味亦醰醰。

似死犹生相绝续。鬼门关外正徘徊。攀登觉岸诚非易。小别人间去又回。

余初病时入居中美医院。神识昏迷。陈叔通语余。一日来院省视。立于榻前良久。不之觉。有所问亦不答。叔通含泪而出。次日复来视。似稍瘥。即移剑桥医院。改延乐文照医师诊治。遂有转机。

空留只手偏多力。任意横行不自知。本是连枝并同气。竟成客体最堪悲。

左手已废。然有时忽强有力。不能自主。毁物伤身。甚至皮破血流。

最难安顿是双趺。两两相形势力殊。亦自恃强更凌弱。曾无左右互交于。

右足无力。常受左足压抑。夜眠时尤甚。

坐欲起时如负重。卧难安处渐成窝。还能掉臂牵长缆。恰似絷舟好过河。

余以布带系于床栏以便攀援。名之曰手缆。

痛痒相关同一觉。痛犹可忍痒难熬。纵能乞得麻姑爪。眼鼻将从何处搔。

皮肤作痒。时窜至左方鼻关眼眶。无可爬搔。惟有忍受而已。

疾痛全从醒后觉。平安转向梦中求。莫教便煮黄粱熟。留我片时

身自由。

梦中行动与平时无异。喜甚。以为病已愈矣。谁知转瞬成空

世间无物非非物。传云二竖究为何。膏肓应是元神宅。我悟生人病有魔。

病中种种怪异层见迭出。余以为魔理或然欤。

哀乐犹人原不异。无端控制失中心。骤逢快意言偏涩。偶触悲怀涕不禁。

有时啼笑不能自主。似将成痴。家人咸以为忧。然实病也。非痴也。余故特著之以为同病者告。并为同病之侍疾者告。

终年茵簟适温凉。看护劳劳日夕忙。最是恼人惟屎溺。愿闻道在问蒙庄。

见庄子知北游篇。左肢全废举动需人。深夜尤为苦事。

近又成白话诗两绝录后祈正

自从雨水到春分。晴少阴多历数旬。刚见阳光旋敛却。也如人样乏精神。

字大行疏书日寡。病沉目损读尤艰。天公竟肯行方便。特放晴曦耀榻前。

癸巳岁暮再告存

（一九五四年一月）

微躯撑拄又三年。弹指光阴境屡迁。为报亲朋勤问讯。夕阳红好尚依然。

预期计划盈三五。社会主义万般新。愿留老眼觇新国。我尚能为百岁人。

挽唐蔚芝同年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四日）

牝朝祸起萧墙内。我去君留可奈何。惨送朝衣赴东市。更读丝纶诏失和。

余与君同应总理衙门章京之试。无非欲于外交上稍效绵薄。余先到署而君继之。戊戌政变余以新党罢官。君仍在职。不意时事日非。西后垂帘揽权。信谗屠戮忠良。中外失和。竟召八国联军之祸。君皆目睹其事。亦惟有徒唤奈何而已。

梁溪绛帐宏开日。桃李阴阴满及门。网得英才沾化雨。可能大业绍河汾。

君辞官后旅居无锡。创设国学专修学校。教育英才。及门甚盛。多一时英隽之士。

积善人家有余庆。牺经明训久昭彰。岂是近今天道远。宋牛白犊渺何祥。

君家世行仁义。按理应享康宁。而君桥梓竟先后丧明。天道难知。可胜慨叹。

解剖于今常技耳。朋侪同病尽欢痊。怜君独被庸医误。疾痛绵延十四年。

余患癃闭。医师为余破腹。先于腹部启一小穴。通至膀胱。引小溲旁溢。并取出肿胀之摄护腺。仅一二旬即予封闭。病亦霍然。友人数辈均染此病。亦如是治疗而愈。君所延医仅仅启一小穴。未将摄护腺取去。疮口未能封闭。致病菌侵入。转成他病。最近出血甚多。体愈疲惫。遂致不起。

陈叔通来沪三日。倏又别去。
昨书来垂念甚挚。诗以报之。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

一年一见不为稀。翻似多年久别离。大好须眉任潇洒。未嫌霜雪稍侵欺。

欣闻宵旰勤无倦。每望觚棱奋欲飞。世事如棋终有定。吾侪何幸遇昌期。

续成二绝

山中佳处茅庵在。烈日炎天小住宜。已订南来将逭暑。藉图良晤莫迟迟。

争望高年能健饭。恣情饮啖却非宜。感君诲我等良药。每逢下箸故迟迟。

欣闻埃及政府收回苏彝士河至为兴奋因口占一绝

（一九五六年二月）

欧逻霸业行将尽。故迹苏彝尚有河。殖民片壤留余臭。当随残暑共销磨。

余九十初度。远道朋辈各以文字相贶。深感盛意。谨占一绝。聊表谢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正叹年华承逝波。颁来美意故人多。愧无佳句还相答。聊作琼瑶远拜嘉。

告别亲友诗

（一九五七年）

维新未遂平生志。解放功成又一天。报国有心奈无命。泉台仍盼好音传。

玉年外舅祖以名孝廉屡试春官不售。出宰甘肃。屡膺繁剧。惠政流传。嗣参杨侯芳戎幕。尝遍历天山南路诸城。旋调敦煌县。任未几即殁于任所。维时一门群从。俱膺显秩。声名赫奕。而公独以不羁之才。甘于沉晦。终老风尘。睹此画幅。想见其孤芳自赏之致。谨成一绝。以志钦仰。

先生胸次超尘俗。写出东篱雅淡姿。万里边才兼治谱。当年只未采胭脂。

前诗意有未尽。续成一绝。

凌云赋笔更清嘉。不羡人间富贵花。用公崇效寺看牡丹诗意。容我任将霜杰比。终惭倚玉到君家。

谨按。公以道光元年辛巳恩科膺乡荐。至三年癸未。公弟文恪公充礼闱分校。六年丙戌。公从兄念飏先生又继之。公均回避不与试。八年即以咸安官教习。铨授甘肃缳县令。是公赴会试者。仅壬午恩科一次。又十一年调任敦煌县。十四年冬擢署安西直隶州。十五年春殁于州治。前记有误。特为附正如右。

为陈筱石丈题所藏许文恪德配项夫人画梅卷

八幅横斜影绝尘。两行题识墨痕新。天生眷属神仙似。冰雪聪明

满室春。

研朱滴粉写生手。宛若多能韵事饶。内子之宜藏其祖玉年先生徐比玉夫人合绩花卉册。徐夫人与项夫人娣姒也。夫婿清才儿绝技。一门佳话溯熙朝。余藏有文恪长子仁山先生画南极老人小轴。亦极精。

瓯香家法付清于。长伴妆台此图画。未许昭陵曾入匣。且看合浦更还珠。

补梅千百供逋仙。一角孤山妙笔传。最羡楚弓能楚得。我惭买椟且无缘。

玉年先生曾绘孤山补梅图。一时名人题墨殆遍。昔年被人窃去。质于某氏。急往踪迹。已为高君野侯所得。同时属为题识。展阅黯然。

题瞿良士遗像

故侯门第忠宣裔。小隐田园罟里庄。最羡幽人性馨远。半耕半读是家常。

有书可读真为福。况属人间未见书。万卷人家今有几。双丁杨陆尽邱墟。

君家遗译最绵长。虹月归来未散亡。赖有孙枝勤爱护。又经小劫度沧桑。

真能爱护在流传。鸿宝珍藏意未安。深幸一瓻频借与。故教四部得丛刊。

异书思作荆州借。二客相从鼓枻来。鸡黍共君情似昨。人琴剩我首重回。

不堪回首卅年前。每望黄垆一怆然。差喜父书能共读。诸郎才调尽翩翩。

子弟翩翩未易才。铁琴铜剑好追随。危楼百尺灵光峙。况在阶前有白眉。

海内此楼足千古。江南文物系几希。他年获见新堂构。定有英灵来护持。

题顾起潜拓示宋绍定井阑。阑有字曰复泉义井。

惊心岁月思南渡。犹见君家旧井栏。石不能言应自痛。几经水剩更山残。

剥而必复天之理。饮水思源记此泉。改邑由来不改井。有生终见中兴年。

为顾起潜题其先人竹庵先生遗墨

钢铁横行今世界。羽毛丰满不中书。应将笔阵销兵气。留与他年作楷模。

潘景郑世兄以其先德干臣世文所绘兰石属题。谨呈绝句二首。借志钦仰。

三朵兰花一片石。写出胸次超尘寰。芳华未歇忽仙去。潇洒梅雪松篁间。

故家乔木今余几。缣素留遗谨护持。长赏孤芳砺贞节。绵延世泽到孙枝。

施君梅僧有二子。习航空术于美。学成从军。其一以袭日本战死。诗以彰之。兼慰其尊人。

神州未必终沉陆。报国而今大有人。聊为同胞一吐气。故将热血洒京滨。

君家飞将称神勇。一死真能重泰山。伫见难兄挈难弟。忠魂随唱凯歌还。

望　雨

（八月十七日作示陈沧州）

墨云堆积走轻雷。拂拂微风又拨开。如此炎威谁解得。惟期旧雨过街来。

梁令娴女士寄示林权助景印任公避难时遗墨

谡谡松风满寓庐。主宾笑语晚来初。小姑散学刚归日。手扶书囊记也无。

余于宣统二年归自欧美。过神户。访任公于海滨庐。女士手扶书囊。正自学校归来。

钩党已逾半世纪。回思往事尽沧桑。故人长别今何在。吟罢小诗思感伤。

我在京华君析津。芦中人语只传闻。侠肠邻友多情甚。留得遗书迹最真。

余在都中闻夏穗卿述任公逃亡情事。

先帝人师俱往矣。河滨旧友亦大亡。模胡半轴伤心语。读罢淋浪泪数行。

香园主出示近作敬和

写成琐琐家常趣。聊以文言道俗情。一片南华秋水意。漫云屎溺是无名。庄子知北游篇道在屎溺。

仲可仁棣同年移居康家桥。绘此图以见示。朋辈题诗殆遍。仲可知余不能诗。然必欲余为

之。谓不可无此文字因缘。图留余处。未久而仲可遽作古人。重违其意。勉成数什。还付振飞世讲藏之。

强我留题墨未干。几回展卷几泛澜。画图犹是人何在。每忆前言那忍看。

水木清华好占居。天然爱好是吾庐。团圞一室春风坐。康乐何亲今有书。

拚得千金为买邻。多君此意倍相亲。堪怜室迩人偏远。空访桃源学避秦。

披图贶我新诗句。南曲林泉认故园。还祝君家更珍重。长留先泽到儿孙。

余去岁赎归涉园旧图。仲可为余题四绝句。有画图珍重留先泽之句。

仲可同年能文章。尤善倚声。怀才不遇。橐笔沪堧。晚年卜居康家桥。与余结邻。年未六十。遽尔下世。其子新六为余掌教南洋公学时所得士。卒业后留学于英法美。学成归国后。初供职财部。旋改入浙江兴业银行。发扬光大。成绩昭著。不幸于去秋乘飞机赴渝。中途遇敌殒命。可伤孰甚。顷忽检得仲可手札一叶。属题纯飞馆填词图。久久未报。怅歉无

似。因补两绝。聊赎食言之愆。并以志恸。

十年不见故人面。太息沧桑世事非。寂寞康桥旧门巷。更从何处认纯飞。

词人自昔婴天忌。君亦诗穷而后工。底事佳儿偏被夺。噫嘻吾欲问苍穹。

题吴湖帆摹王孟端江山渔乐图

青山红树打渔船。茅舍炊烟水竹村。难得林泉如此好。何须更觅武陵源。

风流前辈追文沈。况复名门祖砚承。妙笔淋漓君尽有。临摹姑自说元明。

题宣甫置酒契菊图

不图三友岁寒枝。彭泽风流一卷诗。醉里乾坤浑自大。飘飘衫履坐东篱。

故国心事有谁知。删尽俗尘桃李姿。万古愁波销顷刻。长怀太白恨生迟。

酸甜世味半生尝。淡泊胸襟且坐忘。酒气花香浑不辨。个中滋趣最深长。

我亦陶然快十觞。秋怀未计俗人量。倘教樽酒追陪老。簪帽携来处士香。

颂周宗兄属题静荫园图。已赋二绝。意有未尽。又承示我冯氏所绘。再呈二绝。

山河异处半神洲。寓室伤薪事太羞。天意似将酬大孝。故留池馆作菟裘。

读秦君之后记。谓干戈扰攘。园故无恙。殆有天意。谅哉是言。

乌夜村居久就荒。太原图绘亦销亡。羡君双蓄丹青本。犹有名园继洛阳。

明万历间先十世祖大白先生读书城南乌夜村中。筑室数楹。杂莳花木。九世祖给谏公增葺台榭。饶有林泉之胜。颜曰涉园。八世祖比部公益。加展拓。并仿辋川图意。倩太仓王补云绘为长卷。携之京师。名人题咏殆遍。后遭乱离。园毁而图卷犹存。迩来迭遘兵火。先人敝庐半化劫灰。而图亦俱烬矣。展冯君斯图。弥增感慨。

题朱遂翔抱经堂藏书图

光宣之际。余为商务印书馆创建东方图书馆。并藏旧籍。慎初仁兄助我搜辑甚勤。闸北之役所藏数十万卷毁于一旦。今慎初出示比图。犹能抱残守缺。为之感喟不置。自此以往。叹读书者购置惟艰。流

通之责匪易。异人任竭叟勖以实利。揆初亦以独乐不如众乐为言。余与二君有同意。窃愿慎初之许我也。

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翘首郭东园外路。羡君先拥百城回。

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倍苦辛。愿祝化身千万亿。有书分饷读书人。

葛书徵姻台出视路令送朱椒堂北上图属题。金篯孙同年纪事在前。因本其意续成二绝。不足云附骥尾也。

送别多情贤令尹。中流客与孝廉船。此非折柳寻常意。合作当湖史迹看。

志乘流传今仅存。画图渲染更如新。天教传朴留双璧。故辟桃源好避秦。

题绿遍池塘草

春色映阶人不见。空留佳句染吟笺。多情夫婿相思地。满目萋萋只自怜。

斜阳欲瞑迷归路。望断天涯去不还。我亦安仁余旧恨。当前生意忍同看。

题李钜庭庐山花径景白亭册

桃花开处纷无数。一遇诗人便不闲。千载风流白太傅。长留名迹在名山。

古今名胜几沉薶。片碣深深掩绿苔。不有幽人勤拄杖。谁能荒径辟污莱。

香草居主人喜艺兰。因以所嗜名其园。绘图征题。率成二绝。

举目山河泪几行。茫茫尘海一身藏。世人竞叹锄当户。独抱孤情自信芳。

梁溪山水足清华。小有园林处士家。众草终当芟难尽。还君灿烂是名花。

明末遗老张卿子隐于医巷。以人传。至今不废。古渠先生弃官归田。得其故宅。榜曰古藤书屋。传之数世。作舟世丈幼时读书其中。塾师金粟香先生觏乱死于宅中。粟香先生令嗣忠甫冏卿追怀先烈。思建家祠。作丈眷念师承。即以古藤书屋旧址赠于金氏。备兴土木。冏卿服官京华。旋即下世。无子。以远族名鸿钧者为嗣。未几亦蹈海而亡。遗有两子。长伯和学成自立。比又赋闲。次子仲涛。尚未授室。建祠

之事始终辍矣。贞甫先生为揆初同学令祖。始移居木场巷。成室之日。庭前花木布置一如故居。睠怀祖德。并植紫藤于中。以寄追远之情。数典无忘。弥深敬仰。

紫藤花下读书堂。静对仙禽春昼长。差喜归来彭泽令。故园松菊未全荒。

万口争传留姓字。清幽门巷旧楼台。曾闻大隐成名去。又见儒家就义来。

聊将片土报师门。太息苌弘碧血冤。祠庙未成华屋尽。荒苔残叶吊英魂。

堂构重新还袭旧。百年乔木在君家。子孙看到知能几。此是高门掌故花。

朱君屺瞻出际所绘先德两世遗像。并胪举其居乡行事足为后生典型者制为图书。复搜集祖庭手书尺牍十数通。及画数幅。附以同时名人所撰传志。装潢成卷。将以昭示后人。垂为家范。食德服畴。用意深矣。谨赋十绝借志景仰。

云霞出海徇朝暾。善气纷缤拥德门。多少敬恭桑梓事。长留榜样示儿孙。

三致千金全散与。好行其德古陶朱。披图幸得亲光彩。莫道今人

古不如。

寒士欢颜广厦开。眼前饥溺倍关怀。文孙妙有丹青笔。写出慈祥心地来。

谈忠说义满乡闾。正气曾凭只手扶。报国男儿心不死。漫云祠庙已荒芜。

寓室毁薪谁料得。百年人事小乘除。充闾轩盖重来日。始信君家庆有馀。

十幅琅玕手泽遗。鲤庭待礼并闻知。一言苦口真良药。得意勿忘失意时。

与可墨竹差堪拟。米颠山水遥相师。偶然游戏恣笔墨。自有心法传孙枝。

昔年寒畯横径地。今日童蒙又我求。听到书声起邻塾。承先差幸得箕裘。

芙蕖波沼兰盈砌。静对花□朵主宾。读画谈诗无鄙事。真从清德善良熏。

儒宗稽古遭轻贱。数典而今半籍谈。祖砚父书勤不释。羡君慈孝一肩担。

和陈叔通婚后五十周

朋辈相逢都七十。古来稀却近来多。最难君子称偕老。半百年华共委佗。

金银磁锡传佳话。异俗原同重造端。我欲金刚献钻石。合欢重侑祝团圞。

庭阶玉树秀三株。比得河东彩凤无。不栉更看今进士。掌中璀璨有明珠。

重谐花烛赓鸣鹿。君莫乡贤让不如。君语予。同乡高白叔曾有此遇。以后未见。我纵追随只及半。鲽行终羡煞鳏鱼。

赞

八世外祖静岩谢公像赞

初聆母训。敬陈祖德。陈留旧裔。东山遗泽。公宦秦疆。辛勤厥职。敷政优优。民忘帝力。六师西迈。毋匮供亿。士属饱腾。威振绝域。蠢兹小丑。跳梁亡匿。公严诇察。遂除奸慝。谟猷入告。帝嘉悃愊。擢守函关。存膺考涉。听讼明察。民情斯得。偶误邮传。遂遭谴劾。攀辕莫留。挂冠是亟。宗贤崇奉。戚党扶植。坊言表行。乡里矜式。克昌厥后。垂祐无及。母也斯言。永铭胸臆。敢忘自出。寸根移植。仰瞻遗挂。可象可则。百拜陈词。抚哀翼翼。

马相伯先生像赞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言满天下兮。后生所宗。振聩发聋兮。国人群起而景从。縻以爵兮招以弓。世方悲其晚年兮。天又降此鞠凶。士不遇兮道莫容。心犹壮兮命已穷。八蛮之乡兮。百龄之躬。宁能堪此沈郁兮。遂反归于太空。呜呼。生为人豪兮。死为鬼雄。虽死如不死兮。矍铄哉是翁。

潘博山像赞

（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

金张世胄。王谢门风。幼克歧嶷。卓尔童蒙。灵椿乃陨。萱草犹荣。逮奉重闱。羞膳源丰。惟孝友□。其乐泄融。食德服畴。旧业恢宏。□着鬻财。货殖称雄。百城斯拥。六法尤工。倏又忽出。系幽告终。长才短折。天胡梦梦。

词

中华职业教育社三十年纪念

（调寄西江月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经营费尽心机。三十年为一世。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须再试。　　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劝世人多发慈悲。莫尽把他捶碎。

联

祝沈衡山七十寿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年尊古稀望隆致政。
竹林劲节兰玉群芳。

挽蔡锷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四日）

为争人格不得已而用兵败弗亡命济亦引退砥柱中流先生庶无愧矣。
既负民望宜知所以爱国首轻权利更重道德良药苦口后死者其听诸。

挽钱铭伯

（一九三一年六月）

微言绝大义乖看满目嚣尘最难堪夺我良师殒我益友。
与人忠执事敬综生平行谊是无愧出为民宦处为乡贤。

挽王书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与君为学勿作党人通艺说当年曾共崎岖印泥雪。
垂老删诗不问世事晚晴悲落日怕看破碎到山河。

挽徐志摩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志轶云霄外。
诗留天地间。

挽盛同荪

（一九三二年十月）

患难托同舟相助相持十载频闻忧曲突。
惊□传易箦斯人斯疾千金轻掷误垂堂。

挽梁燕孙

（一九三三年五月）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今日盖棺应论定。
我相此邦无不溃止微闻易箦尚哀鸣。

挽项松茂

（一九三四年五月）

福国惠民良药苦口利于病。
同仇敌忾志士杀身成其仁。

挽葛稚威

（一九三五年八月）

续命恨无方岂坐垂堂终惜千金轻一掷。
怀才嗟未遇遥瞻泮水且迟九载斬重游。

又一联

匡庐小住泰华攀登胜迹追随今不再。
同学少年缔姻晚岁知交零落我何堪。

挽丁文江

（一九三六年一月）

地不爱宝而乃患贫果使克展所长必有利于我国。
年及知非宜可服政胡若是夺之速我还欲问诸天。

挽高梦旦

（一九三六年七月）

不药为中医受尽酸辛底事体肤付和缓。
万难是行路愧疏调护空余涕泪望岷峨。

挽章太炎

（一九三六年八月）

太炎先生自幼劬学。不屑仕进。方科举盛行时。从未涉足试院。此余闻之亡友夏穗卿者。清政不纲。先生昌言革命。苏报案起。被捕入狱。对簿日。余往旁听。见先生侃侃直陈。谳员嗫不能声。而政府亦不敢兴大狱。今先生往矣。山高水长。遗风未泯。谨制楹语。用志哀思。

无意求官问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几辈。
以身试法为我国言论力争自由之第一人。

挽熊秉三

（一九三八年四月）

秉三同年旅居海上。战事既作。痛国沦陷。怆然辟世。未几殁于海外。光绪戊戌政变。君与余同被落职。一时钩党至二十余人。先后云亡。凋零殆尽。去岁散原殁于北平。君今继之。存者仅余一人而已。回首当年。哀感何极。谨制楹语。奉告仁灵。

浩劫转旋难归来异域羁魂破碎多应怜故国。
知交零落尽数遍前朝党籍孑遗我愧作余民。

挽马相伯

(一九四〇年一月)

相伯先生以大耋之年。受政府知遇。膺要职。不幸遭国难。流离迁徙。寄迹炎荒。偶染微疴。以药物不济。遽至不起。先生言论时时以激发国人爱国为职志。其见义勇为之概。大足为后进模楷。谨制哀词。伏维灵鉴。

垂老投荒可怜暮景。
尽忠报国无愧后人。

挽庄伯俞

(一九四〇年二月)

如此岁月如此山河翻幸百罹长解脱。
可共安乐可共患难最怜卌载旧知交。

挽陈徵宇

(一九四〇年九月)

通艺共观摩大命将倾相对氿澜辍中道。
炼才留著述斯文未丧愿谋剞劂寿名山。

挽卢悌君

（一九四五年二月）

悌君仁兄与余同登乡榜。再阅四载当谐重宴鹿鸣。讵料君竟不及待。犹记六年前君与蔡原青、叶柏皋、沈淇泉、金籛荪诸同年。集余家小酌摄影。未及两载。柏皋先逝。前月原青亦亡。而君今又继之。哀哉。含泪作联。敬呈灵鉴。

只欠四年方期劫后沧桑同趋鹿鸣重赓宴。

又弱一个对此岁残风雪忍看扶鸠小集图。

挽陈陶遗

（一九四六年四月）

安乐故人多犹见扁舟范少伯。

凄凉寒食了谁旌绵上介之推。

挽谢仁冰

（一九五二年一月）

君真重视此文化机关不惜孱躯来共邪许。

我不能再为人民服务相怜同病空愧朝闻。

自挽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

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为设立通艺学堂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刑部主事张元济、工部主事夏偕复、内阁中书陈懋鼎、内阁中书王仪通。呈为援案设立通艺学堂。讲求文字术艺之学。恳请奏明立案事。窃维时事多艰。储才宜亟。迭经中外臣工条奏。钦奉谕旨。推广各省学堂。并令官绅集资创办。凡有知识。人人思奋。本年正月。职等联集同志。分筹款项。于琉璃厂赁居民房。延聘教习。先习外国语言文字。业经具呈声明。并蒙发给同文馆书籍。各在案。数月以来。悉心研究。觉其条理之密。孳乳之蕃。字句之后先。词气之轻重。例繁类杂。融贯为难。自非深于华文。无以究洋文之精奥。又其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气尚象之法。体国经野之规。各有专门。足资借镜。而非博通中国古今之沿革。亦无由考求而得其会通。向来士族儒流。多鄙视别国方言为不屑。而习攻翻译。大抵闾阎寒贱。性识暗钝之人。毋惑乎互市数十年。欲求一二通达中外文字学术之人而寥寥罕觏也。职等设立学堂。来学者多系京员及性质聪颖之官绅子弟。其于中学均已具有规模。现在定立课程。先习英文暨天算舆地。而法俄德日诸国以次推及。其兵农商矿格致制造等学。则统俟洋文精熟。各就其性质之所近。分门专习。一俟筹款稍充。再行延洋教习。广购仪器。分建藏书译书等馆。以期考核精审。温故知新。并遵照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总理衙门议复刑部侍郎李端棻推广学校章程。选派优等学生游历外国。扩其才识。或再入各国大学堂肄业。

期底大成。伏查二十一年十二月总理衙门议复御史陈其璋推广学堂一折。准令官绅集资创建。奏明办理。今试设半年。规模渐立。来学日众。自应援案呈请具奏。惟是风尚初开。响学伊始。若不稍加奖励。无以鼓舞人才。而教习一途足以胜任者。本难多得。各省学堂争相延订。而此间限于经费。修脯歉薄。欲得博涉多通之士以为师资。于事尤为不易。查上海广方言馆、广东同文馆高等学生均经总理衙门随时调考。优者保奖留馆供差。将来学堂所有成业学生。有情愿投效同文馆者。可否援照此案。准其随时报名。积有人数。即由总理衙门同文馆定期调考。分别录用。又查本年二月总理衙门议复安徽巡抚邓华熙筹添学堂一折。准令所聘教习仿照十八年新疆设立俄文馆章程。三年期满著有成效。有官人员保加升阶。无官人员比照同文馆作为翻译官。再留三年。始终不懈。准以府经历、县丞归部铨选。将来学堂所聘教习。可否援照此案。三年届满。请由总理衙门考验确实。一律奖叙。如蒙允准。则教者自能实心指授。而学者亦必日起有功。似于育才之道。不无裨益。所有设立学堂渐有端绪。应请奏明立案。及援案恳予奖劝等情。理合具呈吁请。伏乞恩准施行。谨呈。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附：

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劄行事。本衙门附奏刑部主事张元济等集资在京自建通艺学堂一片。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抄录原奏。恭录谕旨。劄行该学堂绅董刑部主事张元济等钦遵可也。须至劄者。粘抄。右劄通艺学堂绅董张元济等。准此。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片〕

再臣衙门于本年正月间。接据刑部主事张元济等呈称。联合同志。分筹款项。赁房开馆。学习西国语言文字。请发给同文馆书籍等因。当经照准拨给在案。兹于八月二十四日。复据张元济等呈称。设立通艺学堂。来学者多系京员及官绅子弟。现在定立课程。先习英文及天算舆地。其兵农商矿格致制造等学。俟洋文精熟。各就性质之所近。分门专习。伏查二十一年十二月总理衙门议复御史陈其璋推广学堂一折。准令官绅集资创建。奏明办理。今试办半年。规模粗立。来学者众。自应援案呈请具奏。并援案请将学堂教习比照成案。酌给奖叙。暨学堂成业学生仿照广方言等馆学生例。调考录取等因。臣等查近日中外交涉事宜条目日繁。需才益亟。仅恃臣衙门之同文馆、上海之广方言馆、广东之同文馆及南北洋闽厂学堂数处。学生有限。诚不足应各省之取求。前议推广学堂。通行各省。而官绅创办尚属寥寥。该员等居京师首善之地。筹款设立学堂。自行讲习。造就人才。留心时务。志趣实属可嘉。其所请酌奖教习一节。应比照安徽成案。略与变通。拟俟三年期满著有成效。由该学堂出具考语。禀由臣衙门核办。有官人员准其保加升阶。无官人员准其作为监生。一体乡试。再留三年。始终不懈。准以府经历、县丞归部铨选。其成业学生愿投效同文馆者。应准其随时报名。听候调考。惟必须由该学堂出具凭单。将学生所习何业。成就分数。考试等第。详悉注明。由同文馆查核。再行调考。以防冒滥。所有京员集资自建学堂缘由。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奏。同日奏朱批。依议。钦此。

附：

通艺学堂章程

宗旨

第一条　国子之教六艺是职。艺可从政。渊源圣门。故此学堂名曰通艺。

第二条　欲开风气。必先首善。欲宏造就。必资儒流。故此学堂设于京师。以待缙绅与其子弟之有志于此者。

第三条　欧美励学。新理日出。未知未能。取资宜博。故此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

事业

第一条　现在先习英国文字。俟款充人众。再分设各国文字学馆。

第二条　所讲之学。务存阶级。通理达识为先。术艺次之。而以达于从政。专对四方为归宿。现在先习英文史书地志算学等门。俟一二年后再行分门课授。其详细办法见以下课程各条。

第三条　学堂所宜设立以资讲习者。

一学堂　二诵堂　三演验所（俟有经费再议举办。）四图书馆　五阅报处　六仪器房（俟有经费再议举办。）七博物院（俟有经费再议举办。）　八体操场（俟有经费再议举办。）　九印书处（俟有经费再议举办。）

分职

第一条　设学董一人。主延聘教习。督察功课。核定章程及指导一切应办事宜。

第二条　设堂董一人。主聘用司事。管理度支及办理一切事务。

第三条　设副董二人。一理学务。主甄录学友。商订功课。一理书记。主撰述文字。储藏要件。

第四条　设议事四人。主稽察度支。指陈得失。议订章程（如学友众多。再议增设。）。

第五条　设司事一人。主襄办庶务。

第六条　学董堂董由议事及同学公推。副董由堂董遴请。非在堂肄业者不得与选（学董必须精通西学。方能督察功课。同学现难胜任。公议外聘。）。

第七条　议事由同学公推。非在堂肄业半年者不得与选（以上两项交替年限暂缓议定。）。

第八条　聘用司事。必须有保人荐人方能议订。

第九条　除司事外。办事各人不得开支薪水。

教习

第一条　现在延聘洋教习一人。汉教习二人。皆以课导言语文字及浅近艺术为主。俟各友学业深造。人多款充。自应设立各种专门教习。以求深造。

第二条　休息期。夏日自初伏起至末伏止。冬月自十二月二十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五日止。每逢星、虚、房、昴日停课一日。

第三条　教习除例定假期外。非有重大要事不能告假。如假逾七日。须自觅替人。先期妥商。

学生

第一条　凡愿来学者须自觅一引学人。随时可以报名。惟准否须由学务副董按以下各条察定。非身家清白。中文通顺者不取。嗜食鸦片及沾染恶习者不取。确知其不能学满年限者不取。

第二条　报名时即请阅看一切章程。如实愿遵守。即由学务

副董给予引书。按格填写。将来添班准所列先后为次。

第三条　除教习及堂内办事诸人外。凡在堂友均可作引学人。肄业未及三月者不与。

第四条　凡缙绅士夫。亦可作引学人。惟与学务副董素不相识者。须再觅在堂学友同作援荐。

第五条　每届春秋添班一次。每班以二十人为额。如数不足而已有十二人者。仍行添立。如数有余。则将报名在后者截归下届。倘人数过多。即增聘教习。随时添班。

第六条　凡有习过西文。愿来肄业者。报名时应先声明。即由教习考验。派归某班。随时入学。如无班可归。只得暂候。其告假离堂复来肄业者。照此办理。

第七条　凡有愿住堂内者。报名时应先声明。临时再由学务副董酌定。入居之日仍以报名先后为次。

第八条　如有不遵教习告诫。及功课退缩无班可降者。随时辞退。

第九条　如有先后易辙。不自检束。致招物议者。随时辞退。

第十条　凡住馆学友有不遵以下五条章程者。同学得以互相纠劾。情节较重者辞退。

一、彼此相见毋傲慢。毋争竞。毋相嘲诮。

二、功课既毕。归房温习。除傍晚及膳后一钟外。不得聚谈。

三、堂内不得设席宴客。及作一切无益之事。

四、晚膳后不得出门。

五、友朋来访。不得留宿。

第十一条　所读书籍。由堂予备。惟中途辞退者。仍须缴还（污损太甚。责缴原价。）。

修费

第一条　来学者每月修费银贰两。入学之日先交六个月之数。嗣后每届三月清交一次。既交之后。本人因事中辍。或由堂中辞退。概不给还(膳金另计)。

第二条　凡初次学期届满。得有成就文凭者。如其时堂中经费出入足以相抵。即将期内所缴修费全数还给(其第二次学期。一切章程暂缓议定。)。

第三条　如初次学期已满。尚未得有文凭者。修费概不给还。如本人仍愿续学。由教习酌定去留。如仍可留堂。即照章续交修费。俟得凭后。其修费但给还初次期内之数。至其期外续交者概不给还。以示与初次如期得凭者有别。

第四条　学凭分二等。一为异等学凭。一为成学学凭。异等学凭须学业实是超越常格者。方准给予。得此者另给优奖。余则但给成学学凭。仍给还所交修费。

课程

第一条　现在准所定课程。以立期限。凡入学三年为初次学期。再若干年为二次学期(二次学期俟后议定。)。

第二条　初次学期功课。除英国语言文法来者均所应习外。余初分两门。一曰文学。一曰艺术。以便学者自择所宜(为时不过三年。凡所课授。自宜择其极要者。如欲深造。俟第二期特班课授。)。

计开

文学门　舆地志　泰西近史　名学(即辨学)　计学(即理财学)　公法学　理学(即哲学)　政学(西名波立特)　教化学(西名伊特斯)　人种论

艺术门　算学　几何(即形学)　代数　三角术(平弧并课)

化学　格物学（水火电光者重在内。）　天学（历象在内。）　地学（即地质学。）　人身学　制造学（汽机铁轨在内）

右之学术粗分两门。固知士生今日欲为成德达材。二者不能偏废。求其通理达识。则非象数、格致诸学无以练智。求其达于从政。专对四方。则非史志名法之书无以广才。第学者天分不同。或长于记诵。或优于思索。长于记诵者。于文学为宜。优于思索者。于艺术自易。若强其所短。则有苦难入而两失者矣。今者本堂设为二类。大抵一年之后。即当照此分班。并将教授时刻妥为安排。使不致相妨两废。来学诸子。经用功一年之后。尽可自审材质所宜。分门致力。果克有成。均堪用世。其或资秉过人。力能兼骛。则诣非偏至。尤不易其才。抑或一为浅尝。一期深造。亦无不可。有愿力者。任自为之。本学堂有教无类而已。至于第二次学期。除照常分教新进外。当设特班。以待不安小成。更求深造之士。其详细章程届时另议。

第三条　学堂每班常课由浅入深。教习当授课之时。学友当受业之日。即可随时会同译出。公同商榷。期于精审。如此一则以便互勘。学友易于解悟。受益必多。二则随译事轻。而积久之后。便成此学课本专书。如学堂款充。设有印书之所。即付刊印。

第四条　泰西要学名论甚多。如必待文字语言成熟时方得与闻。或恐纡而难待。遇有中土通人。实曾从事西学而能用华语中文授受者。应由堂董延请宣讲。齐集学友。共听记录。并交书记收藏。至大考时即用中文发题考试。分数合参以定甲乙。

考试

第一条　每年季考两次。一在伏假前。一在年假前。俟初学期满日。即改为大考。均在夏冬两季举行。

第二条　季考由教习主试。大考由堂中外聘精通西文西学之人会同教习主试。

第三条　每次考试。主试者第其优劣。榜示堂中。优者奖以书籍图谱仪器笔墨等类。其学业超越侪辈者升班。劣者降班。无可降者退。

第四条　每日功课由教习登记分数。月终榜示。比较勤惰。堂中并立册登载。以备试时参核。

奖励

第一条　凡学期届满功课已毕者。教习会同外聘通儒逐一考试。如确有成就。即行给予文凭(给凭章程暂缓议定。)。

第二条　得凭后或应经济科。或入大学堂肄业。统俟章程奏颁后再行议定。

第三条　凡得有文凭。愿出洋游学者。届时堂中经费充足即资送各国学堂肄业(章程暂缓议定)。

第四条　凡得有文凭愿在外谋事者。本堂必尽力相助。切实保荐。惟于本堂宗旨有悖者则否。

第五条　凡同学在外办事。需用通晓西学者。应先延请得有本堂文凭之人。堂中亦必切实推荐。

筹款

第一条　泰西例。绅商所建学堂经费多由同志捐集。本堂系仿照办理。务望四方同志随时佽助。成此大业。

第二条　同学有膺外差外任者。应请仿照各有馆捐之例。酌量捐助。

第三条　同学有好义者。亦请酌量捐助。其不愿者听。

第四条　凡有捐助经费。务请径交本堂堂董。当出具签押收

据。其姓氏捐数统俟年终刊入清册。

用款

第一条 所有入款。随时酌定数目分作两项。曰固本款。曰备用款。均交殷实银号存储。固本款立券生息(非有要需不得提用)。备用款立折支取。

第二条 所有存取款项概由堂董经理。券折则由书记副董收储。

第三条 所有出款。亦分两项。曰常款。曰特款。常款如教习司事薪水、仆役工食房租及日用之类。每月由堂董照额拨交司事支发。特款如添置图籍仪器什物及一切不能予限之事。数逾五十金以上。堂董须集众会议。核准后方能开支。

第四条 出入账目由司事分项登记清楚。月终由堂董复核。随时由议事稽查。每届冬夏汇议期。会集各人总核一次。并点验券折及一切要件。岁终并刊刻清册散送。以昭信实。

议事

第一条 堂中有应议事务。重要者归专议。寻常者归汇议。

第二条 汇议于冬夏散学期前举行。专议由堂董定期。亦勿得占夺功课时刻。

第三条 堂中设立登闻箧一具。凡堂中大小事宜。同学见有不便施行者。均可随时条陈。详书片纸。投之箧中。每晚由司事启箧。交堂董即行批答(答件交司事转递)。可行者行。否亦须指明其故。应集议者集议。惟条陈事件必须本人签名。方足为凭。否则作废。

第四条 会议之日。办事人议事人及建议人必须齐集议所(至少亦须到者有半方能开议)。堂董出所议事。建议人先自演说。

余众依次论断。书记笔之。以待核定。

第五条　凡事之准驳。依三占二之例。其可否均者由堂董定见。然必须将准驳之故逐一指明。

第六条　凡有议准之事。即日施行。不得延宕。

附载

第一条　此系试办章程。其有未能周密之处。应随时修改。以臻美善。

读书规约

一、教习有所告诫。务宜遵守。
一、教习所定课程。不得擅请增减。
一、教习考问必须速答。左右不得搀越。
一、教习讲解务宜静听。不得交相议论。独自诵读。
一、如有责问。须俟讲解毕后。不得搀夺。亦不得夹杂他语。
一、读书宜轮递朗诵。不得同声并起。
一、不得请补欠课。
一、笔墨纸石板等务必各自备带。不得向旁人借用。

图书馆章程

第一条　本馆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凡在堂同学及在外同志均可随时入馆观览。

第二条　中国书籍专择其有关政教者藏之。其琐碎芜杂者概不收录。

第三条　中国翻译西书。凡同文馆制造局及各教会所印行者

现已购备全分。其最要各种并多备数部。以供众览。

第四条　西文图籍现择其浅近切要者购备参考。余俟同人学业所造。酌量添置。

第五条　本馆设馆正一人。即由同学兼理。专司搜采。检查等事仍由司事襄办。另用书佣一名。每日将看书人数暨借出缴还书数登簿。呈交司事查验。馆正暨总理随时抽查。如有遗失。责成书佣赔偿。

第六条　书籍概存柜中。另设书目。分类登载。来阅者即可取馆中所备提单。开明卷数。签名其上。交书佣提取。阅毕交还。始准将原单收回。

第七条　同人取阅书籍。如有遗失。应偿原价二倍。若仅污损。则偿原价。仍将原书缴还。俟补购到日即将此书给与本人。

第八条　凡同学之不驻堂者。准将书籍借归阅者。此外不得援例办理。

第九条　西文图籍。现议概不得借归阅看。

第十条　借书归阅。卷帙不得过两册。时限不得过四日。违者罚书价四分之一。

第十一条　在外同志愿来馆读书者。应倩同学作保。再由本馆赠一凭单。凡得有凭单者。本堂一律优待。惟此凭单不得转借转送。

第十二条　应备图书甚多。现因经费支绌未能广为收罗。尚望四方宏达之士随时投赠。庶臻美备。并扩见闻。

阅报处章程

第一条　馆内所备各报专为取便同学广益见闻而设。来阅者宜共知此意。

第二条　中文报专取雅驯者。鄙陋者不备。西文报先择浅近者。深奥者从缓。

第三条　每逢星、房、虚、昴日。午前九钟至十钟请教习于西文报中择要演说。

第四条　购报不易。学友共知。阅者只可在报室任意检阅。阅毕即请归还原处。毋使杂乱。亦不得携出馆外。致有残缺。

第五条　预备笔墨纸张以便阅者抄录。惟不得于报上涂抹及有所污损。

第六条　各报来处。报资多寡。阅者姓字。均一一登载册上。以备检查。

上光绪奏折

（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刑部主事臣张元济跪奏。为时局艰难。变法自强。亟宜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业。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于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蒙恩召见。仰见皇上忧国伤时。达于辞色。近又叠颁明诏。除旧更新。不惑于浮言。不挠于旧党。窃以为圣明在上。提纲挈领。必能振已废之人心。扶将衰之国运矣。乃数月以来。中外因循。一仍旧习。欺罔蒙蔽。毫无朝气。刘坤一、谭钟麟之复奏迟延。怀塔布等之阻塞言路。其最著者也。

臣尝读五月二十八日上谕。至每待臣下以诚。而竟不以诚相应二语。未尝不痛哭流涕。以为有君如此。臣虽粉身碎骨。亦何足以为报。诸臣乃置若罔闻。其心抑何忍耶。臣尝悉心体察。知其中有受病最深之处。非洞见症结。抉发扫除。虽日言变法。终涉皮毛而不能得其实际也。凡行事有一定之次序。非预为布置。握要以图。虽日诏诸臣力改积习。终有所扞格而不能行也。此其故廷臣岂不知之。而不肯为我皇上言之者。其实则有漠视朝廷之心。以为旧法终不能废。新政终不能行。任我皇上一人忧劳于上。久将必倦。倦则旧法复。新政废。而彼乃快偿其愿也。彼亦岂不知外患内忧相逼而至。而年已老耄。转瞬凋零。但求敷衍数年。生不复见。即不幸犹存。而若辈赧颜。何所不可。惟我皇上春秋正富。来日方长。设有意外。何堪设想。微臣日夕忧惧。罔知所措。谨就管见所及。冒死上陈。敬备圣明采择。以为救亡拯急之

助。

再。近来臣工条奏。凡有交议。廷臣多不能仰体圣意。切实议行。或诡称已办。或极称不便。无非欲暗行驳斥。即有一二议准。亦复支吾影射。貌合神离。迥失原奏本意。盖诸臣贤愚不一。新旧殊途。各怀一两不相下之心。而又不能独行其是。故成此不痛不痒之公事。此近来变法之实在情形也。

臣所条奏。系为变法正本清源起见。如蒙皇上采纳。可否仰求宸衷独断。勿交廷臣核议。以免阻格之处。出自圣裁。除将微臣管见逐款开呈外。谨缮折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谨将微臣管见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逐款开列。恭呈御览。

一曰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泰西各国行政与议政判为两事。意至良。法至美也。中国则不然。以行政之人操议政之权。今日我议之。明曰即我行之。岂能不预留地步。以为自便之计。故政为彼之所惯行者。必不废。废则无以抑新进之辈矣。政为彼之所未行者。必不兴。兴则显形其前事之非矣。我皇上欲去一旧法。则多方阻挠。欲举一新政。则故意延宕。未始不由于此。且变法之事亦非可易为也。必将彻究其终始。融贯其往来。斟酌其后先。权衡其缓急。而后能施之无弊。行之有功。不见夫良医之治疾。大匠之筑室乎。审脉察情而后定药焉。绘图布算而后施工焉。故病无不治而室无不成。今我皇上日日变法。而相与审脉察情者谁乎。绘图布算者谁乎。夫一事之行。其起点甚微。及其究竟交相引摄者。正不知几千万绪。稍一不慎。败覆随之矣。我皇上自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以来。百废具举。事固无不当行者。而行之有效与否。亦恐未必确有把握。然则如之何而后可。曰必于事之未来预为之计算。必于所行之事统筹其全局。然欲以此责之枢部诸臣。而诸臣年跻耄耋。精力衰颓。且各有官守。兼差无算。往

来奔走。簿书劳形。岂复能耽精研思。从容讨论。且其中多有不愿奉行之人。面从心违。于事何济。我皇上真欲变法。不先设一议政局。以握其纲领不可也。请言设局之事。

一、此局宜仿懋勤殿南书房之例。设内廷。

一、以年富力强。通达事务。奋发有为者充局员。统请特旨简派。

一、局事至繁。约以二十人为额。如不足请旨添派。

一、在局诸员每日轮流。以数人一班。随军机大臣之后。听候召见。

一、请皇上于万机之暇。随时临幸局中。考核各员所办之事。

一、遇有要事。谕知在局各员全数齐集。届日请皇上驾幸局中。听诸臣详细核议。

一、臣工条陈时事及各衙门请旨之件。概行交局核议。准驳各随所见。议上请旨施行。至士民条陈。以后必多。亦可先交该局阅看。

一、凡今日所应改应增之事。责令各员先期拟定办法及详细章程。随时进呈御览。恭候钦定。

一、现在已行新政。如学堂、报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矿务、工厂、银行、商会。均不过大略章程。并未垂为国宪。故办法多不划一。宜令在局各员详考西国制度。参酌现在情形。拟具则例。呈请钦定颁行。

一曰融满汉之见。国初定制。满汉殊途。设官分职。有专用旗员者。有旗汉勿论者。有旗汉并列者。当日因时制宜。意至深远。沿至今日。流弊转盛。事关旗制。汉则曰不便措词。事属汉务。旗则曰可勿过问。此今日之常谈也。亦有貌为和衷者。实则依回迁就。敷衍了事。而形格势禁。终有此疆彼界之嫌。此弊之

见于上者也。其见于下者。驻防省分。旗汉互争。该管官各有袒护。于是积不相能。乖气致戾。夫非闾阎之隐患乎。不独此也。害更有独中于满人者。满人入仕较汉为早。且有未及岁已充官兵者。故就学期短。而文学之事遂逊于汉人。一也。塞外苦寒荒瘠之区。官司守戍。多满人任之。而汉人不与。二也。满人擅自离旗有禁。外出经商又有禁。故生计较汉人为绌。三也。此其故。实由于满汉之分。夫万物之公理。可分者未必不可合。何以知满汉之可合也。咸同之际。粤捻各匪蹂躏海内。其时我皇太后垂帘听政。知人善任。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治。当时论功行赏。实惟汉人为多。圣人在上。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固无有满汉之见矣。则皇上于此。禀承慈训。合满汉而一之。抑又何难。方今海外各国。莫不联群合盟以攻我。而我于满汉之间转不能融洽一气。化尽町畦。抑何不善自为谋也。我朝定鼎二百余年矣。祖宗德泽。沦浃海宇。皇上忧国勤民。天下共见。凡内地各省。食毛践土之辈。感戴皇仁之不暇。岂忍自外生成。即旗民杂居内地。亦久与汉人情形相习。果一旦特颁明诏。合而同之。当必能仰体圣怀。胥忘形迹。然使仅发一诏旨。切责满汉诸臣不宜各分畛域。而不变通成法。以实力行之。则此弊终不能除。臣知此为我国家受病最深之处。而又痛在廷诸臣只知忌讳。罔顾大局。莫肯一言。痛愤既久。不能复隐。谨昧死直陈。并拟定办法如左。伏候宸断。

一、内地之满蒙各旗。统宜偏入民籍。归地方官管辖。惟宗室为天潢贵胄。不宜与凡民并列。请悉仍旧制。

一、上节云云一时如不能办到。则莫若令旗汉互通婚姻。并弛出外商贾之禁。任旗民自谋衣食。有愿留居他处者。准呈明所在地方官编入民籍。

一、各衙门堂官有满汉并列者。统宜裁减。只留一人。满

而贤能。去汉留满。汉而贤能。去满留汉。

一、旗民生计艰难。就令编入民籍。现在所有钱粮。亦宜悉乃其旧。勿稍裁减。惟缺出不补。

一、京师及驻防省分。宜速设劝工学堂。专教旗民之失业者。

一、内外蒙古及青海新疆等处。一切制度现时均勿更动。俟内地办有端绪。再议举行。

一曰通上下之情。请言一身肢体运动。全恃血脉之流通贯注。一有窒滞。未有不病者也。再言一家主人。足不出户。仅责僮仆理治外事。未有不因缘为奸者也。国何独不然。泰西各国君。常巡行于外。得以周知各事。故臣不敢欺其君。又常与民相见。故民亲其上。今我独反其道而行之。皇上励精图治。力行新法。其日日相与讨论者。不过三五老臣而已。至于小臣不能常常见也。除在京各衙门司员外。外官及士民言事。仍须由本管督抚、都察院代奏。其有不奏。皇上乌从而知之也。乘舆无事不出。出则除道警跸。驱逐行人。不使下民得瞻云日。且亦不许自陈其疾苦也。旧制之荡然无存者多矣。而诸臣于此独竞竞奉行而不少失者。岂真有尊崇帝制之心哉。不过欲束缚我皇上之手足。蔽塞我皇上之聪明。以自便其罔上营私之计耳。今岁广东大疫。死者十万人。东南各省。每石米几值银十元。此亦可为谓非常之变矣。皇上其知之乎。臣窃料各省督抚未必为我皇上告也。臣诚痛我皇上之束缚蔽塞。而不能骤脱此牢笼。然以我皇上之英武。又何难尽破此锢习。伏读本月十四日上谕。内外诸臣不准借口体制攸关。多方阻格。此诚变法扼要之论。十六日又谕各衙门堂官。凡司员条陈事件。原封呈进。毋庸拆看。此亦近来变法最为有力之处。皇上果能推广此意。以求上下之情。臣可决于一年之内。全国之事。朝廷了如指掌矣。谨举其办法如左。

一、京师各衙门暨新设之各学堂、办理新政各局所。请皇上随时临幸。亲加考察。将来风气大开。规模毕备。并请巡幸各省。游历外洋。

一、改早朝为午朝。今诸大臣秉烛入值。仓皇视事。神气不清。岂能振作。且起居失宜。亦非保护圣明之道。说者曰。夜半视朝家法。用意至善。岂可轻改。不知法久则敝生。现在皇上每日召见大臣。皆系办昨日之事。而非办本日之事。是欲速而反迟。欲勤而反怠也。则何如改为午朝。犹可办本日午前之事乎。

一、朝时既改。并请准递重要事件。随时请旨进见。

一、臣工入觐。莫不有拜跪之文。少壮者犹可。耆年高秩。屈膝数时。岂复能从容论道。裨益圣听。且臣子忠爱之忱。断不在此区区末节。除大典礼外。寻常觐见。应请立而不跪。亲重老臣。则赐之坐位。以示优礼。

一、请许士民言事。均得径达御前。

一、各省州县官。每年每省酌调若干人。来京召见。既可察其才能。亦借以知民间疾苦。

一、请饬下总理衙门。将中国所有新报各备一分。统以原本。逐日进呈御览。不准择要选录。以杜壅蔽之渐。

一曰定用人之格。今之策时事者。动曰人才缺乏。臣则以为人才自在。不善用之。故有才如无才耳。今之官吏。上焉者不过循分供职。余皆殃民蠹国之徒耳。我皇上痛加裁撤。诚大快事。然新政待人而理。既裁之后。尤当筹善用之法。谨拟定办法如左。

一、现在宜多裁旧衙门。增设新政衙门。有军机处何必有内阁。有大学堂何必有国子监。皆重沓无谓。翰林院人员最众。所办事件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太帝寺专司祀典。亦可并

入礼部。或恐此项人员废弃可惜。则拔其才可用者。入新政衙门当差。

一、旧存暨新设各衙门所有官制。应请饬下议政局。重加厘定。请旨施行。

一、以数人共一事。意见不同。必至无一人办事而后止。故各衙门只设堂官一人。为之副者一人。受堂官节制。属员亦均由堂官辟荐。请旨擢用。或谓如此必揽权舞弊。不知任用与察觉权皆在我皇上。且有百官以为皇上之耳目。又孰能揽权舞弊哉。各省督抚皆以一人办全省之事。何不疑之。而犹疑于为堂官者乎。

一、以一人兼数事。精力有限。必至无一事能办而后止。故人必专司一事。不得兼他项差使。

一、命官之始。量材授职。既习其事。即宜与此事相终始。可以递升。不得迁调。今日兵刑。明日钱谷。于事固无裨也。

一、官方之坏。大都由于赏多罚少。现既裁官。所有前者保奖章程统宜停止。另行核定。各官之不能奉行新政。妄肆阻挠者。尤应治以违旨之罪。

一、增禄俸。量其职之大小。事之繁简。分别酌定。务必逾其所需之数。

一、停捐纳。捐纳之弊。不待烦言。今果大加整顿。清厘出入款目。何在不可得此二百万金。且既经裁官裁差。捐数亦必大绌。西人多诮中国鬻官卖爵。皇上欲图自强。必不使外人轻侮而后可。则特颁明诏。永远停捐。最为要著矣。

一、废科举。今之裁官为人冗糜帑也。若科举不停。三年之后。文武又增数百人矣。何必多此一番裁撤哉。或谓科举废。则贤才无由表现。不知已奉旨设立学堂。明明有进身之路。此本叠牀架屋之事也。故裁冗员。不能不废常科。

一、京外大小各官。均令陈明愿行新政与否。不必曲从。其不愿者以原品致仕。三品以上荫一子入大学堂肄业。俾得及时自效。其夙著勤劳者。并尝食全俸。

一、除致仕者外。愿行新政之人仍必不少。京官各堂官、外官三品以上特旨录用。此外京官由本署堂官、外官由各省督抚切实甄别。足额为止。余令回籍。听候咨调。

一、外省各官。除藩臬以上可勿拘外。余均宜用本省人为之。熟谙风土。可免胥吏之欺朦。敬恭桑梓。更有亲朋之责备。胜于用外省人多矣。然不改抑官权。删降体制。亦难有效。

一、今之牧令职分太卑。重重束缚。徒有亲民之责。毫无行政之权。宜升其阶秩。并照京员言事之例。条陈事件由督抚原封呈递。再裁去道府等官。以省压制。职事较繁者。并添设佐贰。以为之辅。

一、调署州县。最为恶习。岂真为地择人哉。亦不过调剂属员耳。署事之人亦知不能久于其任。但求敷衍一年。饱其囊橐而去足矣。吏治如此。安有起色。宜别定章程。凡州县各官。贤者但能晋秩。不许离任。不肖者即予黜革。不得降调。

一曰善理财之策。中国自乙未偿款以后。计臣日日言理财。凡商务、银行、铁路、矿务等事。莫不一一举行。迄今三年。仰屋兴嗟。依然故我。由于未能彻底清厘也。以中国幅员之广。民物之众。决无患贫之理。然徒事搜括。徒事裁减。亦决非致富之方。总之以今之人理今之财。自私自利之不遑。岂能于公家有所裨益。兹事体大。非深知其底蕴不敢臆度。谨略拟办法如左。然必须先行以上四条。方能措手。否亦徒托空言耳。

一、请简派数员。将户部及各省之出入款项数目彻底清查。然后通盘筹算。详议办法。

一、请饬下户部。速将岁出岁入款目。自前十年为始。切实稽核。详细开列。撰为表谱。颁示民间。

一、整圜法。中国所用银铜。而以铜钱最盛行。然当十钱离京数十里即不用。银则闽粤皖鄂有铸钱行用。北洋亦铸之。京师即不通行。闻今年春间广东解交户部银圆三十万。迄今尚未议定颁用之法。比其阻滞之故。由于收发官款多以银两为准。何以喜用银两。为其有平余。有成色。司其事者可以从中渔利也。于是奸商操其奇赢。而国家之权尽失矣。今宜尽废银块不用。设筹币局于京师。专铸金银钱。参用西制。酌定分两成色。并兑换行用之法。颁之全国。定期施行。庶几圜法整齐。而银行可设。钱票可行。商务大兴矣。此事为国家命脉所系。不可目为琐屑而忽之也。

一、重商权。今日为商战世界。中国向有贵农贱商之说。故无商学。无商学故无不败。今知重商矣。又好为官督商办之说。不知官也者。昔日日以朘商为事者也。故富人无肯出巨资以办商务者。今京师既设工农商总局。宜责其扫除官气。实力保护。不能稍有抑制。无论商民。有事许径禀总局。总局办理不善。许援士民言事之例。直达御前。商律亦关紧要。宜速行议定。俾资遵守。如此而商务不旺者。未之有也。

上光绪奏折

（一八九八年八月三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刑部主事臣张元济跪奏。为新政衙门酌设额缺。亟宜慎选贤能。以理要政而祛积习。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恭读七月二十三日上谕。现在裁撤各衙门。业经分别归并。所有各该衙门裁缺各官。未便听其闲散。现当振兴庶务。规画久远。应于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务总局酌设大小官员额缺。以备将来量材任使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用人行政筹划精详。于整饬庶事之中。仍属体恤臣工之意。仁至义尽。深佩圣谟。然臣详绎谕旨。既曰未便听其闲散。又曰将来量材任使。盖恐裁缺各官。容有通达时务之人。自宜及时拔擢录用。其一无知识者。断不任令滥竽充数。故曰量材任使也。圣意至明。天下共见。乃近日喧传。谓两局所设额缺即以被裁各官充补。臣闻之不胜骇异。如实有其事。其有害于新政者甚大。臣请为我皇上陈之。

京师设立矿路农工商总局。为各行省表率。造端伊始。宏巨艰难。襄事各员非得讲求有素。才识卓著者。断难胜任。现裁各署。其实缺候补各员。大都衰庸猥滥者多。部胥市侩杂出其间。能通晓中国旧学者尚难得一。若令备员充位。从事新政。岂不贻误国是。腾笑远人。若专为位置闲员地步。则何如不裁之为愈。此等蒙头盖面恶习。如皇上废八股。则请试四书义。皇上改武科。则请留弓刀石。无非同一伎俩。蒙蔽圣聪。使新政不得畅行。且不新不旧。将来必有流弊。可以寒我皇上变法之心。以议我皇上维新之误。此臣所以太息痛恨，而不能已于言者也。

应请明降诏旨。凡新设额缺。令中外大员。不拘资格。切实保荐素习矿路农工商学之人。送部引见。候旨派充。若裁缺各员果能研求有得。自无不膺保荐之理。亦即无终身废弃之虞。至其中不谙新政之辈。如蒙圣恩高厚。应由吏部严加甄别。取其年力精壮。勤慎趋公者。酌量铨选对品外官。以示体恤。臣为慎重新政。力破蒙混起见。是否有当。谨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臣现在矿路局当差。只因该局设立总理衙门之内。可以就近清厘案牍。将来另设衙署。臣力断难兼顾。必当辞退。臣为此言。并不敢稍存私见。合并陈明。谨奏。

关于学费标准致学部堂官书

（一九〇六年）

顷见江督收取学费咨文。已奉批示办法。嘉惠寒畯。实深钦佩。惟元济窃有不能已于言者。征收学费。务从廉俭。无非欲教育普及。然欲教育普及。必先多设学堂。学费轻。则学堂之负担重。负担重则学堂之建设难。使学堂寥寥。取录者固可得少收学费之益。而被遗者转有不能向学之叹矣。窃谓减轻学费。宜于学堂完备。生徒入学艰阻之时。而不宜于学堂缺乏。生徒入学踊跃之时。今之学堂不可谓不缺乏也。今之生徒入学。不可谓不踊跃也。使学费稍重。于生徒之入学未必加阻。而学堂得此挹注。且易于增设焉。未见其有害也。且学费可轻。而学堂之经费不能减少。则仍必取之于地方。其人无子弟入学。而亦摊派学堂经费。今日公理尚未大明。于心必有不愿。反而言之。入学者为己之子弟。亦不宜令他人之父兄为之分任学费也。然则将专责之入学者之父兄乎。是又不能。一则毋过重。一则毋过轻。使底于平而已。外国儿童就学者多。无人不有子弟入学。即无人不任学堂之经费。自无不可。而中国今日犹未能有此程度也。中国赋税之法不能改良。多一分之征收。即多一分之骚扰。若学费。则入学者出之。学堂纳之。绝无丝毫征敛之弊者也。是不独于教育财政有裨。而于地方行政亦并受其益矣。凡取于人之事。由多而少。则顺而易。由少而多。则逆而难。将来学堂经费必有支绌之一日。彼时若再加学费。必致为难。何如今日多取之。而将来核减之为愈乎。教育当图普及。据罗君所拟各省学务纲要。每县十年后可望设立学堂

百所。每堂经费千元。高等初等各五十人。初等学费每月四角。高等六角。岁可得五百元。尚缺其半。每县百所。岁尚缺费五万元。而于教育普及之道尤仅得三分之一。如罗君议。所余一半经费不知从何筹措。而况乎减轻学费。更将增多他项收入也。堂批初等至多不得过制钱二百文。高等小学每月少不过三角。多不过六角。中学以上每月学费照林君所议。五年后停止寄宿。各学堂设立在前者能否酌改。各听其便。子弟三人以上同时入学。减收学费各节。拟求详加斟酌。以免后来多所窒碍。元济为统筹全局起见。冒昧上陈。务祈俯纳。学界幸甚。大局幸甚。

初等小学。拟请改为少不过二角。多不过五角。

高等小学。拟请改为少不过五角。多不过一元。

中学堂。拟请改为少不过二元。多不过四元。

高等学堂。拟请改为少不过四元。多不过六元。

实业学堂。似应格外提倡。拟请与高等小学堂一律。

大学分科今未设。可不及。

再本部初立。法制未定。各省遇事咨商。若逐件答复。奇零琐碎。且恐于将来编定学制之时不无窒碍。鄙见现在似应通行各省。本部现正核议一切章程。凡有咨商各件。均须统盘筹算。俟拟定章程。奏准颁行再行咨复。一面赶紧将各省咨询各事汇齐核议。拟定全体章程。似较整齐划一。是否有当。并乞钧裁。

关于教会学校章程致学部堂官书

（一九〇六年）

前日蒙垂询。英人设立协和医院来部立案。作何办理。当陈管见。课程不必干预。但将来考验须按本部所定章程。并推论各国教会所立学堂亦应一律看待。将学生收回己用。匆匆未尽所怀。明知今日遽为此言。亦犹四十年前之议筑铁路。必忤清议。然欲为国家维系人心。消弭教祸。实不能不从此入手。敢贡刍荛。伏祈鉴察。

查协和医院一案。本年正月初十日。本部已咨复外务部转复英使。饬该医士将堂开办年月、教科课程、学生人数呈报。本部派员考查。果与定章相符。准予立案。将来毕业时。与官立学堂一律办理。云云。彼既承上文而言。自无可以拒绝之理。但此时章程未定。措词稍有不当。以后甚难处理。先复以本部初立。正在核议一切章程。俟定议施行再行核办。然此非延宕之意。则章程不可不速定也。外人所立学堂之学生。与官立学堂一律奖励。所可虑者。于我国本有之学术一无所知。一也。自幼与外国人相习。将来为国家办事。界限恐难分明。二也。然按照本部所定课程考验。则第一端之弊无虞。惟今日百废具兴。需才孔亟。其考验虽不及格。而片长薄技足以效用者。亦宜予以文凭。俾无湮没。至第二端。挽救之道。惟有引为己用。不稍异视。庶可默为转移。若拒绝之。正所以坚其去志耳。且默察近日大势。我国人于爱国合群之道。亦稍稍有所觉悟。苟善为用之。未必竟如上文所言也。以上二弊。其发见之处即在于奖励实官。而外人之设立学堂者。

亦最注重此事。不惟外人所设学堂然也。即我国人自立学堂。其分省界。争学额。呶呶不已者。亦无不集矢于此。故奏定章程中。各学堂奖励章程不可不改。尚有一事。则外人所设学堂之学生。必有归依彼教者。一律奖励。不无窒碍。此事于吾国前途关系极大。然事至今日。不能不通盘筹算。元济侨居沪渎。已历八年。默观外人议论教会情形。与夫各处教案之所由起。窃思尚有可以挽回之策。然其论未免惊人。所谓犹四十年前之议筑铁路是也。他不具论。论其关于学堂。而为本部权力之所可行者。推原今日教案之所由起。莫不由于容纳莠民。教士岂乐于比匪。上流社会不与相接(昔在总署见袁爽秋太常条陈有润饰邪教经典一款。深佩其所见之广。奉旨交议。后来不知如何议复也。只得来者不拒。亦慰情聊胜于无耳。上流社会何以不与相接。则以为舆论所不许。舆论何以不许。则以朝廷之视彼教终未融浃故。然欲民教相安。必有上流社会身入其中。为之主持。而后莠民无所施其伎俩。而能操此转移之权者。则在我学部。转移之道若何。则取耶教学生考验合格者。照将来改定章程一律奖励是也。请言其所以必须奖励之故。

一、山西高等学堂现为教会中人管理。其卒业学生奖给举人、优拔贡者已两次矣(昨见山西巡抚咨文。请于本系举人者。奖给实官。此层亟宜并入。改定奖励章程办理)。其他教会学堂援例以请。恐难拒绝。则何如先为之地。免求而后许。而转立于被动地位也。

二、今各省学堂聘教会学生为教习者。不知凡几。即京师学堂亦有之。其他如税关。如邮政。如铁路。如电报。无一不有教会中人执役其间。此皆国家之所任用者也。亦既不能不任用矣。则又何惜此奖励乎。且于其学堂毕业之时。不得受考验蒙奖励。及后来任用之时。设令追念前日。必有疑国家之歧视者。此念一

萌。无数之障窒生矣。

三、现在留学美国学生有毕业大学堂(如耶尔、如康奈尔)。而得博士学士学位者。以元济所知。颇有彼教中人。设不奖励。何以劝将来。设不擢用。何以行新政。引此拒彼。于事亦未为平也。

以是之故。而耶教学生之不宜歧视明矣。然元济更有请者。方今各国教育几无不与宗教相杂。实积千百年之阅历始能及此。本部奏请明定教育宗一折。春秋释奠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实已糅合宗教教育为一。与上文所言教育公理及近日全球公许所谓信仰自由者未免不合。此章程实含有凡不拜孔子者。即不得入学堂。彼奉耶教者虽为中国人。我国家亦不教育之意。将来教会中人持此相诘。恐将无词以对。倘彼或竟发明此义。建学招生。岂非更张其势力乎。且各学堂华教员之奉耶教者。必不遵办(昔在南洋公学屡见此事。前山东学堂学习赫士。因此大起争端。)。其将辞去之乎。则教习多虚。而且招外人之诮谤。其将默许之乎。掩耳盗铃。何贵有此章程。其将明认之乎。则教员以身作则之道又将何在。惟事已具奏。无可挽回。必不得已。则于学堂章程中补列一条。许学生之奉耶教者免其行礼。有此一法。亦未始不可补救。元济今为此言。亦知必为世人诟病。然真理所在。不敢不言。或不责其狂戆也。

为划一洋员薪水致学部堂官书

(一九〇六年)

各省学堂佣雇外国人任教习者。酬报待遇各各不一。甚多窒碍。应请电致各省。速将现在境内学堂所有延聘东西洋教习华洋文合同。录送本部。至各处陆军学堂有聘用外国教习者。亦即咨请练兵处抄送。税务司佣雇洋员甚多。所定章程颇有可取。亦应请外务部饬令申送。以备参酌。待各件调齐采撷。众定一公共合同底稿。颁行各省。一律遵行。再。顷与罗署正商议。各省以雇用洋员为美名。往往有滥给薪俸者。于将来教育财政大为不便。必待□定公共合同后再行限制。未免过迟。谨拟一酌中之数。自后一律照办。应一并电达各省为要。

日本学士。月不得过三百元。

日本高等学堂毕业者。月不得过二百元。

日本寻常师范学堂毕业者。月不得过一百元。

欧美人照前例改元为两。

议请奖励本国学堂毕业生致学部堂官书

（一九〇六年）

昨日议请奖励在本国学堂毕业诸生。借挽游学过滥之弊。措词简略。谨再说明如下。

一、调取之法。宜指定各省稍为完备之学堂。以前天津如北洋大学堂、上海之南洋公学、湖北之自强学堂等。令将已经卒业诸生。按定卒业时考验分数名次。并注明现在何处。造册申送。其已出洋者不选。目的本不在此也。由本部酌量选取若干名咨调来京考验录用。由本部选调。则不至有钻营请托之弊。虽不免有遗珠之憾。然总胜于全数废弃矣。

二、所谓期限宜促者。亦恐风声所播。纷至沓来。督抚欲得名誉。将援据奏定奖励章程。纷纷保送。必至与拒两难。去年考试日本留学生。正妙在期限之促。否则恐亦应接不暇也。

三、所谓程格宜宽者。此举不过为挽回游过滥之弊起见。且以前各学堂卒业诸生。多受外人佣雇。殊为可惜。得此亦可收为已用。其出学堂已有数年。不无荒废。且当时科目亦未完全。故考验时立格不宜过高。所拟是否有当。并求鉴核。

就学堂章程草案致学部堂官书

(一九〇六年)

谨按章程各条。大都以裁抑外人。勿令有妨我国政教为旨。保存国粹。完固主权。陈义至高。极可敬佩。惟立法贵于能行。而外交尤宜审慎。咸丰八年。法国条约第十款。有法国人可以建造学房字样(只限在通商各口)。咸丰十年。法国续约第六款。有将所充学堂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钦差大臣转该处奉教之人(原文未曾指所充学堂在通商口岸。抑在内地。)等语。是国家已明许外国人在国内设立学堂。且明许教士设立学校矣。约文仅有学房学堂字样。甚为浑括。并未指定何种学堂。是第四第五第八第九等条。与条约未能符合。宜酌者一。

外国人所设学堂遍于各地。无不与教堂相附。盖亦视为传教之一事。按诸咸丰十年法国续约第六款。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产。建造自便。及光绪二十九年美国新约第十四款。美国教会准在中国各处租赁及永租房屋地基。作为教会公产。以备传教之用之语。恐不能令其移归使馆界及租界以内。宜酌者二。

原议亦谓此项章程颁发以后。或外国人出而反对。或虽不反对而竟不遵行。确为事实之所有等语。然仍定此章程者。无非欲张我国固有之权也。然元济窃谓。欲张主权。宜就切实可行之处为之。而不宜于空虚无着之处为之。且此项章程一出。设外国人据以上所列约文来争。责我违约。恐将无词以对。鄙见目前断断不宜发布。且俟后来机会可也。

李君景濂、汪君康年、彭君绍宗皆主不干涉。然于外人所设学

堂有所疑忌。然元济窃谓可以不必。以宗教言。用近日信仰自由之旨。便无罣碍。详见教会学堂议略。兹不赘述。以政治言。则欲谋其国。必愚其民。政法海陆军之学。皆所以觉民强国之具。盗兵寇粮。彼岂无惧。谓有来者。欢迎不暇。而何必拒绝之也。

查日本于外国人在境内所设学堂。绝不干涉。陈君毅译日本明治三十五年一月出版木场贞长所著教育行政法总论第四章曰。奉耶稣教之学校不受内务省之管辖。不受文部省之监督。自得一种治外法权之姿云云(见总论第十二三页)。固由日本教育宗旨不欲牵涉宗教。然亦未始非因国力不足。故为退让也。此正日本外交之妙。似可师法。凡外人设立学堂。听其自便。一面赶紧定立各学堂章程及奖励章程。奖励之法只能用学士博士名号。以官立大学堂卒业者为限。其他无论官立公立私立概称某学堂卒业生。不加奖励。将来选为官吏。必须别加考试。如此则外国人所设学堂之学生。亦皆就我范围。而不能全然抛弃中学矣。

协和医学堂来请存案。现在各项章程未定。只宜复以本部甫经设立。正在核议一切章程。俟章程定后。再行核办。将来订立章程。似可声明凡公立私立学堂。无论在本部呈请立案与否。本部有监督管辖之权。但视为可以无需者则免之等语。既有此条。则将来许其立案。亦两无窒碍矣。戴君展试所议宗旨相合而议论不能尽同。故另具议略。合并陈明。是否有当。伏候钧裁。

为寺庙办学致学部堂官书

（一九〇六年）

昨于文案处。见佛教学务公所禀牍两件。并未交议。然元济窃谓其事颇关紧要。不敢缄默。谨为我堂宪言之。

各省绅士思得寺产以兴学堂办理不得其平。于是有浙江隆兴寺水陆寺之案。自去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谕保护寺产。僧徒之心稍安。然各省建设学堂。仍有封闭寺院者（去年汉口官场争之最烈）。向日僧徒大都托庇绅士。使其地绅士皆以分拨寺产建设学堂为然。则虽有保护之谕旨。而缁衣断发之流要能叩君门而陈诉也。故其始稍安而终不免于自危。一二有识者思为先发制人之计。捐产兴学。名则急公。实则自卫。用心之苦。亦大可怜。且此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人。必终归于天然之淘汰。其欲保护。亦不能有教而无养也。元济以为遇有此事。俱宜竭力提倡。许以保护。而不宜淡漠视之。其益有四。试举如下。

一、可以杜绝外人之觊觎。日本僧徒时欲执我国佛教之权。浙江福建湖南广东事已屡见。窥破我国近日内情往来。寺无不以劝设学堂为词。今中国僧徒既能自设学堂。又得本部之保护。外人亦无从抵隙而入矣。

二、可以增进社会之生计。僧徒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亦一种无业游民也。使能稍有普通之知识。而责其注重农林工艺。合全国之僧徒而皆为国生利。其裨益亦岂浅也。

三、可以图风俗之改良。佛教虽衰。然在下流社会势力犹盛。若僧徒稍有普通知识。必能启导愚民。减杀迷信。

四、可以补助教育之普及。官立学堂断难普遍。必须借公立私立以为之助。寺僧捐款兴学。亦公立私立之一种。为数虽少而则自成多矣。

使其为之。利固可见。若不为之。害将立至。僧徒栗栗自危。欲自设学堂以为抵制。而在上不加维护。必仍为不肖官绅所鱼肉。则惟有相率而归于日本已耳。元济窃恐数年以后。天主教案又将增一释氏教案也。即此一端。而害已不可胜言矣。前日佛教公所两禀。窃以为宜加奖励之语。转咨该省。饬属切实保护。并将办法呈报本部。将来派员随时查究。再于注册一层。则我国对于他教究竟如何待遇。尚未定见。不可遽许。以后遇有此等禀牍。均宜照此办理。然此不过一时应付之法。而统筹全局。则宜由本部专折具奏。切陈利害。恳请明诏。晓谕僧徒。然后由本部调集各省著名寺院住持。到京会议。妥拟章程。期于彼此相安。实事求是。至道教亦可仿照并办。似于宗教教育前途不无裨益。元济为维持大局起见。急迫上陈。伏维垂詧。

议管理留学欧美学生办法致学部堂官书

（一九〇六年）

昨奉钧谕。属将所知留学欧美诸生开呈名单。以备录用。仰见堂宪求才若渴。钦感无既。元济闻见有限。所知者不过数人。所未知者为数尚众。方今需才孔亟。任其废弃。殊为可惜。拟请电达英美德各国驻使。查明毕业诸生姓名籍贯、学科年期。分别已未回国。即日电复本部。并传谕告诸生之未回国者。即日内渡（其愿留外国精求深造者。许自陈请。）。由本部奏请奖励录用（届时择其尤者数人破格录用。其他或派办学堂。或荐充教习。或令兴实业。总有用处。决不至于为难。俗所谓乐得做现成人情者是也。）。如是则士心归附。必乐为朝廷效用。而凡留学外国及本国学堂肄业诸生。皆知所感奋矣。然既任用留学生。则凡留学生之未毕业者。本部不可无管理考核之法（留学日本人数太多。当别论。此专论在欧美者。）。按日本国派遣留学外国学生。除海陆军省、农商务省、递信省所派专归各该省管辖外。其他皆由文部省直接管理。本部既设。应仿照定一章程。然欲定章程。欲加管理。有亟应办理者若干事。条举如左。

一、查明各省咨送西洋学生公文。造具清册。有不全备者。速咨各省补报。以便查考。

二、另刊表式。分咨各国驻使。转交学生自行填注。汇齐送部。

三、各省官派学生。学费参差。有同在一堂而学费丰啬不同

者。有程度较浅而学费反优者。此极不妥。宜俟前两事办到后。再取而整齐划一之。

四、各省官派学生。闻有程度极浅者。应电饬留学毕业诸生。就近详细查考。汇报本部。如距卒业时尚远。宁给归装。令其归国。以其学费匀给他省学费短缺之官费生。或另派本省程度较高之学生。或转给愿改官费本省或他省之私费生。临时由本部酌夺办理。

五、官费生有半途停给者。私费生接济中断者。本部应量其学业之程度资给之（其函电交驰。属元济代为设法者。已有五六人。）。前此各省选派学生。凌乱驳杂。及今为之。犹可补救。右陈各款皆补救之法也。前车已覆。来者可追。谨再将以后选派留学欧美办法条举如左。

一、拟定留学章程。凡嗣后留学诸生均宜遵照办理。

二、拟定考验程式。发报布告。凡自问能及格。并愿遵守章程者。无论何项学堂出身。可径向本部报名。俟有成数。即调部考验。合格者记名候派。每距若干时。举行考验一次。

三、由本部通行各省。嗣后选派欧美留学限就该生选派。

四、记名人数已完。各省尚有余力。愿就本省学堂加派者。应将该生平日功课送部考核。必与部定程式相符。方准选派。

虽然如右所言。则本省之费不能派本省之人。且必有数省但出财不能派一本籍人者。然所用者皆中国之财。所培植者皆中国之人。何必自分畛域乎。勖以大公。化除省界。是则本部之责矣。

议制定奖励办学章程致学部堂官书

（一九〇六年）

今日财政窘绌。官立学堂断不敷用。全赖民间私立。以为国家之助。查奏定学堂章程有小学堂当劝谕绅富广设一条。惟仅言饬地方官剀切劝谕。绅富集资广设。并未定有奖励之法。恐未能令人兴奋。且仅以小学为限。亦似太隘。今欲为教育普及计。不可不于此事三致意也。各省捐款兴学。亦时有奏请奖励者。然办法不一。轻重歧出。且出于地方官吏之请求。而不由于中央政府之提倡。故人亦不甚重视也。今欲令众人乐为此事。必有所以特别奖励之道。以前办法或奖官（此最不妥。）。或奖虚衔。或仅予乐善好施字样（二者皆陈旧。且原来价值太卑。不足以昭奖劝。）。皆未甚合。且不足以一新天下之耳目。本部既经设立。亟宜特定专章。奏请颁行。使世人咸晓然于朝廷重视教育。而捐资兴学者之可贵。则绅富之闻风兴起者。必日众矣。然兴学之事以愈多愈速为妙。必待专章既定。然后查明办理。未免过迟。鄙见似应先取捐款最巨者数人。专折奏请特别奖励。以为先导。务请明降谕旨。庶可树之风声。至于各省督抚现在奏请给奖。行文到部者。均请暂缓核议。俟专章定后。再行按章办理。查故职商叶成忠父子独力捐资二十万。建设澄衷学堂。其后又续捐十万两。曾经吕镜宇尚书奏请赏给御书匾额在案。又江苏人杨斯盛（微时曾业土木工。）。去年亦慨捐家产约计十万左右。在上海创立中小学堂。规模颇具。又闻浙江人胡焕在杭州私立安定学堂。亦捐金数万以

上。数人皆系实心兴学。并不邀求奖励。然正惟如此。而奖励愈不可缓。如蒙采择。拟请即行具奏给奖。似于振兴教育之道不无裨益。伏候卓裁。

议改良留学日本办法

(一九〇六年)

前日核议游学日本章程。已与罗署正合词议复。惟官派可停而私费何从禁止。查近日留学日本学生人数已达八千。沪上邮船开派日本者。每次总有学生数十人。转瞬即将过万。人数既众。品类自然不齐。若不及早图。惟恐损辱国体。妨碍邦交之事。必不能免。然使空言停派而仍不能禁止私费。则本部之责任未尽。而于大局仍无所裨。是不得不再筹一策。以为补救之计。中国人科举思想深入脑筋。自光绪二十七年有出洋游学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之谕。于是负笈之士联翩东渡。至去年考试留学生。实见施行。而人人有侥幸之心。势如潮涌。不可复遏。说者谓科举既停。日本为我国一大贡院。非过语也。然则补救之道。亦惟有仍从科举著想而已。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不可不改。然鄙意窃谓于未改之先。宜速调取在本国学堂卒业学生至京考验。限期宜促。程度宜宽。约得一二十人即行考试。援照去年考试日本留学生例。给予出身。酌量录用。如此办法。则内地之人以为在本国学堂肄业者。亦可得举人进士。而不必竞言出洋游学。此亦釜底抽薪之一法也。至正本清源。则仍非内地广设学堂。务求美备不可。谨抒管见。伏候钧裁。

请勿将变通奖励学生章程与变通奖励混而为一

前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流弊甚大。亟应改正。近见江苏附生徐嘉湘等留学速成师范毕业回国、叩请批示一禀。列名者凡七十人。禀中词意无非欲得举人进士出身。心地卑污。实为学界之玷。因拟定待遇各学堂卒业学生章程。正在缮写。备呈钧阅。适奉颁示林君灏深所拟变通学生奖励折稿。展阅之下。深佩其立论至当。探本穷源。洵足施行无弊。惟觉于办事权限稍有混淆。而于本部自有之权转恐有所损。缺捐纳保举。事关全局。本部如有所见自应专折具陈。不宜应变通奖励学生章程、连类而及变通奖励。为事甚微。且系本部应办之件。然既与停捐核保及考试学生诸端相提并论。即不能不请交政务处及各省督抚会议。则必并变通奖励一层而亦将加可否矣。他人条陈学务之事。本部取而可否之宜也。奈何以本部专办之事而令他人可否之乎。会议之事其不能办到而又不便遽加驳斥者。议复之时必系模糊影响之语。面目犹是。精神全非。万一将变通奖励并为一谈。必致尽失本部原奏本意。是非徒无益而又有损矣。鄙意事虽相因。然大小难易截然不同。仍请分作两折为便。伏祈詧核。

草拟各学堂毕业生待遇章程

（一九〇六年）

一、凡在京师大学堂卒业试验及格者。就其所习之科。给予某科学士名号。

二、凡学术冠时。著述宏富。足资提倡。由本部就其所长。给予以某科博士名号。

三、凡既得某科学士名号。再入通儒院研究深奥学术技艺。成绩昭著。试验及格者。就其所及之科。给予某科博士名号。

四、外国留学生在外国学堂得有学士博士名号者。由本部考验确实。就其所习之科给予某科博士学士名号。

五、卒业高等学堂者。称高等学堂卒业生。卒业优级师范学堂者。称优级师范学堂卒业生。卒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者。称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卒业生。卒业中学堂。称中学堂卒业生。卒业初级师范学堂者。称初级师范学堂卒业生。卒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者。称中等农工商学堂卒业生。卒业高等小学堂者。称高等小学堂卒业生。卒业初等农商实业学堂者。称初等农商实业学堂卒业生。卒业初等小学堂者。称初等小学堂卒业生。惟均以得有卒业文凭者为限。

六、外国留学生现在外国高等学堂以下卒业者。本部考验。视其程度。准称相等之学堂卒业生。

七、给予博士学士名号。由本部专折奏请。其卒业生则每届年终汇奏一次。

八、各科博士礼制视翰林院编修。各科学士视旧时之进士。

高等学堂及与同等之学堂之卒业生视旧时之举人。中学堂及与同等之学堂卒业生视旧时之生员。

九、博士学士有犯应黜革者。由本部专摺奏请黜革。其卒业生则本部可直褫革之。每届年终汇奏一次。

十、自此章程奏准颁行之日。所有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即行作废。

条陈外交学堂事宜说帖

（一九〇六年）

窃闻本部将有设立外交学堂之举。仰见堂宪郑重交涉。培养人才。用意至善。惟元济窃谓措置此事。盖有二难。请先言入学者。入学之人不外两途。一则如户、兵、刑、工之专用本部司员。然彼四部纳粟入官者多。寻常案牍且未谙悉。故不能不为此补苴之策。若本部则选自正途。加以考试。其于部中例行公事固无不能之矣。所未习者。外交之学术耳。有心之士。太息时艰。亟图自效。自能潜心研究。无待在上督察。其心志不属者。即督察之。亦不过虚与委蛇。敷衍了事。而决不能有所心得也。且年齿已长。又有友朋酬酢俯仰事畜之事。耗其心力。责以修学。一如儿时之列班上课。亦太强人所难。其次则选用进士、仕学、译学诸馆之生徒。仕学进士两馆。闻将毕业。入学数年。亟欲自试。再伏案心必不甘。若译学馆。则纯乎学生资格矣。然今皆未毕业。中道而废。未必迁地为良也。如是则选生难。即果能选生矣。而得师亦不易易。将聘自外国乎。此事行之已久。而其效至今不可得见。将取诸留学欧美毕业诸生乎。新政方兴。百端待理。处以师位。窃恐用违其才。将取诸京官乎。元济不敢谓绝无其人。然观诸进士、仕学馆及各部所设学馆。则断断不敢附和此说。如是则求师难。以是二难。故外交学堂之效。必不能尽如所期。窃愿我堂宪慎重出之也。然则本部需才将何道之从。而后可以有裨外交乎。曰治标、治本。其事各二。先言治标之法。一选留学欧美毕业或精通外国文字、曾经办理交涉、年富力强者。调部视事。

二召留学欧美。甫经毕业者归国。分曹学习。设考察所。无事则令搜辑各国外交成案。以为储备。有事则令各抒所见。推究利弊。以资采择。然此不过济一时之急。而欲谋久远。不可不进而治本也。治本之法。一、留学欧美各国私费生有习法政、程度较高品诣端正者。饬各国出使大臣报之本部。择若干人。改给官费。然犹未足。宜调集各省著名学堂毕业诸生。严密考验。择其优异者。资遣出洋留学。如天津之北洋大学堂、水师学堂、湖北之自强学堂、福建之船政学堂、上海之南洋公学。建设已久。毕业学生散之四方者。颇不乏人。皆可收为己用者也。二、译学馆原习外国语文。宜以造就外交人才为的。可变通奏定章程第五年之教育学。增入列国法制、比较列国行政法、及欧洲外交史。毕业后择其尤者。岁若干人。资遣出洋留学。行斯二者。四五年后。何患无外交人才。要在持之以诚。行之以恒而已。

条陈外务部事宜稿

（一九〇六年闰四月二十一日）

再广储人材无非欲整顿部务。不能不改良部章。兹事体大。行之匪易。然实事求是。舍此末由。谨陈纲要。敬备采择。

其一、重定本部职掌。和会司之文武学堂。考工司之铁路、矿务、电线、机器、制造、军火、船政。榷算司之关税、华洋借款、财币、邮政无不属于外交而非外部之所当干涉者也。总署初设。已铸大错。辛丑改部。犹惮更张。匪特司员无此全才。即在堂宪亦岂能兼综条贯。王介甫有言。人才成于专而毁于杂。真本部对证发药之语也。今税务已设大臣。亟宜将关税一项尽数拨归专管大臣（电政亦然）核办。以免骈拇枝指。多所牵掣。尤宜乘此机会剀切上陈。取上文所举各事。划清权限。分归各部。而后本部得一意于外交。无事则从容以讨论。有事则专一以应付。折冲尊俎。庶几日起有功。

其二、疏通各员出路。本部司员现计五十余人。以后新到署者必阅四五十年方能得一记名道府。升途既隘。策励为难。前列者以积久而疲。新进者以难进而懈。甚非所以用人之道也。功名之士亟思自奋。若令浮沉郎署。必至褰足不前。且时局日新。事变日幻。亦断非现在各员所能胜任愉快。虽在僚友。无可讳言。为将来计、不可无奖励之方。为目前计、尤不可无抽换之策。略拟办法如下。

一、左、右丞参应以藩臬记名简放。

二、京察保举记名人员。应准其呈请分发。遇缺即补。未经补缺

之前。遇缺之前。遇有道府缺出。仍开单请简。

三、实缺郎中、员外、主事准以道府、直隶州保选分发。加给花样、俾易补缺。

四、候补郎中、员外、主事亦准以道府、直隶州保选分发。但班次应在已经补缺者之后。或谓候补人员亦得保选。未免过滥。然实缺者既经离署。若须候补者一一推升。于事似有未妥。且在部各员阅历有年。外交虽非所长。而情事究不至于隔膜。通商传教各省交涉日繁。需才孔亟。故任用之道。宜视他署为优。

五、不愿离署者可酌留若干员。专司检查案牍。办理例行公事。于若干年后予以特别奖励。如此则旧有人员可以出为循良。而新调人员亦不至投诸闲散。一举两得。事无便于此者。时事孔艰。得人则治。固不必以破格为嫌也。

右之所言并非好为其难。盖实深痛本部腐败情形。不能不如此正本清源之策。而又有感于堂宪纳谏之诚。望治之切。故不辞越俎之嫌。而渎陈如右。伏乞俯赐省览。次第施行。大局幸甚。

草拟储才馆暂行章程

（一九〇六年）

本月十三日。奉堂谕。本部现拟设储才馆。著派张元济为提调。筹办一切事宜等因。闻命之下。不胜惶悚。并奉瞿中堂面谕。前元济呈递预储本部人才说帖。已蒙王爷俯赐采纳。饬令照办。储才馆之设。即为他日办理此事之地。并传邸谕。毋许再辞。伏念元济知识庸陋。时愧滥竽。今后畀以重任。益惧陨越。然堂谕谆切。何敢故违。谨将应办事宜筹具大略。恭呈鉴核。如蒙批准。元济谨当暂摄馆事。俟所调人员到部。即当择举堪胜其任者禀请堂宪另行点派。

窃维近日交涉愈益艰难。推堂宪设馆之意。无非欲多得贤能与图挽救。然学术渊邃者。其志趣必广。闻誉昭著者。其声价必高。志趣广则伍之庸众必不足以牢笼。声价高则薄其廪饩必不足以维絷。故任用之法。优礼之方。非预为筹定。足以餍天下士之望。则应命而来者必仍属驽骀而非上驷。虽有兹馆。殆虚设矣。若夫提调有综理馆事之责。搜饬考察。皆其专任。非特畀以全权。则将来事事牵掣。必至一无成效。元济不才。固不足以语此。然欲仰体堂宪求贤若渴之意。不得不预为久远之谋。谨本此旨。拟具章程二十五条。并列具说帖一件。伏乞王爷中堂大人察核施行。

谨拟储才馆暂行章程。伏祈钧鉴。

第一节　总章（此节专论馆事）

第一条　本馆为储备外交人材而设。由本部堂宪直辖。

第二条　本馆设提调一员。承本部堂宪之命总理馆事。

第三条　本馆设帮提调一员。佐提调办理馆事。提调如不在馆。即摄行提调之事。由提调就本部司员中禀请堂宪派充。

第四条　本馆设文案一员。办理一切文牍。他日事繁再行增设。由提调就本部司员中禀请堂宪派充。

第五条　本馆书记无定额。由提调雇用。视馆事之繁简以为增减。

第六条　本馆一切事宜统由提调禀承堂宪办理。

第七条　本馆经费(表列后)由提调按月开单呈请堂宪核准。向库支领。实用实销。于次月初十日造册呈报。

本馆办事章程容后续订。

第二节　资格(自此节起皆论所以储才之事)

第八条　就各国使馆、各省洋务局人员调取曾经留学欧美。毕业或精通外国文字。熟谙交涉。年富力强者到部行走。其声名平常。并无政绩表现者。不得与选。

第九条　就现在欧美日本留学毕业学生调取肄习政治法律商务理财者。到部行走。其愿留续学者。改给官费。其未经毕业者。不得与选。

以上两项应请即电各省将军、督抚、各国出使大臣。查明造册送部。如本部有案可查。应先就近查核。以免迟延。

第十条　就现在欧美留学外省官费生。或私费生之肄习政治法律商务理财者。酌量挑选。改由本部给发学费。作为本部官费外国留学生。

第十一条　就各省著名学堂之普通毕业者。调来考验。择其优异者。由本部给发学费。派往外国留学。作为本部官费外国留学生。

以上两项应俟所调人员到部。改派提调后。将应习之科目。相当

之学校。需用之经费。逐项拟定。再行选补考派。但现在可先电各省将军、督抚、各国出使大臣查明造册报部。如本部有案可查。亦可就近查核。以免周折。

第十二条 提调应留意采访。如见有可备外交之选者。可随时呈报堂宪存记以备调取。

第十三条 选派外国留学生应由提调主政。呈请堂宪核准。

第三节 考察

第十四条 所调人员到部。由堂宪特别擢用者。即毋庸到馆办事(到馆办事另订专章)。

第十五条 所调人员到馆。由提调将本馆应办事件。按照各员所长分别请办。

第十六条 堂宪如有交办事件。亦由提调按照各员所长分别请办。

第十七条 所调人员除堂宪特别擢用外。到馆办事既满三月。由提调出具考语。并将在馆功课汇呈堂宪。察其可留部者。奏调留部。派充要差。其不宜留部者。官员咨送回省。仍作劳绩。学生咨送学部。派充教习。但提调如以为三月期限未足。得请堂宪酌量展缓。

第十八条 所调人员在馆办事。如不守馆章或实有行为不宜者。由提调禀请堂宪辞退。

第四节 任用

第十九条 本部丞参司员(司员除检查案卷及办理例行公牍应留额若干。仍用旧时各项人员外。)均应就本馆人员选用。

第二十条 各国使馆参赞、领事、随员、翻译均应就本馆人员选用。

按。从前各国出使大臣奏调人员。多以亲故滥充。流弊滋甚。光绪二十八年直隶总督袁宫保奏请。将使馆参随等员改为实缺。

久于其任。不准出使大臣携带调换。立论至当。近见曾参议有变通出使章程稿。极有见地。此为外交紧要关键。亟宜查照举办。

第二十一条　各省洋务局人员均应就本馆人员选用。

第五节　俸给

第二十二条　第八条所调人员到馆办事。薪水分为二等。第一等每月三百六十两。第二等每月二百四十两。

第二十三条　第九条所调人员到馆办事。薪水亦分为二等。第一等每月二百四十两。第二等每月一百六十两。

第二十四条　所调人员均令寄宿馆中。房膳由馆供给。

预计经费表

款目	分数	时期	总数
第八条所调人员薪水以十人计	每人每月平均三百两	三个月	九千两
又来京川资同上	每人一百两	一次	一千两
又咨送回省川资以四人计	每人一百两	一次	四百两
第九条所调人员薪水以十人计	每人每月平均二百两	三个月	六千两
又回国来京川资同上	每人五百两	一次	五千两
展限留馆人员薪水以四人计	每人每月平均二百五十两	姑以三个月计	三千两
采购中西书籍报章		全年	五千两

总计共需银二万九千四百两。

杂记
提调、帮提调、文案薪水未敢擅拟。应由堂宪核定。 书记薪水、听差工食现时未能确定。无从预计。 伙食、茶水、灯烛杂用无定数。亦难预计。 约计每年得银肆万两当可开办。 选派外国留学生经费颇巨。容俟订立专章时再行估计。

第二十五条　所调人员应得薪水由堂宪酌定。但提调如见为未足。得请堂宪酌量增给。

代外务部拟办理储才馆事宜奏折

（一九〇六年闰四月二十二日）

奏为续拟调用人员办法。并设立储才馆管理一切事宜。恭折具陈。伏祈圣鉴事。窃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奏请臣部司员需人。随时调用京外各官及卒业学生到部行走等因。奉硃批。依议。钦此。钦遵在案。数月以来。臣等叠将前奏事宜。悉心考求。详筹办法。前奏内称无论京外现任候补候选各官及各学堂卒业出洋留学卒业各学生。择其品端学优。事理通达。或娴习各国语言文字。或研究中外政法条约者。随时咨调到部等语。查交涉文件。应从主国之制。惟英法两国语言文字。实为环球诸国所习用。尤应兼通博习。以窥窾要而运机宜。臣部现有司员。选取皆凭考试。于汉文案牍似能胜任。即研究中外政法条约者。亦尚不乏其人。惟于外国语言文字。讲求甚鲜。嗣后需用人员。应先就兼习各国语言文字。曾经出洋或曾在各省办理洋务者。择尤调取。至卒业学生。亦宜先尽曾经留学欧美各国及日本者。而专在本国学堂肄业者次之。庶可以力争上游。而实收得人之效。前奏又称。咨调到部。分派各司额外行走。试看一年。如果才堪造就。再行奏留。酌定归何项班次候补。如有实不副名未能得力之员。仍即咨回。以昭慎重等语。查臣部四司。各有专职。从前司员到署。分司治事。籍资习练。现在变通办法。除为臣等稔知随时奏调擢用外。其余咨调之员。概不分司。先就所能。将臣部预为筹备事宜。责令调查。以觇其学。再将臣部交涉重要案件。责令试办。以练习其才。数月之后。优绌自呈。果能名实相符。自当即时拔

擢。若其未甚妥协。亦宜照案咨回。原奏试看一年。本为慎重取舍起见。然为期过久。而长才不免屈抑。庸流转乐浮沈。故奏留咨回之期。不必定以一年为限。以上两事。皆仍本、原奏之意。而或则补其阙漏。或则加以发明。诚以立法不厌求详。而取材必期适用也。且前奏有所未及。而于兹事颇有关系者。臣等请更连类言之。其一曰专任用。功名之士。亟思自奋。使不预悬一鹄。使其知所趋赴。则人皆将观望而不前。臣部司员既经停止保送考试。嗣后司员缺出。新调人员与旧有人员一体酌量序补。至各国使署参赞、领事、随员、翻译。向章可由臣部司员充当。惟每馆或仅派一人。或未派往。嗣后各国使署所有参赞、领事、随员、翻译。应专用臣部所调人员充补。至如何遴选派委之处。容俟臣等归入整顿出使章程中一并核议。另行专折奏定。又各省交涉日繁。大都设局办理。俟臣部所调人员造就足用之后。各省将军、督抚需材赞助。应准其随时奏调。以期得力。其二曰严考察。录用之途既广。甄别之法宜严。调员到部学习办事。自宜分定责任。订立规条。无论官阶大小。一经到署。均宜恪遵。若不服从。便当撤退。其有沾染污俗。不自检束者。尤应严予摈除。以为害群之儆。其三曰优廪饩。臣部各员所得廉俸。不可谓薄。惟新调人员不能遽得实缺。区区津贴。安足羁縻。且各省出色人员大都身兼要差。所入较为丰赡。至留学外国毕业诸生。各省设立学堂相需甚殷。多出重金。争先延聘。若使相形见绌。安能招之使来。欲广搜罗。宜优俸糈。新调人员到署。均拟优给薪水。分别等第。一以造诣之深浅。资格之先后为衡。但能得一二真才。而国家已隐受无穷之利益。重禄劝士。有固然已。特是欲行一政。不可不整其机关。欲举一事。不可不完其组织。机关不整。则对于内必有局势涣散之虞。组织不完。则对于外难收呼应灵通之效。以上所陈各节。事情极为繁重。若非特设处所。派员承办。不足以资擘画而专责

成。臣等公同商酌。拟于本署设立储才馆一所。凡有调用人员。及凡与有关涉之事。均由该馆经办。谨拟具章程二十五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现在创建伊始。规模简略。应用经费。约计每岁需银四万两。当可支办。即由臣部就出使经费项下筹拨。嗣后如须推广。再行奏请量予增加。至调用人员驻馆办事所需堂舍。必须另行兴筑。方为合用。惟因亟于开办。只可就臣部衙门现有房屋。酌加修葺。俾资应用。所有臣等续拟调用人员办法。并设立储才馆管理一切事宜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具奏

拟请调员生说帖

（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前日奉王爷面谕。属将应调员生开单呈览。谨就闻见所及。选得十五人。开列于下。其未能知之有素者。虽有盛名。不敢滥举。伏求钧鉴。

计开

伍光建　广东人、候选道。游学美国。历充出使日本翻译、考察政治大臣头等参赞。

温宗尧　广东人、分省补用道。通英文。历充津海关道翻译官、商约大臣翻译、广东洋务局总办。该员系两广总督册送。

严璩　福建人。存记道。游学英国、兼通法文。历充出使英法翻译、随员、参赞。考察政治大臣参赞。现在京师编制局。

夏偕复　浙江人。候选知府、工部主事。通英文日本文。前充出使日本随员。现任美国纽约领事。该员系出使美国大臣册送。

容揆　广东人。候选知府。游学美国。兼通德文。曾充出使美国翻译、现任驻美三等参赞。该员系出使美国大臣册送。

戴陈霖　浙江人。候选知县。游学法国、兼通日斯巴尼亚文字。现任驻日三等参赞。该员系出使法国大臣册送。

文惠厢　红旗满洲人。候选主事。前同文馆学生、游学法国。专习政法。现充北洋武备学堂监督。

李家鏊　江苏人。官阶未详。游学俄国。前充海参威商务委员。

陈锦涛　广东人。候选道。游学美国。本年政法科进士。现在度支部学习行走。

董鸿祎　浙江人。游学日本国。本年政法科举人。现奉学部派往南洋各岛。调查华侨教育事宜。

张煜全　广东人。游学美国。年本政法科进士。现在学部学习行走。

以上十一员拟请奏调

王宠惠　广东人。游学美国。得有法律博士文凭。现在德国留学。

严锦荣　广东人。游学美国。得有政治学博士文凭。现在德国留学。

薛颂瀛　广东人。游学美国。专习商学。现在德(下缺。)

筹划开办储才馆事宜说帖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前日奉王爷中堂面谕。即日开办储才馆。谨将开办事宜预为筹划。开列如下。伏求钧鉴。

一、原奏声明馆员办事、调员到馆学习。均另订专章。本年闰四月二十二日曾经拟定开呈手折两扣。未奉示谕。谨再呈览。伏候钧裁。

二、本部需才孔亟。自应先请调员。且调员未到。馆中亦无事可办。除遵奉王爷面谕。谨举所知开单呈览外。现在拟调若干员。应请核定。以便布置堂舍。再、章京原拟经费四万两。系以二十员、学习三月计算。合并陈明。

三、现调员生。有在外国及远省者。陆续到馆。殊觉参差。且修理房屋亦非数月不能竣工。拟请定所调员生统限明年三月一律到齐。非有万不得已事故。毋得展缓。

四、所调员生必有经手未完事件。且在外国及远省者。尤应及早知照。俾便布置。应请一律发电。如有不能来者。仍可改调。不至有误明年三月到馆之期。

五、前奉那中堂面谕。以旧时同文馆房屋拨充储才馆之用。应如何酌加修葺之处。容俟馆员办事章程既奉核定。再行详拟请示。以上各节是否有当。伏乞王爷中堂大人批示遵行。

草拟储才馆办事章程

谨拟储才馆办事章程。恭呈钧鉴。

第一章 馆员职守(附讲员)

第一条 提调统辖全馆事务。及一切学习事宜。

第二条 帮提调佐理提调之职务。

第三条 文案员办理本馆一切文牍。

第四条 支应员办理本馆一切经费收支事宜。

第五条 庶务员办理本馆杂务。并照料一切。

第六条 书记生分隶各处。奉行各员派办事宜。

第七条 讲习课应聘讲员一人。以欧洲局外中立国之公法家充之。

第八条 讲员由提调延聘。呈明堂官核准。

第九条 讲员受提调节制。

第十条 讲员每日按所定讲解时刻到堂演讲。本馆不供膳宿。

第十一条 讲员专为讲习外交学术。应于馆内指定所应到之处所，以清界限。

第二章 堂舍布置

第十二条 设馆员办事厅一。为提调以下会集办事之所。

第十三条 设讲堂一。为学习员讲习之所。

第十四条 设调查翻译处一。为学习员调查事件翻译书报之所。

第十五条 设评议撰拟处一。为学习员议事拟稿之所。

第十六条 设编辑处一。为学习员编辑档案之所。

第十七条　设图书室一。储藏各种图书。以备馆员学习员之用。

第十八条　设阅报室一。为馆员学习员阅报之所。

第十九条　设客厅一。为接待本部人员之所。

第二十条　设膳厅一。馆员学习员书记生公用之。

第二十一条　设休息室一。专为盥沐及饮茶吸烟之所。

第二十二条　设宿舍若干。为馆员学习员住宿之所。每人一间。

第三章　办事时刻及假期

第二十三条　馆员每日办事时刻。自午前九点钟起。至午后四点钟止。

第二十四条　馆员均有照料馆事之责。应每日轮流住宿。

第二十五条　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放假一日。端午节中秋节各放假一日。

第二十六条　自封印日起至开印日止。各课均停办公事。惟每日轮留各干员预备办理紧要事件。临时由提调核定。

第二十七条　每逢星期休息一日。星期三星期六各于午后休息半日。

第四章　特别约束

第二十八条　堂官应随时莅馆察视馆员办事之当否。

第二十九条　馆员学习员于本部交涉紧要事件务宜秘密。不得在外传说。

第三十条　馆员学习员所有戚友。概不得在馆中接待。

第三十一条　本馆人役及馆员仆从。各有伺候处所。即经传唤。亦只能到门为止。不得擅进。

第三十二条　学习员许带仆从一人。只准在宿舍、餐堂伺候。不得至各员办公之处。违者提调得令学习员将该仆斥退。

附则

第三十三条　凡有未尽事宜。及施行时有所窒碍者。由提调回明堂官。酌加增改。

上拟章程系完全办法。与初拟暂行章程稍有不符。合并陈明。

草拟储才馆学习员章程

谨拟储才馆学习员章程。恭呈钧鉴。

第一条　提调、帮提调对于学习员有监查督率之责。惟应以谦和相待。不得有倨傲之习。

第二条　学习员对于提调、帮提调应以馆长之礼相待。

第三条　馆员(除提调、帮提调外)对于学习员、学习员对于馆员(同上)应以宾主之礼相待。

第四条　学习员无论官阶大小。互以平行之礼相待。

第五条　学习员学习之期。以三月至一年为限。

第六条　学习员所学之事。分为六项。各项轮习。不得专认一门。

第七条　讲习课　讲员至讲堂演讲。学习员到堂听授。专以研习外交学术为主。其馆员与本部各员愿同研习者亦可到堂听讲。

第八条　调查课　以关涉各国外交案件为主。有事则调查其所亟需者。平时则调查其所应预备者。

第九条　翻译课　翻译各国报纸书籍之有关于外交者、论及中国情势者、及本部洋文案牍之应译汉文者。

第十条　评议课　奉旨交议事件及本部交涉要案。学习员会集评议。详究其利弊。条举其得失。

第十一条　撰拟课　凡评议之事及堂官交办之事。学习员分别拟稿。由提调汇呈堂官选用。

第十二条　编辑课　编辑洋汉文条约、界图。并重编本部已

修之档案。期便检阅。其未修者及逐日收发者。则随时纂辑之。

第十三条　每课设课长一员。由提调就学习员中选充。专司本课事务。

第十四条　翻译课可调本国学堂普通毕业学生襄办。

第十五条　编辑课可调本部司员之熟悉档案、条理精密者襄办。

第十六条　每日功课以五点钟为限。临时由提调列表施行。

第十七条　凡讲习、调查、翻译之件。择其可以宣布者。每届月终。汇集刊行。

第十八条　堂官应随时莅馆察视学习员之功课。

第十九条　设学习员功课册。提调按日记录。以稽察其勤惰。每届月终。开列清册呈堂查核。

第二十条　学习员在各课学习时。提调或帮提调应到场察视一切。

第二十一条　学习员请假。每一月至多不过三日。如有特别事故。应向提调声明缘由。由提调核准。

第二十二条　凡有未尽事宜。及施行时有所窒碍者。由提调回明堂官。酌加增改。

对版权律、出版条例草稿意见书

（一九〇五年）

版权律

第二条　文字图书不必尽数呈报学部。按审定、即日本之检定。日本于文书图画出版。只呈送内务者。亦未尝为之检定。其检定者。亦只教科用图书而已。商部之意。亦因近日少年好作种种惊人之谈。惑世诬民。不可不严为杜绝。故寄其权于学部。庶邪说无自而萌。然新书日出日多。将来此事不知若何繁剧。鄙意。教科紧要。不能不详加审定。其他各种则只能翻阅一过而已（呈请审定。应令纳费。日本例纳书价之二十倍。可以仿行。其不必审定之书。亦须纳检阅费。然可酌减。）。然卷帙浩繁。翻阅时难免疏忽。万一违碍词句未经指斥。遽给版权。事经官许。岂非流弊更甚。此亦无可如何者也。且此例行。学部徒增无数周折。著作家亦徒增无数窒碍。而惑世诬民之书仍不能绝。何则。刊行此等书籍者必不肯呈送学部。惟恐流传不速。更不须请给版权也。天下事有法律之所不能禁者。即此是也。

第三条　转售抵押。查英法等国条例。但得原著作者允许。亦可展限。似可补入。著作者身故。其版权归后嗣继。有无展期。应注明。

第四条　有无展期亦应注明。查各国版权条例不一。英二十五年。法五十年。德奥均三十年。荷比均二十年。俄二十五年。

第九条　著名报纸界限太广。似应指定在商务官报上登载。如异日学部刊行官报。应一并登载。

第十五条　附入之照片句。似应加绘画二字于上。

第十六条　重刊仅指再版乎。抑有校改增损等二者乎。律文未详。应取出版条例第八条语补入。

第十九条　此条大有流弊。应详细斟酌。

按有版权之书籍。非特不能翻印。抑且不能翻译。中国科学未兴。亟待于外国之输入。现在学堂所用课本。其稍深者大抵译自东西书籍。至于研习洋文。则专用外国现成之本。若一给版权。则凡需译之书皆不能译。必须自行编纂。岂不为难。至于洋文书籍。一一须购自外国。于寒畯亦大不便。是欲求进步而反退步矣。原文谓该国律例能保护中国人之著作版权。则该国人之著作亦准遵例呈报注册（此条大约采用日本著作权法第二十八条。但日本定此法时在已入万国版权同盟之后矣。）。美日两国新约亦有此意。然此不过欺人耳目之语。美译华文新书未之前闻。日本间有之。然亦绝少。至于翻印更属不必。欲其给我版权。彼必不吝。我以实际之利权。易彼虚名之保护。前此定约之人已为所惑。奈何自蹈其覆辙也。条约既有明文。不能不认。惟有抱定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美约语。)。特为中国备用(日本约语。)。狭其范围。庶免障碍。

第四十九条　翻印仿制。中国幅员如此广大。原著作者之耳目岂能一一周知。且倒填年月。为中国惯行之事。此端一开。必有无穷纠葛。鄙见如原著作者自行呈控。亦应照章科罚。编书局拟增入第二十四条之数语。极应补入。但外国地名必宜划一。应照前大学堂审定舆地学会地图所载作为定名。嗣后审定永以为准。又增入第四十三条数语。似有舛误。

出版条例

第一条　发行以前。预备样本二分呈报学部审定。参观第十

条语意。系一面呈报。一面发售。以前二字似未明晰。应改为于发行时。预备样本二分。呈报学部审定。

第十九条　查禁必须有实力。恐非学部所能。既设警部。应由警部及地方官办理。

第二十二条　犯第十九条。九字误。应改八字。

按商部订立右二件之意。一在保护商业。一在防遏莠言。用意至善。但后一层大清律例本有明条。然其不能实行已可概见。此事非全国警察布置周密。且将任用官吏之法大加改革。无从下手。鄙意但宜列为条款。而眼光不必全注于此。至在前一层本是正文。自宜格外周到。但立法之意，贵其能行。若预料此例人不遵从。而国家无从觉察、无从禁止者。宁可删去。我国庶事丛脞。正由于文网过密。而又不能遵行。于是吏例二字之弊大著。今宜痛为湔除。岂可复蹈此辙。

查商部来稿。大部援据日本之出版法及著作权法。然一则定于明治二十六年。一则定于明治三十二年。其全国行政规模大备。二法之外不知有几许辅助之事。乃能实行。虽其明治维新之始。所定章程未知若何。然可料其必无如许繁密也。我国新政近甫萌芽。定立章程总宜疎节阔目。方可诱之使进。若稍涉苛细。将望望然去矣。今欲教育普及。必须教科书籍日出不穷。方能达此目的。则订立此项章程。必宜扶助之意多而防遏之意少。方为得也。鄙意版权律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出版条例第一条皆有所不便。必须更改。又版权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出版条例第六条。但字以下各语即有犯之者亦无从觉察。故可删去。是否有当。伏候钧裁。

上庆亲王手折

（一九一一年闰六月）

窃维我国采用立宪政体。无非为救亡图存起见。然三年以来。举行宪政。大都有名无实。为今日计。惟有速定方针。以为补救之策。谨陈大要。列举如左。

一、宜审察国情。以握行政之纲。今日我民智未开。无可讳言。而人才缺乏。财力艰难。一切新政岂能同时并举。若知其不能实行而姑为敷衍粉饰之计。病国病民。莫此为甚。朝廷亟宜下诏罪已。择其不可行者速行停办。然后就其可行者并力兼营。循序渐进。或者其可收效乎。

一、宜划定区域以作行政之标准。旧弊既去。新机自萌。惟我国幅员广大。风俗至不齐一。今行一新政。辄曰一律成立。此必不可能之事也。似宜先就京师或风气开通之省会商埠。择定数处。先行试办。其未开办之省分。即可派人至试办之处学习。逐渐改良。逐渐推广。由近省而远省。由省会而府、而州县。迟以十年二十年。必较今日之一律成立为有实际也。

一、宜扫除旧习。以清行政之根源。新政之不可行者固宜停罢。而不可行者不止新政中有之也。我国政体昔为专制。今为立宪。根源既异。途径必殊。条教号令凡有与专制相维者。在昔为要图。在今日则为障碍。近日更定法制。新旧杂陈。两不相容。必一无所可。窃以为举行宪政。宜先除旧制。凡旧制之与新政凿枘者。宜亟去之。毋徒存姑息之念也。

一、宜表明诚意。以结国民之感情。国家既许民以立宪。且

参与政事矣。既与复拒。势必不能。国家艰危至此。就令上下一心。犹不知能否有济，若互相猜嫌。未有不败。资政院谘议局议员非无具有知识之人。亦非人人存一破坏之见。苟开诚布公。善为联络。正可借为推行新政之机。以欧美各国国民之程度。其议员政府且能利用之。我国又何独不然。即如举借外债、干路国有两事。倘彼时果能开一临时会。剀切宣布。议员之心气既平。或不至如近日各省之抵抗。且临时会可不开。而常会终不能避。此固为立宪所不可少之事乎。国民对于政府每办一事。无论当否。无不反对。其原因必有所在。若不速为疏通。窃恐上下睽离。必有不可收拾之一日。此则急宜注意者也。

一、刚断行之。以示政府之威信。由上文言之。是庶政必公诸舆论矣。然行政者宜顾全舆论。而不可为舆论所劫持。且舆论示当视其所从出。今之所谓舆论。非真舆论也。乃一班无学识无阅历、纯以意气用事者之言论耳。岂足为国民之喉舌哉。政府以至公至虚至明之心审度事势。见为可行者。毅然而为之可也。贤哲举事。当为百世之毁誉计。而不可为一时之毁誉计。一时毁誉固未足计也。

以上五者为行政之宗旨。宗旨既定。而后政策乃可施行。请再言之。

甲、理财　今日之财政紊乱已极。吾国上下若不革面洗心。痛自裁节。力求整理。再过数年。即为破产之日。彼时不以监督财政之权授与外人。必不能再借外债。此即与亡国何异。言念及此。可为寒心。请言裁抑之道三。

一、朝廷首崇节俭。以为天下先。此王爷宜痛哭流涕。吁恳皇太后、摄政王仰念祖宗。下顾臣民。坚忍刻苦而为之者也。

二、曰裁罢不急之务。陆海军经费占全国岁入三分之一。国势至此。岂真能与外国开战。若防内乱。何用武力。则首在修明

政事。何须武力。全国审判厅成立。须经费四千万。此亦非不可缓。类此者甚多。宜一律分别裁罢。

三、曰汰冗官。虚靡廪禄害犹小。贪黩、营私、中饱患至大。况国家取财用财之事。无不寄之官吏之手。官愈多则取财愈苛。用愈滥。国与民两受其害。近议改定京外官制。关系极大。若少有畏难偏徇之心。不如不改之为愈矣。裁节之事既举。而后整理乃可得而言。如统一国库也。画一币制也。改良征收机关也。设立会计审查院也。皆宜施行者也。

乙、外交　今我国尚能存立。只以各国均势、互相牵制之故。近来联德联美之说盛行。即幸而成。亦必许以特别之利。他国起而相争。均势之局必破。所联之国不过一二。而未联之国尚有七八。我所联之国。断不肯出而与其他之七八国为我争也。今惟有不偏不倚。忍辱负重。保持现状。使各国无隙可乘。我或可乘此机会修明内政。徐图自强。否则利未形而害已至。危险不堪设想矣。

丙、民政　地方自治为立宪之精神。然习俗相沿。地方绅士稍自爱者。向不肯干预公事。国民程度太稚。又不知自治为何事。故选举一出。往往有刁绅劣监厕足其中。观各省自治之案。可知其难就。都城省会及风气开通之繁盛地方先行试办。以立模范。欲竟成全功。非数十年不可也。

丁、教育　新政日增。人才有限。事浮于人。百举俱废。现在教育方针宜注重人才教育。习成一艺者不可用违其才。尤不可任给一官。置于无用之地。通俗教育足以开发愚民。日本近甚注重此事。我国尤不可缓。学部所定简易识字学塾。范围似尚狭隘。移陆海军经费之一部分办理此事。收效必不止十百也。

戊、实业　前开阁议。王爷宣布政策以振兴实业为要。诚至当不易之论。然所谓振兴者。非官为筹款。设一公司。开一制造厂。

自谋赢利之谓也。亦非以官款补助民间之公司或制造厂。令得成立之谓也。窃谓振兴之道有二。一曰奖励。凡能创一新法。制一新器。苟有裨于民生日用者。无不可许以专利。宁宽毋严。宁滥毋隘。从前农工商部所定商勋章程。过于郑重。不足以示奖劝。政府既以振兴实业为唯一之政策。则凡为农为工为商。苟著有成效。为社会所推重者。朝廷亟宜特别褒宠。即以五等之封亦不为过。二曰保护。凡政令之不便于农工商者。一切删除之。此消极之保护也。外人有与我争利而农工商将受其害者。宜一切扶助之。此积极之保护也。他如增订各种法律。为之保卫。改良金融机关。以利经济之流通。皆不可缓之事矣。此皆正用之以为振兴者也。然亦有反用之者。则监督是矣。然所谓监督者。非以官力干预之谓也。亦除莠安良而已。实业之要在于资本。资本之源在于信用。近来各省倒帐巨案层见迭出。若不尽法严惩。恐信用无从恢复。而资本家从此束手。实业永无振兴之望矣。

己、交通　夫曰振兴实业。而于交通机关未能完备。则虽有名产佳制而不能转运。以为市易之事。实业终无振兴也。然岂惟实业一端而已。其他庶政无不恃交通而后能施行也。交通之最要者。莫如道路。干路国有政策已定。自宜并力进行。其他商办铁路。非有特别事故。不能于原定期限竣工者。亦当即收回官办。然不可不清还商本。以免国家攘夺商利之嫌。其他不能遽设铁路之处。亦宜分别支干。规定尺寸。修辟道路。以便行旅。此事似小。而凡百庶政皆受其益。不可忽视。

庚、司法　司法独立。无可更议。然各级审判。欲于明年一律成立。财力不足。上文已言之矣。即言人才。仅仅短期养成之法官。岂能胜任。既已宣布。万难反汗。亦惟有择省会商埠先行试办而已。抑独立云者。不受一切干预之谓也。尊如君主。且不能挠其权。其他更无论矣。亦既明认司法为独立。则无论何人。

苟违犯法律。胥当受其裁判。此当于京师切实行之。而后推之各省。乃能名实相符。否则。徒责愚贱者之遵奉。有法等于无法矣。

辛、军备　军备诚为今日之要图。然更有要于此者。故今日若能裁减。将来或尚有扩充之期。否则国用匮竭。恐将来不止于裁减矣。此事关系至大。不能不统筹。全力以赴。速定方针也。愚者之虑。容有一得。狂夫之言。圣人不弃。谨持此义。冒渎上陈。临颖悚惶。伏祈垂鉴。

送简庵入滇序

(一八九七年)

京师为天下仕者之薮。吾窃闻其相聚而言曰。吾安得一土地饶沃。水陆利便。民气柔靡。可卧治之地而官之乎。又曰今强敌六七。环伺左右。乘虚蹈瑕。遁力侵侮。稍不遂意。辄与官吏相激触。戎彝之行。吾思远焉。苟能避之。抑尤幸也。之二者自计非不得,而其所以入官之故。亦曾计焉否耶。由前之说。犹有讥者。其后所云云。则矜为高行者多矣。吾姑不论今日之事。犹能以深闭固拒之为以界夷夏与否。试以物物相遇之力言之。此缩矣。彼有不益伸者乎。一统之治盖将终穷。天下列国。外交不修乌得言内治。且人心颓废。正可借外来噬螫之痛以醒起之。乃竟自欺若是。徒自欺犹可言。天下事果孰与任哉。吾友简庵毋亦有愧于此而欲为斯世一雪此耻也。光绪之二十有三年。简庵方由刑曹论观察。谒选在都。滇抚黄公知其才。招往佐之。滇固今之中外交涉繁要所在。去京师万里。行数月且不得至。其民率穷愁而无教。又荒瘠多瘴疠之地也。而简庵乃欣然愿行。疏上。甫得命。南海张侍郎使英国。又约与偕往。简庵曰。吾志也于是。先滇之行而至英。今大臣使异域。慷慨请从者。亦何可胜数。而吾知简庵之行。必有所以大异于人者在。则更请为进一言。五洲张国。孰逾英俄。伺我之甚亦惟二国。西伯利亚铁路成有日矣。英于我之东北无可为基者。乌得不于对峙之处谋所以御之。而滇于是适当其冲。法暱于俄。必亟扰之。印度一隅。乃英国脉所系。不亟展拓。何以自卫。缅甸亦经营十余年。岂肯自隳前功。则滇为英所必争

固无疑。吾又闻姚志梁之言曰。自光绪甲午伦敦约成。滇之门户失。盖无可为矣。虽然一发不绝。千钧系焉。土地人民犹是吾属。受而弃之。于心奚忍。简庵至英与其贤士大夫相周旋。其为我默察其相待之微。与夫所以拒俄摈法之道。其欲动而不动者。又果何因。苟得其间从而研之。或有补救之策未可知。滇果存。他日西南之局当犹能为中国延一线也。简庵其亦许我乎。昔年冬。简庵与其乡人辟健社。约为有用之学。盖以自强，不息交相勉。冀稍挽夫苟且畏缩之风。社凡八人。余与仁和夏棣三与焉。未半年憩伯去美洲。而简庵又将行。倘渡太平洋至华盛顿。见憩伯。请为我告之曰。吾六人者尚逡巡于车尘马迹间。而未得随二君子后。异日者。不知能强自振拔。终不为流俗转移否也。简庵其勉乎哉。

答友人问学堂事书

（一九〇二年一月）

承示到省以后恐须有办理学堂之事。属陈所见。以备采择。鄙人于教育之事夙未研究。然历年试验。略有所得。既承明问。焉敢自秘。谨觇举如左。

一、勿存培植人才之见。非谓学堂不足以育才。然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泰西人罕不学。非必皆人才也。然于人当知之事无不知之。而民智大开。在上者有所施行。亦不至于妄为阻抗。此善政之所以能行也。吾国民多愚蠢。饮食男女之外几无所知。国之危亡非所问。种之衰灭非所计。屯蒙浑噩。蠕蠕于群动之中。临如是之人民。虽有善政。行且见恶。故诏兴铁路。则谓有碍本地风水矣。诏废书院。则谓绝寒士生路矣。吾皇圣明。而海内谤之。亦此故也。今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德被法败、日本维新。均汲汲于教育之普及者。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本此意以立学，则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

一、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吾国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学堂、水陆师学堂之设。皆以通商订约。因故皆隶于总理衙门。故所习者人亦目为洋学。而学堂遂与旧有之学校判然为二。此可哂者也。泰西教育之法。莫不就其本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以为之基础。各有其独立之道而不可以强同。一切教授规则皆受成于部。凡所损益。一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中国开化甚早。立国已数千年。亦自有其不可不学

之事。何必舍己芸人。窃谓今日设学亦宜抱定此意。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然又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谓也。吾儒言修齐治平。宁非西儒言 Physics and philosophy，宁非体是之肤论。吾未敢言。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

一、勿以洋文为常课。语言文字者。生民之大用。立国之精神也。未有语言文字亡而其国尚能存者。近人译日本高田早苗所著国家原理。论之最详。俄亡波兰而强习俄语。美据菲律宾而议用英文。灭国手段。此为最酷。各国教会入华为传教计。故竞设西文学堂。昔之人不暇审察。贸贸然踵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英、或法、或德、或俄、或日本。樊然并举。彼国之人亦遂欣焉以助其成。盖欲储为异日之用也。夫我国立学而他日可收为己用，此中利害盖可见矣。今设学堂。惟省会及通商各埠可别立洋文一科。余悉用华文教授。庶于教育之道不至背驰。可以保持国民自立之性。亦可以杜塞旧党汉奸之诟。

一、勿以外人主持学事。尝闻美人之言曰。支那财赋之权在英。军事之权在德。教育之权吾美人其勿失之。斯言之可畏也。国家之气恃教育以维系之。此为何事。岂可授之外人者。自学堂有讲求西学之名而根本既歧。施行遂误。彼见吾国人之中无所主也。乃阴使其攘窃之计。不肖者肥其囊橐。行黠者植其羽翼。而学堂人才遂不复为中国有矣。吾友伍昭扆为余言。洋人之为吾国教习者尝曰Any thing is good enough for Chinese。呜呼吾国人曷三思之。

一、勿滥读四书五经。往圣大义微言。髫龀之子讵能解悟。强令诵习。徒耗丧脑力而已。天下事唯求其是。断非可以意气争。四书五经虽先圣遗训。而不宜于蒙养。至于今日要已大明。

则又何必故为袒护乎。愚意论孟二子只宜中学。其他诸经必列专门。非普通毕业者不令讲授。似于尊经重道之意亦未尝刺缪也。

一、勿沿用洋人课本。童子于入学之始。脑质空灵。先入一误。始终难拔。无论洋文读本宜自编纂。即华文教科书各教会学堂所刊者。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合。愚意均不可用。最上速自译编。其次则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虽未必佳而流弊要较少矣。

一、勿留学生驻堂。房膳滋费。弊一。高明之士易逾闲检。留之生事。去之丧才。欲筹两全。实无良策。弊二。办事各员终日营营。均重食宿。而于预教育之事愈离愈远。弊三。窃谓前此学堂寥寥。有异方就学者。自不得不尽宿堂中。以免羁旅之苦。今奉明诏。各省遍设学堂。入学者必系土著。朝集暮散。毫无窒碍。即论经费。所省亦不少也。

一、勿给学生膏火。此事京师大学堂、北洋头二等学堂、南洋公学已行之。恐边省借风气未开。欲得是以为鼓舞。则国家糜费必多。学生成就必少。而他日亦无推广之望矣。

一、勿轻用外省人为教习。八股既废。号读书者方哓哓然虑无以为生。学堂教习若悉招自外省。则本省士子群起疵议。而种种阻碍因之以生。胡文忠办厘金。系用本地绅儒。最为有见。可师其意。本省士夫有通达者固宜礼聘。否亦只可聘一外省人为导。余乃以土著充之。

一、勿滥派游学。近年以来。无人不称游学日本之善。余谓为一人计则是。为大局计则非也。民质、俗尚、教宗、政体不能尽同。一岁三百元。用之中国可教数人。若派游学只一人耳。且普通学未习。远适异国仍入预科。又何取乎。今设学堂既重普及。则教育之事只宜推广于国中。而不恢张于域外也。

右首二则为兴学宗旨。次二则为最要办法。次三则为学堂通

病。宜谋改良。余则为阁下特别言之。然亦不限于一隅也。管蠡之见。无裨高深。聊自贡其所知耳。

敬告沪学会诸君

本月十二日有龚君子英、袁君观澜二人来馆。自称代表沪学会诘问本馆近日论说。于抵约美货事何故与舆论相违。是否受人贿赂云云。本馆同人既已答复。然二君既称奉沪学会全体之命。则本馆不得不竭诚为在会诸君一言。贵会因抵约美货。屡开特别大会。邀集名流演说。勖勉同志不用美货。义愤热诚。实深钦仰。龚袁二君于此等结合团体、保全公益之举最为尽力。故钦仰贵会。尤不能不钦仰二君。然贵会宗旨在于拯救华工。而本馆宗旨则在于拯救华工而不损及华商。抱定六月十八日商会所议。不再向美国定货之旨。有违约私购者。则与众绝之。使美货自此不再输入吾国。而徐待美国之转圜。此所谓拯救华工者也。六月十八日以前定购之货。以商务言之。确即为华商之货。所谓不用美货者。指在美商之手之美货。非指在华商之手之美货。亟宜截清界限。不可因损人而反以自损。近日商务总会广告。实系六月十八日以前所定之货。本埠照常销售。并可转运各口。一体行销云云。与本馆之意实相吻合。此所谓拯救华工而不损及华商者也。本馆自思似于贵会浑言不用美货之说更进一层。并非于此等义举有所反对也。且以报馆至尊无上之原理。所谓言论自由。言之即令反对(贵会尝请侯官严几道先生演说。谅亦闻先生之名论。)而非欲其来相附和以壮声势也。先生尝撰一论。投诸本馆。极论此事前途之难。其言尤与贵会之意相歧。容于明日录登。以供众览。贵会亦只能据理驳辨。不能派员到馆诘问也。贵会久被文明之誉。谅在会诸君亦无不尊尚公理。讲明权限。列国报律。有以个人或团

体而禁遏报馆言论之自由者乎。且以恶名而欲劫制之以从己者乎。英儒穆勒约翰有言。所谓舆论。大都有权力之一部分。非众情靡定之时。意有所左右。必登其说于报章。纂通国之名以为公论。闻者贵耳而贱目。则亦取其说而诵之口口相传。其势遂重。又曰。俗论既并为一谈。孰持异同。即为群矢之的。正惟此时独行可尚。如是之言。真吾专制国之对症之药。吾业报馆者固当崇拜。即凡欲改言吾国社会者。亦孰不当崇拜也。国家近悟专制之非宜。颇欲改行立宪政体。然立宪之国无不有保守进化两党。各执一是。以调剂其政界而即于是。诸君在今日为会员者。他日即为政党。设亦以今之对待本馆者起而施诸对峙之党。无论何事议论不合。但得一二报馆以为己助。即可以贪利忘义之名加诸其人。若权势更甚。则非圣、无德、辩言、乱政之条。均将载入宪法矣。本欲变易专制。而反以扶植专制。夫非可笑之甚者乎。诸君今日锐气方盛。必深憾本馆之多言。他年亲历其境。追思及此。恐未必不自悟其非也。总之报馆有天职。在于指导国民。为真理所在。虽蒙诒谤。终不当缄默不言。自非然者。则虽足以博无限之美名。张绝大之势力。而终不敢图此私利。以贻祸于社会。且腾笑于后人。区区之心如是而已。知我罪我。愿俟公评。

论粤汉铁路事

查粤汉铁路。中国与美国合兴公司订立合同。由该公司承筑。合同续约第十七款载明建筑一切须由美国人执权。如有转售他国等情。一经查出。合同作废。又合同载明该路估价约需金元四千万元，由合兴公司发售借票，以该路作押。由中国政府担保等语。合兴公司创办者均属美人。有布赖士者占股最多。公司中人以布为最富。在议院中亦最有权力。合兴公司之设。其意专在中国承办路矿与振兴中国他项事业。而粤汉铁路其一也。铁路合同甫成而布君物故。其子年未及岁。不能自理家事。有人为之主持。其人阴将布君所占合兴公司股分售之于比。于是比人占该公司股分三分之二。而美人仅占其三分之一。比人亦知此路事权宜由美人主持。故开办时。不得不任美国柏生士在纽约总司各事。并派美人葛雷来华总司工程。柏葛二君颇能秉公办事。比人心怀不服。于开办后。以为己占股分三分之二。亟欲设法夺回事权。遂举比人及美人而比党者为公司董事。董事凡七人。竟有四人为其所用。尚幸美人柏生士为之主席。不至遽失事权。葛雷来华之始。与盛大臣颇称浃洽。继因小故。稍有微嫌。有威弟亚者，合兴公司中之副主席。美人而比党者也。适以是时来华游历。知葛与盛有所龃龉。乃乘机进馋。复有美人福开森为盛参谋去葛而已为之代。故助威甚力。威回美后。以有福在盛左右为之营干。遂明目张胆与柏争权。势将决裂。事闻于盛。盛以比人用权与约全背。大碍中国。坚执不允。而西二月二十二号公司董事会议于纽约。与会者美党二人。比党四人。会议之后。柏以势孤难与争

衡。先自告退。而威遂继为主席矣。于时总公司寄来帐册。支款内有比都办事处月费颇巨。又各办事人来华费用金钱五十万元。查此款仅有二十余万元。柏任主席时。力顾大局。不许浮开。故直至其退职时。始行造报。盛虽驳回。而比人之徇私图利已可概见。查比人充该公司董事者。有第哇尔德及泰司二人。泰为比王财政顾问官。而开平矿局之溃败决裂。实由是人暗中把持。前车之覆。可为寒心。上海西三月十九日捷报。载有比王派此二人前往美国接办此路等语。可以为证。此路之为美为比。在我均失主权。而比祖俄法。以俄法与美相较。究竟美为和平。择祸务轻。原约云云。未始无见。盛亦知比人弄权。有碍大局。已派人赴美详查。而不谓即以福开森为之。是何异为虎傅翼也。犹幸合同有废约之条。今宜执定事权在比之说。先将合同作废。而另招专属美人之公司接办其事。以南北干路。不至偏重一隅。犹可借彼族均势之力。稍缓瓜分之祸。惟闻比人极力营谋。处处以重利相啗。非有公正清廉之人。决不能查出比人揽权实据。不能查出实据。断不能请废合同。而俄法势力南北贯通。恐路成而后。大事不可问矣。

在纽约中国留学生会馆演说

（一九一〇年八月）

本日承贵会宠邀。并承朱鼎馨先生介绍。得与盛会。与诸君子相见。至为欣幸。鄙人从中国来。自应以中国事奉告。但千端万绪。实难尽述。贵会今夕借福音堂开会。副会长关君亦系耶教中人。虽关君声明今夕开会与耶教无涉。鄙人亦非耶教中人。然念耶教与本国现势及前途均大有关系。在座诸君亦必有遵奉耶教者。拟即就此问题略抒管见，借求教益。今耶教在中国境内。经各国教士竭力传布而推行不甚广远。且本国人民感情甚恶。时时有仇教之举动。而政府与社会两方面均不能就根本上解决。此事甚为可虑。然人民仇教之举不过盛于近今数十年中。而当耶教初入中国之时。则不如是。且颇得中国人之信仰。请申言之。明季士大夫多喜与罗马教士相往还。且多有信奉耶教者。其中如徐文定公光启。为有明有名人物。其人即皈依耶教。今上海之徐家汇天主教堂。即徐公捐宅所建也。不独士大夫为然。即明代宫禁中。亦有敬奉耶教者。鄙人此次游历欧洲。道经罗马。在教皇宫中见有明代皇太后致教皇国书一通。上书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末书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盖有宁圣慈肃皇太后宝玺。文书中大旨谓己已受圣洗。并皇太后玛利亚、皇后亚纳、皇太子当定均已入教。求圣父在天主前代求赦罪。并保佑国家中兴太平。又请多派教士到华传教等语。此外尚有司礼监太监庞亚基楼上教皇书一通。亦同时寄罗马者。自称入教已二十余年。词意亦与宁圣慈肃皇太后书相同。是可知耶教在明时极为兴盛矣。亦不独明代为

然。本朝圣祖仁皇帝颇信用罗马教士。被简为钦天监官者。实繁有徒。且闻有入宫禁充顾问者。鄙人前闻诸张樵野侍郎荫桓。谓当时有人奏疏中有天主字样。未经抬头。奉旨申饬。又京师宣武门内天主教堂落成之时。尝遣官前往行礼。侍郎言。曾于某书见此记载。是可知耶教在本朝之初亦甚有推行顺利之象也。顾何以在当日则利顺如彼。而今日则挫折若此。今日中国人一闻耶教之名。且有避之若浼者。是非无因而然也。原因所在。纳有两端。

一、由于传教之事载入条约。吾国前数十年与各国订立条约。大抵出于战败之后。城下之盟。人皆耻之。无识之人意谓外国传教一事。本非我国人所愿。不过迫于外国人之兵力。无可如何。而心中遂隐隐有一种敌忾同仇之意。此为民教不和最初之根。

二、由于在华传教者多系外国教士。此层与吾国人民最易发生恶感情。可以分为三节说明之。

(甲)外国人不能确知中国人之性情及其习俗。因此而教中仪节及其言论不能按中国人之心理。因势利导。而常有种种扞格之事在。耶教拯世宗旨本以拯拔人之罪恶为念。故凡有来归者。无不容纳。此中真心悔过者。固不乏人。而以为逋逃薮者。亦复不少。良善之民见有莠人入教。教会辄收容之。而其人未必改过迁善。且有时恃教为护符。而其行为益加恶焉。乡党宗族不免反受其凌侮。至于是时。对教会发生第一恶感情矣。

(乙)外国教士享受领事裁判权之利益。而不受我国法律之制裁。中国人见教士在我国境内中国官吏不能管辖。而心中已怀有一种不平之气。驯至教士所雇用之人可以享此特别之利益。入教之人亦可以享此特别之利益。而人心愈为不平。有时教士以为其人既已入教。真心悔过。虽其先曾经违犯法律。而此后当不至再蹈故辙。因向中国官吏代为伸诉者。中国官吏惮教士之纠缠。往

往徇其所请。此固由官吏之不善应付。然亦因教士为外国人而始徇之。同一犯罪之人而入教者得免于罪。不入教者即不得免于罪。此其不平为何如耶。于是对于教会又发生第二恶感矣。

(丙)因教案有杀人赔款割地之事。在教士以身殉道。容有不欲为此已甚者。然一教士被杀之后。而吾国确已赔款若干。因而割地者。胶州之役其明证也。旅顺、威海、广州湾之割让。其原因与教会无涉。而实与胶州一案相连。即谓之始于教案也亦可。吾国人以为外国人在此传教。而国家因受此种之损失。此其中别有原因。而国民则仅见其表面之结果。而不见其隐含之内容。而以为非由教案决不至此也。于是对于教会发生第三恶感情矣。

由此观之。耶教之在中国。在今日已陷于极困难之一境。若不筹一妥善办法。而耶教之人彼此不能相安。且于外交上有绝大之影响。而中国之危险不可设想矣。然鄙人以为能解除此危险者。即在信奉耶教之留学诸君。上文所言教案之原因。第一端在传教之事载入条约。此层不易挽回。然能将第二端。外国教士在华传教一事更改办法。则亦可以将此两种困难之原因渐渐消弭。所谓更改传教办法者为何。则由吾中国人自己传教是也。吾国人无出而传教者。故外国人不得不为越俎之谋。若我国留学生之信奉耶教者。肯以传教之事自任。则外国教士自必引身而退。华教士之传教者日多。而外国教士之传教者日少。驯至于可以在中国之耶教教会无一外国教士。鄙人敢信其时可以无一教案。此何以故。中国人自己传教。自能熟知中国人之性情。则凡教中之仪节言论必能善为因应。使其易于推行。不致受种种之抨击。间有莠民投附。察知其人并非真心悔过者。可以拒绝。即已入教。亦可随时屏斥(此于耶教宗旨似有未合。然在中国目前不能不如此办法。)。而上文所言第一之恶感情可以不生。教士既系中国人。自应同守中国法律。遇有诉讼之事。无论耶教非耶教同一待遇。官吏

无所用其赡徇。而上文所言第二之恶感情可以不生。现在本国无识之人占大多数。与教会之恶感情积久且深。一时不易消弭。诸君子既言信耶教。耶稣舍身救世。诸君子亦必有舍身救国者。诸君子出而传教。其始必大有危险。然以诸君子信道之笃。爱国之忱。鄙人敢信。诸君子即殒身丧命。亦必不惜。诸君子可以先行宣布。万一不幸遇有此事。但求国家按律治理。无所用其赔款。更无所用其割地。甚且可以援耶稣爱仇之意。不必杀人。以至诚之心感人。人未有不动者。传教中人果能如是行之。数次而后。而谓仇教之人有不自惭而感化者。吾不信也。如是则上文所言第三之恶感情可以不生。如是则耶教人与非耶教人可以永远好合。而吾国庶几有信仰自由之一日。且从此中外交谊。可以除去一大障碍。是造福于中国。岂浅鲜也。诸君子有以救国为志者。当不河汉斯言。

中国出洋赛会预备办法议

（一九一〇年九月）

凡人未有不自炫其所长而欲人之夸誉者。亦未有故暴其所短而欲人之耻笑者。而吾国独及是。何以见之。见于出洋之赛会。

吾国出洋赛会前此多令税务司办理。留学比国学生某语余。西历一千九百五年黎业资赛会。中国出品竟有刑具、烟枪、缠足鞋等物。留学生争之公使。始撤去。前乎此者吾不之知。度亦大率类是。一千九百一年。美国圣鲁意司及本年比京之会。皆中国官商自办。圣鲁意司之会吾见其建筑影片。规制简陋。其他可知。本年比京之会则尝亲见之矣。吾国会场凡五楹。居会地边隅。与法属越南及南非洲某部相比。其位置已不合矣。西人尝以建筑之形式。卜其国民之文野程度。而吾国会场独为不中不西之制。不知何取。法德两国会场之广大。固非吾所几及。荷兰、巴西亦且不如。甚至世界至小之摩纳哥国而犹不及焉。可无耻欤。出品有瓷、有绸缎、有扇、有画、有绣货、有漆器。然皆粗陋下等之物。零乱琐杂。无可动目。所用橱架至假诸比国博物馆。以视日本区区数商人之出品。殆不能比其什一（日本并未以国家名义与会）。说者谓不及一苏杭广杂货店。吾先后往凡六七次。见西人至者无几。即至亦摇首蹙额。转瞬即去。其一种鄙夷不屑之态可以想见。吾不知吾国人何必糜此有用之金钱。而购彼欧美人鄙夷不屑吾中国之一念也。

圣鲁意斯之会。闻费银至七十万。黎业资之会。亦费银十三万。今年仅费二万。可谓俭矣。吾未闻一国与会而可以二万金集

事者。前日何奢。今日何啬。恐主持者亦无以自解。若谓财政艰难。不能不力求撙节。则费一钱必须得一钱之益。吾不知此二万金所得之益安在。岂惟无益。直使西人以为吾国之工艺。与吾政府之提倡实业不过如是。则诚不如不赴会。不掷此二万金之为愈也。

然则吾中国可从此不出洋赛会乎。曰。乌乎可。处此时世。吾中国欲厕足于世界。不可不以赛会为之先导。请言其故。

今日为商战世界。夫人知之。吾国商民徒为本国之贸易。而不知为外国之贸易。故商业日见其衰。正宜因势乘便。罗列百产。以与各国相见。苟有一物为西人所乐购。则销路既辟。凡业此一物之农工商皆获其利。吾中国之天产物人造物。其足以供彼西人所用者不知凡几。富国之道宜莫若此事之为亟矣。

且赛会不仅为振兴商务已也。若武备。若交通。若教育。凡有关系之物。无不可以与会。吾观比京各国会场。或制为模型。或造为图表。或举其方法。或陈其成绩。其属于以上诸类者亦为出品之一大部分。教育为诸事本源。视一切为尤要。伦敦英日博览会至列为专部。而比京德国会场。教育一门最见特色。观者无不啧啧称羡。吾国武备虽视他国为逊。然近年改革军政。凡军人之冠服。行军之演习。制为图说。列诸会场。亦可以一新耳目(比王莅吾国会场。在会之员示以前年河南秋操图。比王展阅良久。颇为称许。)。邮部之设专司交通。汽船铁路稍稍增进。如京张之隧道。如黄河之桥。缩为雏型。举以示人。可使彼知吾国交通之进步。至于教育。搜集尤易。校舍之建筑。生徒之功课。所用之图书仪器。无不可以与赛。讲堂教授之情景可用写真。教育行政之统计可作图表。西人尝谓吾国无教育。苟能为之。亦可以塞其口。以上数事为吾国从来赴会出品所不及。然至足以表彰国力。固未可以轻易视也。

更有进者。西人之至吾国者。以教士为最多。其足迹所至亦最遍。吾历观各国博物院。所陈吾国之物品。凡诸恶俗无不具备。偶有工艺亦至粗劣。大抵由教士采送。其用意可不言而喻(日本物品在各国博物院者多楚楚可观。闻多由彼国自行选送。此亦吾国所当取法者。)。近日彼国昌言殖民。至有立会演说。专摘取吾民之短。以及吾国力之弱。以张其国民移殖东向之焰。此虽细事。然影响于外交者甚大。吾既不能禁其演说。又不能要求其博物院撤去损吾体面之物。则惟有于赛会之时尽力张扬以为抵制。使彼国之人常有中国政教工艺素著文明。近更进步。非棕黑人种可比之观念。往来于心目之间。则舆论所成。轻重易势。而吾已大收其效。譬诸常人交际。既不敢轻视其为人。相待自不至于无礼。其明证也。

吾国出洋赛会之举。既如此其要。当以何道行之。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豫之之道可得而言。欧美诸国几于岁一赛会。吾既历应美比之招。度未必能拒他国之请。然欲为通盘筹算之计。则此十年内无理何国要请赴会。均暂谢绝(本年比京赛会。俄美两国即未赴会)。每会两万金诚不足。吾不敢言圣鲁意司之豪举。亦不敢望黎业资之全数。姑以半计。积十年当得七十万。则请以此数分十年筹备。其法如下。

南洋劝业会创造匪易。闭会之后骤令解散。岂不可惜。今可继劝业会设物品陈列馆。择会中精美有用之物。劝原主留置。不允则议价购入。馆屋不另筑。可以会场之一部分充之。如价购之物过多。则乞政府借拨一二十万。以资开办。限若干年。于应拨数内扣还。更岁拨若干。以为十年既满赴外洋建造会场(各国会场多系木质。可以拆卸移动。由此处移至彼处。)。而以其余为增置物品。练习人材之用。欧洲市肆。凡百货物。陈设装潢皆有专技。而赛会出品为尤精。盖兼心理学、审美学而运用之。非可以

造次为也。窃谓橱架画之属宜专用吾国固有之式。以表吾国民之品性。更就所有之物。调查其性质、制法、功用、价值。撰为广告。分译英法德三国文字。分赠外人。

凡此二事。关系至重。不可以不学无术者为之。此人材之属于布置者也。欧洲会场招揽之法非吾国商人所能为。不能不预为教练。且为出洋赛会之用。更不能不兼习各国语言。窃谓馆中宜招集生徒。昼则任事。夜则就学。且可随时开地方劝业会。以为试验之地。使在馆之人皆能办会场之事而后已。此人材之属于酬应者也。

物品既备。人材亦集。十年届满可举馆中之所有。出而与世界各国相竞。甲国既毕。转至乙国。每会必赴。每赴必备(欧洲各国商人赴会大都如是。)。既免临渴掘井之劳。且收驾轻就熟之便。行之十年。当有大效。商业渐盛。商智亦开。即可移交商民。令其自办。国家可不必过问。岁拨经费亦可停止。前后统计仅二十年。所费不过百四十万。而可为国民开无尽之财源。兼为收间接之利益。则亦何惮而不为也。

吾闻意大利明年又将赛会。政府亦已允其所请。备物与赛。吾甚虑蹈比京之覆辙。故敢贡其刍荛。谋国者或有取焉。

环游谈荟

（一九一一年一月）

去年余有环游地球之行。所至之国凡十数。往还仅十有半月。时日短促。而语言又不甚足用。闻见所及。至为肤末。舟车罕暇。纪录尤略。归国后。友人索观游记。愧无以应。乃取途中所杂录者。稍稍整理之。追忆所得。辄为搜补。随笔掇拾。漫无体例。亦聊以为知彼之助而已。至凡属于教育之事。则别为一编。兹不及焉。宣统三年正月张元济。

二月初七日。自上海起程。经厦门、香港。至新嘉坡。入马来海峡。沿岸行。历二埠。一司威南。一槟榔屿。由此入印度洋至锡兰岛。泊舟于可伦坡。西行至亚丁。入红海。溯苏逸士河。河尽处为波特塞得出口。入地中海。越直布罗陀。入大西洋。抵伦敦。始舍舟登陆。居月余。至爱尔兰。历都伯林及贝耳法斯德两城。复返伦敦。至多汶渡英伦海峡至比利时海口俄斯坦德。旋往不鲁捨拉。比之西南境曰耶波勒斯。南境曰耶慕尔。东南境曰列得。北境曰安多厄尔比者。皆一涉足焉。去比利时。之荷兰。居什文宁根。所至之地曰海牙。曰散戴姆。曰鹿特丹。曰亚摩斯德登。由此至德意志。首柏林。次勒不士格。次德勒斯登。萨克索尼亚邦之都会也。西南行。入奥地里亚境。至巴拉加。其地为波希米之故都。既至维也纳。循多脑河迤逦至匈牙利。都城曰布达佩斯。盖欧洲之游。东行至此而极矣。返维也纳。复西行。至音斯不罗各。又入于德。至慕尼克。巴维也拉之都会也。西南行。至

瑞士。经两城。曰苏黎世。曰卢苏尔拿。由此入意大利。最先至者曰米兰。次曰威内萨。次曰佛罗棱萨。次曰罗马。折而北。至热那亚。至是而意大利之游毕矣。入法兰西。仅至巴黎。由加来斯渡海峡。归伦敦。至苏当波敦海口。登舟渡大西洋。至北亚美利加。抵纽约。登岸。由是而华盛顿。而支克哥。而萨克兰缅多。而旧金山。复登舟渡太平洋。至哈瓦连岛。其都会曰和诺鲁鲁。舟行南线者所必经也。既抵横滨。陆行入东京。而奈良。而神户。复遵航路归上海。时十二月十八日也。

舟过厦门时。有下舱客一千七百二十二人。云赴新嘉坡及槟榔屿者。询以何事往。则云小贸易或作工。然多身无长物者。视其人亦蠢蠢无所知。余不能无疑。以问船长。则曰英禁贩奴。且有领事来验视。必不许也。将行时。英领事率西医及捕头登舟。逐一检视。几不以人类相待。中国官无一至者。太古洋行买办邱君语余。每年正二月最繁盛。船大者辄载数千人。小者亦数百。余询有生还者否。曰什之二三耳。余询中国官知之乎。曰从不问讯也。既抵香港。客无一登岸者。余益疑之。密询司机长究有猪仔否。曰甚难言。同行英友愤不能平。允助余侦探。一日语余。已婉询船长。船长谓确有被掠卖者。但不能证实。本人亦绝不声诉。虽欲拯救而无由云云。船仆骆姓者广东花县人。语余新嘉坡猪仔馆在金镑、牛车水等街。厦门、香港等处皆有经理人。勾引贫民。劝令出洋谋生。并为之代给船资(闻约须银钱十元)。遣伙押送。沿途守视。既至新嘉坡。入居猪仔馆。严禁出入。有招工者至。馆主与订工价。议既成。则拨所需人数与之。每人岁得工价约银钱四五十元。然本人一无所得。尽以畀馆主。除川资及宿食费外。是一人可赢三十余元也。猪仔受雇后。赴英官(汉名曰华民政务司)处订合同。英官询被雇者愿否。若不愿。则缴还馆主十六元即可自赎。然猪仔至此安从得钱。亦惟有饮恨吞声。俯

受约束而已。既订合同。雇主挈之往。或垦荒。或开矿。工作之苦殆难言状。满一年。去留可自由。如续订雇约。则工资可为己有。然前此一年之中不名一钱。偶有所需。必贷诸雇主。雇主辄勒展受雇期限。尤可痛者。则凡猪仔群集之处。无不有妓寮赌场烟馆窟穴其间。若辈庸愚。乌知自爱。身入其境。大半沈溺。耗财愈多。积债愈重。而雇主之束缚永无了期。间有能自振拔者。似可有出于幽谷之望矣。不幸雇主不仁。又为之转售他处。呼吁无门。隐忍受命。其展转而死于沟壑者不知凡几矣。吾闻此言。吾愈心痛。偶至下舱闲步。以不通厦门语。无从问讯。与之笔谈。则若辈识字过少。不能自达其意。且似有人在旁。禁勿与余交接者。忽于人丛中。睹一村学究坐而观书。视之则新旧约也。问何业。曰在华传教。有友在新嘉坡经商。招往教读。问以同舟之人有无猪仔。以未知对。余托密为探访。并勖以拯救同胞之义。欣然应命。越二日往访。则一切诿为不知。意甚落寞。盖必押送猪仔之人有所觉察。出而施其运动之伎俩。故至于此。余知侦探之术已穷。欲俟舟抵新嘉坡时尾客之所之。观其究竟。不幸途中有病毙者。舟将至时。泊口外检疫。医至。疑为有疫。谓须将下舱客送病院一一检验。于是客尽乘小舟往棋漳山。从此别去。不复相见矣。

到新嘉坡。晤宋君木林。道及此事。宋君言昔孙铭仲任总领事时。有士人被诱至此。卖入他埠充苦工。不胜凌虐。投函乞救。孙君为之赎身者。凡十有八人云。

新嘉坡华人。除领事外。无一御长衫者。短衣散裤。辫发下垂。非中非西。别成一格。

华人街市悉仍中国旧俗。有时循行数里并不见一洋房。目所触者中国之器物也。耳所闻者中国之言语也。使吾民具有自治之能力。而国家更以殖民政策辅之。彼南洋群岛焉不为吾有者耶。

英人得新嘉坡。距今将百年矣。廛市之间固极繁盛。而一出郊外。则深林密箐。中惟官路或铁道可通行人。余则涂径几绝。丛莽中时见二三茅舍。为土人蛰居之所。察其情形。实为榛狉世界。从未经垦治者。岂英人之力有所不及耶。抑故留余地以安土人耶。抑治理之道固有不能求速者耶。

由市中乘汽车行十四迈尔。易小汽船渡一海峡。即为柔佛国境。新嘉坡故属柔佛。嘉庆时割让于英。划江为界。国有主。号苏丹。奉回教。称臣于英。国中政治悉受英驻新嘉坡长官约束。今苏丹名摩哈密德亚利。年三十许。曾游学于英。其母亦欧种也。

旅店临江。距渡头不远。规制崇闳。悉仿欧式。盖以馆游历之西人也。店中别有数室。号为欧罗巴巫来由人会所。闻苏丹及其贵胄大臣时来饮宴于此。冀得与白人相接。以矜其外交之能。与吾国京师所谓六国饭店者殆复相似。

闻苏丹所居。去余旅店不过三四迈尔。则此固柔佛都城也。而烟户寥寥。土著尤少。余步行十余里。街市绝短。而为华侨占居者复十之七八。郊原之间林木蓊郁。目力所及。无一民居。道路宽广能行车。然皆新辟。人踪绝少。肆中所售皆西洋及吾粤东之物。无一土产。西人语余。巫来由人秉性极惰。观此可信。

旅店后为一小山。山巅有兵房数所。亦洋房也。兵皆习洋操。约二三十人。有英军官统带。是日为苏丹即位纪念之辰。营中高悬国旗。并分张各国旗帜为饰。英军官戎服佩刀。率所部兵士二十余人。擎枪整队。鹄立营前。鸣炮二十一响。为苏丹贺。若执礼甚恭也者。揣彼苏丹之意。岂不谓吾国虽弱。亦居然有陆军。且习洋操。且有外国军官为之训练。而己俨然居元帅之尊。讵不足以自豪。而不知土地荒芜。户口减削。生聚教训之未讲而务为此粉饰之事。外人之游其国者且窃笑不止也。独怪苏丹固愚。而英

人必故为阿顺。遣将弁为之经营。且表示其尊崇之意。非戏谑也。盖既为本国制造军火厂推广销路。而又为本国军官谋一啖饭之地。且可实行其监视之权。其用意可谓周至矣。

由旅店西行二里许。有苏丹离宫。门前亦有守兵擎枪植立。一巫来由仆。操英语。来导余。楼上为苏丹卧室。禁人游览。余所至者为食堂客坐及苏丹治事之室。皆在楼下。时苏丹并不居此。帘栊寂寂。空闭而已。

离宫占地绝广。纤草如茵。犁治平坦。宫旁有大殿。中为高坛。坛前设长案一。坐位十。案上陈墨瓶铁笔等亦十份。导者语余。此苏丹及大臣会议之所也。殿前悬华文联匾甚多。皆新嘉坡华侨祝贺苏丹即位者。几案尘积。别有一种萧条景象。亦足为小朝廷之代表矣。

柔佛地处热带。植物繁夥。宫中有花园绝大。奇葩异卉。不可胜数。一古藤枝干缭绕。倒垂至地。铁柱承之。结为一亭。密叶浓翠。以代覆瓦。构制殊巧。必出自欧人之手。去园数百武。为一回教礼拜堂。彩玻作牕。文石砌地。堂极宽广。中惟香炉二事及教师讲坛一座。余无别物。统观以上工程。所费总在百万以外。徒耗民力。务饰观听。彼不知治道如苏丹者。固无足责也。

赌税为柔佛岁入大宗。业赌者皆华侨也。市中赌场林立。杂沓喧阗。入夜尤甚。余曾观一最高等者。临江筑屋。陈设精雅。可容数百人。司事者言。新嘉坡赌禁綦严。每星期日及星期六日。华商均至此遣兴。今仅三阅月。收入之款已三万余元。此外尚分设两处。每月纳税于柔佛政府凡八千五百元云。合全境赌馆计之。税款诚属不菲。其他如烟馆妓院酒店。度无一不征重税。柔佛政府导吾民为不正之营业。而复朘取其脂膏。固属可恨。而吾民程度之卑劣亦可见矣。

司威南距新嘉坡仅一日程。入口后沿岸皆杂树。每隔数里。

于水次建小木屋一。皆欧人护视水标者。渔舟三两。往来江上。取远镜视之。皆华人也。其地产树胶极盛。既泊舟后。有小汽船拖数驳船自内港出。皆运树胶附载吾舟者。其驾舟及起运货物之事亦皆华人任之也。

槟榔屿船埠正对一钟楼。前英后维多利亚即位满六十年。华商醵资建此。以铭其功德者。吾国人庆祝君上之事素极淡漠。而侨民独于旅居之国之君倍致其亲爱之忱。岂无故欤。

槟榔屿公园依山为址。风景天成。综余此行所见者计之。当以此为巨擘。山中草木蕃衍。分类栽莳。足供植物学家之参考。故又有植物园之称。半山瀑布倒垂。奔腾直下。喧腾如雷。下有蓄水池数处。层层承注。池底满铺细沙。漉水使洁。引入管中。分布全市。以供居民饮汲。费小利溥。其法甚善。吾国有山泉处不少。宜仿行也。

新嘉坡华侨多于槟榔屿营建别业。盖水土清淑。最宜居处。又与新嘉坡铁道可通。往来极便故也。祠庙尤多。纯依华制。

槟榔屿故隶暹罗。为一土酋所辖。略与吾国土司相同。今其地已割于英。暹罗固失其主权。而土酋亦仅作寓公。寄人篱下矣。小屋数椽。栖迟海畔。余驱车过其门前。友人指以示余。为之欷歔不置。

同舟荷兰人布育尔出彼国千九百零九年统计书示余。爪哇民数凡二百八十万余。中有华人二十六万余。欧人在彼者仅得华人四分之一。

印度锡兰岛相传为释迦涅槃之所。舟抵可伦坡。欲一睹佛之遗迹。检西人导游书。知有所谓克兰奈耶寺者。往访之。驱车行六七里。至则寺门已坏。颓墙数尺。榜寺名于上。旁通小巷。零砖碎石。累累满地。荦确难行。土人夹巷而居。蓬门土壁。状颇贫窭。妇女有当门编织茶巾者。手工亦精致。客过则争出求鬻。

男子亦执贝叶经相奸不已。群童追逐竞索钱。挥之不去。盖亦生计艰难使然也。寺前有古井一。相传释迦尝汲饮于此。寺中屋舍殊零落。僧房尤卑狭。僧人两三。披黄袈裟席地诵经。视之。梵文印本也。殿之四壁。皆绘佛生平事迹。佛像座后则绘生前造种种因死后受种种报。正如吾国所画地狱情景。有雕石卧像一。躯干极伟。左者立。右者坐。皆甚小。然皆不如吾华雕塑之工。座前供香花。旁设铜灯。然并不燃烛。殿后一塔。高数丈。云有佛之遗体葬其中。四周有墙。遍凿空穴。穴置一灯。垢腻堆积。灯不能燃。即燃亦不明也。夫既崇奉此宗教矣。而其地又为教主灵迹之所凭。临上质旁。宜何如精严整肃。以将其诚敬之意。而印度人乃任其废败若此。其民性之颓靡不振。可以想见。对于教主且然。遑论其他。宜乎回耶二氏迭起代之。而其国亦亡矣。

乡间私塾略与吾国相同。儿童杂坐咿唔不辍。盖犹未改良者也。车行迅。意前途必更有所遇。故未令停车。然行十余里。不复见一塾。归时日暮。塾门已闭。不能入观。亦一憾事也。街市颇宽广。然不修洁。牛马杂沓。积秽尤多。道旁民舍大半卑陋。略与吾国北方城市相似。肆中瓜果独饶。有类似吾国所谓倭瓜者。硕大无朋。随剖随鬻。土人食之用以代饭。

自新嘉坡至槟榔屿。华民之多远过土著。骎骎乎有喧宾夺主之势。一至可伦坡。则华侨绝迹矣。由此至欧洲列国。除外交官及留学生外。几不见同国之人(闻英伦海口及利物浦。均有吾国水手寄居其间。然为数甚少。且来去无恒。)。及由欧入美。而又与华侨相遇。虽不若南洋群岛之蕃衍。而亦俨有殖民之象。吾国侨民。何以只在南洋群岛及美洲境内而不及于欧洲。吾于此得一公例焉。盖优等之民与劣等之民遇。无论其土地辟否。人民众否。必能侵入而与之同居。且或攘其所固有。若有更优者至。则前此之优者久之亦必退处于劣等之地位。此其例以见于殖民地者为尤

著。故印度为法兰西所先至。而其后即全入于英。北美为西班牙法兰西所迭占。而其后再变而为美。则以条顿人种优于腊丁人种也。巫来由与红印度人。固视吾民为劣。而吾民之在南洋群岛及美洲境内者。近已渐为白人所逼。吾固可以退居于劣。而让彼以优势乎。

昔人游记。谓在印度洋面见飞鱼。余此行至琼州洋面即见之。盖吾国亦产此物也。

舟沿阿剌伯境行。经热他口外。然不见岸。麦加城距热他。约当吾国百二十里。闻城中有小山。为回教圣地。越门七。始达其巅。非回教人不得至。回俗凡至其地顶礼者。小遗必蹲地上。某岁有白人私往探视。伪称奉回教。已入第五门矣。偶不慎立而小遗。为教中人所窥。群起捕之。跳而幸免。其后遂无敢往者。热他为通商口岸。有外国领事驻其地。而麦加城则无外人踪迹。船长所言如此。

入红海后二日程。有达达赖斯 Dadalus 灯塔建于海中。舟人告余。昔有船经其地。触礁沉没。船长亦遭难。其妻捐赀独建此塔。以惠行旅云。

红海两岸皆沙漠。将至苏逸士亚洲海岸。有茂林一丛。其地号曰摩西井。相传摩西出埃及时在此汲饮。今其井犹存。即在林中云。

舟抵苏逸士运河。即泊口外。依到时之先后为入口之次第。候引水者至始能启碇。不容稍有凌躐也。余舟先以厦门苦工病殁中途。关医来检视。谓须以解疫蒸气荡涤下舱。始准启行。越三小时。既毕事。乃启碇入口。

河口甚窄。天已昏暮。船头设一电灯。光可远烛三四十丈。舟行极缓。两旁设浮标。左红右绿。灯标亦然。与浮标相间。彼此相距不逾数丈。河身狭。不容两舟并行。每数里设一站。有他

舟来。则就站旁泊以待。站有执事若干人。监视舟行之速率。若违定章即须议罚。濬河机器甚多。时已停工。夜半。过伊斯马拉。一大市镇也。属埃及。当运河之中。披衣起视。朔风凛冽。伫望片时。但见两岸灯光闪烁而已。晨起。舟仍行运河中。见两岸皆用碎石镶砌。以防浮土倾泻。左右略有芦苇杂树。堤外为淡水道。亦以人力为之。疏引尼罗河水直注波特塞得。供居民食用。水道窄。沿堤种树。右堤外为运河。左堤外为铁道。有汽车自北来。云系往开罗者。乘者寥寥。车容亦甚晦黯。盖为风沙所蔽也。

运河长约吾国二百六十里。深约二十九尺。宽广不一。余舟载重九千吨。纳税一千五百镑。可谓重矣。舟自苏逸士至波特塞得。凡行十三小时。

将至波特塞得。有制盐场在右岸。场地宽广。盐堆无算。视天津河北所积。高广数倍。闻多运往印度销售者。然则印度产盐犹不及食额矣。

苏逸士及波特塞得关医。皆埃及人。登舟检视。船长以下皆受命惟谨。埃及之不自主久矣。而检疫之事犹能以己国之人为之。何吾中华堂堂自主之国。而船舶入口检疫者率为白人。虽白人亦吾政府所雇。而外人之入境者。见关医无一华人。则以为吾中国之人皆不知医。其视我岂不与野蛮相若。事之可耻。孰有甚于此者耶。彼读仲景之论。习思邈之方者。果能登舟检验。与外人相周旋。固亦吾所甚愿。然试问能耶否耶。国于今日。必不能与世界大势相违。泰西医术已为世界所公认。吾国人亦未常不知之。二十年前已设医学堂于天津。使及早推行。则今日之能西医者。必不至仅有此数。东三省之鼠疫固不难先事预防。即已发见。亦不难即为扑灭。何至酿为巨灾。受邻国之干涉。耗无数之资财。丧无数之生命。影响所及。贻害无穷。彼谋国者稍有天良。其尚能觍然立于民上乎。辛丑变法。京师亦踵设医学堂。然所教授者

悉旧时之医术。主持之人俨然以医家自命。绝不审世界之大势。而惟保个人之地位。及今十年。其效安在。既往不谏。来者可追。窃愿膺教育之责者盱衡时势。速为改图。无再狃于成见。而蹈兹覆辙也。

波特塞得为埃及海口。其街名则亚剌伯文法文并用。盖运河初成之日。其地在法国势力范围内也。鬻于肆者。土货只有纸烟鸵羽及极粗之绣画。其他则日本之漆器瓷器绣货雕牙羽扇。印度之织物银器。而吾国所产则仅有广东之小银器而已。吾国工商全无世界思想。对于日本能无自愧。

市中权物轻重之器与吾国所谓天平者毫无殊异。然只用以权所售之物。而非用以权货币也。

大风扬尘。秽气触鼻。市人推只轮小车售面食。蝇集其上。挥之不散。沿街售冰水。手两铜钵。相击作声。何与吾京都相似也。

市中有回教礼拜堂。建筑亦闳大。余往观之。及门。门者以履垫进。著而后入。前吾至柔佛回教礼拜堂。亦先脱屦。盖回教人以圣地庄严。不欲汙以泥滓也。居民至者。辄易衣盥手而后瞻拜。或全身俯伏。或旋起旋跽。或直跽不移。对越之诚。迥出释耶二氏之上。曩过苏逸士时。有小艇傍余而泊。日将落时。其舵工急步至舟尾。望东南方行拜跪礼良久。吾徐思之。盖其所对之方向为麦加也。回教入人之深。固如是夫。

余至英国邮局寄信。对门即为法国邮局。埃及半主。他人得于其国举办邮政。固无足怪。吾国各租界内。外国亦遍设邮局。吾苟欲保此完全自主之权。安可任其自由耶。英邮局信面所用者。仍为埃及邮票(法邮局如何余未知之)。而在吾国境内。则悉用其本国邮票。是视吾国犹不如埃及也。可耻也夫。

舟既启碇。出运河口。沿堤岸行。堤长三四里。突入地中海

中。堤尽处有赖赛朴斯铜像。临流峙立。过其下者辄瞻望不置。盖运河之成功在万世。赖氏艰难缔造。固宜受众人之崇拜也。

既抵英伦。舟徐徐行泰姆斯河中。往来船舶衔接而进。两岸烟囱林立。煤气障天。甫入境已惊其工商业之盛矣。关吏登舟。随舟前进。邮卒继至。以信件分授旅客。电局所雇童子。服制服。手铅笔及电报纸。遍询客发电报否。书数字与之。即给收据取报费。转瞬已登岸发寄矣。凡人远适异国。每至一地。无不欲急得家书。而久客还乡者。去家弥近。归思弥迫。亲朋之盼望亦弥殷。际此之时。彼此得速通音问。宁非事之至快者。英国邮电两局。乃能体贴至此。吾国人之司此事者宜知所取法也。

泊舟后。乘客尽取行李置舱面。关吏有未至者。乃坐而待之。行李非经检验。无关吏白垩花押。不得登岸出关门也。关吏检验时。词气至为温和。历举应税之物询客。若茶、若烟、若酒、若香水。客各报明有无及所携之数。未及额亦不税也。有时亦令启箱箧复验。然稍一探视即止。盖英为自由贸易之国。故关政偏于宽大。而烟酒香水所以取税者。以其为奢侈之品。而吾国茶叶则恐其夺印度之产。故亦不能免税也。

刊印槜李文系征集遗文启

（一九二一年八月）

嘉兴忻君虞卿辑成槜李文系四十六卷。久未刊行。同人以乡邦文献攸关。怂恿付梓。原书起自汉。迄光绪。中虑犹有阙。亟思增补。并拟广至宣统季年。继代为书。海内宏达。同州诸彦。藏有旧嘉兴府属先正文字。无论已否成集。咸请采副见示。篇帙较繁。则择其尤者。更乞编次仕履。附采言行。作为小传。以识生平。分任收稿者。京师金君篯孙、杭州陈君尚旃、龚君未生、嘉兴王君蔀畇、嘉善钱君铭伯、海盐谈君麟祥、平湖张君厚芗、石门陈君瀛客、桐乡沈君耆洛。并于各省及上海商务印书馆设代收稿处。转寄上海葛词蔚张菊生两君汇成。如蒙代辑遗文。即祈就近送交各处。但截至辛酉年终为止。原书凡例及姓氏总目已编印成册。分赠同志。如承索阅。望函致各收稿处。即当寄奉。伏维公鉴。嘉郡同人谨启。

农村破产中之畜牧问题

（一九三六年）

海关统计岁岁入超。近数年来吾浙省有出口农产物。为欧美诸国所喜用。岁有增益。足以稍稍抵补者。曰小胡羊皮。胡羊初生即宰。剥制其皮燥之。每张可售法币四五元。均由洋商转运出口。其物产于浙西旧杭嘉湖三属。即吾海盐一邑。岁可得百余万元。其业不可谓不盛。三四年前虫灾旱虐接踵而至。又值蚕桑衰落。邑民艰窘万状。幸赖有此副业。得以免于死亡。至于今日。业此者几驾蚕桑而上矣。

前月中旬。上海牛羊业同业公会致市商会公函。大致谓各地产羊牧户贪图厚利。每将甫出母胎之乳羊剥皮发售。每副比较食羊全只之价高出数倍。牧户不顾残忍。孜孜以宰剥胎羊乳羊为务。市上绝少食羊出售。请呈主管部府。明令严禁宰胎乳两项羊只。以维羊类产生云云。其诋牧户曰贪图厚利。曰不顾残忍。言不成理。殊鲜价值。乃市商会竟予转呈。请实业部咨行浙省妥筹禁阻防止办法。余以有碍农民生计及出口商品。因寓书商会。请其续呈更正。继思出尔反尔。商会甚难置词。即以书抵部。越数日。吴部长覆书至。其词如下。

（上略）本部为维持羊只繁殖。对于宰杀有胎母羊。早有禁令。惟对于母羊所产之羔羊。前据浙省民建两厅呈转海宁县呈。请示屠宰出生未及一旬之小羊。应否与宰剥胎羊同案查禁。请示到部。本部为顾及农民生计与羊群繁殖。经以生后小羊宰杀之期。母者应在换过门齿二个之后。公者除留种用者外。尽可

听其随时宰售等语。指令转饬遵照。其意旨正与尊见略同（下略）。

复书中所称浙省民建两厅呈转海宁县呈。近亦获见。今录其原文如下。

案据海宁县县长呈称。查本县人民常有挖剥胎羊售皮谋利者。妨害牲畜蕃育。影响农村经济。其取皮之法。先将母羊闷死。破肚挖剥未出胎之小羊皮。名为胎羊皮。售于皮商。每张可得代价四五元。民国二十年间风行最盛。经本县汪前县长严行禁止。按行政执行法处罚。二十三年江前县长销毁充公胎羊皮。并经呈报在案。现在此风虽杀。又有收买羔羊皮情事发生。即将出生六七日之小羊杀后取剥其皮。名为羔羊皮。每张亦可售三四元左右。同属残忍。其妨碍羊种之繁育。与行为之残忍。与屠宰胎羊无异。应否同一严禁。又小羊出胎以后。其经历时间之确数甚难鉴定。当地奸商每有以少报多。希图朦混情事。应否依照重量或以其他方法估计。亦请明白规定。俾有遵循。据呈前情。除以呈悉仰候。据情转呈民政厅标示。再行饬遵等语。指令知照外。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示遵等情。据此。查本省杭县、崇德、海宁、德清等县。向有营剥皮业者。不独将发育未全之童羊剥皮食肉。甚至将有胎之母羊戳死剥皮。再剖其腹。取其胎羊。以图厚利。本厅据德清县第三区白泉乡长冯月轩等呈请严禁前来。经以屠宰胎羊有碍畜牧之繁盛。业经饬属一体严加取缔在案。兹据前情。复查出生后之小羊须经若干日方准宰杀。无案可稽。更无法令规定。究竟应否与宰剥胎羊同案查禁。理合呈请鉴核指令。俾便饬遵。

综其所言指为乡民罪状者。曰妨碍牲畜蕃育。曰影响农村经济。曰行为残忍。此海宁县长之言也。曰以图厚利。曰有碍畜牧之蕃盛。此民建两厅之言也。有严禁行止。处罚者汪前县长也。有

销毁充公胎羊皮者。江前县长也。之两县长所为。皆为宰杀未出胎之小羊而发。余将于下文详论之。此不具论。论其涉于宰杀已出胎之小羊者。

以余所知。海盐境内自小羊皮畅销以来。农家畜羊素为一二头者。今皆增至四五头。乃至七八头。推之海宁当亦如是。该县长乃谓妨害牲畜蕃育。可谓妄言。原呈谓羔羊皮每张可售三四元。三四元之数虽微。于农民经济不无裨益。若禁止之。即丧失此三四元矣。该县长殆不知此项农产岁有数十百万元。可以裨益农村经济者甚大。又不知出胎之小羊宰杀后无碍于母羊之生产。又不知农民宰杀小羊。同时亦留存羊种。其云影响者。意殆谓小羊被杀。羊种必灭。可谓妄言。杀出生六七日之小羊固残忍。即出生后满数月乃至数年之壮羊老羊。亦何尝不残忍。如该县长之意。岂非欲尽人而持斋奉佛乎。且农民之畜羊非为放生也。非为供玩好也。为谋利耳。谋利则惟其薄而不惟其厚。民建两厅言外之意。一若农民取利薄则可。厚则不。辞十万而受万。非所望于今之士夫。而况于农民。至谓碍畜牧之繁盛。则为厅长者足迹更不入农村。又不见农民。岂能悉其情状。海宁县长意在严禁。所持种种理由不能成立。民建两厅不以为非。故亦据以呈部。其呈中所指德清县第三区白泉乡长冯月泉等者。乡曲小民。瞢昧无知。持此谬论。吾不之责。乃身为县长。身为省府委员。而于一年值至数百千万之新出口货。农民之赖以苟延残喘者。全无认识。亲民者既滥拾其不关痛痒之理论率呈上官。居高位者又若不知为何事。照例承转。不思其一言之出。于民间之痛苦为至巨者。哀哉吾浙之民。乃有此县长。乃有此民建两厅之厅长。幸也实业部关心农民生计。未徇其查禁之请。此不能不颂部长之贤明。然既定母羊应换门齿二个之限。且重申宰剥胎羊之禁。是二者吾不能无疑。试申论之。

闻诸乡农。小羊初生即有门齿二个。以后陆续生长。满一年后换去门齿四个。俗称涎口(口耳相传。并无的字)。再一年换去六个。俗称满牙。母羊生后半年便可受胎。满五个月分娩。惟羊皮必须于出胎后即宰剥。每张可售国币四五元。迨至一年之后。则已成壮羊。只能充肉食之用。日本人井口贤三畜产学有缅羊年龄鉴定表。表称初生时有龇齿二。一周至二周生内中间齿二。二周至三周又生外中间齿二。三周至四周又生隅齿二。由一年至一年半换去龇齿二。一年半至二年换去内中间齿二。二年三个月至二年九个月换去外中间齿二。三年至三年九个月换去隅齿二(见前书第一百六十七页)。以上皆属门齿。所举岁月与乡农所言约略相同。若如部令母羊非育至一年以后不得宰杀。即令生后即宰之皮可得善价。亦所不许。由是言之。是生四难。

牝牡产数原无一定。惟乡人告余。羊同产数头有全牝者。无全牡者。平均计算。牝二而牡一。又美国 F. B. Mumford's The Breeding of Animal 亦言。长于父者。母孕时滋养丰富者。发育未久即交配者。所产多牝羊(见前书第一百九十至九十二页)。设农家遇此。岂不大受损失。其难一。年只二乳。所产小母羊若逾二头。哺乳不足。每易夭折。乡人坐视其羊之不育而无术以挽救之。其难二。羊所食者青草及枯桑叶。吾邑沿河之地夙生丛草。有高至四五尺者。今皆若彼濯濯矣。枯桑叶向不售钱。今则每百斤值国币一元四五角。就令所育小羊均能成长。而食料亦将不继。其难三。畜羊以棚。俾资栖止。如畜母羊五头。各产二。牝牡各半。依部令应留小母羊五。不足一年。此小母羊五各有所产。其老母羊因乳其小羊。迟三四月亦必再产。依上例计之。母女所产共增小母羊十。就令已生初胎之小母羊。依部令可尽数宰杀。而此一棚中仍有老母羊五、满三四月之童母羊五、甫出胎之母羊五。更配一传种之公羊。其棚必不能容。设所畜者不止五

头。而所产者又牝多于牡。则羊棚之展拓更不容缓。展拓之费又有待于张罗。其难四。具此四难。乡民之愚懦或力不足者。惟有减缩其所畜之额。而强有力者则必阳奉阴违。视法令如无物。至此而地方痞徒、衙门公役又各肆其分赃之技。究其极。乡民亦终得不偿失。而牧业不免渐趋于消沉。部令志在繁殖。而所得适反。其所期且与不肖者以诈取财之径。此岂发号施令时之所及料者乎。犹不止此。实业部于宰杀有胎母羊有禁于前。致市商会函屠宰胎羊诚可责以残忍。至今思之。殊觉不然。试问此母羊及其所怀之胎。将来有一能免于宰杀者乎。杀有知者与无知者。孰为残忍。无待赘言。宰杀有胎母羊。其有知者一母羊耳。及其既产。且换门齿二个之后。其无知者皆有知矣。必于此时乃许宰杀。岂非尤为残忍乎。顾此犹为理论耳。即征诸事实。亦实有不可行者。使此项羊皮可为我国所垄断。则即减少产额。利权亦不致外溢。而无如竞争者正大有人。浙江省家畜保育所技师彭起调查浙西胡羊著有专论。云分娩前十数日将母羊宰杀。剥下之胎羊皮称为肚剥。出胎后在一星期即行宰杀。剥制之皮称为出胎。又云小羊肚剥与出胎。自一八九〇年后即为欧美文明国家妇女永远时兴之追求物品。又云世界最著名之 Aotrakon。分娩前两三日及后二三星期之肚剥皆产于中亚细亚之月即别共和国(为苏联之一部分)。又云苏联现正研究大量生产之方法。其他德法比美诸国无不有同等之研究。彭氏均言之綦详。处此商战之世。人皆出全力以相争。我独慕虚名而相让。世人知之。得无笑为宋襄之仁乎。事果可行。犹有虚名之可以自慰。而无如并此而不能。余前此以为屠宰胎羊事所罕有。乃近见上海商品检验局二十四年分胡羊皮各地产量统计表。出胎四十五万一千张。而肚剥亦仍有三十三万张。则有胎母羊之宰杀为数甚巨。禁者自禁。宰者自宰。此正孟子所谓相率而为伪者也。乌能治国家。余固自悔其失言。即部令亦非虚

文乎。彭氏调查海宁县各镇乡经营羊毛皮业商号表。第二格所举乡镇属于海盐县者凡二十一处(原表误入海宁)。平均每处以三店计。每店以日收二十张计。每张以值四元计。全年当有四十五万九千九百张（此与商品检验局统计局颇有出入。颇疑检验局之统计过紧。而彭氏之调查稍宽。)。当值一百八十三万三千六百元。一邑之产已有此数。推之各属。比例可知。是诚不能不谓为甚有希望之一种出口农产物也。乡民于畜牧之道墨守成法。既乏新知。尤鲜远虑。今牧事渐盛。其可危者厥有二端。

一曰食料。羊所食青草及枯桑叶外尚有花饼、豆壳、稻草、米糠。最忌者竹叶、荷叶。云易伤胎。花饼较贵。惟产后始一饲之。余者非所好也。草及桑叶生产有所限制。乡民以后必苦于羊之不易得食。欲多畜而不能。夫岂无可以替代之物。本草中有淫羊藿。此可以助其性欲者。则亦必有可以养其生命者。然非有科学的探讨以先之不易得也。二曰疾疫。羊体至健。不易致病。然常有所谓烂肠瘟者。死胎流产亦偶有之。乡间固无兽医。亦无药物。一遇时疫。束手无措。近虽稍知隔离消毒之法。然事后补救。所裨几何。且豢养日繁。传染尤易。此不可不有科学家之研求。为之防范于事前者也。他如种类之如何改进。孳乳之如何增益。剥制之如何适宜。先进诸国度必多有良法美意。可以供我之采择者。窃以为实业部宜急起直追。专为积极的诱导而不为消极的限制。举凡关于畜羊取皮之事。或撰译小册散入内地。因势利导。或遣派技师。随地讲演。遇事指示。而尤要者则重定繁殖羊群之法令。凡前此之有不宜于今日者。悉改弦而更张之。庶农民耳目一新。知识渐进。而此已辟之利源或不致于淹塞。否则他人改良演进。我则因循退缩。未有不为蚕丝之续者也。更有言者。吾国向有禁耕牛之政。食为民天。穑事宜重。农民劳动。牛可代耕。禁止宰杀。意亦良是。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乃取佛教之绪余而附益之。

去题渐远矣。至于今日代耕机器层出不穷。其效率远胜于牛。以牛易机。修理之费又轻于刍豢之费。即以其牛专备孳殖。或供宰杀。以充食品。宁非两利之道。吾闻澳大利亚出口之冰牛肉一九三三——三四年度共值二〇二〇〇六三镑。翌年增至二五四七〇〇〇镑(见美国 Robert Hunt Lyman's The World Almance and of Facts 1937 第五百九十九页)。我山东省所畜之牛。其肉肥美而宜食。只以官厅有保护耕牛之令。不能输运出口。稍与澳洲相争。坐失厚利。岂不可惜。因其事与禁杀胎羊相似。故类及之。今日恒言曰农村破产。农村岂真易破产者。特村农有其产。不知所以扶助之。且有时不免摧残之。斯遂破产耳。余以为畜牧之事为农业之一大部分。此已著成效之牧羊一业。当局亟宜加意扶持。不许有地方俗吏、乡曲、陋儒挟其感应篇阴骘文之学说。及其似是而非之政见。起而阻抑之。斯真农民之幸乎。余日夜望之矣。

在海盐两日之所见所闻

（一九三七年二月）

图中所示皆吾海盐城内中心地点也。观者见之。得无疑其有敌国外患。如一二八闸北之战祸乎。曰无有也。然则有大地震乎。曰无有也。然则有大火患乎。曰无有也。此情此景胡为乎来乎。曰此吾县之新建设也。建设云何。曰公路。

海盐不已有南达海宁、北通乍浦之沪杭公路乎。曰此为海嘉公路。由嘉兴来经本县入平湖。路将出于城中。自南而北。故毁屋以让路。城之西北隅东南隅多隙地。何在不可辟路。而何必贯穿城心。县长张君韶舞之言曰。将以繁荣城市也。

吾邑虫灾旱灾相继者数年。农村濒于破产。去岁收获稍丰。而贫瘠之实未减。岂有农村破产。筑一公路入城即可跻城市于繁荣者。洪杨乱前。城中廛舍栉比。乱定至今逾七十年。南北大街居民才数十家。今所毁者十之六七。恍置身于洪杨乱时（闻被毁之家无力修复者有十之三四）。以言繁荣。至速恐当在五十年后。而彫零颓败之状则已呈于目前矣。

去年二月间余闻本县将拆毁民房造路入城。不胜骇异。又闻被害居民呈请改道。地方官置之不理。余因以私函上蒋行政院长。并献改沿城垣由西北行之议。四月间得行政院秘书处抄送浙江省政府复函。知被本县张县长驳斥。其言谓修改之线系环由城北而西南（按余请改路线系沿城西北行。并无环城之说。更无由城北而西南之说。所言与本县地势完全相反。）。其间虽间有空地。然路线增长多至三分之一（按几何公式。弧形线与直角线相较为一

与零七八五四之比。如图。是修路线比原定路线约短五分之一强。此稍知数学者均能言之。虽城形未必确为正圆。而弧形自在总较原线有减无增。今云增长三分之一。直是自欺欺人之言。)。有民房多处仍不能避免拆让云云(闻张县长言。其时甫经到任。此复呈为前县长所定)。

异日全路开通。由嘉至平之汽车能有几何。余恐日不得一。所便于行旅往来者甚微。而苦吾民以荡析离居者甚巨。且闻人言。路基成已数年。以桥梁涵洞工程无款中止。即张县长亦言需费六七万。省库支绌。颁发无期。然则此路之能成与否尚未可知。就令能成。地在必让。亦何妨俟桥梁毕工。南北接线之日而后为之。而何必急于星火。限以时日。不许吾民有旦夕之苟安乎。

如是而言建设。恐非民生主义之建设也。且吾海盐之新建设尚有多端。请类及之。

一、练童子军。　本年元旦。县长检阅全县小学童子军。到者九百余人。集城中演习。离城较远者先一日雇舟入城。某乡校教员余嫂氏姻戚也。携其学生数十人投宿余家。嫂氏为之略备衾枕。群卧楼板上。瑟缩堪怜。翌日起上午八时。迄下午三时。各献其艺能以供县长之检阅。茶饭俱缺。师徒不胜其惫。既毕还家。往返三日。校款已绌。又不知耗去几许。县令童子军服制服。每袭需数金。其父母以无力辞。校长不许。曰县令胡可违。当举债为之。故军容颇整。

二、放婢女。　邑中豢婢女多。亦农村破产之一证。自解放令下。父母全群向主家领回。乡愚无识。于是有从中渔利者。既至家。父母贫不足以养之。又转而鬻诸远地。此岂真解放乎。余谓不若仍责主家抚养。改为佣雇。及岁遣嫁。或曰汝仍为主家地也。余曰其然。岂其然。

三、设菜市。　并城辟地一方。乡民担蔬入市者。悉纳其中。

不许沿街停留。违者由警察拘局罚币四角。尽售其蔬犹不足以偿所罚。故往往有弃担而逃者。贫户单丁。居非近市。门无售者。即欲嚼菜根亦不得矣。

四、辟公墓。 邑中无公墓。有之自余家始。行之十二年。葬者百数十棺。踵之者徐氏、冯氏。然皆限于一姓。县公墓之筹备始于民国十八年。购地十七亩有奇。不意公墓未成。而乡贤胡孝辕先生暨其子姓之墓反被踣毁。近且改为驻兵教场矣（此事余别记）。

五、禁私厕。 前省主席黄氏因事莅海盐。随行武弁有触私厕秽气者。以告黄氏。黄氏责县长胡不整饬市容。于是严禁私厕。然稍僻左之处所在皆是。又有何法可以禁绝。此非待国民有普通卫生知识未易言也（闻邻县对此亦雷厉风行。余乡榜同年某君所居门外有私厕一。县长毁之。嗣知其子现膺显职。寅夜为之修复。且工程倍加精美。）。

余邑素育蚕。去岁秋蚕收成甚劣。闻蚕种必须购诸公家。若良种何以歉收。若不良咎果谁属。

邻县平湖产西瓜甚美。悉鬻于沪市。吾邑与接壤者亦业之。然以捐税重。多荒弃矣。邑人腌冬菜曰坛菜。为本邑大宗土产。岁获巨值。近以盐价贵又出境须纳捐税。亦相率停罢。征及瓜菜。不知可称为苛捐杂税否。虽然谁敢言。又谁知。

地濒海。沿海居民多业渔。以不谙储藏之术。故所获仅售于城市。号曰海货。余童时日必见数十挑踵接于路。今几绝迹。盖居人贫困。鲜过问者。而网罟之利竭矣。

余此行以一月九日晨往。翌日晚归。久作羁人。故乡事多隔阂。留居两日。所见所闻于我心有戚戚焉者。骨鲠在喉。故缕述之如右。

谒胡孝辕先生墓记

（一九三七年四月）

孝辕先生名震亨。浙江海盐县人。明万历丁酉举人。官合肥县令。举边才。擢定州牧。崇祯季年以城守功。擢兵部职方司员外郎。致仕家居。殚心撰述。所著有唐音统签（是书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签。千有余卷。通行者仅戊癸二签。王渔洋谓康熙四十余年。清圣祖购其全书。令织造府兼理盐课通政史曹寅鸠工刻于广陵。版藏内府。人间无由得见。故其书久不传。近故宫发见甲乙丙丁为刻本。己庚辛壬为钞本。）、文献通考纂、靖康咨鉴录、续文选、李诗通、杜诗通、海盐县图经、读书杂录、赤城山人集。又辑刊秘册汇函。其后复为毛氏汲古阁校刊津逮秘书。吾邑之第一读书种子也。殁后葬本县南门外停驾桥侧。浙江通志、府、县志咸有传。比闻先生子姓式微。冢墓且不保。心甚悬悬。因寓书县长张君韶舞暨旧友黄君仰旃。询其实。复书至。所言微异。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九日余因事还里。约仰旃同往勘验。翌晨雇人力车出南门。西行循辟而未筑、所谓海嘉公路线约半里许。转而南。循旧石路行。又逾一里。经余祖及本生祖茔侧下车。入视既出。仰旃指西南隅县公墓示余曰。胡墓即在是矣。又行车数十武。至则大地一片。俨如教场。即张县长复余书谓去年利用国民劳动勉告完成者也。先是胡氏后人名寿山、即数年前以前远祖墓田售人者。闻余归来。访询其业。以抬轿对。且云年老失业久。余与约在墓地相见。至则寿山已在。引余前。墓有碑。曰明兵部员外郎孝辕胡公墓。旁有小字。曰光绪九年癸未后学徐用福题、裔孙维坤立。

余行礼毕。审视则砖穴透露。墓已划平。筑成台形。旁有砖磴四级。乡民在旁者语余。此备兵丁操演时阅视者。登其上以指挥者。寿山言。墓南飨地原为长方形。东傍官路。南临河。距墓前约五六尺。及墓后之地均未卖公家。横肆侵占。吾何敢言。若不胜欷歔者。张县长前书谓孝辕先生墓地六亩六分五厘五毫。于民国十八年间。经前县长令同县款产委员会、暨公墓筹备委员会。向绍籍客民沈继传议定地价及津贴银一百五十元。由款产会照数支给。此外并收买毗接邻地计公墓全亩积十七亩一分一厘六毫。先一日余访前款产委员会徐君梅孙。询其颠末。知其地确曾为绍籍客民所得。梅孙且绘具图说畀余。惟幅员为六亩五分。东至路。南至官河。西至马坟。北至胡坟。卖主胡汉章、胡寿山。胡坟者即先生之墓也。是则墓不在所卖界内甚明。张县长复书谓。胡先生古墓亦经划出保存。其地本未售入公墓。何待划出。先生之墓载在县志舆地考。冢墓门内。丰碑屹然。行路之人犹当加敬。今乃并其未售之地而占用之。且并其丘垄而凌践之。其于保存之义无乃有所未合欤。寿山又言正墓左右古冢累累。皆属于胡氏者。今亦被削为平地。即仅存正墓亦尝被掘。以建筑坚实。锹锄皆折。故得倖免。询之乡民。咸称良是。按先生仲子名夏客。著有谷水集、谷水谈林。季子名季瀛。清初官太平、九江知府。著有灌木庵诗集。夏客子名申之。著有复庵心在录。申之子名颀岁。贡生。又先生六世孙名光龙。乾隆丁卯举人。官宁海、泰顺县教谕。之数子者均名在县志人物文苑传。虽不能证明其葬地所在。然必有附葬祖茔者。其骸骨今皆不知抛弃何所矣。夫以乡贤首丘之区任人侵盗。侵盗之不已又从而践踏之。践踏之不已又并其附于昭穆者而毁掘之。此非吾邑人士之耻乎。胡墓地西有地甚宽广。亦已平治。此必李前县长收买毗接之邻地充作公墓者。乡民环余言。胡氏墓地尚得钱若干。吾辈则平被圈用。不名一钱。

斯言也余不敢信以为实。然乡愚无知。亦不能断其必诬。鸣呼惨哉。余不忍久留。将别去。寿山挽余谓。其兄已亡。有遗腹孙。今五岁。尚未命名。随其母居县东门外。亦甚贫云。

余归上海后。闻有人言胡寿山非孝辕先生后者。其家久落。本无谱系可考。然余初见寿山时询其先世名号。均称不知。但云其伯曾官徽宁池太道。余心嗤其妄。乃近检县志。则孝辕先生季子子辅先生官太平知府日。实尝摄池太道篆。寿山脑中安得有此官名。是必其先世口耳相传。故尝往采于其胸中。遂脱口而出。然则寿山之为孝辕先生之裔。此亦一证也。

拟请修复胡墓并拨还墓田以资修葺公呈

呈为乡贤遗墓被占毁。恳祈查儆修复。并墓地售充公产恳请拨还。俾资修葺而留名迹事。窃查本邑前明兵部员外郎胡公震亨。才识通敏。早膺乡荐。服官京外。卓著政声。退休后专心著作。成书千数百卷。以唐音统签秘册汇函、海盐图经为最著。流传至今。有功后学。浙江通志、嘉兴府志及本县县志均有专传。殁后葬于本邑南门外白坊停驾桥地方。历数百载。后裔零落。丘陇荒芜。经邑绅徐用福于前清光绪年间加以修治。立有碑志。近访得七八年前其后嗣名寿山者将墓地售去六亩六分五厘五毫。由本县款产委员会拨款壹百五十元收为公墓之用。其后公墓复加买毗接邻地。计全址面积有十七亩一分一厘六毫。闻以经费筹措为难。公墓尚未建筑。私意胡公遗墓必尚存留。元济于本年一月十日偕同黄仰旃亲往察勘。并约胡寿山到场指点。讵科胡墓已被掘损。划去坟土。上筑平台。据寿山及左近乡民咸称以供兵士操演之用。又据寿山声称。墓南有地五六尺及墓后之地并未出售。且两旁尚有先代古墓多处。该地均被盗用。所有祔墓亦被刨掘净尽等语。复据前款产委员会委员徐海孙。抄示公墓收购胡氏墓地图说。载明南至官河。东至大路。北至胡坟。西至马坟。是胡公之墓确在所售界外。寿山之言可以征信。查民国十七年九月十三日。内政部公布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第四条第二项。古代陵寝坟墓。应于附近种植树株。围绕周廓。建立标志。禁止樵牧等语。又查海盐县志舆地考冢墓门。兵部员外郎胡震亨墓在县南门外停驾桥

侧。按之内政部所颁条例。至少当在禁止樵牧之列。今乃将其墓地占用。并将墓穴刨损。任意凌践。又并其附葬之墓而平毁之。揆诸现行刑法。实为犯罪行为。元济等睹此情形。不胜悲愤。查县公墓在县政府管辖之下。为此具呈恳祈查究主名。依法惩办。并勒令将胡公墓址修复。所有盗用胡氏未经卖出之地。一并归还原主。以崇文献。而儆凶顽。再元济等景仰先贤。敬恭桑梓。并拟措资重修胡公之墓。惟原有墓地被其后裔售去大半。所余无几。殊不足以壮观瞻。查公墓尚未筑成。亦未有一棺入土。且已陆续添置地亩。即须展拓。日后亦可更购邻田。其原属胡氏墓地之六亩六分五厘五毫本系地方公款所购。拟请特准拨还。仍作为胡氏墓田。由元济等措资修葺。添栽墓木。公议保管之法。留为后学瞻式之资。似于崇敬乡贤。保存名迹之道不无相合。除另呈省政府外。谨合并上呈。恳祈垂察。转详省政府核准施行。

为海盐县城心建筑汽车公路第二次标拆民房与本县县长书

（一九三七年六月七日）

敬启者。张前县长在本县城心建筑公路拆毁民房一事。停止殆及半年。近闻有重行标拆之举。众情惶骇。旅沪同乡曾代呼吁。蒙示当交本邑人士详慎审议。闻命欣感。前月三十日。元济因事回里。道出其地。见有若干居户墙垣之上。均标有新鲜朱漆箭形。旁书拆字。且有书于前已拆让。近甫修复之屋之门内墙上者。恻然久之。翌午晋谒。重申前请。复承明训。原路未定中心线。故令重行测量。并无饬令拆毁之事。且谓案经详准省府。允再转详。冀得宽假。语语纯诚。钦感何极。别后返沪。追忆所陈。词意容或未尽。请详言之。筑路入城。拆让民房。为已成之局。本不必溯言既往。惟不明当日之谬误。即无以定今日之权衡。兹欲求有所补救。故不惮为再三之渎。或可于转详省府时略备采择也。

此路线今由嘉兴。经沈荡欤城二镇西南来至县城。入南门。出北门。东北行至西塘桥镇。而达于平湖。使来至县城时。即由城之西南隅。经石匠汇。沿城墙过西城门口。转而东北。以至于北门。则所经多空旷之地。除西城门口外。沿途应毁民房甚少。此议元济陈之于行政院长。行政院长移之于浙江省政府。浙江省政府下之于本县。时在二十五年二月。城中南北大街民房全未拆动。张前县长苟关心民瘼。稍费一二日改测之劳。即可免数十家流离之苦。乃漠不措意。漫以路线增长。有民房多处仍不能避免

拆让等词空空驳复。究竟路线是否增长。该地是否有民房多处。张前县长可以自欺。且欺省政府。欺行政院。而终不能欺本邑之民庶。阁下荣膺斯土。试一巡览。便可周知此其谬误一也。

即谓路线非入城不可。而所取之线亦当有一定之标准。阁下见告原路并未尽定中心线。以至左右拆让之地参差不齐。犹忆去岁张前县长尚有由杭沪公路分支。入东门。至城心会合海嘉公路之议。沿线应毁民房更多。中有一姓。门楣高大。拆而复修。所费不资。主人某君赴县请免。张前县长语以倘能捐资若干。可改拆对门之屋。某君答以损人利己。事不忍为。未允其请。此某君亲为元济言者。其后旅京旅沪同乡纷请停止。事遂作罢。由此推之。则张前县长于南北大街之路之所以不定中心线者。亦必为预留地步。视捐资之有无。以定移让之申缩。此其谬误二也。

筑路必须将全路之经费通盘筹划。先有的款。然后兴工。此为一定不易之理。此路之桥梁涵洞。需费六七万。有待于省款之补助者姑置勿论。即城中一段桥梁、路基、路面。张前县长亦并未筹有专款。仅恃某项罚款三千元以资动用。久已告罄。至今停工半年。徒留广阔之路形。而砖石纵横。途人裹足。致有行不得也之叹。张前县长谓繁荣城心之商市。今所见者。唯残败而已。于繁荣乎何有。此其谬误三也。

城中造路。本以衔接南达嘉兴。北往平湖之线。去年三月。张前县长呈覆浙江省政府。谓最短期间两路即可接通。至今已逾一年。所谓接通者何在。即岁杪限期勒令拆屋。至今亦已半年。而接轨通车。尚遥遥不知在于何日。无的放矢。真不知是何居心。此其谬误四也。

张前县长种种谬误。畀吾民以深刻之苦痛。已往之事。夫复何言。而元济所望于贤长官之补救者。厥惟二端。请述如下。

一、人行道上之屋请缓予拆让也。道中行车往来频繁。恐遭

不测。因于左右各画若干尺别砌边路。以便行人。在此繁盛之市区多有之。海盐斗大之城。居民本无汽车行驶。公路更不必经由城中。铸成大错已无可言。然元济谓汽车即令入城。人行道亦非所必需。何以言之。自海盐来上海。至闵行渡江。车甫入市。其路甚窄。无行人道也。更以上海租界言之。南京路北之河南路。左右各若干家门临大路。亦无人行道也。此两地者。每日往来之汽车。闵行尚稀。其河南路则不知几千几百。视吾海盐冷寂之城心。其繁简相去均不可以道里计。以此例之。则元济所请缓拆人行道上之屋。似非必不可行。且不止此。即尊廉对门之屋。伸出于人行道外尺许者。元济亦欲为之请求。上海大西路忆定盘路之西。有一小坟。虹口蓬路北福建路之东。有矮屋数间。均伸出于行车道者各七尺。其地故属通衢。汽车往来亦非甚少。此在外人管理权力之下。近人且号为次殖民地。而吾民之产为之障碍者尚能容其存留。则凡在本国境内完全应受法律之保护者。又何不可以勉为通融乎。

二、人行道上已拆重修、稍越定限之屋请免予再拆也。汽车行驶缓急本易控制。往来城市速率更有定章。遇有无人行道或有而较隘之处。只须驾驶者稍稍留意即无危险。元济所请免予再拆之屋。其在桥北者为路东十一号。占人行道不过二尺许。在桥南者为路西十号、十二号、十四号。所占较多。然亦未越出于人行道外。绝不至有碍行车。前日余科长面告。谓桥南数屋方拆让时未依所定尺寸。曾语以必须补让。否则即令修复亦难承认。讵该居户始终顽抗。擅自兴工。然元济窃谓纠视非违当为警察之责。襄助公务尚有保长甲长。方其兴工之始不予阻拦。告官禁止。实有故纵诱陷之嫌。而不能尽诿其过于居户。余科长又谓。所标朱漆箭形拆字。居户往往擅自涂抹。然人民私有之产。政府尚未以土地征收法实行征收。而遽以拆字署于其门庭之内。硃书煌煌。骇

目惊心。即元济见之亦懔然。有所谓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之惧。闾巷小民忧其祖遗之产之不可保。而思所以逃避之。于理固有不合。于情亦复可哀。此亦欲乞贤长官予以矜恕者也。即必不准免。亦请于将来行车繁密之时再予补拆。以苏民困于目前。阁下谓路工告成之后。海盐与嘉兴平湖之交通成一三角形。行车必繁。不能不豫为之地。然元济以为如杭沪公路之上下行车。经海盐者每日亦仅二三次。至由海盐往嘉兴。则现有轮船旧两家并峙。均各亏折。其后并合始能支持。尚有轮船由海盐至硖石。亦可循铁道以入于嘉兴。此可决嘉兴一路往来之人之不多也。至于平湖则既有轮船。又可循沪杭公路至乍浦转入平湖。其路程亦略等于经由西塘之线。此可决平湖一路往来之人之亦不多也。所专用者厥为沈荡西塘二镇。西塘小镇。商店不过二三十家。且盐平轮船上下必出于其间。往来人数可以想见。沈荡较为繁庶。然盐嘉、盐硖轮船每日有四班往还。均经其境。尚有硖石快班航船。亦每日往还两次。似此则舍水而陆者。其人亦必不在多数。阁下谓路通之后招商行车。元济窃恐不易存在。欲图存在。亦非减少班次不可。然则每日至多不过上下各二班。公用车之经由城中者。日仅四辆。而私家之车之出于其途者。窃恐日不得一。且以目力测之。今城中路线已有可以并行三车之广。即人与车值同在道中。尽有余地可以回旋。若虑相撞。驻足片时。待车过后即可前进。至第二次车来。又在数点钟之后。断不至如上海租界。前后之车络绎不绝。致过客有拥挤之虞。则吾邑城中公路之人行道。不过为饰观之具。而非必切于实用也。就令如张前县长言。此路通后城市日见繁荣。汽车之辙迹既增。居民之危害渐著。彼时事实在前。再将现在人行道上之屋饬令拆让。人民亦必能相谅。而忍痛以从。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窃愿我贤长官一味斯言也。至谓应拆未拆之屋。今遽停罢。则已拆者必有不平。且将起而相

责。此或难免之事。然于城心筑路拆屋。实为张前县长病民之政。今知其病民而毅然罢之。使未受其病者得以幸免。此阁下之真心爱民。前日之事前任为之。今日之事后任为之。何得谓有所厚薄于其间也。如谓事同一律。我受其害。凡未受其害者必当相率而伴之。徒损于人。无益于已。乡人多明达。必不至有此不情之举。且阁下素持诚信二字。真心爱民。民岂无良。何至以怨报德。设有以危词相耸者。幸勿为所动也。或谓张前县长详厅批准前任已定之案。后任未便前议更张。自昔官场诚以无事为尚。方我辈居官之日。同僚遇有此举。每斥为继任喜事。见好部民。其出于地方人士陈请者。则尤以易长刁绅劣监干涉公事之风。必当禁遏。然此为前清专制之结习。民国成立。此等谬见早已澌除。又或谓县道尺寸定有规例。不容改变。然元济此请者并非改变尺寸。不过于城市尚未繁荣之前。凡在人行道内或道外未拆之屋。不致有碍行车者。准予展缓。且居于其间者多为贫困或失业之人。且拆且修。其财力实有不逮。阁下视民如伤。苟能将此中利弊及元济所举理由剀切上陈。省府长官勤政爱民。度亦必乐于成人之美也。抑元济更有陈者。去年四月十七日行政院抄送浙江省政府黄前主席公函。内有该项道路两旁所让房屋。事同一律。当不仅该张元济一户等语。不知何所见而云然。实则元济于该路线上并无片瓦寸土。黄前主席盖视世上无一非假公济私之小人。而抑知尚不至此。此则可为阁下告者。谓予不信。请与彻查。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七日。张元济自上海极思非而路四十号发。

谈绑票有感

(一九三七年六月)

不久京杭国道上发生了绑票一案。被绑中的许宝骅是我的内侄。他十几岁初进中学时就做了孤儿。后来在约翰大学毕业。踏进了社会。做事很勤慎。现在在金城银行南京分行充当副行长。资格很浅。薪水有限。家中还有嫡母生母。都靠着他一个人。被绑以后绑匪屡次来信勒索巨款。他家那里有钱赎身。只好听天由命。急得他合家要死。幸而地方官严密追捕。绑匪自顾不暇。他乘机侥幸逃了出来。

我得信后到杭州去看他。听他说匪中情形。我觉得于国家的前途有很大的危险。我现在写出来使大家知道知道。

他说绑匪并不怎么凶狠。也还有些人道。衣服饮食都当自己人看待。有时比待自己还好些。有一次两天没有得吃。后来在一个小镇上买到三条年糕。分给他和徐君一人一条。几个绑匪合吃了一条。

他又说十八天里所到的乡下人家也不少。没有吃过几顿饭。吃的都是包米磨了粉做成的干粮。冲些水拿来当饭。米饭是隔几天才能吃一顿。是很贵重的食品。拿晒干的菜切几条。在锅上煮熟了。盐是买不起的。浇些卤汁。拿来做下饭的菜。

他又说他和绑匪渐渐熟了。有时谈到深处。绑匪都说我们并不是喜欢干这种歹事。因为没有生路。赌着性命来博几个钱。白天没得好吃。夜里没得好睡。有时得不到钱还要送了性命。

宝骅说完。我回想到十年以前我在上海被绑一次。绑我的都

是在上海失业的人。我被绑之后。仍旧住在城市附近。没有看见乡民困苦的情形。但我和绑匪相处尚算不错。他们也说为生计所迫。完全和绑宝骅的所说的一样。有几个家里还有父母妻子。他们告诉我说。做这些事情见不得人。回到家里爹娘妻儿面前都不敢直说。只说是在外面做做小生意。其中有一个据说是在商店里做过柜台上的伙计。失了业好几年才入伙的。我问他们做这些没本钱的买卖大概总可以发财。他们回答我。那里有这样好的事。入了伙每个月得些薪俸。勉强够吃。入伙的人多。运气好的每年不过轮着两三次。每次也不过分到一两百块钱。我劝他们能够得到些钱赶紧罢手改行。免受危险。内中只有一个人说我是无望的了。从小讨饭。一无所能。只好做一天算一天了。其余的都对我说。你的好话我们都愿意听的。说完了大家都淌了好些眼泪。

宝骅又说。这回官厅追捕很紧。听说真正绑匪已经拿获不少。还有乡下人家。我们在那里住一夜吃一餐的。也都受了嫌疑。被拿到案。这些乡下人家说也可怜。绑匪到来。拿着手枪。他们敢违拗一句么。希望地方官调查明白。依法处置。乡下人们不致受着不白之冤。这班绑匪犯了刑法。将来拿他枪毙或是定个有期无期的徒刑。说是惩一可以儆百。这也不过是个治标罢了。至于治本。还是要讲些民生主义。

我们自古以来绑票不许赎。说是可以断绝根株。后汉书的桥玄传。三国志魏书的夏侯惇传。都很称赞这个办法。我记得好些年前我们政府也定过同样的法律。规定出钱赎命的也是犯罪。论法理或是当然。论事实恐未必做得到。就算做到。真能够断绝绑票么。这种理论仍是委过于人。不是真正政治家根本的见识。

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

情却也可怜。

我们中国是个穷国。人口又多。出产又少（吃的穿的都要靠外国进口）。大家的生产力又薄弱。那里能比得上欧美人们的享用。是应该有些限制的。政府几次明令提倡节俭。我还盼望在位诸公常常牢记这两个字。最好以身作则。不但私人的享用。就是国家的大政也要估计估计自己的力量。分个缓急。定个先后。不要拿国民有限的汗血来作无限的挥霍。或者可以多留下几个钱给这些乡下的穷民。多吃一两顿米饭。买些盐来蒸些菜。这也就是无量的功德了。

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

我读了燕京人的流亡记和许多留日学生的归国谈。心头有无限的感触。许多学生来到上海。多半是无家可归。就有家在内地的。也是欲归不得。困苦颠连。衣食不继。大好青年这般糟蹋。真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情。

这班学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尤其难得的。是经过一番的磨折。及身的饥寒劳苦。眼前的炮弹飞机。这种训练并合在一起。于锻炼身心上。很有非常影响的。我对于他们不免有些特别的期望。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叫他们不要失学。这问题解决了。还要有进一步的布置。我知道教育部预备在西安长沙开办临时大学。已经派了许多有名人物在那里筹办。看来似乎十分郑重。我觉得还有简便办法。姑且写出来。做个土壤细流的贡献。

第一点是借用中学小学。有人说过。每个课堂分为三组。轮流利用。上午一组。下午一组。晚上一组。一个学校可以变为三个。大学校建筑的宽大。设备的完全。我以为更应该照这样的办法。首都和杭州广州有许多大学。现在还是完善的。我想贤明的师生决没有隔岸观火的观念。应该公同宣布。将自己所在的学校公之大众。一面呈请教育部。将流亡的学生平均分配到各校去。这样一来毫不费力大家就可以立刻得到求学的处所。跟着来的有几件事。一是宿舍。我以为礼堂膳厅都可以住。就是学生卧室。向来住一个人的。再加两个也应该。二是饭食。我以为膳费照收。

但是应该一律酌减。大家只要吃饱。不必要肥鱼大肉。这两件有了办法。其余更容易解决了。办起来固然有许多不便。只要认明国难二字。想一想无数同胞在战壕的生活。前线上拼命。无论怎样困难没有什么不可以克服的。

第二便是迁移。平津的危险大家都已知道。倘然早些着手。南开固然不会遭劫。就在北平的也不至同时断送。现在上海的大学没有被毁的还不少。这个所在本是不适于教育的。现在更加上许多危险。法界公董局已经宣布界内一律停止开学。公共租界也有表示。就是不来干涉。将这几千的学生拥挤在公共租界之内。确也不宜。我以为上海现在存在的大学应该赶紧设法迁移。不单是上海。就是沿海各省。将来也免不了危险。我以为一个地方有两个以上大学的。只留一个。其余尽量搬往内地。同济校长翁君发表谈话。说是重要的机械仪器图书已经陆续运到安全地区。我很佩服他有先见之明。这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基础。

这两件办到。不过在目前叫流亡的学生不至失学、将现成的大学保全一部分罢了。还不能算尽了教育的责任。

近几十年来。设学堂。讲究新学。如今国内的大学有了几十处。造就许多新人才。做成了许多新事业。国家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佚、贪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结果。回想四十年前。我们在那里提倡新教育的主张。到今朝。良心上也受着很严重的谴责。

怎样的主张。就是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结果是如此了。张伯苓先生说。我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太不适宜中国实际环境。今既被敌人炮火所毁。大可借此机会。将以往教育上之错误。从新彻底改革。这真是金玉名言。

谈到改革。最要的是师资。我以为非有坚苦卓绝的精神。高尚廉洁的节操。断断负不起这个重任。其次是教科。这要请教专家的。我不敢妄谈。有了这许多大学搬到内地。时局稍好必定要想到建筑设备。我要说千万不可以再抄老文章。我们是个穷国。物力有限。装点门面拿钱来乱花。损了国家。又害了青年。我记得民国八年到北京。有一天逛了颐和园。出来到清华学校。我请人带我看厨房。只见无数的厨子。一切都是饭庄子的排场。后来看浴室。又看见一座座挂衣服的钢柜正在那里扛进来。说是刚从美国带来的。我拿颐和园来比较。觉得西太后还没有这般奢侈。今年到南京看中央大学。那种宫殿式房屋。住惯了恐怕不能再回内地去。人们物质的享用太过。久而久之。目的只有金钱。其他什么都可以不管。唉。这种纨袴的教育。傀儡的教育。真是亡国的教育。现在一两个月的炮声可以把我们震醒了。

临时教育的紧要不消说得。我奉劝教育的当轴还要放开眼光。看到后来。将一般的教育在这时候立定根基。根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教育不要贵族化。要贫(平字还不够。)民化。不要都市化。要乡村化。不要外洋化。要内地化。

末了我还有几句话。奉劝诸位流亡学生。将来国家的大任。不久都要降在你们的身上。到那时节。千万不要忘记了在国外被他们警察监视搜查的情形。不要忘记了由天津到烟台济南坐敞车、睡铁闷子车、喝泥沙井水、吃大饼咸菜馒头的滋味。

新治家格言

——仿朱柏庐体兼补其所未备

（一九四八年）

为人之道。修身为本。一日之计在于寅。诸宜乘早。七有不堪总由懒。切莫贪闲。体肤毋任染污。汤沐必具。精神务期活泼。运动宜勤。冠服不尚奢华。而容仪不可不饬。饮食不求丰羹。而营养不可不良。卫生具有常识。可以防病于未病。迷信必当破除。不作无益害有益。求知识莫离书报。谋生存好自经营。常川服劳。朝聚暮散。均当确守时光。每逢休假。玩水游山。随处可求学问。人贵自立。须知有志竟成。民生在勤。漫冀不求而获。修身之要既尽。齐家之事宜详。兄弟不必同居。而父母在上。自宜竭诚孝养。婚嫁各由自愿。而男女双方。要当共保贞操。逮居亲丧。毋徇俗尚。麻衣草屦。何必墨守古风。礼忏诵经。亟宜革除陋习。厚殓非礼。还防盗贼生心。入土为安。休信堪舆谬说。火葬最为解脱。公墓亦可安宁。顾彼童蒙。首在教育。选科目宜顺其天性。择学校尤贵有良师。毋信无才是德之谣。女子宜习专业。毋蹈数典忘祖之弊。游学遂变于夷。家有雇佣。并宜善视。曾侍先代。当以伯叔相尊。若在少年。视如子弟之列。昔为主仆。今同主宾。至若亲旧往还。重在礼意。宴会毋及博戏。庆吊勿侈多仪。此为改造旧家庭。更求适应新社会。四民无分阶级。先除贵贱之见。两性无妨交际。宜宽内外之防。谋互助。故尚合群。急公益。故重服务。勿谓小人斯劳力。唯工业始足兴邦。勿谓好汉不当兵。唯公勇真能卫国。国家有我一分子。民主无任再落伍。在选举场中。

勿为威胁利诱所动。至会议席上。却以心平气和自持。不尚党争。尊重对方意见。取决公论。服从多数主张。行动固可自由。必须遵奉国法。信仰各有主义。仍当顺应舆情。事在人为。莫言天命。四海皆兄弟。愿世界进于大同。五福攸好德。即禽兽亦当恩及。庸言庸行。窃思勉焉。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开幕式上致词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今天中央研究院开第一次院士会。到会的都是国内著名的学术大家。元济老朽。一无所知。在这里滥竽。实在惭愧。但是借这个机会能够对诸位说几句话。也是平生的幸事。前个月波兰召集四十五个国家的代表。都是很有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开了个和平大会。发表了一篇保卫和平的宣言。今天我们开会。到会的都是国内有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元济因此有一种感想。要把这个半世纪的经历和当前的时事。向诸位贡献一些意见。

五十多年前元济正在北京。我们因为朝鲜的事和日本打仗。这就是所谓甲午中日战争。我们被日本打败了。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那时在上的是前清德宗皇帝。最难得的是这位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的专制皇帝。居然有新思想新见解。那时元济正在总理衙门供职。有两件事可以来证明。德宗喜欢看新书。差不多天天都有条子到衙门里要书。都是我承办的。这是一件。那时我们已经承认朝鲜国自主。派公使去。要递国书。总理衙门进呈国书的稿子。将大清国大皇帝高一格写。朝鲜国国王低一格写。被德宗批驳。斥为腐败。不合对自主国的体制。这硃批是我目睹的。这又是一件。这样看来。德宗对于中国是有希望的人。同时还有几位明通的大官和具有朝气的新进。都想起来挽回我们的国运。元济当时也是一个摇旗呐喊的人。同时。那班新进有开会的。有办报的。有上书的。德宗陆续的擢用。我们正

在热心的希望。谁知道出来了西太后和那些顽固昏庸的大臣。联合着把德宗拘囚起来。硬说他有病。不能听政。把那时的所谓新党杀的杀。下狱的下狱。充军的充军。革职的革职。不到几天。将德宗在一百天里举行的新政全部推翻。这就是所谓戊戌的政变。假使没有这政变。就不会有庚子的义和团。因为这义和团完全是西太后和那些顽固昏庸的大臣制造出来的。倘然没有戊戌的政变、庚子的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併和割据。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象一个国家。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一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这一部伤心史。回想起来因果相生。都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定的。

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的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说来都是想把国家好好的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

打的时候并没有多久。已经闹到所谓四海困穷。人民有些受不住了。报纸所载。那边的占领了东九省。围攻了太原。打破了开封。现在又进逼济南。关外、山西流亡的学生。成千成万的到了平津武汉和南京。吃没有好好的吃。住没有好好的住。哪里还说什么入校求学呢。前几天我听到李润章先生说。他原籍昌黎县。一年之内两方的军队一出一入共有三次。地方的蹂躏也就可想而知了。这边不受战祸的地方。应该可以安全些了。其实不然。到处征兵征粮。也弄到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即以学校而论。教师所得的薪水几乎不够生活。有人告诉我。胡适之先生在北平每天不

能全吃饭。晚上都是喝粥。我听见十分难过。

近来还有一件可惨的事情。政府新定了一个名称叫做职业学生。拘捕的拘捕。传询的传询。尤其是在大学校里。凡是大都会都是如此。人心惶惶。真可谓草木皆兵。前几天报纸登了刘不同先生一封信。给行政院翁先生的。说得很明白了。这与流亡的学生不同。但苦痛是一样的。这个症结都是为了战事。战事不到两年。已经成了这个现象。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

有人说战争不一定是坏。世界两次大战有了许多新发明。学术上有很大进步。但是我们的战争非但没有什么发明。就是诸位研究所得的一些萌芽。所造成的一些基础。恐怕还要遭到毁灭。人家一天天的猛进。我们一天天的倒退。我想两方当事的人。一定有这样的目标。以为战事一了。黄金世界就在眼前。唉。我恐怕不过是一个梦想。等到精疲力尽。不得已放下手的时候。什么都破了产。那真是万劫不复。永远要做人家的奴隶和牛马了。

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

波兰的和平大会刚刚过去。现在联合国在巴黎开会。法国总统和临时主席也都在那里呼吁和平。元济幼年读过的书记得春秋左传有个向戌。孟子上有个宋牼。这两位和平使者有很大的志愿。留传了很高尚的道德。元济有无穷的期望。寄托在今天在座的诸位学术大家。

论孔子在今日的地位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世界不断地进步。事物无限地翻新。我们跟着潮流也有了大大地变动。

我国有几千年的文化。所有为人处世之道。显然有他的理论和方式。自汉朝以来大致奉孔子为标准。孔子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人。他没有看见飞机原子弹。他的思想和言论怎么能和我们相配合。要我们奉他为标准。自然感觉不很适用。近来有人称他做“孔家店”。意思也是说所卖的不是应时货。

但是这一家老店。开设了二千多年。规模庞大。批发的货遍地皆是。大家都用惯了。现在虽然有几家新开的洋货店。人也很喜欢用他的货。但是用起来。于习惯上总不甚合式。况且这家老店。有许多人生日用的必需品。都是本地土产如柴米油盐一般。也无法拿洋货来替代。

这样说来。我且把孔子的言论和思想。就论语上举出几桩来。我觉得就现在为人处世说。也还是可以作为标准的。

做人最要紧的是独立。孔子说道。匹夫不可夺志也。又说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是孔子不许人苟且的。

还有是廉洁。孔子说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又说道。小人喻于利。又说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是孔子不许人贪污的。

还有是勤劳。孔子说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他看见他的学生宰予在白昼睡觉。就骂他是朽木、粪土之墙。这是孔

子不许人闲惰的。

待人最要紧的是友爱。孔子说道。泛爱众。又对他的学生樊迟问仁。说道。爱人。又对他的学生子贡问博施济众为何等样人。说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这是孔子不许人专图利己的。

还有是平等。孔子说道。有教无类。又说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两句话胸襟何等阔大。这是孔子不许人自分阶级的。

还有是互助。孔子说道。为人不厌。诲人不倦。又说道。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是孔子不许人专做自了汉的。

现在世人都在厌弃豪门。孔子在当时也是一样。那时鲁国的权臣是季氏。他的家财比他的国君的老祖宗还要丰富。孔子的学生冉求去做他的家臣。替他收租税。增加了不少的财产。孔子知道了。当下就发表不认他做学生。还要叫冉氏的门徒。鸣鼓去攻击他的老师。这是何等深刻的谴责。

现在世人都很痛恨内战。孔子当时也是一样。他对他的学生子贡问政。说道。去兵。后来卫灵公问道战阵之事。孔子答道。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到了明天。便离开了卫国。这是何等严正的表示。

不单这些。我说孔子还有很自由的思想。我可以举两件事来证明。

第一件是。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费是鲁国权臣季桓子受封的一邑。桓子掌握着鲁国的政权。等于我们现在行政院的院长。公山氏受了桓子的委任去做那邑宰。等于我们现在的县长。他竟将桓子拘囚起来。称兵作乱。来请孔子去帮他办事。照孔子平日的行为。一闻此信定然大骂公山氏一顿。谁知他竟想应命而去。他的学生子路很不高兴。当面说他道。没有去处罢了。何必往那里去。孔子答道他一定不是平白地来叫我的。倘能用我。我便好将周道于东方实行起来。但后来并没有去。不知道是被季

氏叫警察监视着他的呢。还是戒严司令禁压住他的呢。还是有人告诉他你真的要去就是政治犯。便要逮捕。移送法庭下在牢监里关起来把他吓止的呢。这是孔子五十岁的事。

第二件。隔了八九年。是。佛肸召。子欲往。当时孔子又回到卫国去了。佛肸是晋赵简子的家臣。简子有受封的中牟一邑。委任了佛肸去做人邑宰。那知道佛肸竟据地叛变。反抗简子。专心来请孔子去帮他的忙。谁知孔子前事无成。雄心未已。又想去了。他的学生子路依旧起来阻挡他。孔子对他说道。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这是说我不会受到甚么损害。并且说道我极想找些事情做。那里能够永远呆等着的呢。按晋国是鲁国的友邦。孔子怎么可以去帮他的乱臣。说来也是很不应该。

前一件是危害国家附和匪党。有很重大罪名。后一件。情节比较轻些。但思想也是很不纯正。那是君主的时代。比起民主国家来是很受束缚的。但孔子都不理会。这种自由独立的精神。也是值得可以崇敬的。

这样看来。孔子确是还有可以师法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寻常评论他人尚且不当一笔抹杀。况且是古来最大的人物。我不敢说他是万世师表。但在今朝想要找一个替人。恐怕还是不可能。

戊戌政变的回忆

（一九四九年九月）

张菊老是参加戊戌变法硕果仅存之一人。故镌有图章一枚。内刊戊戌党锢孑遗六字。兹以八三高龄。远道来京。参加人民政协。本社（新建设杂志社）视为难得之机会。特请回忆前事。由北大同学三人前往访问。细心记录。并将记录稿送请审阅。以求准确。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提到康有为等。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们在当时的确是先进者。菊老这里所讲的很多是书本未见的材料。我们郑重商请详细记录。亦正欲为中国史料增加这极可珍视之一页。（新建设编者。）

五十多年前。因为朝鲜的事件。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京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瑾妃珍妃的老师。时任侍读学士）、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刑部官员）、沈曾桐（翰林院编修）等。那时候康有为还不在北京。

以后康有为到北京来。戊戌年（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他组织一个保国会。在顺治门大街湖广会馆里。开会参加的人很多。其中京官也有。非京官也有。

是时上文所记的同僚与梁启超等在北京创设个强学会。地点在前孙公园。记得汪大燮和梁启超同在会中。那时办了一种强学报。用木刻活字印刷出版。每日发行一小册。后来强学会被住在我对门的杨崇伊奏参了。强学会遂被查封。

当时我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任章京职务。这个衙门所主管的部门非常广泛。包括学堂、铁路、开矿、造船、练兵、外交等。主管官为总理王大臣。一共有八九位。恭亲王奕劻和李鸿章等都是当时的领袖。光绪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名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光绪也喜欢人上书言事。外间上书言事的人都是先送到总理衙门里来。再转递进去。当时外面送来各种章奏。内容奇奇怪怪的都有。

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和我。那时我还在总理衙门供职。为甚么召见呢。因为当时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一个折子给光绪。保举康有为和我。

二十八日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到西苑。坐在朝房里等候。当日在朝房的有五人。荣禄、二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康有为和我。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召见时二位新知府先依次进去。出来后太监传唤康有为进去。大约一刻钟光景。康先生出来。我第四个进去。在勤政殿旁边一个小屋子里召见(这个殿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子。看不出了。)。光绪坐在上面。前面放扎着黄桌帏的一张书桌。光绪也穿着衣冠。我进去后跪在桌子旁边。当时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对。太监留在门外。不能进内。

当时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光绪对我说。我们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二个月才会走到。但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会到

达。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我说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总希望国家能够一天比一天进步。他听了之后叹口气说。可是他们都不能赞成呀。我当时听他说这句话。心里觉得这位皇帝也够可怜了。也不便再说什么。光绪就把话头转到我们所办的通艺学堂上去。

那时候我在北京和一些朋友办一所通艺学堂（胡思敬所撰的戊戌履霜录。说我在上海开办。这是错误的。）。教授英文和数学。学生有四五十人。学堂聘请二位教员。一是同文馆的学生。另一位是严复的侄儿严君潜。通艺二个字就是严复取的。校址设在宣武门内象坊桥。租了一座大房子作校舍。学堂创办人有陈昭常（后出任吉林巡抚）、张荫棠（后任西藏大臣）、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均系部曹（以上五人均粤籍）、夏偕复（工部主事。浙江人。后出使美国）和我。经费无所出。由我和倡办诸人向总理衙门各大臣递个呈文。请他们提倡。张荫桓最为热心。约了同僚数人联名写信向各省督抚募捐。一共捐了好几千元。张之洞、王文韶等都有捐款。光绪对外边的事很熟悉。知道我们在办学堂。那天他就问到学堂的情形。我就把学生人数及所学科目告诉他。他勉励我几句。说要学生好好的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他还问我一些关于总理衙门的事。问些什么事我已经忘记了。光绪就叫我你下去罢。问话语气极为温和。看他面貌殊欠刚健。我退出时碰见荣禄进去。

当日光绪即派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据说本来光绪想派他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被荣禄阻挠。但此事系得自传闻。不能证实。

甲午战后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我们放一个公使到朝鲜去。国书由总理衙门起草。国书的稿子将大清国大皇帝高一格写。朝鲜国国王低一格写。光绪用硃笔批在旁边。说我们已承认朝鲜独

立。不应当低一格写。斥责总理衙门大臣思想腐败。

有一天我到总理衙门事务厅(即收发处)去。发现公文堆里有一封电报。签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电报是给光绪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由公使转呢。照例这样的电报应该立刻送给光绪的。但我一看已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二天。我就通知总帮办瑞良(旗人)。他骑马赶来。恐慌万分。即请同文馆学生来翻译后送进去。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当时在总理衙门当章京的。只有我一个人略识洋文。衙门里还有一个木橱。摆着和外国所订的条约。这样重要的文件竟不注意保存。任何人都可以开。都可以看。这种腐败的国家那能不亡国。

戊戌年六七月间。御史宋伯鲁奏请废八股、开学堂。光绪谕准照办。那时守旧党派反对新政的空气已甚浓厚。我就劝康有为适可而止。不可操之过急。并劝他趁机会到南方去开办学堂。造就一批新的人材。将来自然有人帮忙。一面可以缓和缓和反对的势力。但康不肯听从。说这事一定要往前进。至于后来所传谭嗣同说袁世凯带兵围颐和园事。真相如何。我不能知悉。因为那时我只在外围。秘密我未参与。不过七月中袁世凯进京之事则属确实。当时袁在小站练兵。光绪召见他之后。就赏他侍郎衔。

八月初外间风声甚紧时。日本伊藤博文到北京来。因为他是日本名人。我们学堂的同学想去见见他。伊藤答应接待。初六日我们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去见他。当时还不知政变的事。伊藤对我们说。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的。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伊藤已经知道政变的事。他不好明说。所以说出这一段含蓄的话。

我们由日本使馆出来。就听到西太后由颐和园回宫政变发生的消息。初六日西太后垂帘诏下。初八日大家庆贺她垂帘。初九日逮捕康广仁等六人。康有为在政变之前先已得到消息。由英国人

李提摩太护送他出京。当日南海会馆被围。但抓不到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由日本人带他出走。康有为到天津后。马上坐英国船逃走。西太后命荣禄派飞鹰军舰去追。没有追到。梁启超由日本人送他到塘沽上船。荣禄派王修植（字菀生。北洋候补道。北洋学堂总办。）追梁。有人说王头脑很新。对西太后不满。荣禄所以派他去追。意在放走梁启超。因为荣禄是个狡猾的人。惯于两面讨好。但此说不能证实。王修植曾经上船检查。时梁启超已剪去发辫。改穿日本和服。王虽认识他。但不欲道破。敷衍一番即离去。后梁逃亡日本。

被捕的六君子。上谕交刑部严刑审讯。十三日绑赴骡马市大街。处以死刑。杨崇伊的儿子也是通艺学堂学生。他跑来告诉我。看他面有喜色。不知是何居心。那时天天抓人。学士徐致靖、尚书李端棻、户部侍郎张荫桓等均下狱。杀了几个人之后就没有再杀了。但外间谣传还要大批杀人。李端棻和张荫桓先后充军新疆。动身时我们都到西郊送别。李端棻走到西安便病了。由地方官奏请暂留西安治病。张荫桓被充军到新疆迪化。到义和团事变时西太后下诏把他处死。政变后陆续被革职的有数十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侍讲学士文廷式等均在内。

当时我仍在总理衙门。两天一班。时外间谣言甚炽。说要大批抓人。但我照常值班。静候逮捕。到八月二十三日。王锡蕃、李岳瑞和我同被革职永不叙用。于是我就将通艺学堂结束了。把校产造册交给京师大学堂。

政变发生后。我去见李鸿章。对他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叹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因此我也不再说了。

我革职之后。李鸿章派于式枚来慰问我。问我以后如何打算。我说想到上海谋生。过了几天于再来说。你可先去上海。李

中堂已招呼盛宣怀。给你找事情。我平素和李鸿章没有什么渊源。只是长官或下属的关系而已。但他对我似乎是另眼相看。

我到了上海。盛宣怀来找我。说李中堂已来信介绍。现在请你在南洋公学办理译书的事。我当时就把严复译的亚丹斯密的原富印刷出来。过了半年后。公学的总理何梅生暴病逝世。由我接任。当时南洋公学的监督是美国人福开森。我和他意见不合。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以后进了商务印书馆。

庚子年义和团事变发生时。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当时西太后杀了五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后八国联军陷北京。西太后和光绪避难到西安。一面叫李鸿章北上议和。李经过上海时我去见他。劝他不必再替清朝效力了。他对我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呀。又说我这条老命还拼得过。后来议和未竟。他就去世。未能观成。

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同我去见光绪。那一天翁同龢被驱逐回籍。到义和团事变时西太后又命地方官对他严加管束。这是极大的侮辱。因为翁是光绪的师傅。平常和光绪甚为接近。致为西太后所忌。我见过光绪后。李鸿章问我是否知道翁同龢被逐事。当时我就觉得朝局会有重大变化。李只是叹气。那时他也没有权。对于变法事。他既不甚赞成。也不反对。

政变后西太后把光绪拘囚在中南海瀛台内。硬说他有病。不能亲政。当时各国驻华使节都赞成光绪的变法。还打算带医生去看光绪的病。所以西太后恨外国人入骨。以后所以激成义和团扶清灭洋之变。二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存在的。

在当时环境之下。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断断无成功的可能。当时我们这些人要借变法来挽回我们的国运。到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梦想。

请修饰曲阜孔庙孔林议

曲阜为我国文化发源之地。人无异词。以时代论。固在耶路撒冷、麦加之前。以人物论。亦非耶稣、摩诃默所能几及。方今海陆通道。远人踵接。津浦路南北通衢。兖州羁旅必经之地。高山仰止。固多瞻眺之情。胜境难逢。更增游览之兴。曲阜圣庙。直贯全城。南北两端。城北孔林袤延亦四十余里。其外垣所及。为孔氏族葬之区。异常芜杂。可以勿问。内垣中为圣墓。伯鱼子思父子两穴均在其前。墓尚有子贡庐墓遗址。此二千余年之古迹。尤动后人瞻望之情。今当建设之期。发扬文化。尤不容已。似宜将曲阜孔庙孔林加以崇饰。虽不能与天坛比拟。总不宜在北京雍和宫及杭州灵隐寺之亚。是否有当。伏乞裁酌施行。

祝商务印书馆三十年纪念

（十五年八月八日）

吾公司创立三十年。而所以为社会助者乃仅仅若此。吾辈方引咎之不暇。何庆祝之足云。而吾同人之意则以为公司今固幼稚。吾辈已欢爱之。若是吾必更培育之。扶植之。使进至四十年、五十年、乃至于百年。所以贡献于社会者。必能什百于今日。是则固有种种之事均自明日生之意。寓乎其中也。语云。满招损。又云。安不忘危。区区此意。窃愿与同人共勉之。

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

（一九二六年）

光绪戊戌政变。余被谪南旋。侨寓沪渎。主南洋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方于商务印书馆。继以院费短绌。无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时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谋鬻于人。一日夏君以其钞目示余。且言欲市其书。资编译诸君考证。兼以植公司图书馆之基。余甚韪之。公司是时资金才数十万元。夏君慨然许以八万。事虽未成。亦可见其愿力雄伟矣。自是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谀闻斋、藏书先后散出。余均收得。辟涵芬楼以藏之。未几。宗室盛氏意园、丰顺丁氏持静斋、江阴缪氏艺风堂藏书亦散。余又各得数十百种。虽未可谓集大成。而图书馆之规模略具矣。十余年来。搜求未辍。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估人持书叩门求售。苟未有者。辄留之。即方志一门。已有二千一百余种。虽多遗阙。要为巨观。日本欧美名家撰述暨岁出新书。积年藏弆。数亦非鲜。同人踵夏君之志。岁输赢金若干。购地设馆。今且观成。命名东方图书馆。因检取中外典籍堪供参考者。凡二十余万册。储之馆中。以供众览。今海内学者。方倡多设图书馆补助教育之说。沪上为通商巨邑。天下行旅。皆出其途。黉舍林立。四方学子负而至者。无虑笈千万。其有需于图书馆者甚亟。是虽权舆。未始不可为土壤细流之助。后人之追念艰难。益有以光大之。故人有知。庶几稍慰于九泉之下乎。丙寅春日海盐张元济。

在德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

诸位来宾。今天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同德国驻沪总领事Kriebel先生在此地举行德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展览。并举行赠受典礼。承蒙诸位惠临参加。不佞深感荣幸。

诸位想都知道。东方图书馆原是商务印书馆的附设机关。他的前身就是涵芬楼。创始于前清光绪三十年。不佞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时候。当时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时。总是尽力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每年所出新书。亦总是尽量购置。

如此搜求了二十年。至民国十三年时。商务印书馆为服务社会起见。特出资十余万。造一新式大厦。把涵芬楼藏书移置其中。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并请王云五先生为馆长。正式公开。中外学者无不称便。

不料到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夜中。上海的闸北发生战事。商务印书馆的总厂和东方图书馆就都做了军事上的牺牲。全馆藏书尽付一炬。当时不但本国的人士同感痛心。就是欧美各国的友人亦莫不同声惋惜。

商务印书馆的当局以为东方图书馆关系我国文化很大。非尽力恢复不可。因此就于复业的次年。由董事会议决每年从盈余中提拨一部分。作为恢复图书馆的经费。并议决聘请本国的和友邦的热心人士组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筹画恢复的工作。

今天不佞得能代表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正式接受德国驻沪

总领事Kriebel先生。代表德国各著名学术团体捐赠大量名贵的书籍。不佞因既忝为东方图书馆的创办人。又忝为复兴委员会的主席。所以对于今天的集会颇有悲喜交集之感。

德国近代学术的猛进。向为全世界之人士所称颂。德国学者自十八世纪以来深究中国的学术。在中西文化沟通上有很大的贡献。亦向为中国人士所素知。最近去世的兴登堡总统就是一位熟读中国兵书的名将。现在德国的学术界始终能以同情的态度捐赠这大量名贵的书籍于东方图书馆。这件事不但足以增进中德两国历来文化上的沟通。就在世界和平的前途上。亦因有这一类同情互助和知识合作的美德。要发生很良好的结果。所以今天的典礼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不佞现在再谢谢诸位来宾的参加和指教。

在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

博德斯总领事先生暨诸位来宾。今天东方图书馆承法国公益慈善会捐赠名贵书籍一千余种。并承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博德斯先生代表致词。不佞谨以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主席资格代表接受。并谨致感佩之意。我们大家想都知道中西文化的开始沟通虽然很早。但到十七世纪以来才比较有系统的交换。在这中西文化沟通的过程中。虽然有各国学者做我们的中介。但我们可以断言。此种工作要以法国耶稣会的学者和现代法国的汉学家为最有功。这许多法国学者一面把西洋的科学和基督教传到中国。同时亦把中国人的政治哲学、人伦道德、农民技术和美术工艺等传入欧洲。因此十八世纪以来欧洲的思想和艺术都受过中国文化的影响。法国洛可可派的艺术家服尔德和百科全书一派的政治思想家、克思内一派的经济思想家就都是中西文化融和之后的产物。现代法国精通中国文化的学者很多。其最著者如沙畹和伯希和诸先生。尤值得我们敬佩。沙畹先生在二十余年前鄙人游历欧洲时曾往奉访畅谈。伯希和先生则今日列席。给我们很有价值的演讲。尤其是十二分的荣幸。所以沟通中西文化要以法国人为最努力。使得中西文化互相发生影响。亦要以法国人为最有功。今天法国公益慈善会捐赠书籍给东方图书馆。极足表示法国国民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换继续的努力。不佞觉得不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应该感佩我们法国的朋友。就是我们中国人似乎亦应该感佩近代法

国学者努力宣扬中国的文化。我们今天为表示我们的谢意起见。特谨回赠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四库全书珍本一部。作为中法文化继续交换的一个纪念。鄙人谨代表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谢谢此次慨捐大宗名贵图书的法国公益慈善会。和年来为东方图书馆致力极多。使此次赠书得以实现的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委员法国李荣先生以及今日主持赠与仪式之博德司总领事先生。同时并谢谢全体来宾。

就影印四库珍本答记者问

（一九三四年）

上海某报记者曾向张氏讯问此次选印四库全书之意见。张氏答称。四库全书素为世人所重视者。因其中有辑自永乐大典尚未刊行之本及宋元明代曾经刊行近甚罕见之书。此次教育部专印未刊珍本。办法自甚正当。现在此书仅存三部。近岁战争之事层见迭出。若不及早印行。设有意外。岂不可惜。拭目观成。想世人均同此心也。

记者复询其个人对于采用善本之意见。答称。流通善本。为余之夙志。如商务印书馆先后印行之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及百衲本二十四史。均余主持其事。现在垂老之年。犹日夕从事校勘。癖好所在。不能自已。近见八月五日贵报所载袁君谈话。及北平图书馆致教育部函。其要点有三。（一）应与文津阁本一一比勘。择善而从。每书并附校勘记。按校勘记办法。甚表同意。至于一一比勘。择善而从。不特非短时间之所许。假如文津、文渊有异同。而疑莫能明。不得不取证于他本。他本或不可得。或得而仍不能决定。又不可任意窜改。似此殆无成书之日。不如先印库本。以为流通保存之用。然后再印古本。以便互相校勘。另印校勘记单行本。使得一书可收数书之用。近日有人极力主张刊印校勘记。反对校改古书。似亦不为无见。（二）采用最古之本。以存其真。本馆可担任向各藏书家商借。按能印最古之书。库本当然可废。但古本散存各地。商借非易。如因古本不能即得。竟将库本阁置不印。似属非计。此次刊印库本。正以印本较少。或竟无

印本。一失即不可复得。故如此其亟亟。并非既印库本。即不再印古本。向来有价值之书。版本不厌其多。即如商务印书馆先印殿本二十四史。再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且外间二十四史版本甚多。并不相妨。(三)四库集部概无目录。翻检为难。平馆补辑目录业已竣事。自应排印于卷首。按此事极端赞成。如可借印。读者受益不少。日前鄙人曾为讨论此事。复北平图书馆袁守和赵斐云二君书。所有愚见具详于此等语。

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

（一九三三年）

自雕版活字兴。有裨于书籍之流通者。功效至巨。其法昔人言之详矣。影印之术传自泰西。先以原书摄影。继以化学药品镀于石版或金属版上。以机器压印。与原书毫发无异。视雕版活字尤便。然以印新本则易。以印旧本则难。新出之书原甚清朗。纸墨偶有损剥。字形遂受侵蚀。工人持刀笔恣意修补。其误亦与雕版活字无别。至于旧刻。版多刓损。甚者文字几不可辨。墨沈旁溢。瘢垢盈纸。若不葺治。恐难卒读。昔年总理衙门影印古今图书集成。所以有先就底版描润之举也。百衲诸史多为宋元旧刻。其漫漶视古今图书集成不啻什百。前岁已巳之前后汉书、三国志、五代史记版刻较多。辽金二史去今未远。所选本亦稍完善。有待描润者鲜。独南北七史仅有眉山一刻。天水旧椠竟成孤帙。其元明递修者乃至号为邋遢本（即如宋书。最初者为绍兴原版。甚至同一叶中有两朝、或三朝、或三朝凑合者约计不下十余版）。垢蔽情状。可以想见。描润之事。不容稍忽。请详言之。原书摄影成。先印底样。畀校者校版心卷第叶号。有原书。以原书。不可得则以别本。对校毕有阙或颠倒咸正之。卷叶既定。畀初修者以粉笔洁其版。不许侵及文字。既洁。复校。粉笔侵及文字者。记之。畀精修者纠正。底样文字有双影、有黑眼、有搭痕、有溢墨。梳剔之。梳剔以粉笔。有断笔、有缺笔、有花淡笔。弥补之。弥补以硃笔。仍不许动易文字。有疑阙之。各疏于左右栏外。精修毕。校者复校之。有过或不及。复畀精修者损益之。再复校。取武英

殿本及南北监本、汲古阁本与精修之叶对读。凡原阙或近磨灭之字。精修时未下笔者。或彼此形似疑误者。列为举疑。注某本作某。兼述所见。界总校。总校以最初未修之叶及各本与既修之叶互校。复取昔人校本史之书更勘之。既定为某字。其形似之误实为印墨渐染所致。或仅属点画之讹者。是正之。否则仍其旧。其原阙。或近磨灭之字。原版有痕迹可推证者。补之。否则宁阙。阙字较多。审系原版断烂。则据他本写配于阑外。记某行若干字据某某本补。复畀精修者摹写。校者以原书校之。一一如式。总校复校之。于是描润之事毕。更取以摄影。摄既修片。修既制版。制版清样成。再精校。有误仍记所疑。畀总校。总校复勘之。如上例。精校少则二遍。多乃至五六遍。定为完善可印。总校于每叶署名。记年月日。送工厂付印。此描润经过事实。以眉山七史为尤繁重。今取宋书底样清样各一页。附后。俾资参较。区区之见非曰有当。亦要与读者共商榷云尔。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海盐张元济。

附：修润古书程序

一、遇有断笔缺笔花笔欠周到之笔。均须硃笔描修。

二、描硃笔画须与各该字原有未修之笔画姿势相仿。粗细疏密润涩。凡此笔与彼笔(如连横连直之类)。此旁与彼旁。此字与彼字宜求相称。

三、如书中有避讳之字(另附清表)。描时须注意。勿误认作缺笔描补。

四、如遇模糊之字。有疑义者。不描。但必须于眉端或左阑外空白处注明。

五、遇有印章盖过之字。如印章应留。则盖过之字可以不描。

六、边阑行线不必描。

七、遇有不应填粉之阑线、行线或笔画误被粉笔经过留有粉痕之处。均须硃笔加描还原。

八、遇有污点漏未填粉之处。须随手用粉笔补填。遇有双影、黑眼。尤须注意。应用粉笔钩点描好。

九、描硃后原有墨痕露出若芒刺者。应用粉笔修盖。

十、凡原版断裂、有数字连接者。无论纵横。除批明可描者外。应留断痕。切勿于断痕处描硃。致将字形拉长。

十一、板片陈旧。每字直竖有横裂纹者。应一律用硃笔描补。

十二、遇宀口日弓臣一类之字。起讫处均应连接。不宜开口。

十三、点画过于臃肿者。应用粉笔梳剔。又过细者。应用硃粉分别填补。务令清楚停匀。遇有形劣纠正戳记之字。尤宜注意。先用粉笔烘托。再用硃笔修补。

十四、两字笔画起讫误连。或同在一字中之笔画不应连而连者。均应用粉笔隔断。其隔断之处仍须修润。使无痕迹。

附二：修润要则

一、用硃不可淡。用粉不可堆积。

二、忌露出笔锋。致失古意。

三、忌露出修过痕迹。

四、除断笔缺笔(除避讳字外)、花笔欠周到之笔。应用硃笔描补。此外切不可将硃溢出墨迹之外。

五、有过于粗肥之笔。与四周之字或本字不相称者。应用粉笔修润。如用粉偶然过分。仍用硃笔补足。总之匀称二字至为紧要。

六、各页字体不同。修润之时务照本页字体。切不可使用自

己笔意。庶修成之后与原书初印本一样。

七、硃墨两色照相不能分别。故用硃笔描过之后。周围留有墨迹者。仍须用粉笔将墨迹填去。否则照出后仍与未描硃同。

附三：填粉程序

一、填粉时当处处为描硃地步着想。

二、所用之笔不可令干。不用时须随手洗净。保持其锋。

三、蘸笔须浓淡适宜。

四、运笔时勿将应有笔画盖过。致将来描硃多费工夫。或致遗漏。

五、填时除点笔外。不可停顿。致粉质堆起。照相时或因此发生微影。

六、黑眼应用笔点清。挤笔应用笔梳清。如万不得已。无法梳清。不妨将太挤之画约略填粉。留俟描硃时重描。

七、纸瘢、细污、黑影。不论字外内。均须盖去。

八、所有句读黑点。悉行填粉。切勿遗漏、并伤损原字。

九、填粉不可侵犯匡线、行线。

十、整个黑钉无字者。不可填粉。

十一、填时须自左至右逐行挨次顺填。庶免遗漏。或为衣袖所擦。

十二、填成一页即自复一过。如遇有漏填。或填未盖没。仍有透露之处。即行补填。

拟制新式排字机议

（一九二三年）

现在排字架子情形。 繁用字共二十四盘。每盘三十六格。每格可容四号字四十八个。每盘装一七二八个（以下均按四号字计算）。二十四盘共装四号字四一四七二个。

冷门字共六四盘。每盘一〇八格。每格可容四号字十六个。每盘装一七二八个。六十四盘共装一一〇五九二个。

排字工人终日站立。屈伸俯仰。亦复甚劳。且字架占地太多。不可不设法改良。

现拟改制之意匠如下。 繁用字用轮转圆盘。盘之直径为三十吋(均英尺)。即周围九十吋。装铅字处分为若干层。每层缩进半吋（铅字长一吋弱。以半吋伸入格内。半吋露出格外。以便手取。)。所容字数如下表(盘式看第一、二图)。

每一方吋可容四号字二十五个强。

每层拟直擅铅字五个。分十六层。全盘可装铅字二四二〇〇个。比现在二十四盘所装可多出一一九二八字。是以西个轮转圆盘装繁用字。不患不足。

盘之字格概用洋铁。取其质轻而占地又少也。盘之下端有一铁圆环盘。系塔形。则中间为一空心。拟用铁条几根支撑。使其拱固。

制一木柜。高约二呎。方亦二呎。可设抽屉数层(用处见后)。柜面亦装一圆环。以字盘置于其上。上环与下环相切。中置铁珠。使字盘易于转动。

层　次	对经寸数	周围内沿寸数	每擅三字所容字数	每擅四字所容字数	每擅五字所容字数
第　一	28	84	1260	1680	2100
第　二	27	81	1215	1620	2025
第　三	26	78	1170	1560	1950
第　四	25	75	1125	1500	1875
第　五	24	72	1080	1440	1800
第　六	23	69	1035	1380	1725
第　七	22	66	990	1320	1650
第　八	21	63	945	1260	1575
第　九	20	60	900	1200	1500
第　十	19	57	855	1140	1425
第十一	18	54	810	1080	1350
第十二	17	51	765	1020	1275
第十三	16	48	720	960	1200
第十四	15	45	675	900	1125
第十五	14	42	630	840	1050
第十六	13	39	585	780	975
第十七	12	36	540	720	
第十八	11	33	495	660	
第十九	10	30	450	600	
第二十	9	27	405	540	
			16750	22200	24200
		高约五分每层共高十二吋半	高约六分半每层共高十六吋二分	高约一吋每层共高十六吋	

每盘容四号字二万四千二百个。中间平面尚有对径十二吋地位可放空铅、司丕士、及圈点等。合重二四二磅（每一磅一百枚)。再加分层分格之洋铁。及内心之铁条。盘底之铁环。至少亦有二三十磅。如此重量。不知推转能否灵活。此实一最要关键。但就改良之打字机观之。其字盘之重量几等于无。以彼例

此。想亦不至甚重。此层将来总须实验耳。

两盘并列。两柜之间及两盘之斜角。人坐其间亦甚熨贴。椅高一呎半。柜高二呎。字盘移转。于两股毫不相碍。

字盘最低一层之字。距地约高二呎二吋。固可随手拔取。最高一层距地亦只三呎半。正与平坐人身眼鼻相齐。观看既便。取字之时亦无劳高举其手。所最难安放者为冷门字。占地既多。又必须与繁用字相连。否则繁用字布置妥贴亦属无用。

今思得一层推方盘之法。

制一铁架。略如插屏。上下各有铁板一片。板面有槽若干道。将直盘嵌入槽内。略带斜势、靠后。免致铅字于移动字盘之时向外倒出(如第三图)。

方盘高十八吋。阔二十六吋。可容四号字一一七五〇字。盘共六个。前后重叠。每个深一吋半。共约九吋(冷门字并不装满。大约不过十分之七。是每一盘约重八十磅。)。

铁架宽约五十吋(须量准再定)。嵌入字盘阔仅二十六吋。余地至少约尚二十余吋。则左右移动之时。前后必不至相掩。如用第二盘之字。则将第一盘之字推向左边。第二盘之字即可露出。余可类推。

方盘六个。可装四号字七〇五〇〇个。现在冷门字共一一〇〇〇。尚有四〇〇〇〇字。应谋安放之处。

上文轮转圆盘之下均有一柜。其在右侧者可设抽屜四五层。横二十吋。直二十二吋。其最不常用之字可置于此。每层可容四号字一一〇〇〇个。四层共约四四〇〇〇字。是冷门字完全可以容纳矣。柜共高二呎。抽屜每层之下亦用铁珠。连底板约厚两吋。四层共厚八吋。距地尚一呎有余取字之时俯拾即是。亦可不必屈躬相就(如第四图)。

上文所言层推方盘位置之法有二。

(甲)将铁架架在两个轮转圆盘之上。正当盘之中腰(合看第三、四图)。

轮转圆盘连柜共高三呎半。此层推直盘高十八吋加入铁板及空地约二吋最高之处距地不过五呎二吋即最后一层(即第六盘)推进九吋总计亦仅有五呎十一吋。中人身材即平坐亦可攀及最高最厚之处可将最冷之字放入则攀取之时更少即有时起立亦甚偶矣。

(乙)将此方盘置在排字人坐位背后。只须将所坐之椅制成可以旋转者。则取字之时一转身便得。似更便利。

今试以两法比较之。

(甲)法占地甚少。且全架机器可以联为一气。是其长处。但冷门字盘高架于上。究嫌不便。且铁架工料较费。欲求其装置之稳固。亦甚不易。且全机搬动亦觉狼抗。是其短处。

(乙)法竟可改铁架为木架。制费较廉。中间尚可加一三角形之小字架(看第四图)。全机拆为三件。位置便易。是其长处。惟占地较多。是其短处。

两者相较。似宜舍(甲)而用(乙)。

现在排字架每两副共占面积。直十四呎半。横八呎半。共约一二三方呎〇二五。是每一副字占地六一方呎六二五。

改用新机。

用(甲)法。连人坐位。直四呎。横五呎。共占二十方呎。

用(乙)法。连人坐位及旋转之地。直六呎。横五呎。共占三十方呎。

此项新机或(甲)或(乙)。每架造价无从预算。但比现在所用之字架必贵若干倍。除减少占地可以减轻成本(询据成本会计处。知房租每一方呎每月二分二厘。是减省三十一方呎。每年可省房租八元一角八四。)外。如工人能因改立为坐。减轻劳力。每日可加排若干字。则日积月累。亦不难收回制造之成本。

现在所谓繁用字、冷门字。沿袭旧法。未必适当。如能重加厘订。将破体、异形之字逐一剔除。全副字数或可减少若干。则新机之重量、面积亦必随之而减少。

以上所论专就四号字说。如以供小四号、五号、六号之用。则一切均较为轻易。兹逐一推估如下。

小四号（每五枚占七分弱。每磅一一五枚。）。　　轮转圆盘可以缩小。直径减为二十六吋。每一层撞字五枚(仍各缩进半吋)。共十七层。可容二二二九〇字。重一九四磅。共高十五吋弱。层推方盘横二十六吋。直十八吋。每盘可容一五一四四字。重一百〇五磅。六盘共容九〇八六四字（右侧柜抽屜附设二盘。每盘容一三二五〇字。但柜之尺寸应缩小。则盘亦应缩。容字亦减。）。

五号（每十枚占一吋半弱。每一磅一五〇枚。）。　　轮转圆盘直径亦二十六吋。每层缩进半吋。撞字五枚。亦十七层。可容二五七〇〇字。重一七二磅。共高十三吋弱。层推方盘横直尺寸同前。每盘可容二〇八八〇字。重一百十二磅。五盘共容一〇四四〇〇字。

六号（每一枚占一分甚宽。每一磅三〇〇枚。）。　　轮转圆盘直径再缩为二十四吋。每层仍缩进半吋。但撞字六枚。共分十五层。可容三二四〇〇字。重一〇八磅。共高十一吋二分。层推方盘横直尺寸同前。每盘可容二九九五二字。重八十磅。四盘共容一一九八〇八字。

再现有铅字全作方形。未免费料。且分量亦太重。鄙意拟将背面斜削一半。并将前面三凹口逐渐加宽。如左图。



今再将前拟方法略加改动。

现在一副字两人共用。一人还字。一人排字。同时并举。如改用新机。则只能一人独用。还字、排字亦只能分为两时。

如一副字一人独用。理可减去一半。然实际上有所不能。且不能即还即排。故更宜宽备。拟将繁用字减为七折。约留三万。冷门字减为八折。约留九万。两共合成十二万。似可勉强敷用。

今只就五号六号两种估计如左(均只用轮转圆盘。)。

五号字将圆盘推广至对径三十吋。可加四层。第一层内延为八十四吋、可容二七〇〇字。第二层为八十一吋、可容二六〇〇字。第三层为七十八吋、可容二五〇〇字。第四层为七十五吋、可容二四〇〇字。四层共加一〇二〇〇字。如改为每层直撞十字。则可加二〇四〇〇字。再上七层。每层亦改为直撞十字。又可加一四〇〇〇字。是全盘可加三四四〇〇字。合之原额二五七〇〇字。共成六〇一〇〇字左右。两盘共合成一二〇二〇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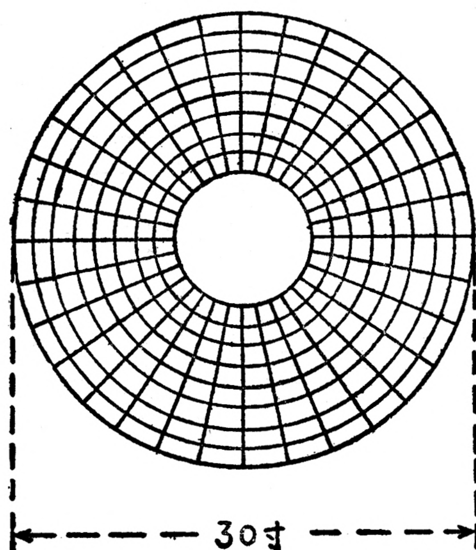
新加四层。每层二吋。原有十七层。以七层各加五吋。共加十五吋。合之原有之十三吋。共高二十八吋。

所加字数三四四〇〇均系冷门字。照上文。空格十分之三计算。实加不过二四〇八〇字。重量应加约一百六十磅。合之原额一百七十二磅。共成三百三十余磅。未免过重。拟将全盘分作两截。各装一轮转之。下均有铁环。均用铁珠。以便推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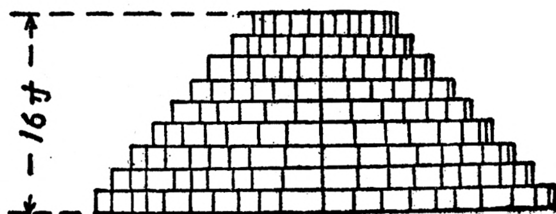
六号字圆盘对径不必放宽。只将原有之十五层以十二层各加撞六字。十二层共可加二八五一二字。合之原额三二四〇〇字。共合成六〇九一二字左右。两盘共合成一二一八二四字。

十二层共加高九吋。合之原有之十一吋二分。共高二十吋二分。所加字数为冷门字。亦照上文空格十分之三计算。实加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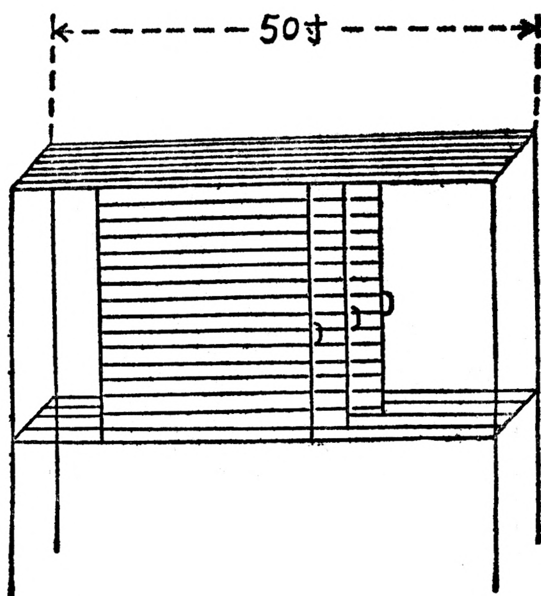
第 一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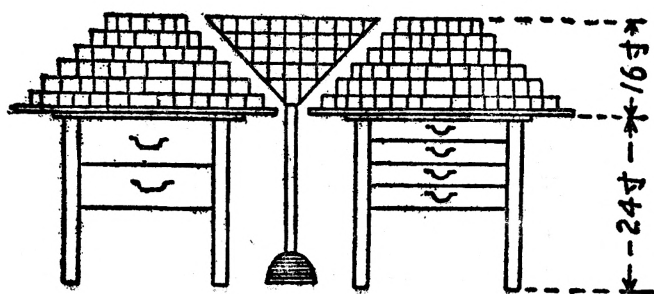
第 二 图



第 三 图



第 四 图



一九九五八四字。重量应加约六十七磅。合之原额一百。八磅。共成一百七十五磅。似不嫌重。并且不必为两截多装一轮。

如此。则层推方盘可以不用。造价较廉。而所占面积只二十方呎已足。是比现在字架所占地位每年每架可省房租十元〇八二四。

再。繁用字、冷门字合放一处。易于混杂。可将全盘分为四段。以红黄蓝白四色油涂饰其上。红黄两段装繁用字。余二段装冷门字。至段之大小则可以字之数目所占之地位定之。顶上平面则油黑色。以示区别。

改用新机还字手续。

拟用小盘。约可容二三百字之谱。分为前后两格。将应还之字放入前格。先将圆盘红黄两段移向面前。遇繁用之字即还入盘内。遇冷门字则暂时不还。投入后格。俟繁用字还清。再将此剩下之冷门字移入另一小盘。暂时存放。

次又取一部份应还之字。照前办法仍将冷门字逐渐留存。俟繁用字还清。再将此剩下之冷门字併入前次剩下之冷门字盘内。暂时存放。以后均照此办理。俟繁用字一律还清。再还冷门内。

还冷门字亦用前后两格之小盘。将应还之字放入前格。先将右盘之蓝白两段移向面前。遇有应还入该两段之字。即还入盘内。遇左盘蓝白两段之字。则暂时不还。投入后格。俟右盘之字还清。再将此剩下之冷门字移入另一小盘。暂时存放。

如是逐渐将右盘之字还清。再将应还入左盘之冷门字。依前法还入。

印行四部丛刊启

（一九一九年十月）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上海涵芬楼留意收藏。多蓄善本。同人忿恿影印。以资津逮。间有未备。复各出公私所储。恣其搜擘。得于风流阒寂之会。成此四部丛刊之刻。提挈宏纲。网罗巨帙。诚可云学海之巨观。书林之创举矣。觇缕陈之。有七善焉。汇刻群书。昉于南宋。后世踵之。顾其所收。类多小种。足备专门之流览。而非常人所必需。此之所收。皆四部之中家絃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其善一矣。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图书集成。无所不包。诚为鸿博。而所收古书。悉经剪裁。此则仍存原本。其善二矣。书贵旧本。昔人明训。麻沙恶椠。安用流传。此则广事购借。类多秘帙。其善三矣。求书者纵胸有晁陈之学。冥心搜访。然其聚也非在一地。其得也不能同时。此则所求之本具于一编。省事省时。其善四矣。雕板之书。卷帙浩繁。藏之充栋。载之专车。平时翻阅。亦屡烦乎转换。此用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并其叶。故册小而字大。册小则便庋藏。字大则能悦目。其善五矣。镂刻之本。时有后先。往往大小不齐。缥缃异色。以之插架。殊伤美观。此则版型纸色。斠若画一。列之清斋。实为精雅。其善六矣。夫书贵流通。流通之机在于廉价。此书搜罗宏富。计卷逾万。而议价不特视今时旧籍廉至倍蓰。即较市上新版亦减至再三。复行预约之法。分期交付。既可出书迅速。使读者

先睹为快。亦便分年纳价。使购者举重若轻。其善七矣。自古艺林学海。奚止充栋汗牛。今兹所收。不无遗漏。假以岁月。更当择要嗣刊。至于别裁伪体。妙选佳椠。亦既盱衡时世之所宜。屡访通人而是正。未尝率尔以操觚。差可求谅于当世。邦人君子。或欲坐拥书城。或拟宏开邑馆。依此取求。庶有当焉。

四部丛刊刊成记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四部丛刊始于己未。越今万蕨于成。为书三百二十三部（二十四史不在内）。都八千五百四十八卷（四种无卷数）、二千一百册。赖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煞青之期仅费四年。诚艺林之快事。采用底本。涵芬楼所藏外。尤承海内外同志之助。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写本十六。影元写本五。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丽旧刻本四。释道藏本二。余亦皆出明清精刻。当兹神州多故。国学寖微之日。名山之藏不翼而至。微言大义继续之机。翳于是赖。岂惟敝馆感气求声应之雅。而永矢勿谖也哉。汇刻之旨见于启事。详于例言。不烦再述。惟史部目载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集部目载章实斋遗书、苕溪渔隐丛话、今皆未印。而增入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揅经室全集、唐诗纪事。缘徐氏通鉴不如毕本之详。涵芬楼所藏手稿。取对富阳夏氏刊本。亦无大异。实斋之书。近乌程刘氏已为锓梓。渔隐丛话不如唐诗纪事之难得也。诸书版本亦与前目略有变通。要皆后胜于前。如经部礼记初用明本。今用宋本。说文系传初用祁氏刊本。今用影宋抄本。玉篇初用抄本。今用元本。史部资治通鉴释文。初用十万卷楼本。今用宋本。大唐西域记初用明本。今用宋本。子部韩非子初用明本。今用黄荛圃校影宋抄本。脉经初用明本。今用元本。翻译名义集初用元本。今用宋本。集部杜工部诗集。初用明本。今用宋本。皎然白莲禅月三集。初用汲古阁本。今用影宋明抄本。广成集初用抄本。今用明正统道藏本。东坡集初用明本。今诗文两集均用

宋本。后山集初用抄本。今用高丽活字本。盘洲集初用洪氏刊本。今用影宋抄本。鹤山集初用安氏活字本。今用宋本。范德机诗集初用明本。今用影元抄本。文选初用明本。今用宋本。乐府雅词初用词学丛书本。今用鲍渌饮校本。花庵词选初用汲古阁本。今用万历仿宋本。又如丁卯诗集拟用元大德刊有注本、石湖居士文集拟用明金兰馆活字本、皇元风雅拟用元梅溪书院三十卷本。而此三种印本漫漶。摄影之后竟同没字。故丁卯集易以影宋抄本。石湖集易以爱汝堂本。皇元风雅易以高丽十二卷本。目载沈宝砚校本南华真经。套印后见宋刊与沈校有异同。乃录为札记。附于卷后。不复用朱墨套印。更若方望溪之改用戴刻。汪容甫之加入遗诗。茗柯、定盦亦均有补编。此非喜为更张也。书囊无底。善本难穷。随时搜访。不敢自足。敝馆区区苦心。其诸君子所不鄙弃者欤。书名卷数及惠假善本诸家姓氏。并详书录。壬戌十二月商务印书馆谨识。

重印四部丛刊刊成记

（一九二九年）

是书经始于己未。蒇事于壬戌。出版以来。谬承士林推重。丙寅初冬。乃有重印之举。亦越三载。复观厥成。部别类居。悉仍旧贯。惟影印伊始。事属草创。或悬格以求而书不可得。有既得者而又不尽如我之所期。大辂椎轮。殊未惬当。今之所成。稍弥前憾。综兹数事。可略言焉。辑印初意。惟求善本。比岁涵芬楼续收之书不下数十万卷。藏弆之家。声应气求。时复以秘笈相饷。所得见珍。不惮更易。如孝经前用影宋抄本。今改宋本。说文系传通释前用述古堂影宋抄本。今后十一卷改配宋本。吴越春秋前用明万历本。今改弘治本。越绝书前用明万历本。今改双柏堂本。金匮要略前用明万历本。今改嘉靖本。鬼谷子前用清乾隆石研斋本、云笈七签前用明清真馆本、今均改道藏本。寒山子诗前用高丽本。今改景宋刻本。岑嘉州诗前用明正德本。今改正德济南足本。陆宣公翰苑集前用明不负堂本、小畜集前用经钽堂抄本、盘洲文集前用影宋抄本、古文苑前用明成化本。今均改宋本。渊颖吴先生文集前用明嘉靖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前用影元抄本。今均改元本。西昆酬唱集前用旧抄本。今改用嘉靖本。王阳明集前用明崇祯集要本。今改用明隆庆刻王文成公全书。又蔡中郎文集前用明华氏活字本。今辨为覆刻。已改原本。凡诸改易。悉皆后胜于前。惟有学集前用康熙甲辰刊本、中有数卷杂入金匮山房重订者。今悉改用原本。唐文粹前用元刊。因多漫漶。今改用明嘉靖徐焴刊本、而补以宋本之校勘。此属于版本之变更者也。古籍传

世辽运。断简阙文。短篇欠页。恒所不免。至于序跋。详载镌印源流。言簿录者尤所珍尚。重印每涉一书。必罗致多本。参考互证。挹彼注兹。藉得补正。管子原厥重令篇一页。今补全。白虎通德论今改用初印元本。增目后第四页。李贺歌诗编无外集。今补以宋本。权载之文集、李卫公文集。今各补佚文若干首。元氏长庆集卷十阙第五、六页。今据宋本补。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一厥七十三行。今据锡山华氏活字本补。李义山文集卷一遗四百余字。今据徐氏笺注本补。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第五页后有所残阙。今据灵石杨氏本补阳曲令周君墓表半首。有学集据金匮山房重订本补诗文百余首。抱经堂文集卷三十三据别本补卢雅雨墓志铭一首。唐诗纪事卷三十八、诗话总龟卷二十均有厥页。今各补完。他若春秋经传集解之杜预前后序、春秋繁露之楼郁序、释名之吕楠序、说文系传通释之尤袤跋、广韵之景德四年大中祥符元年牒、陆法言切韵序、郭知玄拾遗序、孙愐唐韵序、通鉴纪事本末之赵与篙序、大唐西域记之敬播序、黄帝内经之顾从德跋、注解伤寒论之高保衡等进书序、治平二年牒、仲景自序、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之宇文虚中跋、论衡之杨文昌序、酉阳杂俎之邓复、赵琦美、周登、二无名氏序、冲虚至德真经之情湛序、刘向上奏表、杨盈川集之皇甫汸序、骆宾王文集之郗云卿序、曲江张先生文集之苏辨后序、元次山文集之李商隐后序、白莲集之孙光宪序、河东先生集之张景序、小畜外集之苏颂序、直讲李先生文集之祖无择序、自序、祠堂记、奏词、墓记、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之杨云翼引、松习斋文集之杨载行状、静修先生文集之李谦序、高太史大全集之三自序、凫藻集之郑颙跋、敬业堂诗集之唐孙华序。漏略虽出原本。究为全书之玷。今复广搜旧刊。旁考他籍。为之裒辑。俾成完璧。此属于卷页之增补者也。鲁鱼亥豕。自古已然。即在旧椠。非无讹夺。初印诸书。附校勘者仅若干种。既成之后。偶遇名家精校。复为迻录。

如山海经得黄荛圃校本、元氏长庆集得钱牧斋校本、唐文粹得江铁君顾千里校宋本。均经掇拾。附载卷末。又如张说之文集、权载之文集、吕和叔文集、李卫公文集、唐甫里先生文集、小畜集、盘洲文集、渊颖吴先生文集、金华黄先生文集、东维子文集、有学集。或根据旧刻。或钩稽众本。或参以己见。辨别异同。辑为校记。即初印诸书。曾经校勘者亦必反复研究。偶有纰缪。悉加是正。此则敝馆同人所愿竭其区区之忱。以为读者土壤细流之助。而又欲然不敢自信者也。全书版式装置。悉循曩例。惟因上文所举三者之故。卷帙稍赢于前。都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七十三卷(四种无卷数)。二千一百十二册。凡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写宋本十三。影写元本四。元写本一。明写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丽旧刻本七。释道藏本四。余亦皆为明清佳刻。具载书录。前后三年。从事斯役者。绍兴樊君炳清、吴县姜君殿扬、闽县林君志烜、海盐张君元炘、昆山胡君文楷、奉贤庄君羲、海盐沈君瑞河、昆山孙君义、平湖丁君英桂。夙夜辛勤。克尽厥职。谊得附书。　　中华民国纪元十有八载。岁在己巳商务印书馆谨识。

辑印四部丛刊续编缘起

（一九三四年一月）

四部丛刊创行于民国八年。先后两版。数逾五千。越今数载。访求者犹时时不绝。良以世方多故。古籍销亡。国学起衰。相需尤亟。敝馆不揣绵薄。愿广流传。涵芬楼储书数十万卷。岁有增益。予取予求。恣其甄择。海内外藏书大家闻有是举。咸欲出其珍异。来相赞助。天府秘藏。名山逸典。骈列纷罗。所得善本。视前殆有过而无不及。昔年赓续之议。至是而遹观厥成矣。

初编出版编定全目。先成书如干种。始售预约。同时以畀购者。续编之辑。踵行斯例。摹印之书甫成数百册。而一二八之难遽作。尽化劫灰。廑有存者亦断烂飘零。不堪入目。整理经年。渐有端绪。四方学者群以得书之难。远道遗书。竞相督责。敝馆遭此丧乱。喘息粗定。益懔然于流通之事不容稍缓。抚兹余烬。敢自守株。编辑之方刊行之序。有不得不为变通者。谨述如左。

初编之书仅登急要。有议其挂漏者。有嫌其陋隘者。兹编所集。取弥前憾。甲部选择最严。诵习者多遂感贫乏。故凡汉唐遗编。下逮宋元杂说。遇有版刻精良。异于流俗。为前所未取者。咸予登录。乙丙二部例亦如之。即集部曰广曰益层出不穷。而时代精神于焉攸寄。亦不欲悬格独严。致多摈弃。泛滥之讥。不敢辞也。

史部目录金石二类原拟别行。今既变易前例。故仍附入。即卷帙繁重者。果属佳刻。亦不别印单行。况今所收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如此鸿编。均为天水旧刊。人间孤本。并蓄兼收。尤足

增光简册乎。

宋元旧刻每多残阙。初编概从割爱。然必求完帙。方谋版行。人寿河清。正恐难俟。且世变方亟。五厄堪虞。若不急起直追。即此孑遗。亦将沦丧。则何如以此残珪断璧。贡诸当世之为愈乎。今及见者如魏了翁之曲礼要义。张九成之中庸说、孟子传。章衡之编年通载。钱若水等之宋太宗实录。唐仲友之帝王经世图谱。世无二本。补亡岂易。虽非全璧。咸用网罗。

近人著述。初编仅限集部。然有清学术。实有继往开来之功。苟成书尚未刊行。或已刊行而得之维艰。有传布之值者。旁搜博采。罔敢或遗。嘉庆续修之一统志久閟深宫。吴廷华之三礼疑义频罹劫火。罗而致之。示不敢厚古而薄今也。

初编群经取单注本。此则专取单疏。然注疏本行而单疏遂微。中土留贻东瀛藏弆。仅存八经。且多残帙。比岁搜求。差有所获。其他门类亦已什得八九。蒙此浩劫。毁及大半。欲偿始愿。今兹未能。姑就见存之本排比成目。附录于后。每届来复之日定为发行之期。聊仿昔人分年日程之规。稍酬读者先睹为快之意。求全责备。需以岁时。傥我同志。发箧相饷。匡所不逮。尤欣慕焉。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元月商务印书馆谨识。

辑印四部丛刊三编缘起

（一九三五年十月）

四部丛刊既刊成。越十有三年而有续编之辑。历时一载。得书七十五种。凡五百册。已于去岁全数印竣。惟原辑之书有蹦额被摈。及原备今岁续出者为数匪鲜。于是复有三编之辑。顾以四库珍本、宛委别藏先后开印。亟待蒇事。良工难求。轮机亦昕夕罕暇。不得不移此就彼。然搜求之志。未敢稍懈。即剞劂之愿。亦无时或忘也。宋椠太平御览已为人世孤本。续编附目预告今岁出版。四方人士驰书问讯者不绝。工事稍闲。亟以付印。手民日夕从事。已成什之七八。外此尚有顾亭林之天下郡国利病书。查东山之罪惟录。皆二贤手稿。为世人所未见者。亦列于本编之内。全编仍以五百册为限。体例一如畴昔。惟发行规则视续编略有更易。今售预约。谨将部目简章胪列于左。伏维公鉴。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商务印书馆谨识。

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

昔司马温公尝言。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章实斋又言。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尝以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纂史钞。由是言之。为学不可不读史。尤不可不读正史。正史汇刻之存于今者。有汲古阁之十七史。有南、北监之二十一史。有武英殿之二十四史。南监本多出宋、元旧椠。汲古阁雕亦称随遇宋版精本考校。然今皆不易致。北监本校勘未精。讹舛弥甚。且多不知妄改。昔人久有定评。其为世最所通行者。莫如武英殿本。数十年来。重梓者有新会陈氏本。有金陵、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局儳配汲古合刻本。活版者有图书集成局本。石印者有同文书局本、有竹简斋本、有五洲同文局本。先后继起。流行尤广。惟是殿本校刻。虽号精审。而天禄琳琅之珍秘。内阁大库之丛残。史部美不胜收。当日均未及搜讨。仅仅两汉、三国、晋、隋五史。依据宋元旧刻。余则惟有明两监之是赖。迁史集解、正义多所芟节。四库提要罗列数十条。谓皆殿本所逸。若非震泽王本具存。无由知其妄删。然何以不加辑补。琅邪章怀两汉旧注。殿本脱漏数字乃至数百字不等。宋嘉祐时校刊七史。奉命诸臣。刘、范、曾、王皆绩学之士。篇末所疏疑义备极审慎。殿本留贻。不逮其半。实则淳化、景祐之古本。绍兴、眉山之覆刻。尚存天壤。何以不亟探求。任其散佚。是则检稽之略也。后汉续志别于范书。殿本既信为司马彪所选。而卷首又称刘昭补志。且并为百二十卷。厕八志于纪传之间。国志

鼎立。分卷各殊。殿本既综为六十五卷。而三志卷数又仍各为起讫。其他大题小题之尽废旧式者。更无论矣。是则修订之歧也。薛氏五代史。辑自永乐大典及其它各书。卷数具载原稿。乃锓版之时。悉予刊落。后人欲考其由来。辄苦无从循溯。又诸史均附考证。而明史独否。虽乾隆四十二年有考核添修之诏。而进呈正本。迄未刊布。且纪志表之百十六卷。犹从盖阙。是则纂辑之疏也。蜀臣关羽。传自陈寿。忽于千数百年后。强代秉笔。追谥忠义。薛史指斥契丹。如戎王、戎首、猃狁、贼寇、伪命、犯阙、编发、犬羊等语。何嫌何疑。概为改避。又明修元史。洪武二年先成本纪三十七、志五十三、表六、传六十三、目录二。翌年续成纪十、志五、表二、传三十又六。厘分附丽。共成二百一十卷。一见于李善长之表。再见于宋濂之记。殿本则取先后成书之数。并为一谈。李表既非原文。宋记复失存录。是则删窜之误也。南齐巴州之志。桂阳始兴二王之传。蜀刻大字。曾无阙文。果肯访求。何难拾补。然此犹可曰孤本罕见也。宋孝宗之纪、田况之传。至正初刊。均未残佚。而何以一则窜合二字。充以他页。一则脱去全页。文理不贯。然此犹可曰初版难求也。金史礼仪志、太宗诸子传。初印凡阙二页。嗣已出内府藏本校补矣。而后出之本。一乃补自他书。一仍空留素纸。其他少则一二句。多至数行数十行。脱简遗文。指不胜屈。犹不止此。阙文之外。更有复页。如宋史卷三十五之孝宗纪。元史卷三十六之文宗纪是。复页之外。更有错简。如元史卷五十三之历志是。此则当日校刻诸臣。不能辞其粗忽之咎者也。长沙叶焕彬吏部语余。有清一代。提倡朴学。未能汇集善本重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实为一大憾事。余感其言。慨然有辑印旧本正史之意。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觏。辄影存之。后有善者。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虽舛错疏遗。仍所难免。而书贵初刻。洵足以补殿本之罅漏。诵校粗毕。因付

商务印书馆用摄影法覆印行世。缩损版式。冀便巾箱。真面未失。无虑尘页。或为有志乙部者之一助欤。

校史随笔自序

（一九三八年九月）

曩余读王光禄十七史商榷、钱宫詹二十二史考异。颇疑今本正史之不可信。会禁网既弛。异书时出。因发重校正史之愿。闻有旧本。展转请托。就地摄影。影本既成。随读随校。有可疑者辄录存之。每毕一史。即摘要以书于后。商务印书馆既覆印旧本行世。先后八载。中经兵燹。幸观厥成。余始终其事。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文字繁冗。亟待董理。际兹世变。异日能续印否。殊未敢言。友人傅沅叔贻书属先以诸史后跋别行。余重违其意。取阅原稿语较详尽。更摘如干条。用活字集印。备读史者之参证。管蠡所及。讵敢望王钱二子之什一。亦聊师其意而已。民国纪元二十有七年九月。海盐张元济。

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的本意

（一九三七年五月）

孔圣人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夫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几句话都是造成我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名言。

我们良心上觉得应该做的。照着去做。这便是仁。为什么又会有求生害仁的人呢。为的是见了富贵去营求它。处在贫贱去避免它。遇着威武去服从它。看得自己的身体越重。人们本来的良心就不免渐渐地消亡。贪脏枉法也不妨。犯上作乱也不妨。甚至于通敌卖国也可以掩住自己的良心做起来。只要抢得到富贵。免得掉贫贱。倘然再有些外来的威武加在他身上。那更什么都可以不管了。

有了这等人。传染开去。不知不觉受他的引诱。这个民族必定要堕落。在世界上是不容存在的啊。

我们古来的圣贤都有很好的格言指导我们。在书本上也有不少的豪杰可以做我们的模范。

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妆点出来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孟夫子说是大丈夫。孔圣人说是志士仁人。一个个都毫无愧色。

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

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　　作者自白

宝礼堂宋本书录序

（一九三九年二月）

文化之源系于书契。书契之利资于物质。结绳既废。漆书竹简而已。笔墨代兴。乃更缣帛。后汉蔡伦造纸。史称莫不从用。然书必手写。制为卷轴。事涉繁重。功难广远。越八百余年而雕版兴。人文蜕化。既由朴而华。艺术演进。亦由粗而精。故昉于晚唐。沿及五代。至南北宋而极盛。西起巴蜀。东达浙、闽。举凡国监、官廨、公库、郡斋、书院、祠堂、家塾、坊肆无不各尽所能。而使吾国文化日趋于发扬光大之境。此其工事之美善。有可得而言者。一曰写本。镌工之美恶视乎书法之优劣。宋本可贵。以其多出能书者之手。王溥五代史会要。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钞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王明清挥麈馀话。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宋史赵安仁传。安仁生而颖悟。幼时执笔。能大字。雍熙二年登进士第。补梓州榷盐院判官。以亲老勿果往。会国子监刻五经正义板本。以安仁善楷隶。遂奏留书之。洪迈容斋续笔。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末云。大周广顺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嵠书。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此书字画端严有楷法。

更无舛误。士人笔札犹有正观遗风。故不庸俗。可以传远。余所见者有绍兴覆端拱本周易正义。书者为乡贡进士张寿。又绍兴覆淳化本毛诗正义。书者为广文馆进士韦宿、乡贡进士陈元吉、承奉郎守大理评事张致用、承奉郎守光禄寺丞赵安仁。此皆官家所刊之书。其刊于私家者。亦多踵行。先是孟蜀时。毋昭裔在成都。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版。其子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事载宋史毋守素传。句孙二子均有书名。本传。中正益州华阳人。昭裔奏授崇文馆校书郎。精于字学。古文、篆、隶、行、草无不工。逢吉常为蜀国子毛诗博士。检校刻石经。又徐铉传。弟锴亦善小学。尝以许慎说文。依四声。谱次为十卷。目曰说文解字韵谱。铉亲为之篆。镂板以行于世。旧五代史和凝传。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钱曾读书敏求记。坡诗注。武子因傅穉汉儒善欧书。俾书之以锓板者。曾见于绛云楼中。凡此皆有姓名可稽者。其他即不出于专家。不成于一手。亦多下笔不苟。体格谨严。虞、褚、欧、颜各擅其胜。直可与碑版齐观。今有所谓宋体者。世每以为胚胎宋刻。实则起于有明正、嘉之际。刻画无盐。毫无生意。乃匠役之所为。而宋刻原不尔尔也。二曰开版。古有铜版。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自言家塾所藏。有晋天福铜版本。后有人得韩文。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十六字铜范者。蔡澄、张廷济均谓是宋太宗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然今所传铜版印本。仅为有明建业张氏、锡山安氏、及华氏会通馆、兰雪堂所制。而宋本已无一存。其次为泥版。沈括梦溪笔谈。庆历中有布衣毕昇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

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然其印本。今亦不传。传于今者。厥惟木板。刊印之便。宜莫如木。若梨若枣。取用尤繁。故当时所称曰锓板、曰锓梓、曰绣梓、曰刻板、曰镂板、曰雕造、曰模刻、曰板行。无不与木为缘。揆其功能。实远出范金合土之上。维时剞劂盛行。上下交励。其敕刊诸书。有督刊诸臣。管幹雕造官者无论矣。即诸路军州所刊官本。如绍兴十七年黄州刻王黄州小畜集。有监雕造右文林郎军事推官宗亚昌。右文林郎军事判官王某二人。嘉泰五年吉州刻文苑英华。提督雕造者为成忠郎新差充筠州临江军巡辖马递铺权周少傅府使王思恭。余尝为涵芬楼收宋镇江本说苑。卷末有咸淳乙丑九月乡贡进士直学胡达之视役一行。又明覆宋括苍本沈氏三先生集。卷末有从事郎处州司理参军高布重校兼监雕一行。督责既严。工技自进。下逮临安陈氏。建安余氏。鬻书营利。亦靡不各炫己长。别开风气。鸿编钜帙。雕镂精严。其最可取法者。举每页大小之字数。列本版起讫之岁时。而镌工姓名。一一标载。此可见责任之攸归。自不肯苟焉从事也。三曰印刷。使写刻俱工。而所需纸墨不足相副。则前功几于尽弃。尝读叶盛水东日记。宋时所刻书。皆洁白厚纸所印。乃知古人于书籍。不惟雕镌不苟。虽摹印亦不苟也。项元汴蕉窗九录。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孙从添藏书记要。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凡兹诸论。匪托空谈。略举前言以为左证。周密志雅堂杂钞。廖群玉诸书。皆以抚州萆钞清江纸。油烟墨印造。所开韩、柳文尤精好。王世贞宋刻本汉书跋。余生平所购周易、礼经、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馀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书尤为诸本之冠。桑皮纸白

洁如玉。四旁宽广。字大者如钱。绝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精纯。又六臣注文选跋。余所见宋本文选。亡虑数种。此本缮刻极精。纸用澄心堂。墨用奚氏。旧为赵承旨所赏。按抚州草钞。今已不传。所开韩、柳文。原书犹存。纸至精美。桑皮质理坚致。至今犹为造纸良材。澄心堂为江南李后主遗制。梅圣俞诗有百金一枚之语。油烟即宋世艳称之蒲大韶墨。奚氏家居易水。业造墨。唐时墨工有奚鼐、奚鼎、奚超。超后渡江卜居宣、歙。为李后主制墨。赐姓李氏。其子廷珪、廷宽、廷宴。所制均有名。而廷珪为尤著。据此可信其印造之精矣。其他有用椒纸者。天禄琳琅宋板春秋经传集解。后有木记。淳熙三年八月十七日。左廊司局内曹掌典秦玉桢等奏闻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多为蠹鱼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九月进览。监造臣曹栋校梓。司局臣郭庆验牍。又有用鸡林纸者。张萱疑耀。长睿得鸡林小纸一卷。书章草急就。余尝疑之。幸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印以行。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牍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即余所见建阳刊本六臣注文选。墨光灿烂。扪之隆起。纸亦莹洁无暇。殆足与赵承旨本媲美。此亦可为明证也。四曰装潢。隋书经籍志。秘阁之书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旧唐书经籍志。开元时甲乙丙丁四部书。各为一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库。皆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然此皆古写卷子所用。而不宜于印本。张邦基墨庄漫录。王洙原叔内翰尝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钞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馀。

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公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予尝见旧三馆黄本书及白本书。皆作粘叶。上下栏界。皆界出于纸叶。后在高邮借孙莘老家书。亦作此法。又见钱穆父所蓄。亦如是。多只用白纸作褾。黄纸作狭签子。盖前辈多用此法。王氏所谓缝缋者。不知何如。惟粘叶法。似即后来所称之蝴蝶装。张萱疑耀。秘阁中所藏宋板书。皆如今制乡会进呈试录。谓之蝴蝶装。其糊经数百年不脱落。宋人旧制。今犹有存者。其法以正书反折向内。书口向外。板心齐叠。粘连护帙。翻阅之时正如蝴蝶展开双翅。与今之西洋书同式。特彼则纸厚双面印。我则纸薄一面印耳。又有所谓旋风装者。钱曾读书敏求记。云烟过眼录云。焦达卿有吴彩鸾书切韵一卷。予从延令季氏曾睹其真迹。逐页翻看。展转至末。仍合为一卷。张邦基墨庄云。旋风叶者即此。真历代之奇宝。因悟古人玉躞金题之义。今季氏凌替。此卷归之不知何人。世无有赏鉴其装潢者。惜哉。自线装行而以上诸式皆废。孙从添尝言见宋刻本。衬书纸古人有用澄心堂纸。书面用宋笺者。亦有用墨笺洒金书面者。书签用宋笺藏经纸。古色纸为上。此即指线装书言。而宋本之珍贵。更可见一斑矣。余喜蓄书。尤嗜宋刻。固重其去古未远。亦爱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旷神怡。余尝言一国艺事之进退。与其政治之隆汙、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况在书籍。为国民智识之所寄托。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贻。抱残守缺。责在吾辈。友人潘君明训与余有同好。闻余言亦不以为谬。每估人挟书登门求沽。辄就余考其真赝。评其高下。苟为善本。重值勿吝。但非宋刻。则不屑措意。十馀年来。旁搜博采。骎骎与北杨南瞿相颉颃。因综所得。辑为宋本书录。既成。视余。余尝登宝礼之堂。纵观所藏。琳琅满目。如游群玉之府。簿而录之。以诏来者。虽曰流略之绪馀。抑亦艺林之炳烛矣。虽然。今之为是业者。借口于推广文化。谓出版

之事不惟其精而惟其廉。于是方寸之册字盈亿万。纸粗墨垢。触目生厌。装制陋劣。转瞬散落。而为之者方翘然自号于众曰。吾能为贱鬻之书。呜呼。此直划灭文明而返于草昧之途耳。文化云乎哉。推广云乎哉。余读兹编。有感于怀。不知读者视之又作何感也。中华民国二十有八年二月一日。海盐张元济叙。

涵芬楼烬余书录序

（一九五一年五月）

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职。同时高梦旦、蔡孑民、蒋竹庄诸子咸来相助。每削藁。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所藏有自者。会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之书将散。徐氏故孑民居停主人。乞其介归吾馆。旋以数十椟至。书固不恶。然所需者犹未备也。

余昌言收书。闻者踵集。最先所得者。为清初沈宝研据宋赵安仁刊所校之庄子。次则明洪武刊西域海达儿等之译天文书。宋刊元明递修之王充论衡。诸明刊所佚累害篇一叶犹存焉。

古籍散亡。印术日新。余恒思择要影印以饷学者。然必须先得善本。革命军兴。故家沦替。楹书莫守。时则北京清宗室盛氏意园、广东丰顺丁氏持静斋所藏弃者。先后为估人捆载而出。余各得其数种。而以影钞明洪武刊之元朝秘史、宋景祐刊补元大德延祐元统明正统本之汉书为之魁。

同馆诸子谓宜乘时登报征求。太仓谀闻斋顾氏后裔侨居上海者应募而至。邀余入城至其家。观所藏。则橱架凌乱。尘封蠹积。稍稍翻阅。大都为黄荛圃汪阆源两家之物。既诣价矣。主人谓尚有钞本数百册。益我百金。可并携去。余慨然诺之。则昭文张金吾所辑之诒经堂续经解也。今亦熸于兵燹矣。

于时渠阳端氏、江阴缪氏、巴陵方氏、荆州田氏、南海孔氏、海宁孙氏之书。亦各星散。余展转搜求。多有所获。今录中所载巍然首出者。有宋刊六臣注文选、则得之渠阳端氏。宋黄善夫刊史

记、南北宋刊配合之南华真经、则得之荆州田氏。宋刊元修之资治通鉴、则得之南海孔氏。宋庆元刊春秋左传正义、抚州本春秋公羊传解诂、宋绍兴刊后汉书、则得之海宁孙氏者也。

群书充积。而罕见之本亦日有增益。书室狭隘。不能容。时人方以图书馆相督责。乃度工厂前宝山路左曩所置地。构筑层楼。而东方图书馆以成。举所常用之书实其中。以供众览。区所得宋元明旧刊暨钞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为善本。别辟数楹以贮之。颜曰涵芬楼。

余积书之志至是稍慰。而影印古籍之念日迫。收书之愿亦愈閎。乌程密韵楼蒋氏所蓄书。视吾馆尤富。质于浙江兴业银行。期满不能偿。吾乃输巨资以得之。其最可宝者。有嘉靖重写之永乐大典十余册。而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所自出之前半部。即在其中。未几。北伐军起。讹言日至。东方图书馆距沪宁铁道车站不半里。虑有不测。乃择其尤者。移存故租界金城银行保管库中。战事粗定。而扬州何氏之书又有求沽之讯。余泝江而上。登门乞观。察其书。多有用。且饶精本。市易既定。辇书而出。迨至镇江。而江浙之战又作。间关达沪。幸无遗佚。既入库。分别部居。急择其珍秘者登诸涵芬。并简其前所未及者。续移之金城库中。部署甫竟。而倭寇遽至。一二八闸北之役。遂肇兴于此时。大难未临。余何幸乃能为思患之预防。不使此数十年辛勤所积之精华。同归于尽。可不谓天之所祐乎。

余乐睹此幸存之书。而又虑其聚久必散也。爰于暇日。各撰解题。成此四卷。总计所存凡宋刊九十三部。元刊八十九部。明刊一百五十六部。钞校本一百九十二部。稿本十七部。其曾入于著名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毛氏之汲古阁、钱氏之述古堂、张氏之爱日精庐、秀水朱氏之曝书亭、歙县鲍氏之知不足斋、吴县黄氏之士礼居、长洲汪氏之艺芸书舍、及泰

兴延令季氏者。不可胜记。印记累累。其流传固有绪也。清人校勘之学。夐绝前古。长洲何义门、仁和卢抱经、嘉定钱竹汀、曲阜孔葓谷、阳湖孙渊如，海宁陈仲鱼、元和顾千里、高邮王伯申、吴县黄荛圃、长洲陈硕父辈。皆其矫矫者。录中之书为所勘定者尤多。丹黄错杂。析疑正谬。前贤手泽。历久如新。是则至可宝贵者也。有何义门手校古今逸史全部。当危急时。曾令移出。典守者误以他书充之。遂为六丁摄去。变起仓卒。急不暇择。类是者不知凡几。每一念及。使我心痗。

民国之始。余锐意收集全国方志。初每册值小银钱一角。后有腾至什伯者。此虽不在善本之列。然积至二千六百余种凡二万五千六百余册。亦非易易。今无一存焉。其间珍贵之纪述。恐有比善本为尤重者。而善本之存。亦仅此数十箧焉。题曰烬余。所以志痛也。

稿成储之箧中。未敢问世。馆友李拔可敦促再四。前岁始付制版。工仅及半。余以病阻。事遂中辍。拔可复约顾子起潜赓续为之。起潜邃于流略之学。悉心雠对。多所匡正。不数月遂观厥成。滋可感也。

涵芬善本。原有簿录。未毁之前。外人有借出录副者。起潜语余。北京图书馆有传钞本。盍借归并印。以见全豹。余韪其言。移书假得。审系草目。凌躐无序。就余记忆所及。遗漏甚伙。蒋何二氏之书尤多未列。然所记书名。汰其已见是录者。犹千有七百余种。异日史家纂辑艺文。或可稍资采择。因更按部分类。略加排比。校印既竣。以附卷末。后之览者。庸有取焉。时距书焚后已十有九年矣。海盐张元济。

简本康熙字典小引

余自束发受书。案头置一康熙字典。遇有疑义辄翻阅之。其于点画之厘正。音切之辨析。足以裨益写读者殊非浅鲜。后出诸书。陈义多所增益。然于形声二字终不能出其范围。且搜罗之备。征引之富。尤可谓集字书之大成。然求全务情。亦即其美中之憾。全书凡四万二百余字。益以备考、补遗。又得六千四百有奇。每检一字必遇有不能识亦不必识者。参错其间。耗有限之光阴。糜可贵之纸墨。时至今日。穷当思变。不揣冒昧。尝于翻阅之际汰去其奇诡生僻、无裨实用者。凡三万八千余字。留者仅得十之二弱。非敢谓披沙拣金。抑聊谋艺林之乐利。原序云部分班别。一目了然。亦犹是此意而已。古盐官涉园主人识。

埃及近世史序

（一九〇三年三月）

欧洲有新名词。曰帝国主义。曰民族主义。今之言政治学者。莫不宗尚之矣。呜呼其亦知此两言者。即欧人兼并弱国歼除异族之具乎。帝国主义以推广势力为尚。故不妨逞强以凌弱。民族主义以区别种类为旨。故不妨党同以伐异。他国崛起。有害于己之权利。则思有以遏抑之。遏抑之不甘。反而自新。欲师我之长。以补其所短。则又思有以诱惑之。至悟为诱惑。慨然于外人之不足恃。转而谋抵制之策。甚者。屈极求伸。欲尽恢复其已失之权利。则又思有以钤束之。而摧残之。事苟可以利其国而惠其民。虽墟他人之子女。亦所不恤。盖悖理灭义之行。而以为名正言顺也久矣。谓予不信。请观埃及。当欧亚非三洲之冲而扼东西往来之孔道者。非埃及之形势耶。开化经六千余年之久。而三角针石诸塔焕然为宇宙大观者。非埃及之文明耶。尼罗流域土脉丰厚。民俗醇良。重德义而笃亲爱。皝皝乎世界名国也。阿梨奋兴。抗土自立。尽心民事。欲驯至于富强之域。使当其兼治叙利亚之日。而英国不必谗之土皇。使土皇悔悟。暗与接济之时。而英俄奥普不必联军以相逼。安见埃及山河不再造于阿梨之手乎。即不能而失之东隅者。收之桑榆。亚剌伯侯之扶植国民。改革内政。亦埃及之一大转机也。英法二国苟自悟其前日之非。幡然改图。不复为无理之干涉。则民气既伸。内乱自平。蜩唐沸羹之余未始不可重见天日。阿梨之志不能继之于亚伯拉罕者。或可竟之于亚剌伯也。吾于此不能不悲二人之遇矣。今夫已敝之屋，苟修

葺完固。未尝不可以御风雨也。病后之体。苟调治平复。未尝不可以犯寒暑也。阿梨知列国窥伺长无已时。即事事受命。终必借端生衅以求遂其大欲。故归地之和约方成。而传国之遗书已具。继其位者苟能恪守先训。思患预防。毋鄙弃国俗而不知有己。毋偏信轻听而甘为人用。欧人虽横。将无可乘之隙。即至今日而金瓯无缺焉可也。吾不知酬应外人有何裨益。而塞德必以顺从为事。外人毁誉。何足重轻。而亿斯米尔必以揣摩为能。大而典章制度之繁。小而居处服御之末。凡可以得欧人之欢。来欧人之颂者。无不极意迎合。惟以不获盼睐为惧。彼欧人者挟其国界种界之见。因势利导。故为奉迎。始焉朘削其国力。终焉攘窃其政权。至政权既得。而其所以报我者乃大反乎我之所施。吾想亿斯米尔逊位出宫，潸然陨涕之时。未尝不自悔其设计之太左也。夫使媚外之效而果能不失其富贵。则自其一身言之。犹有枉寻直尺之可为。乃并此而亦不可得。则又何必为此卑鄙龌龊之行。而自亵其独立自主之尊乎。抑吾闻之。必有至诚恻怛之意。而后可以言变法。必有卓立不移之概。而后可以言维新。否则未有不召乱而速亡者。埃及学校四千八百余所。生徒十万九百余人。且由男子以及于女子。不可谓非改良教育也。撤领事裁判之权。所用民法、商法、治罪法无一不折衷于拿破仑之成宪。不可谓非修明法度也。内则集权中央。有内阁、外务、内务、司法、大藏、军务诸省。外则地方自治。有郡长、市长、村长、委员诸职。不可谓非讲求治术也。变易农法，奖励工商、铁道、运河、灯台、电信、桥梁、诸大工业无所不备。不可谓非挽回利权输进文明也。乃他人行之无不足以致太平。而埃及行之。非独无以救贫弱。且将不免于败亡。岂其事之有效有不效耶。毋亦诚意未孚。不务其实而务其名。徒以为涂饰耳目娱乐外人之用。未行之先。不暇推究。既行之后。遂无一不与国势民情相触。以至溃败决裂而不可收拾也。既种是因。应结是

果。纵极惨酷。于人何尤。特是埃及已矣。而欧洲之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已由近东而推至远东。凡与结接为构者。能无履霜坚冰之惧乎。虽然。吾不患他人之以埃及待我。而特患我之甘为埃及也。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涉园主人序。

法学协会杂志序

（一九一一年七月）

管商诸子号称法学之祖。然不过为政治家思想之偏重法治。未尝认法律为一种科学。而分科研究之也。汉唐以后。但有笺注律令之学。绝少攻究法理之儒。至近世怵于欧美各国之强威。自摹仿战器工艺时代。渐进而窥见其法制之明备。颇有与吾古法家言相合。因此渐有研究欧洲法学者。光绪己亥以后。东游渐众。聪颖者率入其国法科。因文字之便利。朝受课程于讲室。夕即迻译。以饷祖国。斯时杂志之刊前后相继。称为极盛。鼓吹之力。中外知名。大吏渐为所动。未几而朝廷有考察宪政之使命。又未几而仿行立宪政体之国是定矣。溯厥原因。虽至复杂。然当时输入法学。广刊杂志。不得谓无丝毫助力也。至今日。则所谓预备立宪者既四年矣。旧法之修改。暨新法之颁行。汇录而置之案。其高几可隐人。此法治之效果也。虽是欧美法制美备之国。尚不逮十二三。然返观社会。颇苦于朝廷立法之本意及法治国国民之本分。均有未甚了解者。则社会于法令之颁布。尚无有加以研究而纠正之、推阐之、指导之之故也。然以个人而研究法令。则智识有限。不如以学会共同研究之之所得为多。以学会研究之诚善矣。尤不如以杂志刊布之之所及者广。故以学会研究法学。以杂志发表研究法学之所得。诚为今日至急之事矣。约举其利。益有数端。

今朝廷设修订法律及编查宪政之馆。网罗中外明法之士。无虑数十人。又广延通才充顾问、谘议之选。然大率身任数事。精力未能专注。或更尸位素餐。无所可否。其实行握管起草者。不

过三数人。此三数人之学问经验如何姑无暇论。以吾国幅员之广。风俗习惯之不同。政治历史之繁复。谓以三数人之智识。所发表可以通行无阻。无是理也。故近年所颁法令。其不利于实行者。实不胜枚举。然非身受其痛苦者。虽明知其不法。亦漠不相关。至执行之官吏。本相习无实行之观念。亦明知其不能实行而姑为奉行。且深利法令之不能实行。可预为诿卸之口实。若夫身受痛苦之人。则又以知识之不足。至无所控诉之时。横决暴动。以自为救济。然其借口以为横决之事实。又率非其所受痛苦真实之原因。因此法令之不善。反得借此以自匿。而永无改良之望。若有学会焉。于法令之已颁布而未善者。共相研究。指其得失。而加以纠正。以杂志公布于天下。则修订者可借为攻错。执行者可预为补救。即身受者亦可心知其故。而为正当之诉。愿此学会杂志之利一也。

且闻从事起草法令之人。亦有明知法令之未善。而不能救正者。则以政府意旨所在。或一二要人为迂谬锢蔽之论所劫制。甘以一时之感情。冒天下之不韪。新进下吏。或因利害所关而不敢争。或争矣而未见信。遂致前后抵触。违背法理之法令时时成为问题。若有学会焉。于法令之正在起草尚未颁行之际。预为研究。凡今日政府所易蹈之谬误。先为痛论其得失。则政府或有所顾忌。未敢任意杂以私见。即起草诸君之稍明法理者。亦可借以自壮。不敢终于缄默。此学会杂志之利二也。

凡法律之解释最易起疑问。有同一条文而当事者双方各主张自己之利益。各有坚卓之理由者。故各国解释法律之书。汗牛充栋。学派颇多。其他施行细则、判例、批评等应用之际。疏解之方。亦至不一致。然立法之本意决无甘违反人情者。法律而有不顺人情。非字句之偶疏。即解释之或歧耳。故法律解释之当否。其关系甚巨。其权决不能全委之官吏。必有学者以为之监督补

助。盖官吏因其地位感情之不同。而观念遂淆。或至徇一时之利害。若学者则以学理人情为标准。必能顾世界之公论。故若有学会杂志。于已颁行之法令共为研究。而加以笺注、解释。则非特可祛解法令之弊。且可妨官吏曲法之害。庶可得公平之结果。此学会杂志之利三也。

且法律文字虽谨严。而意义则包含甚广。往往手段则如此。目的则在彼。以普通人之见解观察之颇易失其精意。如本为保护多数之权利也。或误为增加义务。本为增进多数之幸福也。或疑为限制自由。或较旧法为严。而反以为宽。或视旧法为轻。而反以为重。或本已概括。而指为疏漏。或本为防遏。而疑为奖励。非有学者将法律之精意。时时推阐之、演绎之。作为浅说。以指导国民。则虽有最良之法令。而吾民不能心知其意。因疑惧之故。不特不能食良法之利。或反酿成恶果。若有学会焉。共相研究。而以杂志发表之。则推行之际。补助必多。此学会杂志之利四也。

综以上数利观之。则今日法学杂志之刊。诚宜多多益善矣。乃环观海内外。凡六七年前留学界所刊行之杂志。已十不存一。而海内新刊之专攻法学、能备上述数利者尤为绝少。是不特于向者鼓吹输入之功实为未竟。即如从前笺注律令之勤。亦觉未逮。宪政前途其将焉赖。元济颇以为虑。不揣谫陋。今年与同人在上海创立法政杂志社。月刊杂志一册。冀上助宪政之进行。下为社会谋幸福。今发行亦数月矣。乃者吾乡明法诸子。于杭州行政长官所驻之地。有法学协会之集合。以研究法学为宗旨。而以杂志报导所研究之状况及结果。将即日出版。书来问序于元济。因将平日所怀之意见。及吾国法治之现象。述其所感而为之序。

吴绶卿先生遗诗序

（一九一二年三月）

吾不见绶卿久矣。去岁夏余以事入都。思访之。继知其治军于外。不果往。越两月而绶卿被刺于石家庄。无识与不识皆痛惜之。佥谓绶卿不死。京津大局必早底定。武汉南北两军亦不致激成恶战。然则绶卿死而因之死者且千万人。语云。死有重于泰山。其绶卿之谓矣。犹忆十四年前。拳乱方炽。绶卿与陈君锦涛、温君宗尧会于余居。谋所以安定之策。绶卿解衣磅礴。意气激壮。发语悲愤。尝以手抵案不止。此情此景。犹在目前。今绶卿以身殉国。而澜生、钦甫亦均能奔走国事。肩任艰巨。余独优游海上。甘自暇逸。真愧对吾死友也。谢君炳朴从绶卿戍边有年。以其遗诗来示余。余不能诗。然读之益追念绶卿不置。绶卿不必以诗传。而能使后之读者想见其为人。则是编之辑未始无助也。

续修滕县志序

（一九三三年）

有清之季。余为东方图书馆搜藏全国方志。历二十年。凡得二千一百余种。综二十有二行省。并边远各区计之。十有其九。民国既建。腹地议修新志者。书缺有间。每驰书相假。图书馆借抄者又络绎不绝。窃自幸于文献之征稍有裨助。上年闸北之役。毁于兵火。百无一存。丁兹大难。戎马蹂躏。万方一概。循此以往。不亟修葺。殆真有杞宋无征之慨矣。山东滕县生君克昭。远道莅沪。携其新刊续志示余。喜见先得我心也。受而读之。按滕县今存者。有康熙五十五年修、道光二十七年所重修本。是编为高仲诚前辈所纂。踵道光志而作。凡已见者不复叙。阙者补之。讹者正之。断自道光之末。讫于宣统三年。水利与民生有关。铁路为新政之要。一因一创。载笔特详。入民国后。则高君延柳、生君克中所续。凡未改易者。悉仍曩例。最近倡始者。别定新名。盖运当鼎革。政体攸殊。固不容混前后为一也。克昭渊雅好古。复以所集金石拓本涉于本邑掌故者。详加考核。附刊编末。尤足补前志所未备。而余窃有感者。今之方志。比于古者列国史书。史以记事。事必责实。而彰善瘅恶之意。即行于其中。自来方志隐恶扬善。多举名宦循吏。章氏七难。慨乎言之。余于深叹吾仲诚前辈为不可及也。旧志有职官谱、宦绩志。此则并为官师。贤者表之、不肖者纠之。旧志已引其绪。此则益严其辞。是非衡乎大公。毁誉准诸舆论。是诚为修志者之准的矣。世风日降。廉耻沦亡。赃官污吏。踵趾交错。士大夫膺笔削之责者。倘能于尝

罚不明之时。而以褒贬代之。是吾夫子修春秋之志也。斯意也岂不可为之先导乎。

浙江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序

（一九三七年二月）

陈子叔亮长浙江省立图书馆有年。去岁冬于馆创设全浙文献展览会。余往观者再。虽公私藏弆未能尽致。然縢帙满前。吾浙文物之盛可以概见。越二月。以所辑馆藏善本书目甲编视余。余惟浙中藏书素页殊誉。宋元之世绵邈勿论。于明有钱塘妙赏楼高氏、嘉兴万卷堂项氏、山阴淡生堂祁氏、会稽世学楼钮氏、鄞万卷楼丰氏、天一阁范氏、兰溪少室山房胡氏。于清有仁和小山堂赵氏、玉玲珑阁龚氏、寿松堂孙氏、欣托山房汪氏、椒园沈氏、丹铅精舍劳氏、琳琅秘室胡氏、结一庐朱氏、钱塘瓶花斋吴氏、振绮堂汪氏、抱经堂卢氏、蜨影园何氏、嘉惠堂丁氏、海宁道古楼马氏、得树楼查氏、向山阁陈氏、拜经楼吴氏、别下斋蒋氏、嘉兴静惕堂曹氏、清仪阁张氏、秀水潜采堂朱氏、平湖味梦轩钱氏、小重山馆胡氏、石门讲习堂吕氏、桐乡文瑞楼金氏、裘杼楼汪氏、知不足斋鲍氏、归安芳椒堂严氏、咫进斋姚氏、皕宋楼陆氏、乌程暝琴山馆刘氏、德清鉴止水斋许氏、鄞云在楼陈氏、双韭山房全氏、抱经楼卢氏、山阴鸣野山房沈氏、瓞瓜堂周氏、萧山十万卷楼王氏、湖海楼陈氏。即吾海盐。如胡孝辕之好古堂、张文鱼之石鼓亭、马笏斋之汉唐斋、黄椒叔之醉经楼、及余家之涉园。当其盛时亦尝充箱照轸。辉耀一世。或百年或数十年。堂构凋零。五厄时至。销沉飘堕。莫可究诘。琳琅万卷。化为烟云。东观石渠。徒留后人凭弔之迹。独无一兀峙岿然灵光。而菁华亦既耗竭矣。七阁之建。逾二百载。东南存者。厥唯文澜。虽中更丧乱。而鸿编巨简。散者复聚。佚者复完。

典册有灵。神物呵护。省馆得是以为之基。主其事者钱章二子。精研国故。思有以光大之。博收广采。日有增益。叔谅规随。克竟其志。自宋讫明。精椠名钞凡得六百余种。而浙人著述有四之一。其在今日洵难能而可贵矣。自兹以往。倘能尽集乡贤遗著。荟萃一堂。更取宋之临安书棚、元之西湖书院、明之闵凌二氏、套板诸旧本而附益之。使全浙之文献充实光辉与湖山而益寿。岂不懿欤。吾知叔谅必有取于是矣。民国纪元二十有六年二月海盐张元济。

马相伯先生年谱序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余闻相伯先生死于谅山之讯。哀其以大耋之年。不获宁居一室。被迫远徙。殒身于千里炎徼之外。为之悲愤者不置。越四日。张子若谷以书来。言已辑先生年谱。欲谋梓行。又三日。过余所。视余以全稿。自言与先生同为天主教徒。幼时肄业震旦学院。出先生门下。暇辄诣土山湾先生所居道院。聆所述生平经历。既归必笔而存之。自先生留居南京后，不得复见。乃遍搜时人著述。参以所闻。辑为是谱。会先生年届百龄。分日排登中美日报。以饷世人之欲知先生者。今哲人萎矣。窃思以是传诸久远，又指卷中所记蔡元培、梁启超、汪康年与余从先生习腊丁文事示余。余与三君皆同年挚友。意当时或同有兹约。而又余与汪君皆未能实行。然竟获厕于私淑之列。亦弥自欣幸也。戊戌政变。余谪南下。侨居海上。始识先生。一日与谈泰西科学之盛，先生徐言科学必有其大原。且世人又何以能知科学。余乃知先生深于教理。与世之以祸福感人者迥不相侔。数十年来。未忘斯语。张子许以其稿留余所。阅读既竟。窃叹以先生之学之才。未能一展其用。于内则仅至山东督制机器，勘查矿产；于外则仅参赞东京使署。襄助高丽举办新政。至议辟九龙商埠。且未采行。在美贷金设银行。又成而被驳。怀奇不遇。壹郁谁语。赖有是谱。聊以识其言行。师弟之情。有足多者。张子语余。先生尚有手书随使高句丽日记。暨所储中西名籍。寄赠丹阳图书馆。旅沪同乡会为之运至故里。尚未发箧而城已陷。且大火。恐书毁矣。使存者。谱

中事必可裒益多许。相与感喟者久之。余悲先生之病殁蛮荒。而犹幸其能得高弟以传诸不朽也。因序而归之。读是编者。其亦有山高水长之思也夫。

德诗汉译序

（一九三九年一月）

昔尝读玄奘三藏法师传。当时翻译经文。有证义、缀文、笔受诸职。有字学证梵语梵文诸大德为之赞助。其后又有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杜正伦等时为阅看。随时润色。盖两国文字迥殊。沟而通之。若是乎其难其慎也。海通以还。译学大启。异域名编。日新月盛。顾未闻由援唐世译经之例以从事者。余友侯官严几道。少习英文。归修汉学。其自定迻译之例。一反当世苟简之为。厥例有三。曰信达雅。读其成书。殆无愧色。窃尝闻其绪论。谓译词章家言。最为不易。盖词章由文字而生。文字已移。词章何所附丽。牵强附会。必有害辞害志之失。余于英文所造极浅。然聆其言而深信之。近有创真译之说者。关节脉络。一仍其朔。仅摘其所涵之实义。易以相对之辞。诘屈聱牙。不可卒读。即读之亦如坠五里雾中。此穷而思遁之术。自欺欺人。未可为训者也。吴兴应君溥泉。幼怀壮志。间关求学。初之英伦。转而之德。诵其诗人戈德翕雷诸家之作。咏叹流连。谓其能感发人之善心。译之以饷国人。一日袖以示余。余受而读之。训词深厚不懈。而及于古。余不能诵其原作。然可决其证义缀文之际必极矜慎。溥泉语余。非独不敢违其意。即其词采、其音节。亦一一以两国之言文求其䜣合而无间焉。此严几道所视为难者。而君乃黾勉以赴之。雄文健笔。洵加人一等矣。原有序。言彼邦之诗明畅浅显。能使读者变化气质。余窃请进一解。倘能更以极明浅之文。恒习之序。别译一编。使如白香山诗。老妪都解。则所以激发吾

国人者。其收效不益广且远乎。或以为俯徇时好。则非余之所望于溥泉者也。　　时民国纪元二十有八年元月。海盐张元济序。

奚氏宗谱序

江阴溥渚奚君光彝手其新修宗谱视余。为余言。百余年来屡议修辑。卒未果。比始观成。族众欢慰。因属余为之序。余展读既竟。不能不叹奚氏世泽之长而敬宗收族之为不可缓也。按谱奚氏之始。肇自颛顼。逮及夏商。代有传人。周封薛侯。子姓散居于鲁。春秋时有容蒧者。受业孔门。居七十二之列。凡五十传而至世炎。为南宋度宗时进士。又五传而至成。明初从征南蛮授武功爵。长子袭居乎越。幼者留处原籍。于是析为二支。均奉成为始祖。迄于今又五百八十年。支庶繁衍。虽无巍科高爵可以炫耀一世。而耕读相承。不坠厥绪。以忠孝节义著者。以书画艺术播闻者咸十有余人。世德作求。是诚海内之故家乔木矣。余尝见闾里编氓。父母俱存。兄弟别居。高曾而下积久疏阔。庆贺丧吊。了不相闻。途中邂逅。觌面若不相识。与之言孝友睦婣任恤。漠然无所动于其中。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有家如此。国何能治。奚氏二支。分峙南北。地之相去数百千里。山川修阻。行路大难。黔地云仍。眷怀光泽。自明迄清。犹时言归。谒祠拜墓。既返则互通音问。每举其支裔之世序生卒、子女婚嫁、暨凡与谱事有涉者。荟萃成编。俾如枝叶之归于根本。往返商榷。不得达。则展转乞其亲故。诹谘邮递。甚或舟车跋涉。不辞劳瘁。亲携稿本。捧呈于尊长之前。开局纂修。书既成。又持之而归。陈诸家庙。公私分弆。虽经丧乱。犹兢兢为硕果之留。此非光贤亲承吾夫子追远厚德之教。孝子慈孙聪听祖考之彝训。而能如是之敦本崇原乎。谱载顺治庚子十一世孙恒序。著其世系。溯其所

出。正其支派。则其源流。道光戊申族长亨议笔。异姓螟蛉不得妄入宗谱。淆乱宗支。民国己未新印凡例。嗣丁、祧丁于本生暨祧嗣线下并列其名。互相注明。又娶妾书侧室。生子扶正者但书室。所以重宗祧之序。明嫡庶之分者至严且慎。时至今日。世界□通。浅学之徒骛于新学。不熟审其国情民俗之所系。而又中于卑己尊人之习。故闻男女平等之说。而伯道无儿。溺于所爱。不惜以似续之重。移于他姓者有之。袭婚姻自由之例而涉足于溱洧。强迫其糟糠之妻称愿离异。反别谋婚媾者有之。奚氏兹谱独能于举世滔滔日。数典无忘。反复申明。不为异说所惑。此又岂非光贤呵护有灵。启祐后人。以正罔缺而能如是之堂构相承。播获勿绝乎。昔人尝言宗法亡世谱兴。而族制得以维持于不敝。而余则谓族制动摇。尤赖谱学昌明。得以起其衰而培其本。诗云。子子孙孙。勿替引之。窃不禁为此世家颂祷也。是为序。清赐进士出身前学部副大臣邮传部左参议外务部员外郎刑部主事翰林院庶吉士海盐张元济拜撰。

尤氏宗谱序

昔方正学有言。为常人之子孙非难。为名人之子孙难。而为大贤之子孙尤难。尤君春欣示余以其族新修宗谱。余读之而窃有感于是言。尤氏故姬周之胤。食邑于沈。以邑为姓。五季时有居闽者。避王审知嫌讳。去水为尤。宋初入吴。旋徙无锡。数传至文简公而其族始大。文简筮仕于南宋之初。历高、孝、光三朝。直言极谏。以致君泽民为己任。裁抑权贵。如韩侂胄、姜特立辈。一时皆稍敛迹。史称其学本程颐。老成典型。其后继起多贤。名位日显。历元明清代有传人。至今数吴中旧家。无不知有无锡尤氏。文简后裔。支派繁衍。遍布大江南北。远及于浙水东西。当文简之世。遂初堂中有尤氏世谱所知者。嗣有闽锡合修之谱。入元有苏庆九谱。至明有嘉靖乙未谱。顾今皆不传。传者。仅顺治辛丑、乾隆壬申、壬寅、道光庚寅四谱。至光绪庚寅重修。增益篇幅。迨入民国。岁在丙子。我幹臣同年以为未足。乃续修之而集其大成。幹臣自知为大贤之子孙。咏骏烈而诵清芬。非可苟焉从事。故其为谱也。先世之著述，凡罕见而可传者。则搜訾而刊载之。使后人得所称诵。历代之祠墓有遗佚而陨坠者。则清厘而恢拓之。且一一叙述其经由。使后人知所保守。前人之嘉言懿行。散见于一切载籍者。则博收而类集之。荟萃成编。使后人有所观览而则效。于是取合族男女之翘异者。或转徙他境致彼此易成隔阂者。则别其门类。列之为表。上下数百年。丁口之繁。散布之广。于是由近而远。由合而分。辨其昭穆。序其尊卑。绘之以图。纬之以表。使读者一展卷间。爱敬之念。孝悌之心。油然而生。

全稿告竣。为卷一百。洵可谓谱牒之大观。惜乎兵祸遽起。干戈扰攘。版印未半。工事中辍。稿如束笋。盖藏非易。不幸幹臣中道殂谢。未观厥成。赍志以殁。诚不能不为之长太息也。虽然。吾闻尤氏多贤。抱残守缺。异日归来。必有能继其志而述其事者。吾又闻故人有子，析薪作室。思竟厥绪。幹臣有知。其亦可以无憾于地下乎。余与幹臣同举于乡。未尝一面。读其自述。及所修谱。钦其为人之贤。是无愧乎为大贤之子孙也。故不辞春欣之属。而为之序。　　清赐进士出身前翰林院庶吉士张元济拜撰。

朱氏宗谱序

（一九四四年五月）

中华民国建国三十三年五月。吾友丹阳朱君尧生手其第十一修家谱。征序于余。谨按。朱氏初祖。唐天祐制置茶院府君以官留居婺源。八传为宋之徽国文公。继其父韦斋先生居建州。其后徙湖州。徙句曲。又十传而为元之彦辉公。由句曲古隍迁于邑后东岗。肇建田宅。子姓繁衍。绵延以至于今。于是吾友于茶院为三十五世。于文公为二十七世矣。文公序朱氏统宗谱言。因阅旧谱。盛世之易远。骨肉之易殊。更为序次。定为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又言徽建二族。自今每岁当以新收名数。更相告语而附益之。传之永远。以示不忘宗族之义。今居东岗者。自明成化至今。修本支谱凡十一次。所以承公遗志也。载瞻贤哲。遗像巍巍。峨冠正笏。令人兴高山景行之思。嘉言懿行。凡所以绍先泽而昭世守者。胪举类列。俾后之人永保无斁。言谱学者。可于兹知所轨则矣，而余尤有进者。父子有亲。夫妇有别。为人伦之所本。亦族制之所系。原定谱例。妃匹之序。嫡庶之辨。本生继嗣之列。不得稍有舛误。自新民法行。采一夫一妻之制。而既婚者可以自愿离婚。既不许置妾媵。而又有非婚生子女之名。继承仅在遗产。男女得一。而无子者不复有为人后之事。斯法既行。吾见有避重婚之名。留妻于室。而号为已离者。见有一离再离。而继娶不已者。见有以婿为子。并不令从己姓而任其失之无后者。政令既导之于上。民庶必从之于下。后之为谱者。未知将何以载笔。窃愿与朱氏贤长老为未雨绸缪之计也。清赐进士出身前翰林院庶吉士海盐张元济拜撰。

滕县生氏族谱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积人而成家。积家而成国。介于家国间而联属之者。有族焉。聚同一姓百千万之家而为族。而家之体以固。即聚无数姓百千万之族于国中。而国之统以成。书曰。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礼曰。以九两系邦国之名。五曰宗。以族得民。若是乎国与族相维相系之重也。秦汉以来。世禄废、宗法亡。赖世谱兴而族制得以维持于不敝。滕县生君介明修其族谱成。持以示余。属为之序。按。生氏自元末由太原迁山东之兖州。未几徙于滕。居望冢。迄于今五百年余岁。至五世析为七支。最近逮二十世矣。谱于娶某氏、子几人、出嗣或兼祧皆书。其有生卒年月及葬地者。有封赠职业者亦书之。先之以茔祠诸图。盖以尊合族根本之地。枝叶蕃衍。散布遐尔。迁居则识其所往。冀夫历世久远。犹得返寻其根本也。男子以死国事祀义烈。妇人以节孝贞烈受旌表者。咸录之。而有奇节瑰行者。更别为传志墓表。以显扬之。昭兹来许。绳其祖武。用意尤深远矣。介明继其家兄之志。踵成兹谱。诚深合我国敬宗睦族之意。然吾读之而窃虑其后之难继也。昔人谓宗法亡世谱兴。而族制得以保存。而吾则谓新民法行。族制将变。而谱系亦必随之而动摇。何以言之。民法有继承法。无立嗣法。继承专指遗产。限于血亲所生子女。平均分授。设其人无子而有女。则必专畀于其女。且可及于其所生之子并其女。而于兄弟之子无与焉。遑论夫疏远之同族。民法固不禁立嗣。然不能责人之必行。且人又谁肯以己所生之子。嗣与不能受其遗产之人。又女

子既受遗产。于法负扶养之义务。于婿亦然。殆与嗣子无异。是不能竟指为无嗣。其将以女为嗣乎。婿非赘婿。不冠妻姓。抑并以异姓之婿为嗣乎。如以婿为嗣。设婿又无子而有女。循此以往。数传而后。其人之子孙不将更易数姓乎。设有女数人。其将择一婿以为嗣乎。抑并列数婿皆以为嗣乎。又婿既为妻父之嗣。已之子亦依此例而为妇翁之嗣。于其本姓之谱。其将书为出嗣乎。抑书为兼祧乎。又旁系血亲。于八亲等、即同高祖以上者。得互为婚姻。族谱通例。男子多书娶某某之女。女子多书适某某之子。自时厥后。凡同族稍疏远之伯叔诸姑兄弟姊妹。不皆可变为夫妇乎。尔雅释亲所举之母党、妻党。婚姻不几可并入于宗族乎。凡此皆为谱者所当图维而必求有至善之道以济其穷也。窃愿与介明及有志谱学者一商之。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仲冬之月。海盐张元济。

徐树百先生遗著序

逊清光绪十年岁次甲申。余应童子试。入县学。是年徐树百先生以拔萃贡成均。余闻师长言。先生岁科常居前列。邑中治经者。唯先生与张莱仙二人。而先生尤深。余少也贱。未获望见颜色。先生居乡。余居城习举业。于经学茫无畔岸。未敢贸然请谒。通籍后。遂居京师。益相睽隔。戊戌政变。褫职南下。橐笔于外。先生旋亦下世。同一里闬。但未能亲炙受益。甚可惜也。余旅沪喜搜辑乡贤著述。得先生谷音水亭吟草、已壬丛稿。把卷闲吟。如亲謦欬。十余年前。其嗣楚如君书来。以先生所著自怡斋文钞、六书形借、史记论语学、春秋名字解诂补、公羊札记、国策续校、荀子续校、庄列骈言凡九种见示。谓将先后梓行。索余序言。时方多难。中更倭乱。迄未握管。室庐被夺。不宁厥居。原稿幸未寄佚。楚如乱后。踪迹莫由闻知。欲以原璧归。不可得。某日有署名燮祥自称楚如之子者。踵门投谒。谓其尊人谋刊大父遗书未成。赍志以殁。检其父与余往还书札。知有遗稿若干种存余家。因出以还归之。燮祥又言。继志述事。人子之职。苟力所能及。即将从事剞劂。乃督余序甚急。余夙未潜心经学。于先生遗著乌能赞一辞。然诺言具在。不当却。余昔搜得本乡先著经义者。亦仅有郑晓之禹贡图说、锺韶之论语逸解、陈言之易疑、毕弘述之六书通、陆以诚之毛诗草鸟左旨、吴东发之群经字考、商周文拾遗、陈说之诗经述、易卦玩辞述、方涪之禹贡分笺、崔应榴之吾亦庐稿。寥寥数本。其他见于志乘者。大都无存。而先生独能学行晦盲之际。伏处潜修。追踪曩哲。且能有所成就。可为乡党光

矣。燮详生当晚近。毕业于□□大学。唯科学之是务。与吾国固有之学术。判然两途。世人方厌故喜新。君独数典不忘。护持先人手泽。更谋所以传贻于后世。其祖、若父在天之灵。实式凭之。有志竟成。余日望之已。

甲申合郡同集鸳湖修禊记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去岁夏五月。余以病移居匡庐之牯牛岭。葛君稚威继至。同居者旬日。追谈光绪甲申同试郡城事。忽忽五十年。如在目前。历数侪辈。大半化为异物。为之欷歔者不置。词蔚曰。昔科举未废。入学后六十年有重游泮水之典。今虽时移世易。乡党间犹私相举行。吾辈相距仅十年矣。曷先事会合。以为异日之券乎。余曰诺。未几同归上海。以所言告之郑君折三、王君伯鉴。咸用鼓舞。既而词蔚有事于桐乡。道出郡城。语钱君伯英、李君子牧。其至桐乡。又与程君可堂、朱君玉坡、周君渊如、张君仲愉相见。备述其事。意悉相合。且约各举所知以告。余亦寓书顾君莲府。复书至。知吾邑存七人。乃与词蔚约以今春为期。不数月而伯英、莲府、子牧又先后殂谢。词蔚书至。谓今所知者仅三十七人。时事无常。不可再缓。因订于旧历之上巳日。同集于郡城之寄园。效修禊故事。所以联旧谊。叙幽情也。科举之制。所习不宜于今日。故人皆厌弃。光绪戊戌。先帝励精图治。余亦尝以废科举兴学校力陈于朝。康君长素留居京师。倡议变法。诏罢科举。长素以为未足。余亟劝之。姑尽力于学校。勿及余事。长素不从。益猛进。而政局遽变。其后虽不能易吾辈之所言。而主学校者不能得其真意。至于今逾三十年。而所习之胜于科举者安在。且或有诋为洋八股者。而士习之虚浮。宦途之猥杂。视科举末流殆犹甚焉。夫人情既有所厌。别悬一境以为向往之的。迨不能如其所期。反而思其习处之境。又若甚有余恋。余于今不能无所感。不

知吾同人又有感焉否也。再一二十年。科举之事恐无有能知之者。而言之者吾辈皆厕身科举中。则今日之举。其又乌可以已耶。回思昔年。府院两试。逾日一场。并肩而进。风檐寸晷。握笔疾书。纳卷而出。则互招朋类。相与述其所作文字及场中琐事。以为笑乐。及今思之。犹有余欢。余甚望在后此十年。今之同人联袂重来。亘赓采芹、采藻之章。复追思夫今日之乐。以为言笑之助。且更冀夫彼时之后进。能实副吾之厚期。而不授人犹夫昔之科举之诮也。民国纪元二十二年旧历癸酉季春三日记。

为许良臣题许文恪暨仁山阁学应制卷子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余许外叔祖文恪公、从伯仁山公当嘉道两朝先后入翰林。供奉南斋。渥被知遇。此皆当时应制之作。一片承平雅颂声。因台其后搜辑装潢出视。回首凤池。真不胜今昔之感。此后恐不可复得。岂独君家之世宝。抑亦艺林之掌故也。珍重弄藏。愿以相勖。民国纪元二十有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海盐张元济。

题张豫泉同年六十年前乡榜题名录

（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

光绪己卯岁。余年十三。随官粤垣。寓纸行街。从谢榴生先生读。学为举业。是秋乡试榜发。一夕灯下。余父出广东闱墨。指第一名陈伯陶所为文为余讲解。言次若不胜企羡者。余私自揣。他日余亦必为此以娱吾亲。翌年侍母回海盐。其年余父以襄理陵水县事。积劳病殁任所。越九年己丑恩科。余获中式。本省乡试闱墨出刊余首艺。余仅得捧呈吾母。而吾父已不及见。又四年壬辰。余举进士。睹同榜陈伯陶名。追忆己卯秋夕侍吾父诵广东闱墨事。历历如在目前。而吾父弃养已十有二年矣。追晤子砺同年。语以是事。真如旧识。豫荃同年。先与子砺同登乡榜。是年又同举进士。顾以病未与殿试。其后又改官外省。故踪迹较疏。国变后来居上海。时一相见。始知与子砺为儿女亲家。子砺第十一女适其第七子俊堃。尝与其兄良士以年家子礼来谒。余见之如见故人。今岁余移居霞飞路。距豫荃寓所近。过从较密。旧事举乡试满六十年。当重赴鹿鸣宴。豫荃今岁躬与其盛会。新得当年坊刻题名录一叶。朋辈竞为诗。以张其事。豫荃以视余。余所识榜中人仅崔磐石前辈、刘问刍、谢漱六三君。顾皆已作古人。子砺亦已于八年前下世。独豫荃为仅存之硕果。且精神矍铄。强健无殊五六十许人。转瞬壬辰周纪。重宴琼林。亦意中事。余欲为之贺而愧不能诗。因记其与是榜之因缘。兼豫为十三年后随君同会琼林之左券焉。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七日。

鄂轺载笔序

（一九四〇年五月）

旧制。子、卯、午、酉岁八月。直省举行乡试。先期礼部以试官请于朝。天子乃命翰林官或进士出身之科道部曹二人。往司厥事。甚盛典也。光绪二十九年。岁癸卯。吾友李守一编修受朝命充湖北乡试正考官。至于今三十有八年。距君之殁亦十有三年矣。哲嗣崧峻将以君奉使时日记曰鄂轺载笔者。刊印行世。问序于余。余受而读之。乡闱典礼规则。纪述綦备。足以考见一朝选士之制。命题校艺。晨夕将事。必敬必慎。唯陨越之是惧。是科副考官饶编修芝祥。中道闻讣。奔丧去职。而君以一身肩其任。故忠勤倍著。取士既如额。所得尤多知名之辈。诚可谓无辱君命者也。试事既竣。越二年。又奉命赴日本考察学务。旋授广西提学。既到官。创设全省小学校。为数至夥。考绩称最。且以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足以自拯。非破格用人不足以有为。屡上书请赦戊戌党人。一时称为敢言。君之倡导新学。焦劳国事。固与寻常词臣不同。而是编者亦不足以尽君之生平矣。　民国纪元二十有九年五月。馆愚弟张元济拜序。

题颜雪庐先生大考第一卷后

(一九四四年)

按此次大考。系咸丰九年九月十二日降旨。十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试。十七日派出阅卷大臣彭蕴章、周祖培、瑞常、赵光花、沙纳、全庆、匡源、刘崐凡八人。十八日揭晓。列入一等者二名。雪庐先生首列。次为周学源。原拟四名。第二为彭寿。第三为潘祖荫。钦定移置二等末。二等共二十二名。三等四十名。四等一名。二十三日引见一等二人。均以侍讲学士升用。二等前列黄倬升侍讲。夏同善、景其浚升庶子。杨秉璋、孙如仅、马恩溥升侍读。梁肇煌、杜联升侍讲。杨荣绪、瑞联、任兆坚、张之万、沈秉成、寇嘉相记名。遇缺提奏。其赏缎匹者谭锺麟、洪昌苏、冯誉骥、罗嘉福、鲍源深、蓝拔奇。而钦定移置在后者亦蒙赏给。列三等降级罚俸者丁绍、周衍、秀麒、庆恩、吉延煦、马元瑞、王凯、泰宝珣、范希淳、周誉芬、张汭、汪朝棨、钱桂森、王澎、董文焕、张正椿、福之、苏勒布。改官内阁中书者一人。则列四等之干光甲也。其事距今八十五年。时移世易。先朝掌故。几等云烟。过此以往。恐无有人能言之者矣。因详考备录如右。

按大考者为考核词臣之举。惟翰林院、詹事府各员由进士授职者方得参与。考试无定期。特旨举行。自少詹至编检一律应试。既奉旨后得告假。其长假在前者仍须补考。先由阅卷大臣拟定等第。再呈御览核定。其考列在前者不次超擢。居下等者降黜不等。令至严。典至巨也。

谭文勤师会试墨卷及复试卷跋

茶陵谭文勤公。余壬辰会试、复试及朝考受知师也。此为吾师咸丰丙辰会试墨卷暨复试卷。瓶斋世兄出以相视。属为题记。吾师之勋业文章。叶焕彬、叶柏皋、汪颂年三同年均阐述。无复赘言。窃惟科举为历朝大政。沿及有清。措施益密。今停罢已三十余年。一切制度。知者渐鲜。过此以往。恐遂湮没。谨就见于卷中为余所知者。缕述如下。或亦关心国故者所乐闻欤。按会试例于丑、辰、未、戌年三月举行。首场钦命四书文三题。首论语、次中庸、次孟子。如首题用大学。则移论语于次。又五言八韵排律诗题一。试期在初八日至初十日。二场五经题各一。首易经。次书经。次诗经。次春秋左传。次礼记。试期十一日至十三日。三场策问五道。以古今政治学术为题。不拘门类。应试者依次条答。不录全题。但书第几问。试期十四日至十六日。经策诸题。则正副考官所命也。科场事为礼部主管。会试设知贡举。掌闱中事务。满汉各一人。先期由礼部奏请钦派。故三场试卷。卷面均钤礼部之印及钦命知贡举之关防。是科满知贡举为礼部右侍郎宝鋆。汉员无考。据会典。试卷由提调官预备。卷尾用印卷官紫色戳记。此三场卷末。均有印卷官关防。其上有横行湖南二字者。盖以识别省分。不与下文印卷官三字连读也。应试者例向礼部投卷。自于卷端填注本人姓名、年岁、籍贯、某科乡试中式、暨三代。届期赴文场。候唱名领取。持卷归号。号舍分东西二行。以千字文编列。此卷卷面首场有西昃拾肆。二场有东玉贰肆。三场有西薑贰各小红印。即所指定之号舍也。题纸既下。先于卷中白纸起

草。就有纵横红格纸誊正。每艺之末。侧书添注若干字。涂改若干字。最后更记其通共之数。真草俱毕。离号赴至公堂交卷。至公堂者。知贡举、提调、各执事官治事总汇处也。执事官又分为受卷所、弥封所、誊录所、对读所。所官均以正途出身之阁部寺院司员奏充。此三场卷面。均钤有受卷所官工部额外主事陈鸿翕紫色长戳。即当日至公堂上收卷之一人也。受卷所官既受卷。以卷送弥封所。所官就本人所填履历、直至红印草稿止此以便弥封一行处止。摺叠加封。封口上下。各钤以弥封官关防。此为中式之卷。已于填榜时核对红号、撤去弥封之纸。然首场卷内紫色关防余沛。犹隐隐可辨。红号者。弥封后取千字文每字编例一百号。每一人三场墨卷与硃卷。必用同字同号。此三场试卷。正稿前均印有贰叁二字。独二场贰字上。有不全笔画作𠂆形者。疑是千字文长良二字。其所以残缺或全不见者。盖适印在弥封纸上。于拆封时被揭去耳。誊录所有书手。由直隶总督于所属各州县正身书吏抽选应差。对读所有对读生。由顺天学政于附近各学新进生员选送。弥封所糊名后。以墨卷送誊录所。所官令书手用硃笔依墨卷誊写。誊写既竣。同时以硃墨二卷送对读所。对读生取而互校之。硃卷有误书处。用黄色笔改正。于是外帘之事毕。此首场及三场卷末。有硃书清河县书手宁中清。二场有曲周县书手王冕堂各一行。即所谓誊写硃卷之人。又首场有黄书良乡县对读生果书麟。二三场有平谷县对读生张冠英各一行。即所谓硃墨互校之人也。旧制二场五经文。三场策问后。各默写前一场某艺某段若干字句。均由考官于所发题纸开明。此卷仅二场经艺后录首场首艺起讲。二场诸艺不复见于三场策问之后。我辈试时。亦复如是。盖变易已久矣。第一场卷面正中。有墨书第壹百叁拾捌名七字。此为拆弥封时考官所题中式之名次。是科正考官。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彭蕴章。江苏长洲县人。副考官工部尚书全庆。满洲正

白旗人。左都御史许乃普。浙江钱塘县人。内阁学士刘崑。云南景东厅人。同考官则吴江殷兆镛、太仓陆增祥、汤溪贡璜、祥符张桐、大兴陈泰初、瑞安孙衣言、宛平邵亨豫、吴县潘祖荫、江夏彭瑞毓、昆明萧培元、大兴俞奎垣、钱塘吴凤藻、武陟毛昶熙、满洲衍秀、仁和龚自閎、仁和金钧、仪征谢增、新乡郭祥瑞也。是岁放榜在四月初九日。中式者凡二百十六人。会元马元瑞。阅五日。新贡士在保和殿复试。四书文一。五言八韵诗一。题皆钦命。诗文不点句。不记添注涂改字数。亦不弥封。然仍不欲使阅者知某卷为某人之作。故试卷卷面而钤礼部之印。中以浮签记新贡士姓名。令于交卷时揭去。致留空白一方。别以片纸写所作诗首句。下记本人姓名。随卷交纳。俟进呈钦定名次后。取出核对。始予揭晓。是科复试阅卷者。文庆、彭蕴章、朱凤标、何彤云、赵光、杜翻、朱嶟、全庆、沈兆霖、景廉、徐树铭凡十一人。见于翁文端知心斋日记。不知何以独用奇数。又复试取列一等第一者。为赵有淳云。

高夔北先生殿试策卷跋

同学高贞一出示其尊翁夔北先生殿试策卷属题。卷故藏礼部衙门。此因经鼎革后散出。其乡人许君得之京师。归诸贞一。手泽如新。兼存国故。致足珍也。按殿试为有清取士大典。自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后。永远停罢。迄今四十余年。一朝典制。渐就湮没。不胜慨叹。谨就所亲历。并参以昔人记录。略述大要。俾世人有所考证焉。清制每逢丑、辰、未、戌年三月。集各省举人于京师。举行会试。榜发后。复试。无疵者。始得赴殿试。试期在四月二十一日。先期一日。礼部奏请颁派读卷大臣八人。时被派者为福锟、张之万、翁同龢、潘祖荫、景善、徐郙、廖寿恒、沈秉成。卷背墨印。即诸大臣之姓也。奉命后。即集南书房拟策题八道进呈。经御笔选用其四。复就选定者拟具制策。再呈进。发下。即同赴内阁衙门大堂。写刻题纸。监试御史莅场。护军统领将内阁前后门封闭。关防严密。中书二人分缮毕。授工匠刊刷。终夕竣事。翌日黎明。内阁学士入。捧题纸出。至保和殿。陈于东堂案上。读卷大臣朝服随出。序立于丹陛下。时新贡士集中左门。听候点名授卷。卷由礼部印制。放底页有印卷官二人衔名。凡粘接处背面均钤有礼部堂印。卷面署应殿试举人臣某某。卷内首页填注年岁、履贯并三代脚色。均礼吏所办。非本人自书也。领卷后。鱼贯入。至保和殿。安设考具毕。复出。序立于丹陛下。读卷大臣为首者。入殿捧题纸出。授礼部堂官。礼部堂官由中路至丹陛。设于案上。读卷大臣率诸贡士行三跪九叩首礼。读卷大臣退。礼部司员分发题纸。诸贡士跪受。复入殿内。就坐对策。殿上原设矮桌。高仅

尺许。东西对向。桌上均粘贡士姓名。定制。当依所定位次。趺坐地毡上。据桌选写。然应试者均自携折叠考桌。就地支起。高逾二尺。即以考箱作坐具。舒适多矣。在殿上各呼相识接席联坐。谈笑自若。凌乱无序。监试之大臣数人。徘徊于殿门内外。熟视无睹。想皇帝亲临当不尔尔。盖临轩策士之举。久已视为具文矣。试策程式。起用臣对臣闻四字。末用臣末学新进至臣谨对二十余字。全卷凡八页。页各十二行。行字无定数。然相沿均二十四字。行必到底。以七页四行为合格。必着一甲。第高下全凭书法。故所对多敷衍词头。凑合字数。而专注意于膳写。全卷凡一千九百余字。卷纸甚厚。字体亦巨。无论撰作。即誊写亦甚不易易矣。发题在日出以后。尽一日之力。试卷写竟。先呈监试王大臣。于卷末画押。携考具出。至中左门。翰林院派收掌四员。驻彼交卷。收卷后。即付弥封。原卷端两页有折叠痕。并用纸捻穿钉。加印弥封官关防。今虽揭去。然余纸尚存。可验也。翌日。读卷大臣上殿读卷。按卷数均分。每人各得若干。就所设矮桌展阅。阅毕。复彼此互阅。称为转桌。各就眼力所及。各于本人姓下作一圈。或尖或点。以定高下。惟圈不见点、尖不见直。反是则为凌躐。应受处分。检阅是卷背有墨印八人之姓。即是科所派读卷大臣。凡二圈六尖。即转桌既毕。乃公定前十本。亲粘签书定甲第。其余则各标识排定。交内阁供事粘签。是卷卷背弥封官关防纸侧所粘黄签第二甲陆拾玖名者即是。相传殿试书法。以黑大方光为上。先生书法秀劲。不合时趋。故仅得二圈。余皆为尖。不能列入高第也。凡两日阅卷毕。次日具摺。由内阁呈进前十本。读卷大臣同时入觐。候钦定。间有将原定次第更动者。是科一无更动。即就御案前拆去弥封。以次呈阅。读卷大臣退至南书房。写具名单进呈。候发下。读卷大臣携至乾清门外按名呼唤。诸贡士均齐集。候于阶下。闻呼者即出班。随诸大臣入宫引见而出。读卷大臣复

退至南书房。用硃笔判前十人甲第。至内阁大堂写黄榜。饬供事将其余各卷拆去弥封。由诸大臣分判甲第。是卷卷面有硃笔第二甲陆拾玖七字。即读卷大臣所书也。传胪亦为大典。皇帝升太和殿。读卷大臣及百官均朝服行礼。鸿胪寺官引新贡士序立宣制。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复引第一甲三人出班就六七品级山跪。余不出班行礼。其实新贡士除一甲三人外。到者绝少。盖亦视同具文矣。胪唱后。礼部奉黄榜出午门。置龙亭内。舁亭至东直门外张挂。并由内阁复呈进全榜题名录。交礼部刊刻之。礼部抄录策题及各进士甲第名次交工部。国子监镌碑树立于圣庙大成门外。至是而殿试事毕。殿试后。复有朝考。别定高下。与殿试甲第参核授职。此别为一事。故不论。

嘉靖二年会试录

郑端简为吾邑闻人。余既得公年谱、奏议、文集及吾学编等书。得以多识前言往行。良深欣幸。公举嘉靖元年浙江乡试第一人。天一阁藏书散出。余收得是年乡试题名录，公裦然居其首。次年联捷成进士。余又收得是册。是虽不能与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等观。而自吾邑视之。则不能不谓物以人重。且两录并存。尤为罕有。征文考献。洵足珍已。

明彭宗孟浙江乡试卷跋

宗孟字孟公。海盐县志称宗孟万历庚子辛丑联捷成进士。庚子。万历二十八年也。此为乡试墨卷。与清代所用卷式不同。而与殿试卷则无别。试艺有表判。当时制度如是。卷面钤巡按御史印。制亦甚小。与清代官印迥别。公后官至河南道御史。巡按湖广。彭孙贻、孙遹皆公孙。张元济志。

海盐彭德符先生万历乙卯朱卷

德符先生名长宜。公孟侍御之长子。明万历乙卯乡试举人。崇祯癸未进士。官上海县知县。清兵克南京。弃官还家。绝食死。弟期生同榜举人。丙辰联捷成进士。洊官湖西兵备佥事。清兵入关。南都继失。奉命守赣州。城破死难。期生子孙贻字茗斋。终身不仕。

捐献家藏清初鹿鸣宴杯盘

（一九五三年）

先九世祖张讳惟赤。别字螺浮。顺治甲午科顺天乡试举人。乙未科进士。官至工科掌印给事中。按清会典。各省乡试筵燕考试及新中举人。应给金银花杯盘。披红绸缎。是为公于乡举时赴鹿鸣宴所得之杯盘。均系银质。盘上錾有顺治甲午科顺天乡试鹿鸣宴十二字。制作甚精。藏余家者三百年。余于光绪己丑恩科。本省布政使司只给币数圆。不知改于何时。余尝在友人中家世科第者。均云从未获睹。盖废弃已久矣。今政府重视社会文化事业。设局专司其事。此为国家数百年来典章之遗器。故谨以为献。　　公元一九五三年。海盐张元济谨识。

宋本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跋

（一九一二年五月一日）

余年来喜购古书而见闻寡陋。得之难。识之亦不易。辛亥冬傅沅叔同年来沪上。至涵芬楼观余所搜得旧籍。因相与讨论版本。聚首数月。几无日不相过从。甚可乐也。沅叔嗜书过于余。尝躬走苏杭宁绍。游览山水之暇。輙诣书肆搜览丛残。多有所获。且为余购善本不少。一日语余。有书估自苏州来。携有古文集成一部。书系宋本。曾藏江建霞前辈许。余亟趣观。精彩夺目。检视行款。与四库提要悉相合。凡宋人指斥金源之语。均经墨笔删改。宋本书之可贵。人谁不知。而当日馆臣至不惜点窜其文字。此其故可以想见。留遗至今。尤足动人感喟。急劝沅叔购之。毋令失之交臂。今沅叔将携以北行。余既幸有此眼福。及亡友之书得所依托。而又深喜吾良友之得此秘籍以归也。因书数语以识之。壬子新历五月一日海盐张元济。

意 林 跋

（一九一六年五月）

民国五年五月。友人以旧书数种见示。中有意林一部。为谭仲修先生校本。徐仲可同年。谓先生晚年病腕。卷中书势倚纵者。为先生手迹。其字体工整者不知为何人所校。翌日以示吾友陈叔通。甫阅数页。即言为其令叔谔士先生遗墨。因语余。仁和许迈孙拟刊是书。倩先生为之校订。今家中尚藏有稿本。又常与仲修先生从事本省书局。平日以校勘之事相切劘。故录副以就正于先生。先生又以己所见者增补于上也。余惟古书散佚。固当亟为刊布。然校勘不精。则尽失古人之意。虽刊布亦奚足贵。是书经两先生手校。参互考订。无一字之苟且。朱墨烂然。望而知为珍秘之本。叔通无意得见其先世手泽。尤为欣幸。并出其所藏稿本。以相印证。余因购而归之。以作两美之合焉。周氏校注本近刘聚卿已刊入聚学轩丛书中。涉闻梓旧则依宋本补刊第六卷。涵芬楼均有其书。疑此校必有出两书外者。暇时当再从叔通借校也。海盐张元济。

全芳备祖跋

吾友美国施永高博士为农学专家。喜搜求吾国植物学书。知涵芬楼藏有宋人所著全芳备祖。属为迻录。余适购得旧抄前集一部。且经校勘。颇审慎。惜不知其姓名。因取涵芬楼所藏后集。抄补足成之。并为详校。冀免讹夺。篇中用黑笔注于行侧者。为写官误抄随时改正之字。校者据涵芬楼本。见有讹字。则以朱笔书之于旁。仍有所疑。复取诸家专集。及古今图书集成互证之。有可勘正者。则书于眉端。或空格之内。其或与原书所据不同。未能断定者。则加一疑字以别之。虽不敢谓一无讹误。要可称为较善之本矣。

王摩诘集跋

顾子起潜以所辑明代版本图录视余。中有王摩诘集一叶。钤我六世叔祖雨岩公二印。余欲知为谁氏所藏。以询起潜。一日书来。云是潘景郑世兄得自苏城者。初疑为元和惠氏故籍。按周惕先生与雨岩公同名。然名同而字实异。且卷耑有红药山房印记。是先藏花山马寒中家。花山距余邑仅二十余里。马氏书散。多为余先人所得。余六世祖重镌王荆文公诗注。其原本亦马氏物也。是书校笔。非出先人手。疑是明人所为。景郑举以相赠。余不敢受。已归之矣。又以涉园弆藏均已移庋合众图书馆。以供众览。因亦归之馆中。附于余家旧藏之列。余感其诚。兼徇起潜之请。谨书数行。以著是书渊源之自。亦识良友盛谊焉。

题张月霄诒经堂图

（一九二八年五月）

余既掌商务印书馆编译之五年。先后得会稽铸学斋徐氏、长洲十砚斋蒋氏遗书。乃建涵芬楼以庋之。其后又得太仓谀闻斋顾氏书千数百种。而以诒经堂写本续经解为最可贵。诒经堂者。昭文张月霄先生藏书之所也。曰续经解者。所以继通志堂而作也。书凡数百巨册。稍有欠阙。然存者尚什之八九。余为之补写。顾有罕见之本不易得。故犹未卒业。余欲竟月霄之志而未逮也。余友宗子戴。侨居常熟。尝与数其邑藏书故事。及张氏子戴语余。其尊人湘文先生曩得诒经堂图。藏弆有年矣。未几。以图展观之。则蒋、朱、张、李诸序咸在是。此图大抵为是书作也。余先是以全书总目写寄子戴。都八十六种。析之则全周易者二十。言、尚书者十。言毛诗者十一。言三礼者十四。言春秋三传者十五。言四书者九。言《孝经》者一。言五经总义者六。凡一千四百四十五卷。别有诗、传、音释二十卷。诗说解颐正释二十三卷。诗传通释二十卷。新刊礼记纂言不分卷。春秋胡氏传纂疏十一卷不在目内。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有易讲义、左氏摘奇二书。与涵芬楼本同版。匡外俱有昭文张金吾写定续经解等字。似当时写定者不止一部。然按蒋、朱、张三序。皆称七十余种。李序则云千二百余卷。后之题者又云千六百卷。而月霄自序仅云如干卷。盖随见随录，原无额限。编纂之始。为格较宽。后经删定。重写定本刊落诸帙。遂多流播。诸人序题异辞者。时有先后。故数有多寡。大抵皆在未经写定前。其目外五种暨丁氏所藏。殆又为被删定之初本也。朱槐庐行素堂

目睹书目亦载是书。乃八十八种。所增者为尚书疏义、春秋纂疏。顾有数种撰人卷数既殊。书名亦微有歧异。而佚去撰人名氏者且九种。意者顾氏草草写付。原多漏略。朱氏未获目睹。故臆为增订以实之欤。常邑人士喜为簿录之学。余闻赵能静先生家富藏书。其题词深以不知是书书名种数为憾。余故详著之。俾见斯图者，得为文献之征。子戴居是邦。与其贤士大夫游。其能助余搜补残佚。复成完书。更与其乡人共谋剞劂。以传诒经之名于不朽乎。余日望之已。

跋贾子新书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

戊辰秋友人莫楚生殁于苏州。不数月而藏书尽散。余友潘博山得此书于肆中。定为黄荛圃先生所校。携至海上以视余。余谓博山所识为至确也。卷一后有硃笔八字。曰成化癸卯乔缙本校。墨笔亦八字。曰正德九年陆相本校。之二本今皆不可得见。虽校出之字有时似不逮卢本。然孰敢谓卢必是而乔陆皆非哉。乡贤手泽。善本遗文。博山其珍视之。海盐张元济。　　民国十七年七月四日。

冯梦祯重校宋书跋

休文宋书毕二三年矣。余初阅数篇。犹有错误。会友人布衣姚叔祥自槜李见访。叔祥故博雅。即以委之。乃手对旧本。参以南北史、通典、通志等诸书。稽二三月始得竣事。凡补旧阙七十字、增一百九十余字。正一千一百余字。余点划差讹改正者约数千字已。余又从叔祥所更定处复加校勘。而所为是正者尚多有之。以此信校雠之难。古人喻之扫尘。愈扫愈有。果然。宋书至是亦可以称善本矣。

检斋诗稿跋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

检斋先生为吾郡诗人之一。此稿本三册。余得自苏州书肆。计检斋诗稿八卷、需次集一卷、拾遗一卷。凡分二册。又一册诗皆前二册所有。盖初选未定之本也。昨至魏塘。遇王步畇同年。出示咸丰刊本检斋诗稿。谓为陈氏所藏。且言先生裔孙凤伯君闻余得其先德手稿。亟思备价赎还。余请携归。比时稿本诗凡七百五十九首、词四阕。刊本仅得二百首、且无词。稿本原注选刻等字与刊本悉合。卷一首叶并粘小纸。谓此即给谏所阅云云。与刊本后跋所称请钱星湖给谏选定之语又合。是为陈氏家藏原稿无疑。余释褐以还。足迹所至。锐意收罗先世著述。所获无几。时以为憾。凤伯君年少英俊。数典不忘。甚殷向慕。因以原书三册寄步畇同年赠之。合浦之珠既还。晏子之楹可凿。先人手泽。子孙永保。且未刊之诗尚有五百余首。倘凤伯君能续为刊行。不令湮没。则尤鄙人所属望无已者也。己巳十月十二日。

为平湖葛氏守先阁题额识语

毓珊姻丈劬学嗜书。官京曹时。与哲嗣云威部郎纲罗群籍藏弆之。富甲于一郡。稚威亲家仰承先恩。思有以光大之。光绪岁己亥。乃建斯阁。移书庋其中。名曰守先。所以凿楹之训也。越三十余年。积书逾四十万卷。稚翁复与犹子阴梧学部编订藏目。将以行世。兼示后人。洵可美已。稚翁命书阁榜。谨志数言。以志钦仰。

国语跋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

昔钱遵王举校天圣刊本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及左右免胄而下拜。谓公序本脱王字。拜字为逊。此亦为公序本。检二字均脱。然汪远孙撰明道本考异。谓两本亦互有优劣。明本多从公序本出。有张一鲲本。有金李本。有许宗鲁本。有葛端调本。有卢之颐本。此为新建李克家所刊。世极罕见。旧藏拜经楼。吴氏兔床先生有手校二则。可珍也。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陆文慎手卷跋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

嘉定陆伯葵先生。于余为七科前辈。余馆选后。以后辈之礼晋谒。未获相见。其后于廖仲山师家偶一晋接。嗣余与粤友设通艺学堂于宣武城南。其长公子芝田来共学。因得闻先生行谊甚详。时深向往。戊戌政变。余以新党落职。匆匆南返。叹亲炙而无由。即芝田亦稀通音问矣。萝庵贤婿为先生外孙。出示此卷。为先生手书。叙其家世及生卒事迹。而系念温如同年之言行及所以勖勉萝庵与其二兄者尤深。卷末读书养志、植品择友、识时择术、兄弟妯娌和睦为主。布帛菽粟之言。可为家范。可为座右铭。萝庵昆仲世保之。

刘屏山先生集跋

常州刘子逸甫、逸樵。以其先德宋屏山先生集示余。且言先生后七世孙迁居于常州之东乡芳茂山下。聚族而居。迄于今二十有八世矣。光绪间族人等刊其遗集以行今。后得明弘治本。欲覆锓以传于世。索余一言。余受而读之。首胡宪序。次屏山集跋。又家藏刘病翁遗帖跋。又刘公墓表。皆先生弟子朱文公笔也。次张磻谥议。郑起潜复议。次弘治十七年崇祀公移。全集文凡九卷。赋诗词凡十一卷。与光绪刊本编次相同。而分卷略异。盖彼出于正德刻本。此居其前。以书贵初刻律之。固当较胜。旧传有崇安至元庚辰刊本。惟天禄琳琅自云有之。然其书不存。且其题记亦无以证其确为元刊。是则弘治所刻在今日固无最古之本矣。先生道德文章。举世钦仰。余何敢妄赞一辞。逸甫昆仲追怀祖德。发挥而光思之。著述垂诸久远。且益求精审。以补前人之所未逮。大贤遗泽。自当流衍于无穷也。其书旧为嘉兴李聘、长洲顾湘舟、海盐黄锡蕃所藏。李顾均藏弆至富。黄氏为余邑先哲。与百宋主人相契。赏鉴亦精。余获睹此。尤深幸也。

夷白斋集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日)

夷白斋集仅明弘治有张习刊本。习自序言夷白文集三十四卷(疑为三十五卷之误)。留吴下士大夫家。秘不获见。后仅购得其半。又从他处辑得百数十篇。编为十二卷。刊行于世。四库著录者三十五卷、又外集一卷。总目引朱存理楼居杂著。谓得钞本于王东郭家。临写一部。计二百九十六番。又云尚宝李公前修郡乘时。先得海虞人家本一册。复有遗文三十五篇。予悉录之。与王氏本相较异同。为拾遗一卷云云。海虞铁琴铜剑楼瞿氏藏旧刊本为泰兴季氏故物。延令书目称为元钞。余尝假得景印。列入四部丛刊三编。全书番数与存理所言正合。是必同出一源。又外集文三十五编。与存理所辑拾遗亦同。但尚有古今体诗百十七首。存理跋概未之及。故四库总目疑为后人有所更定。然何以全书番数与遗文篇数又皆相合。王东郭本今不可得见。只可以疑传疑矣。是本旧藏汲古阁毛氏。嗣转入于爱日精庐。见张氏藏书志。取季本对勘。编次全合。而文字则颇多歧异。其所从出必为一别本。钱遵王所藏从叶林宗家稿本摹写。见读书敏求记。或疑此从钱本传录。然既云稿本。必当较胜。此殊不然。卷中朱笔所校。即以季本为据。盖张氏续得季本。见其异同之字较前本为长。故取而校正之。揆初吾兄近得自海虞旧家。出以相视。询余校笔是否出于月霄先生之手。余未能辨。不敢妄答。然精慎缜密。到底不懈。必为名人之笔无疑。揆初其珍重藏之。中华民国二十有七年十二月三日。张元济谨识。

今献汇言题辞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明史艺文志杂史类高鸣凤今献汇言二十八卷。四库杂家类存目仅八卷。提要云据其目录所刊凡为书二十五种。乃首尾完具不似有阙。北平图书馆所藏与通行汇刻书目均二十五种而书名异者乃十之四五。是编为余亲家葛词蔚兄所藏。乃有三十九种。较明史、四库所纪及北平藏本均有增益。原书分装八册。有书签者三。首册题内集、注黑地白文忠字。七八两册题外集、注征伐二字。北平藏本双溪杂记菽园杂记二种合装一册书签犹存、亦题外集、所注字形已损、约略可辨为乐字。核其册数当为第六。然则外集四册当以礼乐征伐四字为记。以此推之。内集四册中有忠字。当亦必从论语中选用。论语中以忠字合成四言者唯忠信笃敬及文行忠信二语。余友周越然尝得一部。数种与是本同。惟是本首册三种乃在井观琐言之后。约当第三册。然则是签所注当为文行忠信四字而非忠信笃敬矣。原书虽无总目。然以书签考之。当为完书。余为商务印书馆辑印丛书集成。词兄发箧相假。景影之时。司其事者不加审慎。乃以阿拉伯数字编印叶号。并以粉笔略施描润。虽仅有二种。而原书真面已损。还书之日。词兄墓有宿草。愧无以对死友。反因以重值。乞越然斥其所藏将以相易。咏莪姻台谓可不必。但属纪数言。俾后之读者得知此之由来。余重违其意。因书此以志吾过。词兄有灵幸宽宥之。

题潘博山藏缪小山辑友人手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比闻吾友潘博山得缪小山先生所辑朋辈书札数十册于北平。昨介其戚顾君起潜。携一册见示。中有余书十六通。大都作于光宣之际暨民国初年者。皆讨论收书及通假藏书之事。内有三通为记室汤君颐叔代笔。当时所见多为湘中袁氏漱六、丰顺丁氏持静斋、满洲盛氏意园之物。几已幻若云烟矣。册中凡九人。存者满洲宝瑞臣。今在长春。山阴蔡鹤庼。侨居香港。武进董授经。今在北平。南北睽隔。邈不相见。余如萍乡文芸阁学士、俞恪士观察。稍长于余。吴县王扞郑、湘乡李亦园、萧山汤蛰仙三君皆余壬辰同榜。年齿亦相若。今尽化为异物。故交零落。世事沧桑。为之黯然。

跋陶星如藏旧抄三朝北盟会编

（一九四〇年一月七日）

吾友陶君星如视余所藏写本三朝北盟会编。卷首有彭文勤跋。云为杭州瓶花斋吴氏所藏。后为文勤所得。即用为四库底本。余昔为涵芬楼收得写本两部。一为延令书室季氏所藏。系明人手写。卷中遇宋讳避去。敦字或缺笔。或注庙讳。而宁宗讳则注御名。当源出宋时最初刊本。又一部为知不足斋鲍氏所藏。经以文先生校正。所据半出瓯庭先生校笔。是本正与涵芬所藏前后衔接。余得寓目。可称眼福。惜原书被四库馆臣变易。凡稍涉指斥金人词句。无一字存留。前人谓四库全书多不可信。得此可以证明。宣统季年。蜀藩许涵度又据吴本雕板。虽悉从库本而凡经馆臣改削之字。仍一一补明。作为夹注。而使人得睹庐山真面。亦可谓有心人矣。星如并以许本假阅。因附识焉。中华民国纪元二十九年元月七日。

星如语余。是书为先德得自京师。携之蜀中。曾经烽火。幸未丧失。其后由蜀而赣而苏。迭遭兵燹。均失而复得。此为世间□□之本。自有神明护持。而手泽长存。尤足称传家之宝。还瓻之日。谨识数语如右。

秀野草堂图跋

始余读侠君先生元诗选。继为涵芬楼搜集善本。得先生藏书。有秀野草堂印记者若干种。景仰不能忘。先生八世从孙起潜君自北平来上海。掌合众图书馆事。余询先生遗书。知丧失殆尽。为之慨叹不置。一日。起潜以所得秀野草堂图卷见视。且历记其所以得之之由。余受而读之。既竟。乃作而言曰。大矣哉。吾中国圣人之敬孝也。记之言祭也。曰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是子孙之于祖考。虽不及见。然神志相接。历数十年。或数百年。总若有一贯之机缄。以维持于不敝。若无凭。若有凭。感而遂通。如响斯应。往往见于事物之间。无凭者吾勿论。其有凭者。吾将以起潜之得是图。及吾之所遇证之。起潜自言先生所刊所藏。洪、杨之役。荡焉无存。尝与群从力事搜罗。冀保先泽。是图已流入江西泰和萧氏。散出后又几经转徙。始出现于上海。使不现焉。则起潜妻弟潘君景郑必无由获见。使景郑仍居苏州。则亦无从知之。又乌从而收之。此得不谓之有凭耶。余家涉园为余十世祖大白公读书之所。经始于明万历间。至九世祖螺浮公、八世祖皜亭公经营而光大之。清康熙时尝倩王补云先生绘为长图。遍乞当世名人题咏。其后藏于族人某许。余请展视。则纸墨黯敝。亟须重装。而族人者不之允。且庋藏益秘。余意此终必成虚愿矣。未几友人张君树屏来告。言在徐君轶如所。得见查日华所绘缩本。卷端有余六世从祖东谷公手书吴江叶星期记。介余往观。果为吾家旧物。会挚友钱君铭伯移居莅沪。钱与徐固有葭莩谊。因作缘以归于余。是图

不载家乘。余先是亦绝未闻知。向使树屏不获见于徐氏。徐氏或不允铭伯之请。又乌能为祊田之归。此得不谓之有凭耶。三四年来。兵火不熄。族人某居室尽熸。原图亦化为劫灰。余犹亿图中旧有韩文懿手书题记。余所得缩本。亦有阮文达、梁山舟、秦小岘诸子诗文。与秀野互相辉映。顾皆为后人迻录。以视起潜所得。悉为本人手迹。其相去不啻天壤矣。涉园故有藏书。与秀野同。洪、杨未起。先已散佚。余先后搜辑。益以友朋所馈。综计凡得数十种。先人印记暨校勘之笔。朱墨灿然。弥足珍重。今悉以归于合众图书馆。丐起潜为我护持。俾不至复有散失。良以世间宝物。秘诸私室。总不及纳诸公家之能久存。此查氏所绘副图。已成硕果。余亦以踵先人遗籍。庋之合众图书馆中。庶几神物呵护。不至为原图之续乎。余请以斯意为起潜晋一说。未知起潜以为何如也。

题顾鹤逸画海日楼图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

倪君寿川酷嗜吾友顾君鹤逸之画。展转得其为沈子培先生所绘海日楼图。重付装潢。遍征时人题咏。因及于余。余与培老累世交谊。同官京华。时往请益。厥后培老转官江西、安徽。余已罢官侨沪。彼此音问不绝。逮国变后。培老亦移居海上。过从尤密。每谈及国事。未尝不太息痛恨。至于流涕。丁巳复辟之役。所谋不遂。郁郁南归。余往慰藉。则瞠目相视。呜咽不能成声。盖公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余以是益壮其志。而悲其遇也。公未尝一日忘故君。故作是图以见志。此所成于后六年。殆非其最初者。余尝见有四五本。盖历时愈久而抚心亦愈蹙矣。公即殁于是岁。越八年而鹤逸亦相继去世。沧桑变易。几令人不可思议。迄于今东海扬尘。浮云满蔽。崦嵫益薄。虞渊待沈。使二公者尚在人间。睹兹世变。又不知作何感喟也。嗟呼。孤忠自效。鲁阳之戈莫麾。妖焰弥空。后羿之弓谁挽。展斯遗帙。能不黯然。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

题嘉庆十年路镎续修平湖县志后

（一九四五年九月）

有清末叶。余始为涵芬楼收书。积二十年。方志一门凡得一千四百余种。总二万余册。不幸闸北之役尽化劫灰。先是余亲家平湖葛君词蔚。缵承先业传朴堂藏书之富。骎骎乎为浙西之冠。词蔚亦喜集方志。彼此假缺。互假抄藏。涵芬楼所储平湖县志仅有乾隆年间高王二本及光绪初彭润章新修者。而葛氏乃独有此嘉庆十年路镎续修本。因借而迻录之。庋诸楼中。涵芬一炬。人无不为海内方志惜。不意阅六年而日寇再至。传朴弆藏随之散佚。至是而浙西藏家之方志殆尽矣。书征姻台语余。方寇至时。此本适携出检阅。故未及于难。因出以相视。余以痛涵芬者痛传朴。然又未尝不幸传朴犹有此硕果之存。因书数行。以留此一段公案。余收书数十年。仅获见此一本。物罕见珍。吾尤愿葛氏贤子孙之能世守勿替也。乙酉孟秋日寇乞降后之第二日。海盐张元济。时年七十九。

归 耕 图

（一九四五年）

谨按外舅祖许公玉年著有瑞芍轩诗钞。道光十年庚寅。有仲冬出嘉裕关留别颜鲁舆星使师兼呈惺甫宫保五古四首。中有忆别尚书公。时秋岁在丑。贻我蚕眠书。归耕诗廿首。命我绘作图。更继声于后等句。越三年。又成五律四首。题为为颜惺甫宫保作归耕图并题四律寄呈保阳。按颜惺甫名检。广东连平州人。由乾隆拔贡官礼曹。出守江西吉安。洊升直隶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在任以永定河三汛安澜。又加太子少保衔。故公诗有宫保及尚书公之称。公诗作于庚寅。鲁舆名伯焘。检子。由嘉庆庚午顺天举人。甲戌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戊寅典四川乡试。旋简授陕西延榆绥道。道光十年。由直隶布政使署陕西巡抚。朝命往肃州。时回疆有事。大军西征。与陕甘总督杨芳受命督师出关。方公参杨侯戎幕。故出关时有留颜鲁舆诗。鲁舆西驻以转饷。故称曰星使。但从未典试吾浙。又未分校礼闱。与公不当有师生之谊。或因同时昆弟受知而及耳。是图题宫保将由金城就养。保阳今甘肃肃州。唐宋时均称金城。惺甫时已退休。必就养直藩官舍。鲁舆移陕暂摄抚篆。必从之西行。且远至兰州。或有他事挈其子远行随之而往。亦未可知。回事底定。鲁舆仍回直藩任。计必同奉侍东旋。故此图成于癸巳。故云寄呈保阳。当时所作四律必附图后。不知何以失去。今此图为宝骅内侄收得。祖庭手泽。墨彩如新。越百十有二年。居然珠还合浦。展阅之余。欣快无任。因补录原作四律于后。

题颜骏人属书董玄宰所进明思陵金笺画扇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董玄宰进思陵画扇纸。用金制。杨见山言为内府所造。纸质金地。坚致灿烂。精妙绝伦。无论今日不可复得。即在三百年前亦非凡品。东坡城题澄心堂纸云。一番曾作百金收。骏人重见。属于笺上作之。余以有佛头着粪之嫌。谨以此句移题。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题朱屺瞻画逸我文艺社草堂讲学图卷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

朱子屺瞻为逸我文艺社绘草堂讲学图成。余友唐蔚芝同年为之序。序以画理阐明政治学术。可为名言。余尝读世界史。欧洲当中古之世。国政晦盲。民德颓敝。有识之士藉文艺以起其衰。卒成郅治。今我国风气日新。人心震奋。诚有剥极思复之象。社中诸子殷殷讲学。其必能踵欧洲前哲之成轨乎。诗曰。风雨潇潇。鸡鸣胶胶。窃愿为诸子颂之。　　民国三十八年海盐张元济题。

为陈思明题康长素书札

右为故友康君长素与吾郡沈子培先生书札三十二通。其寻常通问者八。中有一通为丁巳除夕前一日。时距宣统复辟已半年矣。又请评书画者七。乞文及书者各三。培老学术渊雅。诗文卓然名家。书法尤得汉魏人神髓。脱尽尘俗。至昔人所作书画。一过目即能辨其真赝。一代学人。固不仅以一艺名也。外此有十一通。多涉时事。大抵为复辟前后作。或还沪上。或居青岛。所作词气甚愤。殊有抑郁谁语之概。语多隐晦。非他人所能揣测。且不记年月。更无从定其先后。然所指诸人有可知者。秀实当为段祺瑞。曰止者当为瞿子玖相国。曰涛者当为沈涛园、名瑜庆。曰聘者当为王聘三、名乃征。曰蒁者当为刘蒁石、名世珩。曰甘者当为汪甘卿、名锺霖。曰孺者则为麦孺博、名孟华。潘生为潘飞声名□海。均长素门下士也。余与长素政见不尽相合。戊戌变法。诏罢科举、设学堂。余劝其南下一意兴学。长素不从。急进不已。卒酿八月六日之变。至日落虞渊。余以为绝似日挥一戈之事。故复辟之事一无所知。然二公惓惓于故国故君之意。至可敬、亦可悲也。迩者海日楼藏弆尽散。武进陈君思明得之沪壖。故人手泽。不致湮没。书此记幸。

再跋康长素与沈子培书

前跋写竟。陈君又以长素书札十三通见视。均与培老者。寻常通问者二。请评书画者三。介绍者一。讽谏者一。劝勿专作棒唱。此确能道出培老真相之病。一言其久于法署。又未游外。故重视外人。此却得失参半。培老岂专重外人者。然非君子之交固不能作此直言也。其涉于时事者五通。大都在复辟以前。书多作商榷语。其时参政院尚存。故欲先作军民合作以动之。又言各督反对大树岂敢。又言曹吴北望。安能妄动。又言所求已遂。其气自消。但先有一信称大树。此声称又云南京。必指冯国璋言。又言未知桓侯与愔更□以何法。桓侯指张勳。愔则指胡晴初名。嗣瑗与余为僚婿。愔仲为其别字。其人忠于清室。彼时固在冯幕中也。必与闻复辟之役。则此属友白子文则不知何人。甲申寒露节日。

郎亭廉泉录跋

(一九五二年)

顾起潜既得此帐。以视冒鹤亭。鹤亭为撰长跋于后。非身历其境者。固不能言之亲切若是也。以今言之。除俸银米折外。皆非所当得者。然衡之当日。情似未允。起潜复属余题数字于简耑。余何敢貌为苛论。爰定此名。冀稍副其实耳。　　壬辰夏五月。张元济病中倚枕书。

古文苑为朱菊生作

是书淳熙时所刻。为无注本。至绍定时章樵为之训注。析为二十一卷。刊成于康熙丙申。今淳祐重修刊本尚存。二十年前余辑四部丛刊。曾假诸铁琴铜剑楼景印行世。瞿氏又有影写宋刻无注本。志称原刊本。为赵凡夫旧藏。纸墨鲜明。字画端楷。其子灵均钩摹一本。叶林宗见而异之。录成一册。其后陆敕先又假诸林宗。命诸童子历三日夜而毕。仅存其款式而已。此本有灵均手跋。并钤名号印章。盖即最初钩摹之本。全书用朱笔校订。补阙正讹至极。审其笔迹颇与灵均卷末所记宋讳相肖。疑亦灵均所为。末叶何义门手跋。谓为毛斧季所赠。盖已由小宛书而入于汲古阁矣。惟凡夫所藏宋刻。其后即不复见。今恐未必尚在人间。然则能窥见是书宋本真面者。仅此而已。可不宝诸。丙申初春识。

谢锺英先生传

吾母系出武进罗墅湾谢氏。余幼时随吾父居粤东。获侍子威舅氏。先后又得见善敷、子遐二舅祖、梅生舅氏、质甫表兄。余业师榴生先生亦舅氏行也。谢故巨族。余从未至舅家。母党中仅识数人而已。余既释褐。官刑曹。迎吾母居京师。岁甲午。锺英表兄入都应礼部试。以族子礼进褐吾母。余与论世事。语甚通达。知非寻常章句之士。未几别去。不复通音问。戊戌政变。余削职南旋。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招其子利恒来助。时距君下世已十载矣。利恒语余。君少丁洪杨兵燹。避居泰兴。随母言太宜人拾菜根为食。后归于乡。故庐仅存。风雨不蔽。年十岁尝为小贩以佽家。逾年母氏卒。兼助父葆初公执炊爨。隆冬犹御夹衣。年二十始制一絮袍。夜覆一衾。阅十七年未更易。初应童子试。入城行四十里。葆初公与制钱五百。试毕归犹余百文。既补县学生员。先后为人塾师。某岁馆杭州。年末假归。至常州舟覆。雇夫肩行囊。徒跣从之。夜五鼓抵家。两足尽僵。以幼时饱受锻炼。故壮岁膺朊仕能自守如寒士。尝自言惟俭养廉。不滥用。斯能不苟得也。利恒又语余。君嗜读史。为童时居灶下阅纲鉴易知录。尽能记忆。顾无力买书。后积所入馆谷。八年始得置前后汉书。足迹所至。遇有书之家。假读殆偏。生平致力于舆地之学。成三国疆域志补注十五卷。大事表一卷。疆域表二卷。志疑一卷。及身刊行。自言毕生精力咸注是书也。为文喜学国策、韩非子、韩昌黎、柳河东诸家。骈体文仿洪北江。考据文则以汪容甫、恽子居为宗。受知于长沙王益吾先生。举戊子优贡。其年又中式江南乡试

举人。主试者顺德李芍农先生。亦专以实学取士者也。利恒又语余。罗墅湾滨盂渎河。受江潮淤积。乡先辈恽竹坡先生醵资疏濬。分五段。各设工局。以君董罗墅湾奔牛两段。他局工役多争哄。独君所司两段无事。既竣。人皆曰费省而工固。嗣入江苏布政使黄彭年幕。彭年尝从骆文忠。治事以精密称。署中文牍咸委君。每夕饭罢就君坐。尽举一日所受事反复讨论。指授要略。君密为筹划。削牍以应。无不当意。在署凡八月。黜贪吏数人。集赈款百余万。皆君之助也。黄公卒。乃受台湾巡抚邵友濂聘。渡海遇台澎兵备道顾肇熙。留君充台南盐务总局提调。辖盐场四所。属有总管三、分馆数十。赴场领盐缴课。皆司事为之。弊窦百出。上下咸恃陋规以相欺蔽。君至则尽裁革之。严禁短欠。斥奸蠹十余辈。人无敢干以私。缉私营管带某以练勇捕私被殴上闻。君察其意。藉弛纵索贿。严饬民敢为乱。会营助剿。嗣果无事。某两馆司事互讦。引地已瘠而彼肥。延不纳课。君令互易。咸惧服请罢。君初至时。库无余资。阅十五月受代去。积银多至百有余万。湖南巡抚陈宝箴耳君名。奏调入湘。委文南洲厅。洞庭湖沙田。沙田坍涨无常。历若干岁必一清文凭以征赋。自昔官无亲莅其役者。故事权尽入书吏弓手之手。赋额之升降。田之多寡。以贿赂为衡。而官亦坐享其肥。民多不服。辄聚众滋事。君捧檄请行。既至。躬自督率。虽风雨烈日不稍懈。豪猾有梗阻者。惩治之。吏役咸敛手。克期蒇事。既返省。益吾先生方乡居。誉以公平精细。为同时奉委者冠。巡抚陈公知其能。奏保以知县送部引见。会戊戌八月政变。陈公获咎罢去。君返长沙。知事无可为。亦弃官还里。仍授徒自给。自是不复出矣。夫以君之学养之精粹。宜可以有为于世。而卒不能大展其用。且以童年贫困。壮岁饥驱奔走。躬冒寒暑。体以羸惫。且不获永其年。殁之日年仅四十有七。伤已。君配何宜人。孝事翁姑。能以勤俭持其家。后君二十五年卒。

子观。以字行。亦能继君之志。业医有声于时。余交利恒。久闻所述。以为君之行谊。足为吾母党光也。故乐为之传。表弟海盐张元济拜撰。

敬题谢太傅遗像

(一九三九年一月)

余母系出毗陵谢氏。为晋太傅安石公后。余幼随宦居粤。母尝为言舅氏世居武进罗墅湾。有宗祠。族长主祠事。族人贤能者助之。无长幼。率教维谨。村有河。两岸而居。衡宇相望。怡怡如也。稍长。侍母还海盐。以道远未得一至舅家。既通籍。母挈余至常州。谒先外祖茔。思即挈舟循运河至罗墅湾。拜谒宗祠暨诸长老。顾河水涸。舟胶不得前。而余亦病。遂中止。越一年。奉母入京供职。锺英表兄来应礼部试,以族子礼谒余母。余获闻舅家事綦详。戊戌政变。罢官南旋。未几丧余母。留沪上谋食。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利恒表侄来助余。典医药部事。时锺英表兄亦已下世矣。余尝假观舅家宗谱于利恒。乃知太傅公为余母五十世祖。比者利恒又出公像视余。像后有裔孙承韶跋。谓旧像藏大宗祠。从兄兰生以云阳荆研香所摹副本征题其后。兰生公又以授利恒祖□□舅氏。逮利恒已历两世。敬谨瞻仰。道貌端重。令人想见其正色立朝之概。原有苏长公、米海岳、朱晦翁、张即之诸子赞语暨兰生公所征近人题识。承韶公悉传录之。承韶公字善敷。为余母族叔。尝以县丞需次粤中。与余家同居纸行街。相距数十武。余兄弟辈尝往起居。备承教诲。兰生公字厚庵。亦余舅祖行。余未获见。尝闻余母述其行谊。其后余有事于粤。遇荔裳表兄。则厚庵舅祖之孙也。方舅祖征题时。陈德生先生与吕庭芷太史以邑之后学同为之跋。先生父馨吾公为余外祖母义父弟。振珊先生又以余母为义女。德生先生次子容民丈为之跋。凡数十行。利恒又

属其内弟研因。尽录前人题词。则先生之孙而建侯丈之子也。利恒睠怀祖德。思于此时摹印公像。使世之人知所则效。以余为所自出。属赘数言。余既获觏典型。又以得附名于诸尊长后为幸。因不辞而综述其颠末如右。异日倘得遂谒祠之愿，拜瞻旧像。兼睹诸先贤之手迹。岂不幸之又幸欤。民国纪元二十有八年元月。海盐张元济谨识。

题冒巢民先生小像

逊清同光之际。先大夫宦游岭南。与如皋冒哲斋太守、文川鹾君诸丈同官订交。先慈谢太夫人亦与钱塘陈子厚太守丈德配冒文蕙恭人互相往还。余时甚幼。仅知余家与冒氏交谊自巢民先生始。盖历二百数十年矣。洎余交鹤亭。互检家乘暨先世遗集。知先生以顺治乙酉之春。奉父嵩少宪副母马太恭人。携家避地之海盐。寄居余家涉园。与余九世祖给谏公订为异姓昆弟。其后秦溪兵起。数数移徙。马太恭人与余十世祖妣顾太君尝同处一小舟。晨夕相对。无何先生病。思还里。顾太君助理归装。以成其行。先给谏公送至吴门。有和别诗。诗序有。结伴避兵。风雨晦明。无勿与偕。寝处饮食。亦无勿与偕。辟彊病甚。不能不别。实不忍别之语。别后又寄先给谏公诗。云。世乱始怜知己重。家贫方识故人难。顾太君薨。先生诔词。亦云。忆昔流离浙江之滨。伯母病足。行吟步呻。时与吾母舸遄征曰。我两家实共死生。情辞悱恻。读之凄动心脾。今获瞻先生遗像。遥想当年风义之笃。交谊之深。不能不肃然生敬。余与鹤亭同遭倭乱。蛰居海上。循墙伛偻。时相过从。正与两先人在界泾桥畔。马鞍山外情景无异。又不禁有无穷之感喟也。后嵩少宪副家居。先给谏公登堂拜谒。蒙赠三诗。未几下世。公方登第。乞假南返。半途闻讣。不及归里。奔往吊唁。嗣官谏垣居京师梁家园。康熙庚戌冬。尝邀先生次子谷梁寓邸中。龚芝麓、程周量、徐方虎各赋七绝十二章纪其事。又尝偕游西山。即景赋诗。见余八世祖行人公赋闲楼集。康熙丁亥。先生三子青若七袠。余七世祖比部公复寄七古寿诗。见所著篔谷诗

选。是皆有关两家掌故。因并及之。

高翰卿先生八十寿序

（一九四三年）

世界万物所以维持于不敝者。赖其本身有新陈代谢之能。人为万物之灵。则又常以其人为之能而补其天赋之不足。其施于人之知识者曰学术。施于体质曰医药。古人有言曰。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又曰。乐只君子。万寿无疆。盖实见夫人之寿固有不可限量者在也。吾友高君翰卿行年八十。精力弥满。无毫发衰老之态。人皆谓由是而九十焉。而百岁焉。可以寿者。而余则谓此乌足以言君寿也。君生平所经营者有二。曰商务印书馆。曰五洲大药房。由前所为。则浚瀹人之神智。可以常为新民。由后所为。则搜采吾国未有之药物。可以免人于羸病。余少君三岁。共事于商务印书馆者二十余年。余以精力不逮先引退。而君犹矻矻不稍暇。既而以继起有人。乃退而致力于五洲大药房。岂君固无一日不以寿此寿人为志者。使兹二事皆能藉君之精神。历久而不坏。吾中国可以旧邦而获新命。全国国民皆优游于饮和食德之天。则谓斯世斯人之寿皆君之所赋与可也。然则君之寿又岂可以限量乎哉。凡斯二者。皆所以展拓其新陈代谢之能。而尤足救吾中国今日之贫敝。而使之返衰弱而为盛强。而于商务印书馆之事。仍无不分其心力为之。筹划周至。以备在事者之采择。

为孙宝田题璇闺课子图

(一九四四年五月)

自古尊男而抑女。逮人群进化而始有平等之说。吾人以为此特泛言在国之民。若云在家。则女为尤重。孟子大贤。成于母教。尽人知之。不具引。就吾所亲见者证之。乡党宗族中其母贤明者。其子类能成立。反是则隳落者什有七八焉。洵乎家道之兴替。民德之隆汙。系于女子一身之贤否者。非细故也。吾今又得证之于金州孙君宝田。友人王君九语余。宝田其门下士。朴诚好学。得自贤母之教。其母系出同邑毕氏。幼承庭训。既适处士尚义。善事翁姑。相夫教子。咸循礼度。遭世多难。劳瘁以殇。宝田既得其母氏之教。学而有成。侧身修行。乡里推重。有浼以从政者。悉谢去。乃入金州女子高等公学校为教师。余因是知其为人而益钦其母之贤明也。教育之事。闇淡无以自炫。而治生之术又莫啬于教师。宝田乃择是以自居。盖自知其成立之所自。暨女教之亟。更欲广其慈母之意。举己之所得施之于人。他日之凡为人母者。皆能善教其子也。宝田追念劬劳。绘为是图。征题及余。因推阐其不匮之思。且援斯义以相勖焉。甲申首夏。海盐张元济。

题李笋香先生遗像

上海李子曾耀。出示其先德笋香先生遗像。岸然道貌。瞻仰生敬。先生生当乾隆中叶。博览群书。搜罗凡八千余种。筑慈云楼以为弃藏之所。著述宏富。尤邃易学。群吾园于城之西南隅。奉板舆以周览。屡经兵燹。今与书俱废矣。遗像为王埙所写。改七芗补寒林积雪。竹石萧疏。可称名笔。云仍世守。数典不忘。重付装池。美哉堂构已。

文学竺岩张君家传

竺岩张君讳赐采、字显侯。世为海盐右族。先世详其家乘。弱冠补府学弟子员。旋食饩。累试于有司。不得志。年五十八郁郁卒。其为人倜傥不羁。好诙谐。见意所不可者。嘻笑戏谑。其人不能堪亦不顾。藏古钱甚夥。摩挲拂拭。以消其抑郁。读书极博。于经则考其异同。而辨其是非。于史则尤熟于地志。文嗜柳河东。诗宗陆放翁。于近人酷似查初白。诗虽曾见赏于阮芸台中丞。然卒格于例而不获荐用。处于今世。舍科自无进身之阶。纵有异途之可循。要岂竺岩所顾哉。竺岩既不见用于世。不得已而托之于酒。尝饮余斋中。席未终而竺岩已倒于地。余挽之余亦踣。余起再挽之。则酒反涌而呕。每醉俟其自醒。则不呕。醒而起。两手揩眼。长啸一声。出门狂奔。观者大笑。呜呼。以竺岩之才。不克以经济之学取传于世。而徒以诗酒鸣其不平。是可慨已。身后屏当。杂文不满十篇。其证经辨史之作已散佚无存。存者惟洞天福地志、古钱录、竺岩诗集、竺岩集庚共若干卷。余属其从子秀野抄而传之。秀野属为家传。余竺岩忘年友也。不敢辞。

祭四弟文

（一八九二年七月）

维光绪十有八年秋七月。弟丧之十九日。兄济归自京师。谨致祭而成服焉。因述其悲悼之怀曰。嗟夫天地。胡为而生汝哉。既生汝不畀汝以年。而又阨以艰难困苦之遇。呜呼。天何酷乎。弟少不得于父。出居姨氏。年十岁遭父丧。家贫。布衣蔬食几不给。婢仆去。炊汲事亦时时任之。读无师，一灯荧然。尝独学焉。如是者几十年。今少舒其困。而天又夺弟以去。呜呼。天何酷乎。弟少余五岁。余幼好弄。难就外傅。暇辄从弟戏。弟亦暱就余。余知弟之可与同乐。而不谓此乐之不可终也。呜呼痛哉。余年十四侍母归于乡。兄弟三人师榴生舅氏。师责余。弟辄为余泣。盖乎足之谊。有发乎天性之挚者。呜呼。余何不幸而不能有是弟耶。明年吾父殁。又明年。余学于查师。不获与弟偕。弟亦出就学。睽隔二三里。朝夕不相见。余甚痛父方殁而即弃弟如遗也。冬。吾母偕父丧归自粤。伯兄从余三人聚处者又数年。弟始学于兄。旋不怿。原就余。余严于兄而弟不怨也。又三年兄去粤。余益严。弟益惮。读少懈。余辄箠楚焉。入又畏吾母。有所欲悉不敢言。余默窥之。询再四终不答。时大妹在室。犹稍稍告之。又明年。大妹适冯氏。弟更无可言。而弟之病即在是矣。呜呼。是谁之过欤。夫人未及冠而有童心。宜也。余独何责于弟乎。夫弟受余责而余得教弟以有成。光大我门闾。显扬我宗祖。余犹可自解也。而余已悔之不暇矣。而况其至于此乎。诚早知其如此而又何忍焉。且弟何不才而余责之若此也。余又何能而竟责

弟若此也。而弟至死不怨焉。呜呼。余何不幸而不能有是弟耶。弟少有大志。不屑于文字。慕汉班超之为人。有述弓矢拳勇事者。闻之终日无倦容。余不忍遏其志。夫不遏其志诚是也。不惟不范之。而又且纵之。是即所以死弟矣。呜呼。是谁之过欤。前年弟得咯血疾。其始也不敢言。继又作。母奔告于余。余哀之曰。是足以丧弟之命矣。而孰料其如此其速也。呜呼痛哉。初弟之未病也。尝与余侍母侧。母指弟而言曰。是子也吾不能望其成立。余闻言牵母衣泣。而弟独谈笑自若。若为不闻者。呜呼。弟其知命耶。余犹幸母言之不中而不谓其竟效也。呜呼痛哉。余与兄拙于言辞。尤寡断。有相欺侮者。初不觉也。弟辄抗拒之。辩论千言。无少屈。故人多惮焉。吾父之殁至今十一年矣。其中疑难挫折之事不可以偻指计也。余每踌躇计无出。商诸弟。弟一言而决。己丑冬。母为余娶妇。时余举于乡。以事至省。内外事悉以委弟。弟处之绰绰有余裕焉。自今以往。其御我侮而决我疑。足以代我之劳者。又将谁恃也。呜呼。余何不幸而不能有是弟耶。前年余公车北上。去年又应花农学使聘去粤。皆出北郭而登舟焉。弟送予。予携弟手行曰。余兄弟暂别。终当久处也。呜呼。孰谓其竟不然耶。今年春余又就礼部试。弟已羸弱不能远行。送余出门外曰。兄此去毋以母为忧。弟当侍膝下不稍离。若家事更无虑。弟犹能任之也。回首至再。郑重而别。呜呼。孰谓余与弟竟不相见乎。五月。得吾母书。曰汝捷音至。家用竭。弟为贷于人。致伤足。然则斯时病犹未增剧也。六月。得弟病剧书。闰月。尧臣至京。询之曰已行坐如常矣。余固知弟之病之不起。而不谓其如此其速也。余何不早归而必至今始归耶。余命已如此。余又何功名之足云。春予妇殁。余悼之。时兄未归也。弟亟慰予。曰兄毋然。兄万一以悲恸伤其身。吾家又谁恃也。呜呼。弟其自知不久于世耶。余哭妇。弟慰余。今余哭弟。弟能慰余否也。

呜呼痛哉。吾不知天之生人。其必畀以逆境。何也。夫生者犹可解。而死者长赍恨以殁矣。呜呼。其余兄弟之命耶。而命又何至如此耶。且吾不知人之既死。其犹有知否也。其有知。余犹克见弟。倘无知。吾与弟终无相见之日矣。呜呼痛哉！呜呼痛哉。

张氏宗祠落成祭文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维中华民国九年。旧历十月初四日宗祠落成。行始祭礼。裔孙□□等谨昭告于始祖、始迁祖、历代远近诸祖、下及已故卑幼之灵曰。惟吾祖派演清河。道高横浦。当蒙兀之末造。自武林而来迁。卜居海滨。遂成世族。繁衍至二十三世。绵亘越五百余年。溯朱明隆万之交。正吾家光大之始。循良有传。传治谱于八闽。耕读兼营。掇巍科于乙榜。为学而希贤圣。配海上之三公。入告有嘉谟猷。树朝中之一谔。自时厥后。代有达人。洊居郎署之班。并著清廉之望。名园集咏。寄濠濮之高怀。经阁持斋。挺松筠之劲节。继颜氏而作家训。常留谱牒之光。拟晏子之凿楹书。弥重杯棬之泽。追维畴昔全盛之世。更有久远裕后之谟。仿圭田以供粢盛。特著永思之义。设光祠而隆报飨。长怀爱日之堂。乃及道咸之朝。忽遘洪杨之乱。遗产荡为灰烬。旧制等于云烟。习俎豆而无闻。望松楸而致慨。阅时成世。甲子于焉一周。数典将忘。云仍更经几辈。不谋继往。何以承前。爰集后昆。更筹众举。敢推先志。以及于合族。因易成规而扩为宗祠。醵资者竭其输将。尽力者勉为邪许。顾覆为山之篑。不难循始以要终。然观无本之泉。谁能常盈而不涸。更集各房所有之祭产。悉罢轮值而纳于宗祠。捐私为公。并散作整。弱分强合。愿诵阿豺训子之言。去实留名。微存饩羊告朔之意。询谋既定。筑削斯兴。欣不日以观成。更望风而怀想。若考作室。惟期肯构而肯堂。聚族于斯。敢说美轮而美奂。爰涓吉日。恭奉先灵。谨肃明禋。虔申孺悃。呜

呼。音容如在。益动水源木本之思。黍稷维馨。不胜忾见僾闻之慕。尚飨。

柯师太福医生墓志铭

（一九二五年）

柯师太福。英国爱尔兰人。习医于都柏林大学。光绪庚子来上海。为海关官医。越二年余遇之候官严几道所。几道语余。君好交吾国人。天性纯挚。可交也。自是尝相过从。一日饭君。邸仆告路人中暑踣地。君亟拉余出。移置树阴下。以所乘车载之病院。为之拯疗。比归再饭。已越二小时矣。君能以盐水注射治霍乱。有奇效。岁六七月。病者众。鄞沈敦和立时疫医院。以君主其事。活人无算。上海公立医院专治传染病。亦以君为之首。新病曰烂喉痧。症极危。君治之恒什愈八九。余在君所。两病院电告病者至。辄投袂而往。余尝从之。行至则见君手自施治。不厌秽恶。复巡病榻。问所苦。温语拊循。病者拱谢。亲之若慈父母。中国红十字会成。君为总医官。有功。先后受嘉禾、文虎等章。君谓平生志不在此也。君好游。甲辰秋余偕登泰山。过曲阜。谒孔林。徘徊不忍去。喜吾国古瓷。所蓄至富。旋舍去。收宋元人画。虽重值不吝。谓非彼国所能几及。余偶告以墨子之学。则谓道出孔子上。恨未通华文。不能读其书。欧洲大战。君归国从军。数年积劳得两足血管肿涨病。既谢职。复来上海。语余恐将以是殒其生。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夏病复作。七月二十四日果不起。享年五十有九。越日葬于静安寺前万国公墓。余与君最挚。宜为之铭。铭曰。四海之内皆兄弟。爱人如已勇为义。君今逝矣谁其继。心爱吾民埋吾地。公有乡邦此为第二。谨诵公言。为公墓志。葬此者英国柯师医士。铭之者其友海盐张元济。

告窆 为吾夫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窃维停棺不葬。最为恶习。推原其故。一由于迷信风水。二由于拘泥习俗。不敢薄葬。前者有蠹于人心。后者尤损于生计。为事虽微。所系实巨。元济从季辅家叔之后。在本邑南门外红木桥西创设张氏合族公墓。经营累月。工事粗完。叠经合族会议。订定章程。破除一切迷信。元济亟思躬行。借明素志。兼行薄葬。用挽浇风。先室吾夫人遗榇在澉浦翠屏山光大夫墓侧。浮厝有年。业经陈明族中尊长。移葬公墓。并照章请留片壤。为藐躬他年埋骨之区。当蒙宗祠值年拨给第七号墓穴。兹定于本年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午后二句钟安葬。如遇雨雪。递推次日。但至迟以二十七日为止。族中同辈以下。均请枉临察视。庶明族葬之制。兼收观摩之益。戚友送葬。万不敢当。馈赠礼物。一概辞谢。如必逮赐。仍当璧还。谨先陈明。幸祈鉴宥。惟有赞成斯举者。无论何界人士。惠而教我。均愿奉迎。倘以族葬之制及吾至极简易之葬法为尚不谬。转相告语。采择施行。或于今日之人心生计不无裨益乎。谨布下忱。统维垂察。张元济谨启。

告窆 为吾夫人

（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中华民国十五年二月六日。即乙丑十二月二十四日。洽葬夫张元济谨告于清封夫人先室吾夫人之灵。曰。夫人之殁距今三十余年。余以奔走四方之故。不能为夫人早安窀穸。此余所甚疚于心者也。夫人遗榇浮厝于余父母墓侧者。亦既有年。今将葬矣。乃不葬于彼而葬于此。川原跋涉。使夫人为之不宁者越一昼夜。既移葬于此矣。宜必如吾邑之俗。上者甃砖石以为郛郭。其次或三合土。又次或屯灰。顾余皆不为。穴地三尺。纳棺其中。圬者数人。竭一日之力以营之。縻银币不逾四元。余非敢薄夫人也。余盖有不得已之故也。民智蔽塞。惑于风水之说。吾邑尤盛。欲葬必先卜地。地师曰吉。则其值颇昂。力不逮者辄逡巡而止。起视郊原。浮棺累累。时见骸骼。令人神悸。即余同族未葬之棺陈于殡宫者。已五六十。其未为余见者。更不知凡几也。余以公墓之说请于尊长。季辅从父慨焉任买地之责。余兄仲友为之经营。今已告成。始祖文忠公有言。阴阳家说违悖义理。举不足信。凡我族人。懔遵祖训。来葬者踵相接也。余他日必葬于此。今以夫人先之。余宁不能竭绵薄之力尽礼以葬。而余顾有所不敢者。则欲使余宗族乡党知有力者犹可薄葬。其贫而无力者。自不至以葬为难事。而久羁其已殁之亲属。是夫人为之先。而所沾溉者为无穷也。余子树年侍侧。余已诏之。他日必以余所以葬夫人葬余及其母。成子高曰。吾纵生无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乎哉。余尤愿世世子孙诵此言而勿忘。以赎余今日之过也。敢掬寸衷。以告泉壤。灵如有知。其鉴余言。

告窆 为许夫人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七日）

维中华民国二十有三年六月十七日。杖期夫张元济为先继室清封夫人许夫人治葬于本邑之合族公墓。谨为文以告于夫人之灵。曰。呜呼。夫人竟与余长别耶。夫人来归。于今盖四十年。此四十年中。余唯去欧美作环球之游。与夫人别者几一年。余则因事偶出。事毕即还。尝不过二三月。余与夫人之相处盖可谓形影不离。呜呼。今夫人竟忍别余而长去耶。夫人殁前一夕语余。谓缘分将尽。继又言回思结褵之辰为旧历三月十九日。余必忍留一日。以足三十九年之数。而夫人果以翌日清晨殇矣。呜呼。夫人所谓缘分之说。其信耶。其果无可避免者耶。夫人尝语余。我必先汝而死。我甚乐于汝之葬我。而今竟偿其愿焉。呜呼。夫人自为计。则得矣。而独不为余计耶。余夙持薄葬之说。始余之葬余吾夫人也。尝躬行之。以为乡里之倡。旧语夫人。夫人然之。余今即以葬吾夫人者葬夫人。余知夫人亦必乐于以身先之也。而余尤有不能不为夫人告者。古人制礼。首重丧事。礼经所载。仪文至繁。数千年来递推递演。杂以虚荣迷信之见。致成今日诡诞之习。其始也援事死如生之义。设灵为祭。酒食杂陈。刍灵明器。纷然骰列。纸钱冥钞。供给无算。始丧或呼回煞。或计七七。招延僧道。诵经拜表。谓为亡者解罪祈福。甚或时日未宜。陈尸待殓。风水有碍。停柩不葬。凡此皆溺于迷信之说也。有丧赴告。陈述病状。礼所不废。今则满纸浮词。已身无论矣。祖若父子若孙之有一宫半职者。咸罗列而敷陈之。甚或乞高官大贾诔文

题字。累累满纸。以相炫耀。沿有习语。或称遗命从俭。或称鼎惠恳辞。而实则绝无其事。择时择地。昌言领帖。谦者或饰称家奠。张灯奏乐。宾朋咸集。吊客趋进。鞠躬顿首。丧家受之不以为倨。古有赙赗之礼。今以文字相谀。布帛寻丈。墨渖淋漓。暴殄天物。奚过于是。至于举殡亦惟以浮夸相尚。仪仗虽废。代以他物。旌旆飞扬。箫鼓杂奏。乞儿千百。列队前驱。招摇过市。观者啧啧。凡此皆囿于虚荣之念也。习俗既成。群堕彀中。且以为非是则于心有慊。此虽一人一家之事。然实社会之病。余以为亟宜湔祓。尝语夫人。而夫人不以为忤。余每思预为遗言。屏弃一切。诏余子他日为余行之。今遭夫人之丧。余敢推夫人平日无忤之意。毅然行之。世人或以为怪。而余知夫人亦必乐于以身先之也。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余非以薄葬薄余吾夫人。则余亦岂以简丧简余夫人也。余即欲尽余之力为夫人治丧。而又何益于夫人耶。而又奚能塞余之悲耶。夫人有灵。其必能知余之意矣。掬泪陈词。灵其鉴之。

公祭熊秉三先生文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

翳乾坤其震荡兮。瞻日月之晦盲。维邦国之殄瘁兮。哀哲人之云亡。谓有德必获寿兮。亦作善宜降祥。胡所遭之杌陧兮。岂天道之靡常。君始生而岐嶷兮。方舞勺而升庠。芥青紫于壮岁兮。踔驰骋于文场。薄利禄如敝屣兮。翩然辔于故乡。国步艰难。愈益甚兮。景皇乃蹶起而图强。除旧而步新兮。实卧薪而胆尝。或是南邦奉行无斁兮。德星聚而弥光。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兮。君诞思日赞赞襄。翼教之徒甘为桀犬兮。纷狺吠于其旁。天祸中国。不使敉宁兮。汉雉唐璺流毒于朝堂。幽挚圣子兮。屠戮忠良。陈、黄、江、徐并遭党锢兮。君亦同罣夫弹章。君曰我可不仕。不可不学兮。遂远渡于扶桑。谓施教与理财兮。当取鉴于邻邦。学成归国。姑与小试兮。植师范于沅湘。党禁忽焉其弛兮。凤凰复鸣于高冈。欿然不敢自满兮。重涉夫东西之洋。殚见洽闻。万里归来兮。荐剡日腾于四方。大江之南兮长白之阳。参群侯之幕府兮。树国用之大纲。汇源流以开节兮。岂桑孔之所能望。伊旧邦而新命兮。曰国运其炽昌。宁不知窃国权奸之不可与共兮。肯邪许而相将踵。佛入地狱之大愿兮。思救死而扶伤。终凿枘之不相入兮。只善刀而自藏。骇帝制其蠢蠢兮。独归隐于岩廊。弦歌倏其将绝兮。幸馈贫之有粮。湘民所利将被夺兮。协众力而起为之防。念天下之已饥已溺兮。无一息之敢忘。亟驱车而北返兮。痛闾憛于衡漳。既洒沈而澹菑兮。群免于池鱼之殃。千万广厦突兀而起兮。童稚嬉嬉以成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兮。香山之泽其孔长。恫天灾与

人祸兮。几牢笼乎入荒。效泛舟之恤邻兮。泯彼界而此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兮。真圣贤之胞与。亦菩萨之心肠。天胡降此鞠凶兮。战龙血之玄黄。忍睹此流民之图兮。争被缨以拯其夷创。群策群力兮。共相奔赴兮。同道之士勉效其勖勤。犹杯水车薪之无补兮。博施济众。此愿何能偿。君投袂而急起兮。又税驾于香江。为斯民请命兮。乞义粟与仁浆。何善人之不获祐兮。大星遽贯而敛芒。众人失此慈母兮。咸奔告而徬徨。既生其才。不竟其用兮。还欲问□彼苍。使百日维新不致中梗兮。何致有义和神拳之猖狂。又使人才内阁果能制胜兮。何致有内阁军阀之扰攘。三四十载和平改革兮。更安有今日之沸羹而蜩唐。君以一身往覆其间兮。信谌命之难量。已焉哉。君之殁兮。曾不获一临君之丧。睹丹旐之委郁兮。聆薤歌之惨怆。望音容之未远兮。聊申荐此馨香。呜呼哀哉。尚飨。

汪府君圹铭

君讳兆镛字憬吾。山阴汪氏迁番禺。厥考讳琡妣氏卢。君幼嗜学耐艰劬。诸史百家供畋渔。甄举优行贡上都。得官县令仍蛰居。光绪己丑登贤书。屈居幕僚雪冤诬。赫赫大府宾礼殊。辛亥杜门守拙迂。著书满家锵琼琚。生于辛酉夏之初。年七十九终澳庐。己卯相月日未晡。子长祖泽、次宗洙。澧、準、藻、衍六人俱。澧殇余并有时誉。女二所适皆秀儒。孙曾二十枝蕃敷。配陈合窆三宝墟。最迹馋幽辞弗谀。

潘君博山墓志铭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光绪己丑，余领乡荐。庚寅复试。受知于吴县潘文勤祖荫。文勤为君从祖。余罢官南旋。以通家之谊。获交于君。知君行谊甚审。乾隆时有掇巍科。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予谥文恭讳世恩者。君之高祖也。曾祖讳曾莹。吏部左侍郎。本生曾祖讳曾玮。刑部郎中。祖讳祖同。翰林院庶吉士。本生祖讳祖畴。国子监典簿。父讳成穀。光禄寺典簿。本生父讳亨穀。光禄寺署正。君所后世父早世。年未及冠。复遭父丧。时祖母氏仲。母氏陶在堂。君孝性笃至。佐理家政如成人。克解重闱忧劳。性好学。诸弟幼弱。君以身督教。自为师友。诸弟彬彬循率。皆卓然成立。咸谓得长兄之启导为多。君生长世家。文恭文勤俱以博雅负重望。蓄彝鼎、典籍、法书、名画甚富。君于为学之暇。恣意探讨。积久通悟。异书间出。一见能辨其真赝。自幼喜习绘事。山水卉木虫鸟各擅其胜。嗜为诗词。时与乡先辈结社联吟。罔不推重。生平不以书名。而好搜前贤名迹。所得明清两朝尺牍无虑数千通。考订其故实源流。而于明季忠烈暨乡贤遗墨。罗致尤力。尝慨前人摹帖失真。乃为景印行世。先成明清藏书诸家一部。而隶画苑者犹在编纂。凡此雅尚。夫岂贵游子弟所能几及。然余谓君更有能人所不能者。世变亟。商战兴。君烛于几先。不屑为夷甫阿堵之谈。而独习计然知物之术。先世所贻横塘潘万成酱园历二百家。名甚著。逮君祖父守成勿替。迩岁兵兴。几中蹶。君适其厄。百计经营。卒转危为安。苏州新兴者曰电汽厂。曰田业银行。君皆预其事。措置裕如。

侪辈推服。余尝见今之文士。以通今知古自诩。侈谈货殖。一入阛阓。无不倾复。而君则左右咸宜。又岂寻常士夫所能拟附。然余谓君之能人之所不能者。犹不在是。常人治产、逐什二。大都自赡其家。而君则利己利人。凡有樜制。乡党宗族无不沾其惠泽。礼曰。孝友睦姻任恤之六行者。君盖兼而有之矣。君体羸。更经多难。既勤学。又勇于任事。不克善保其生。年仅四十。遽以病殇。悲夫。君讳承厚。字温甫。号博山。别号蘧庵。生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十一日。卒民国三十二年癸未四月初三日。娶于丁。子三。家嵘、家多、家虢。家嵘出嗣。家虢殇。女二。家华、季淑。孙一。裕康。家嵘出。将以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葬于本县二都下扇五图莱字圩宝华山麓。君弟承弼来乞志墓。余既悼不获交君。久而又悲承弼有陟冈之痛也。何敢辞。铭曰。昂昂千里。家之名驹。多艺多材。国之俊树。谁实承之。降才尔殊。谁实嫉之。折子中途。天乎天乎。其何以启佑后起之孤。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一八八九年九月）

述圣人之意以著书者。知天不复生圣人也。夫孟子亚圣之才也。其于孔子世未远。居又近。而犹不敢以道统自任。天其不复生圣人矣乎。其作七篇之大旨若曰予不幸生三代下。而犹得近被圣人之泽。斯亦幸矣。然而世变方亟。天下争以富强为务。持方枘以内圆凿。既已所如不合。而世之阴托于圣人者。且纷纷而未有所止也。不及予身而论定之。后之学者其将何所别白耶。尧舜以来。道在孔子。自此以往。天之复生。圣人与否正未可知。而不谓陵夷以至于今也。子张居陈。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老成其凋谢哉。微言绝而大义乖矣。刑名一家。法术一家。纵横又一家。异说其纷纭哉。藩篱溃而流派杂矣。虽然五世之泽。私淑诸人而邹鲁接壤。予又孟孙氏后也。去圣人之时百余岁耳。而居又甚近。天之于予似非无意也。果其周流所至。而梁惠、齐宣、滕文诸侯王起而奉以坛席也。则斯道之绝而复续者。必自今而昌其绪。七雄之篡夺。以春秋之斧钺诛之。而胆有不寒者乎。果其遭际特隆。而公孙、乐正、万章诸弟子出而效厥股肱也。则斯道之晦而复明者。必自今而起。其衰异学之暄豗。以尼山之木铎振之而喙有不息者乎。然而世直以为无有也。夫予固不足论。而予又虑夫天意之未可恃也。则亦无有乎。尔筑宫受室之仪之羁縻而不绝也。夫岂谓辙迹所经。麟凤至而鸟兽不獝狘哉。谈天之衍。雕龙

之爽。其他至于坚白异同。等而下之。无甚高论矣。所虑者以老师祭酒之称。而忽有性恶贱儒之论。则六经群籍、诸子百家之祸方深。而明明劝学之苦心。转为摧陷廓清者作推波助澜之举。此亦分门而别户者所料不及此也。予将以无有者揭其弊也。息邪距诐之旨之往复而难终也。夫岂谓空言所托。日月出而爝火无光芒哉。素丝之悼。歧路之悲。其害至于充塞仁义。辞而辟之固已廓如也。所虑者著再传弟子之籍。而亦为好奇兼爱之言。则气化光景术数伎巧之流竞作。而区区异端之末流。适为猖狂恣肆者，作非圣叛道之资。此亦入主而出奴者之势所必至也。予将以无有者清其源也。噫。予不足道也。自今以往。岂天不复生圣人也乎。予亦惟是述仲尼之意。以告之天下后世而已矣。

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

（一八八九年九月）

先传者易倦。道有小大之别。故也夫君子之道大道也。传而不倦。君子斯慰矣。然要有区别也。草木且然。不可譬乎。今夫教者所与、与夫学者所受。皆道也。教无异教。学无异学。道则不能无异道。道既有异。则迫于教者。必无以启学者之心。怠于学者。必无以答教者之心。道之未明、而教与学两失焉。甚矣。入道之次第不可不明辨也。游言本末。游亦知本。自为本末。自为末固不可并而营乎。夫使果能并而营也。则君子之道安往而不可传者。撷天地菁华之秘而入之蒙昧之胸。推传者之心亦谓足以牖其聪明也。夫牖之诚是也。而奈何牖焉者之末由鼓其锐气也。举根柢盘魄之功、而纳之高深之域。推先之之意亦谓足以扩其才识也。夫扩之诚是也。而无如扩焉者之不克充其精力也。君子曰。果孰先传。孰后倦者乎。此其中有区别焉者在也。且夫传焉者不必预设一先之见也。误取乎不当先者而反先之。则必弃其当先者而反不先之矣。安絃操缦之旁。忽然而以土鼓蕢桴相饷。此其意非不厚也。有恐卧者矣。夫大块赋形其先畀以荄兹。其后加之枝叶。而嗣此扶疏庇荫。皆得循次第以发荣华。所谓由小及大者。乃一定之先后使然也。取譬焉不远也。且夫先焉者。必有所当传之业也。误置乎当先者而反先之。则必举其不当先者而转先之矣。撰屦欠伸之。俟终日而以染丝斵梓相谘。此其事非悖理也。有难堪者矣。夫化工付物。大者不遗动植。小者不弃句萌。即极

之高下散殊。皆得比丑类以彰差等。所为别生分类者。又一定之大小使然也。罕譬焉即喻也。譬如草木。则亦有异类。区别者矣。何必君子之道为然哉。草木之向荣也。蒲柳松柏交畅其机。未有不粟粒而轮囷者也。而必欲以甲坼初萌。即且蔽日干霄之象。吾恐春风化雨。转无以从容鼓荡。而助生意。于当前草木之散殊也。原隰邱陵。各宜所种。未有不衔华而佩实者也。而必欲如春华日及。不俾其朝开暮落之荣。吾恐柞□场人并无以变易寒温。而眩奇葩于顷刻。君子有鉴于此。所以不汲汲于传道欤。然则教者之若有所倦。亦惟恐学者之耳。若曰舍本逐末。则吾岂敢。

日月星辰系焉

（一八八九年九月）

观所系于天、气与力为之也。夫日月星辰各有一天。即各系于天也。不可仰观焉。而知其无穷乎。今夫验天行者。每谓诸曜各据一天。而不知诸曜之天分为数重。统宗之天合为一。大气之所凝。孰主宰。是力之所摄。孰纲维。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能已耶。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耶。宿离不贷。终古如斯。请得以系于天者。验天之无穷。天至高。吾无以测。其高也。必有所以联属者。而后空虚之表、乃得合黄道赤道。以著其悬斡环照之奇。天至明吾知其不自明也。必有所以烛燿者。而后溟涬之中乃得统阳环阴环。以吐其合璧连珠之彩。不见有日月乎。不见有星辰乎。日行一岁。一周天。由本轮均轮以求之。可得其高卑盈缩之度也。月行二十七日有奇。一周天。由平行自行以测之。可得其晦朔弦望之差也。且也日上而月下。故日之体蚀于月。月近而日远。故月之光借夫日。循环而剥复者。果何以维持于不敝乎。日中星乌。宵中星虚。据尧典。则辰以名也。北极曰北辰。大火曰大辰。据尔雅。则星以辰名也。究之五纬为星。可以定其迟留之节。日月所会为辰。可以识其次舍之常。昭明而显融者。果何以运行于不息乎。无他系焉。故也苍苍正色也。而九重孰营。必出于宣夜。周髀之说。夫天官诸志。亦辨及于经纬。微茫而系焉者。第弗深考矣。不知夫宗动之尊。实有其挈领提纲之势。则无论日月星辰。各丽之天。其相距高下至莫能以数计。而一气之相为旋转。总不出乎枢机。吾知左旋右旋无以测其森罗之妙也。譬

诸蚁磨。推移有无形之运动夫。岂通浑盖者所能穷其系之迹也哉。恢恢大圜也。而四角不揜。迴异于管闚。目论之谈。夫天员一篇。只备举夫阴阳施化而系焉者。未暇致详矣。不知其揪敛之力。实兼夫动辟静翕之机。则无论日月星辰。实测之径。其相去大小。几不可以名言。而本质之自为摄持。仍各如其分量。吾知外景内景无以尽其嘘吸之能也。譬之鸿钧鼓铸为自具之钳锤。又岂演畴范者所能穷其系之理也哉。更观其覆万物而益恍然于天之无穷矣。

赋得与君约略说杭州得州字五言八韵

（一八八九年九月）

约略资谈助。差堪说昔游。使君如白傅。漫与忆杭州。形胜应能道。模糊恐未周。山光环四面。湖影洗双眸。柳带三潭月。荷香十里舟。萍踪劳屈指。絮语记从头。雪浪银摇海。风帘玉作钩。长安知更好。佳景满瀛洲。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日）

圣人志在安老。因念朋友而递及少者焉。夫安之为用。惟施于老者为宜。若朋友则当处以信。等而下之。不更有少者乎。夫子若曰。吾今者安居一室。与二三子从容言志。以吾一日长乎尔。盖非复少年时矣。吾既优游以卒岁。则凡年之长于吾者。乌可不以康宁之福养其天年。即年相若而曾为贫贱交者。亦乌可不以肫挚之忱。全其交道。俯仰身世。环顾同侪。芸芸众生。谁可谓后不见来者耶。由亦知予言志而首举老者之意乎。由年较长。少予九岁。回则少予三十岁。四方学者咸来受业。偃也少予四十五岁。参也少予四十六岁。师也少予四十八岁。而予仍不自知老之将至也。虽然。人生世上宁有不老之时。礼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又曰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垂暮年华。分且逸乐。固不能与少壮比也。予亦惟有安之而已。予尝以安贫乐道之躬。蛰居里巷。幸遇乡人饮酒之会。田夫野老相与共话夫桑麻。惟养老之意。可不代谋所以安居乐业乎。所居在父母之邦。相逢多亲故之辈。俎豆礼容。童年嬉戏。尚存总角之交。乘田委吏。庶人在官。犹有同寅之雅。且也有问乐之宾牟贾焉。有问年之季桓子焉。有问盗之季康子焉。与国人交止于信。予何敢不以先王为师也。今日者吾衰已甚。后生可畏。弥殷期望于将来。舞雩咏归。随冠者之后。阙党将命。与先生并行。少成若性。其可不念及故人之子弟欤。予又尝以安上治民之愿周游列邦。每当入国问禁之时。老师宿儒得以亲承其色笑。撰敬老之

道。夫岂不乐见其安富尊荣乎。不辞过都越国之劳。自有事贤友仁之益。太师语乐。食肉忘味。时闻太古之音。信使贻书。寡过未能。讵忘东道之主。且也于齐有高昭子焉。于卫有颜雠由焉。于陈有司城贞子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予何敢不与及门共勉也。溯当年久客思归。小子斐然。深惜裁成之已晚。车马从行。荷吾君之一竖。鸡黍留客。识丈人之二子。少不更事。其何可恝然于当世之青年欤。予亦惟有怀之而已。传曰。怀与安。实败名。使姑息以为怀。必将陷少者于晏安鸩毒之境。是亦非予之志也。

上为余童年应县试文题。场作虽列冠军。殊不惬意。病中偶忆及此。因重拟一篇。亦可见其无聊之极矣。庚寅一九五〇年十月廿日张元济记。

统一书号：10017·17
定　　价：2.65 元